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样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語絲

第五卷第二七期至第三九期合订本





语丝合订本第十册目录

凡例

（一）本册目录以人为纲，下列篇目，人名排列以姓氏笔画为序。

（二）篇目下所列括弧内的字数，上指语丝卷期，下指卷期页数。

大杰

O. Henry 的短篇小说……（三六·一三）

士骥

英美的左倾文学……（三九·一）

少仙

西风吹来的话……（二七·四五）

……（二九·二〇）

……（三〇·三五）

六逸

冷酒……（三三·一七）

日本文学史序……（二九·三五）

王宗城

风雨亭……（三三·四四）

冬芬

吃了西瓜以后……（二九·二八）

白棣

屠介涅夫散文诗两首……（三〇·四一）

石民

「散文小诗」选译……（三二·二九）

译诗一首……（三一·二八）

济慈的三封信……（三九·二〇）

衣萍

窗下随笔……（二七·四七）

……（三〇·三八）

江绍原

读张振之的「革命与宗教」……（二九·三六）

式微
五月之晚……(三五・三六)
五月的梦……(三七・三)
李守章
哑钟的破碎……(二七・一)
辛木
客人的恋歌……(二七・三)
汪馥泉
绝句溯源……(二八・一)
对于五言诗发生底时期的疑问……(三二・一)
杜宇
月下歌……(一八・二七)
君隐
关于日本逮捕留学生的事件……(三二・四六)
长空
关于「不舒服事件」……(二八・三八)
林语堂
新的文评序言……(三〇・一)
关于子见南子的话……(二八・四四)
美学：表现的科学……(三六・一)
……(三七・一)
林微音
Ennui……(三五・一八)
两杯咖啡……(三九・三二)
明心
穷城通讯……(三一・四五)
侍桁
George Borrow……(三三・九)
「路易斯僧」及恐怖与神秘派……(三五・一)
Thomas Lovell Beddoes……(三八・一)
东山
诗一首……(三四・四一)
甸尽
芷姬之死……(三六・二九)
周伯涵
读林译「西部前线平静无事」以后

……（三七·三三）
若　斯
海涅诗一首……（三九·二八）
金溟若
亚纽塔……（三四·三四）
胡秋原
日本无产文学之过去与现在……（三四·一）
振　飞
漫谈……（二八·三七）
经　立
写在耀海的像上……（二八·三五）
索　原
最近的苏联文学……（三三·一）
梁遇春
天真与经验……（三一·一）
途中……（三五·二八）
论智识贩卖所的夥计……（三八·二九）
晋　豪
风雨……（三六·四四）
终　一
饱话半打（有序）……（三八·三五）
淡　水
云南省城七一一震灾……（二八·四一）
陈光尧
略论识字运动……（三〇·四五）
逸　鸥
致被弃者……（三一·六）
章　依
诗两首……（三一·三五）
李建新
伊孛生语录……（三一·四一）
晴　岫
桥……（二七·三六）
筝……（三一·三〇）
夜的幻……（三六·四一）
张我军

杨　骚
泽灰桶里的一封信……(二八·一六)
狂吠与批评　答刍尼……(二八·三〇)
多情女……(二九·一)
大梦一场……(三〇·一六)
歌女……(三二·二〇)
译诗两首……(三三·四三)

无　痕
东京的最后几叶……(二九·三三)
……(三八·六)

赵景深
格利薄哀杜夫百年纪念……(三〇·一三)
「西方前线平静无事」(按，三三期有目无文)……(三四·四二)
捷克大诗人勃累什那逝世……(三五·一三)

虞　孙
旅途中……(三一·三七)

端　先
载着废兵的最后屯车……(二九·一五)
眼……(三七·一九)

适　夷
泥泞……(三九·一〇)

刘　复
沪宁车中作代画诗三首……(二九·三四)

郑师许
读了「初夜权」之后……(三五·四七)

鲁　彦
笑……(三八·八)

扑　禄
戏……(三三·四六)

随感录
一　老大家的「炮声」　冰禅……(三七·四五)
二　又是关于男女理发　兮……(三七·四七)
三　「独逸」　无名……(三九·四八)

語絲

第五卷第二十七期

啞鐘的破碎……李守章
客人的戀歌……辛木
橋甸牙利繆蓮女士著……晴嵋譯
西風吹來的話……少仙
窗下隨筆……衣萍

語絲

第五卷第二十八期

絕句溯源鈴木虎雄著……汪馥泉譯
洋灰桶裏的一封信葉山嘉樹作……張我軍譯
漫話……振飛
寫在耀海的像上……徑立
月夜歌……杜宇
糊說與批評（答錫尼）……楊騷
關於「不舒服事件」……長空
雲南省城七一一震災……淡水
關於子見南子的話……語堂

語絲

第五卷第二十九期

多情女……楊騷
載着廢兵的最後列車……端先
西風吹來的話（二）……少仙
東京的最後幾頁（三）……無痕
吃了西瓜以後……冬芬
滬甯車中作代書詩……劉復
日本文學史序……六逸
讀張振之的「革命與宗教」……江紹原

語絲

第五卷第三〇期

新的文評序言……林語堂
格利薄哀杜夫百年紀念……趙景深
大夢一場……楊騷
西風吹來的話（三）……少仙
窗下隨筆……衣萍
屠介津夫散文詩二首……白棣
一、呆子
二、你該聽傻瓜的審判
略論識字運動……陳光垚

語絲

第五卷第三十一期

天真與經驗……梁遇春
致被棄者……逸鷗
譯詩一首……石民
簾(匈牙利繆蓮女士著)……晴嵋譯
詩兩首……章依
旅途中……虞孫
伊孛生語錄……李建新
窮城通訊……明心

語絲

第五卷第三十二期

對于五言詩發生時期的疑問……汪馥泉
歌女……楊騷
散文小詩選譯……石民
西方前線平靜無事……趙景深
關于日本逮捕留學生事件……君隱

北新書局

贈券兩萬元

△定閱北新半月刊全年
△贈書書券兩元
△與贈閱無異
△外埠十二月底截止

本刊因文字新穎，內容豐富，公認為青年最良好之讀物，幾乎無校不備：定戶達五千，銷數逾萬，茲為歡迎新讀者起見，特再舉行空前大優待，定閱全年，（全年定價二元）贈送書券兩元，簡直與贈閱無異，優待定閱以一萬份為限，現在快要足額，定於十二月底截止，讀者請速定閱，幸勿失此機會。

北新半月刊

十七八期要目

中國資本市場之考察……李靜庵
中東路問題與世界和平……郭眞
日本財閥政治之解剖……陳慶雄
現代經濟組織之基礎……何孝怡
現代的東洋思想……王璧如
最近蘇聯經濟狀況……劉穆
現代美國的文學……方天白
俄國文學最頂點的要素……方炎武
印象主義的批評……林語堂
藝術與商人……王煦
善終旅店……徐霞村
戰鬥……夏萊蒂
紅沙漠之熱病與燒夢……少仙
从感化院讓……暢霖
回鄉雜記……葉鼎洛
孩子的夢……舟子
紫竹林中的煩悶……若斯
矛盾……柳圯生
兩性關係的新糾葛……丘潤章
性教育示兒編序……周作人

語絲

第五卷第三三期

最近的蘇聯文學……索原
George Borrow……侍桁
冷酒……少仙
譯詩兩首……楊騷
風雨亭……王宗城
戲……樸碌

語絲

第五卷第三四期

日本無產文學之過去與現在……秋原
亞紐塔……金溟若
詩一首……東山
「西線無戰事」……景深

語絲

第五卷第三五期

路易斯僧及恐怖與神祕派……侍桁
捷克大詩人勃綮什那逝世……趙景深
ENNUI……林徽音
途中……梁遇春
五月之晚……式徽
讀了「初夜權」之後……鄭師許

語絲

第五卷第三十六期

美學：表現的科學……語堂
O. Henry的短篇小說……大杰
芷姬之死……匋盡
夜的幻……晴眉
風雨……晉豪

語絲

第五卷第三七期

美學：表現的科學……語堂
眼……端先
五月的夢……式微
讀林譯「西部前線平靜無事」以後……周伯涵
隨感錄
一，老大家的「砲聲」……冰禪
二，只是關于男女理髮……兮

語絲

第五卷第三八期

Thomas Lovell Beddoes……侍桁
笑……魯彥
東京的最後幾葉……無痕
論智識販賣所的夥計……梁遇春
飽話半打（有序）……秒一

語絲

第五卷第三九期

英美的左傾文學……士驥
泥濘……適夷
濟慈的三封信……石民
海涅詩一首……若・斯
兩杯珈琲……林徽音
隨感錄
三、「獨逸」……無名

語絲

第五卷
第二十七期

語絲　第二卷，第二七期

啞鐘的破碎

李守章

一

當一九二七年的新秋時節，在漢口濟生三馬路的一個湫隘的里弄裏面，有一個青年正病在第五號門牌的一家樓上。他的住室只有樓的二分之一，是前樓。

他的病象從外表上看來是平常的，頭腦劇痛，和寒熱無常；可是這種病是叫不出名字的，如果『時代病』在醫書上可以成一個專門病名的時候，那末，他的病是『時代病』中之一種。

他的『病因』寫起來可以成一部書，然而我們簡括地說，則不外兩種：一種是革命青年的園地日見削弱，他的心裏早有了一個革命失敗的預兆；再一種是他在政治上地位之沒落，使一個漂亮的女子拒絕了他的愛情。

他那裏隔層板壁的後樓，起初是空着的，因此，這空洞洞的全樓，祇有他一個獨人。他的故鄉遠在三千里外，在當地他很少親朋故舊。同時，因了他對各種各樣的人都不重要，他的病沒有被人們視作新聞消息的可能；所以——那一間樓是寂寞得可怕的。

他所有的財產——有很多人嚴正地說他是小資產階級——俱移置在他病牀的左右：煮粥的風爐，煨藥的瓦罐，馬桶，破書本……距他的手腕總沒有超過一臂之遠；他有許多瑣事是需要自己動那枯柴般底雙手的。樓下房東所雇用的老媽媽也襄助他一些事體，如買東西泡開水之類。她每天梯拖梯拖地在樓梯上上下三次，嘴裏是一貫的問句——要麽事，您家？買麽事，您家？

病人的神經是異常敏銳的，如果你能給他些微作文的材料，他擴充起來就可以著書立說；他注視了牆壁上的污漬，就推想到繪畫的由來；他瞥着窗外的片天，又可以測究哲學的原始；他溫起他的戀愛史就可以成一本長篇小說。不過這些飄渺的幻想對他過敏的神經消耗極少，他腦筋裏大部份的功課依舊是政治問題的縈繞，他極需要知道些時下的政治消息。然而那老媽媽確是不革命的，她天天奔走街衢，却帶不來一點這病人所需要的東西；結果，他研究的材料沒有增加，而探求材料的希望愈趨愈烈，因之使他的病勢又加重了許多。

命運常常是擺弄不幸者的，牠給予這病人的不是直截了當的死，反贈了他一個佳鄰——這佳鄰在他病了不久的時候就搬來了，住在後樓。很湊巧的，這鄰人有一個朋友也正是這病人的認識者，那位朋友在陪着這鄰人搬來的時候，就指着病人介紹給這位新的房客：

——這位是吳稚人，思想極好，是一個革命青年，又是一個浪漫的文學家。

顯然的，這種惡意的恭維使病人心裏異常難受。然而他看那壯健的鄰客，已在謙卑地鞠躬了；他那洪鐘似的喉嚨，已吐出了頗可愛的國語，

——久仰得很！

在病人幽幽地說出一句『笑話笑話！』以後，那位朋友纔說明了這鄰客的來歷：

——這位張君，是這裏附近的國語專門暑期學校裏的學生，他府上是河北，是一位很努力的革命青年；而現在是閣下的芳鄰。

——很歡迎！病人說。

——因爲你們兩位都是很好的革命者，所以介紹你們認識，以後兩方面談話都可以極自由，不必互相提防！那位朋友說。

於是他們便像熟人般攀談起來了。

這位鄰客的音容舉止，在在使那病人感覺到一種內愧，和一種天然的缺陷的自恨。他是壯健，鮮紅的血色映印在潤白的皮膚裏；他的談吐滑稽而有趣，面部是經常的帶着快樂的微笑。他似乎很有錢，穿着極漂亮的西服，皮鞋踏在地板上特別有勁，而滿嘴是被壓迫階級等等——這正是因了他的意識是被壓迫階級的。這些情形和那位病人竟完全相反，那是孱弱，貧病，一個善於懷疑的悲觀論者。

一種思想的信仰能包括這兩種完全不相同的人，眞不能不說是這種思想的偉大；雖然他們的性情可以決定他們信仰的程度不同。

這位新鄰對於病人雖是一劑無上的良藥，雖然有時候他倆像生活在兩個異樣的世界裏；可是當病人需要知道些政治消息的辰光，他就可以將這位新鄰請過來，而他也就不憚詳複地長言大篇的講。許是河北人講話太近於國語的原故，他講出來的話特別動聽——他的聲音從他廣闊的胸部流出來，正像一個洪鐘。

因爲病人是素躭於靜默，這洪鐘的發揚似乎是過多了；他講時勢也講理論，好像對面的人是什麼都不懂得的。他對這位病人像是一個對愚衆的宣傳員，有時幾於是在教訓那病人了，

下藥份量的不適中對於病人是一種痛苦，他有時覺得自己的自尊心受了傷害，他便在心裏駡那宣傳員，

——討厭的蠢貨，談起這些事來，我比你懂得多了。你原是這麼一個缺乏修養的誇大狂者！

他的義務應當忠告這位緊鄰此後對人講話的態度，和對於對方人應有的估量；然而他終於沒有開口。

二

從這位鄰人各方面看來，他善於交際是沒有問題的。他搬來兩三天，他的房裏便漸漸來了些朋友，這些朋友都操着熟練的國語，而且談着學校裏的瑣事，由此推知他們都是很要好的同學。他們談得最起勁的，自然是關於女人問題——尤其是他們男女同學中的一切趣事。他們大聲的說話，狂放地鬨笑，而主人洪鐘似的喉嚨成了他們的領導者；沒有那一個的發音，能抵得上這位主人的雄渾——主人終竟是主人。

偏偏那時候病人的熱度突然增加；可是這位芳鄰似乎忘掉了前樓上是一個病人，甚或是他要故意地奚落這位弱者，他伴着他的來客們高聲批評他的新居，縱談女人的胸臂與大腿等

等……所幸這位病人在高熱中有些昏迷，他像在長夜的黑暗裏驟見了強烈的光，又像航海者在厭倦了的濤聲裏忽地近了喧鬧的都市；雖然那些談笑雷霆似的震動耳鼓，然而他聽去是模糊的，像在夢中似的。等到他熱度漸退了以後，這些『越人之視楚人肥瘠』的談笑者，不僅沒有引起他的嫉恨，他反而歡迎他們，把他們無聊的談笑作爲新的研究的材料。他有時覺得很快樂，當別人歡笑的時候。雖然他是隔了一層板壁，他們對於他是漠不相關；可是他覺得自己儼然成了他們歡笑中的一員，(但他在一旁是批判的，嘲笑的)他常是滿足地想：

——所謂快樂，大概是從別人的生活裏發現出來的。

果然，他不久便在這位鄰人的來客之中，發現了還有女客。他想，一個舞臺上總要有男有女纔有好的戲做，尤其是這隔壁戲——閉着眼睛不用而用耳朵去聽的戲，一定是更其有趣。因此，他便開始注意，好奇地研究起那幾個最熟的聲音來了。

畢竟這中華大國是難於統一的，即使是國語也有好多種；由病人分辨出來，在兩個熟慣了的男客之中，一個是揚州人的國語，一個是安徽人的國語。那揚州人常是輕浮而拖沓的講話，語音裏帶着重濁而諂媚的煞尾，但也強裝作文雅。那安徽人則比較沉默，他很少講話，然而講起來却異常吃力。他似乎常常在嘆氣，聲音也非常頹喪，詞句上堆砌了很多的生

硬得要命的時髦名詞，例如煩悶呀失戀呀犧牲呀等等；這大概是一個自命多才而不爲世用的英雄。

有一天，病人似乎感到是第一次括起了秋風似的，他瞥見有幾片樹葉在西南風裏飛舞，天色也很陰沉；這時候，後樓上正來了那兩位男客，並且他們又開始閧笑起來。這一天的閧笑，使病人特別感覺到溫暖。

最初被聽到的，是揚州國語的開鑼：

——密司特張！（這第一句便肉麻得不堪入耳）這兩天密司匡和密司陳來過嗎？

——她們倆咋兒還來過兩次。這是河北人含着驕傲的答覆。

——你眞是好福氣啦！哈哈哈……

——嚇嚇~~~這恐怕是那安徽人的笑。

『我眞不能了解密司匡，』揚州國語說，『你說她對我沒意思，又像是很親熱的。說她對我好麼，偏又那樣地裝腔做勢。她總不叫我爽快地弄上了手。』

『老王！』一種手拍臂膊的聲音隨着那洪鐘似的語聲散開來，『像你這樣的神技，馬上可以成功的。不上兩個月，我們可以吃你的喜酒啦。』

『我們的王小二，戀愛成功是沒有問題的。那會像我～～～』安徽人可憐的語氣便更顯得可憐：『好啦。我雖比不上王小二的成績，也來叨光一杯喜酒罷！哦哦！』

『哈哈，喜酒，那是當然的！幸而做小弟弟的成了功，你們一個是介紹人，一個是證婚人，老于！你還發什麼牢騷呢？說不定你先成功，我們便先吃你的喜酒啦！——』

『哦哦，笑話！如果密司陳肯嫁人，你應當向密司特張要喜酒吃；我沒資格，我恐怕要同維特同其命運——』

『打倒打倒，打倒醋瓶！——難怪你們兩位要使醋勁兒，可惜我們校裏的女生太少，僅僅這兩個寶貝，又何從分配起呢？』

『別這樣說！』那河北人反倒莊嚴而鄭重起來了，『實在的，密司陳待我還不錯，密司匡也是一樣；然而我們完全是純潔的友誼，也可以說是道義之交。密司特于！請你相信我！我是很同情你的，我不會黹你的靴子。我曾經答應你爲你幫忙，我自然是希望你和密司陳能夠結合！可是密司陳的小姐習氣依舊是很重，她和×××一般少爺們還攪得極好，你要留心的倒還是那些人——』

『總之，無論如何，我必然是要失戀的！我明知其不可能，然而我愛她，噯，我愛她！』

安徽人嘆了口氣，他的背脊碎的一聲碰倒在板壁上，這使隔壁的那位病人嚇了一跳。

『不是做小弟弟的誇口——』揚州人像是特別高興，『我的選擇總算得法；我看中了的是密司匡，她的面孔沒有密司陳漂亮，因此也沒有人來和我爭風吃醋；不過，我這好事總還要密司特張幫忙，才能保險——因為她們都是崇拜你的呀！』

『我自然是願意幫忙的！』河北人說。

這種躊躇滿志的口吻，激怒了隔壁的病人。他覺得這是種陰險的暗示，有血氣的人總應該燃起他嫉妒之火的——然而這揚州人和安徽人卻低頭在這種人的面前。因此，他覺得這兩個來客是可厭，卻又可憐！他知道很清楚，想戀愛而請別人去幫忙，這已經是海底撈針的把戲了。

『密司匡的革命精神是很好的！』河北人好像又賣弄什麼似的，用那洪鐘般的聲音說：『如果我想戀愛，我一定是要愛密司匡的；我總不大喜歡密司陳的小姐氣派！我們革命者不反對戀愛，可是我們要戀愛不妨害革命，是的，戀愛不妨害革命！事實上我之所以和兩位密司接近，完全是為了宣傳我們的主義！我覺得她倆的小資產階級浪漫色彩雖重，但她倆是敬愛革命者的，她倆都有走上革命道路的可能。』

『對於你們兩位，』他講演似的繼續下去，『我素來是佩服的——所佩服的不僅是你倆的學問，而尤其是你倆的革命精神！可是有革命的精神而不加入革命的組織，始終是可惜的。我希望你們能堅決的加入組織，切切實實的踏上了爲被壓迫者謀利益的道路；那時候有了戀愛，又有了革命上的地位，這纔是青年們的模範人物。你倆的意見究竟怎樣呢？』

『我不革命便罷，要革命就要革得徹底，我是擁護工農底利益的！』革命的揚州人說。

『我早就感覺到自己的生活煩悶極了，我是不怕任何底犧牲的。嗯～～～不過，我一向爲了密司陳對我太無誠意，所以把我的志願延擱了下來。密司特張！請你放心！我們不久會走到一條路上來的。』

——革命從實際行動上搬到了一般人的嘴上，這總不會是革命中的好現象罷。病人聽到這裏，他對革命的忠心受了傷，像是被蟲咬了似的。

『喂！』河北人突然放低了他那洪鐘般的喉嚨，低到了極可笑的程度，『對於加入組織的問題，我和你倆談過好多次了。如果你倆決定了，我情願負介紹之責！就是那兩位密司，我也在勸導之中。目前我們的組織，認定這時候是革命的緊要關頭，需要努力在這時候擴大組織範圍——因此，我希望你們兩位即刻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

——原來如此。隔壁的病人深深的嘆了一口長氣。

『喂，這前樓上住的是什麼人？』安徽人戰戰京京的問着。

『沒關係！是一個病人，我認得的。』

『那兩位密司最近的態度怎樣呢？』這便是揚州人給與河北人的答覆。

『她倆最近的傾向是很好的。不久的將來，就是頂呱呱的女同志啦。』

『過幾天再說罷！』安徽人囁嚅地，『等我自己決定了，我再通知你煩你介紹！關於密司陳，我昨天去了一封堅決的信，請求她和我以合作的步武來走上革命的大路；並望她給我一個最後的答覆——允許或者拒絕。我覺得自己是這麼一個弱者，我再也受不住她玫瑰花刺的凌割了。我在決定我的事業以前，這個麻煩問題是需要先解決的。』

『我一切正和老于一樣；密司特張，過幾天我再給你那個答覆罷！』揚州人說得矯捷而且輕便，

——完了。至少隔壁的病人是這樣想。

『呵，我們還是談談你倆的戀愛問題罷！』大概河北人也感覺到有撥轉話來的必要了。

於是揚州人便慷慨淋漓地談起他戀愛的經過——他說他老早就注意密司匡了，這注意遠

在校裏招考的時際；開學以後，密司匡便怎樣地常常望着他笑，又怎樣地由結識而至於講話。繼之他便敍述到密司匡是怎樣地希望他的指教，並且表示她願意和他做學業上的朋友；而且有時還談到革命問題，青年問題和戀愛問題等等；漸漸地，又把嘴裏不便達出的衷腸話。用筆來寫在紙上了：他倆因是通信，贈詩，送像片…………

這種精彩的敍述到此便有了缺陷，缺陷的原因是由於他背誦起他的傑作來了——最初是他第一次贈給匡女士的一首長詩。或許他所長不在此：因爲那詩是太冗長，太令人莫明其妙，致使另外兩人撇開了他的敍述而別有所談；於是他說，「你們不願意聽這個嗎？我再說別的——」

摻雜的談話停了不久，誰知道又來了一首長詩，於是那兩位未完的談話又重新開始。這敍述的結果，連另一個注聽者——前樓上的病人——也感到失望了，他孤獨地躺在病牀上縐着眉想：

——你這位先生的大作是太不成器了，那簡直是丟醜！說起這些本領來，兄弟或許還強些——我的一封情書就可以訂成書本；所有的情書就可以彙成幾大册。就是做情詩末，也勉強可以動人。然而那算什麼！那總抵不上兩塊洋鈿一件的旗袍料！如果像你這位先生而會得

到成功，那纔算運氣啦。

可是；揚州人却依舊在那兒獨語似的說着，另外兩位依舊是別有所談：這很像在嘈噪的觀衆中，一個『起碼』的戲子在那兒自白。

許是煞尾了罷，那揚州人突然提高了他的嗓子說：「我也像老于一樣，今晚回去，就對密司匡下一封哀的美敦書，請她直截了當的給我一個答覆，免得扭扭妮妮地不爽快，倒像一點革命精神都沒有！」

這一來依舊沒有能提高聽衆的興趣，一直到他背完了他的「浪漫史」。結果，在許多「有空的時候到我們那兒去玩！」「沒事的時候也常來坐坐」的交際術語之中，六隻皮鞋的聲音踏下了樓梯。

河北人再上來的時候，便拿着一本社會科學之類的書，用他那動聽的國語高聲地朗讀了下去。

三

第二天早晨，大約上午七八點鐘光景，樓梯上便打出一種高底皮鞋的響聲；並且，一種類似於流蕩的女性的媚音從樓梯下一直喊了上來：——蓁，蓁，蓁……密司特張！蓁，密司

特張喂！襄……還沒有起身嗎？

前樓上的病人是被驚醒了，那位密司特張也就好夢初回，但嘴裏却還是糢糊地問，

——是誰？

——我喂！密司特張！

——啊，是密司匡！來了，來了，對不住，對不住！

張先生跳起來異常敏捷。

門開了，又說了幾個對不住；並且說明昨夜睡遲了的原因，是由於多讀了幾點鐘的書！——一本很革命的理論的社會科學的名著。嗣後便請來客坐下，在倉皇的招呼中喊了老婆子去泡水；然後洗臉，刷嘴，敬茶。

但來客一點也不能安靜，她的皮鞋在地板上打旋，她的手腕在抽屜上打滾，嗣後，一封厚信的聲音落在桌上：她說，

「這都是你們男子～～～格格格格！你瞧罷！你瞧瞧這傢伙發了些什麼神經病！」

她講的也是國語，但講得很生硬而且不正確，一聽便知道她是廣東人。她的發音尖銳而顫動，因此，那生硬並沒有妨害她的發音之美，反倒增加了她講話時的可愛。可是因了她的

談吐放蕩而誇大，在尖銳裏便含着不少的粗暴的成分。

「哈哈！這是老王寫給你的情書嗎？眞有功夫，那麽長！」河北人一邊笑一邊便抽出了信紙，大聲的朗讀着，「親愛的——」

「不許你讀！」密司匡媚聲地說，「我好意給你看，你規規矩矩看下去對啦；讀什麽呢？讀了牙齒發酸哪！」

在相當時期的沉默裏，雜了幾次對那情書的繕寫者的嘲笑。

「哈哈！老王眞多情！連我看了也動心啦。」河北人將信丟在桌面上以後，流氓地說着：「密司匡！你究竟愛他不愛？」

「講話放文雅些，你這小孩子，」女子用她那好佔便宜的口吻說，「我就是想戀愛也選不着他呀！他倒沒有拿面鏡子照照他那嘴臉！」

「但是，他說你待他還不錯。」

「那是我和他尋開心哪！密司陳對於那個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的老手，還不是一樣！這些討厭的男子們，他們來找我們的動機既不純潔，我們就應該不客氣地拿他們來開玩笑，你說對不對？」

「那麽，你一大早到這兒來，是尋我開心的啦。哈哈哈」

「哎，哎。那也差不多的！格格格~~~不過，你是小弟弟，那屬例外哪。」

「你知道嗎？昨天下午，他們兩個還到我這兒來過；這封信便是由我這兒回去以後寫的。」

「是請你做說客的嗎，老把戲？」

「對啦。」

「我明白哪，他們以為你了不起，好像你是我們崇拜的偶像。你自己當心些，不要為奇，說不定我們會對付你的哩！」

河北人嘻嘻地笑着，在笑聲裏顯示了無限的驕傲與滿足。

——偏是這種傢伙能合上女人的脾胃！前樓上的病人又感受到刺戟了，他心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隨後，他又先笑了，他嘲弄着他自己的卑劣。

「但你究竟是怎樣答覆他的呢？」河北人追問着。

「我老實告訴你罷！」密司匡說，「我昨夜接到他的鬼信以後，馬上便覆了他一張紙，內容是請他專門致力於革命事業，別要再胡思亂想，做那不可能的美夢，反阻滯了他自己的前

途……總之，那簡單極了！」

「你不能再敷衍他一下嗎？」

「爲了什麼哪？」

「因爲在另一方面我對他們兩人還有一種希望，恐因此灰了他們的心。」

「你是指加入組織的那件事麼？你告訴了他我和你是一道的嗎？」女人責備似的。

「對是對的。但我並沒有說到你已經是，而是說你有希望可以進來吧了。」

「聽我說哪，你這美人計別要再用拉！事實上我已經玩夠了這個傢伙，再同他尋開心也沒趣了。依我的意見，這傢伙並不見得有什麼用處；假使他因了失戀而對這方面灰心，這種東西便更無可取哪。」

「這倒沒有什麼。如果我覺得他們還行，我另自有方法拉攏他們的。不過你那封信去了以後，是給予他精神上一個大的打擊，他說不一定會仇視我。」

「他知道不知道我倆相好的程度？」

「他大概不大知道。他自己還吹他的眼力不錯，不會有人和他爭風吃醋的哩。」

「這或許是對的哪。」女人作態的說，「你大概會將我向他身邊推去的，因爲你並不愛

我，密司陳纔是你眞正的愛人哩！」

「那眞冤枉死！」河北人申辯地說：「你想，我是一個革命者，我那能配得上她那種小姐的氣派！」

「別說哪，你倒怕我吃醋似的。其實是，密司陳眞漂漂亮亮地，可愛極了！你看，我不是也很愛着她嗎？」

「那你們同性愛又是一回事。」河北人用了不大莊重的口氣說，「你們那裏的張媽笑着告訴我，說你倆抱在一齊睡，親密的很咧！」

「格格格！你有些醋意罷。」在女性的笑聲裏有些情不自禁的顯露。

「我倒不是和你吃醋，我却是妒忌密司陳咧。」這簡直是在調情。

「你們這些男子多麼無聊，」女的撒嬌地說，「比如那個老王罷，他那次送那鬼像片給我，格格，眞醜！他送到我手上也罷了，他說他要將像片送到我的心裏——喂！跕近些——比方你這隻手是他的手～～～他一直將手伸到此地來了～～～我眞嚇得心跳哪，趕緊躲開了…」

「我摸上去你也心跳麼？」男子柔聲地。

「格格格……也跳的……但這是恍蕩的跳，格格，並不是嚇…了跳…的。格格格………」

低笑了一陣以後，底下便是很長時期的靜默。一種香甜而柔美的快樂在靜默之中暗流着，似乎這緊張的快樂怕給一點小聲音嚇跑掉了似的。

可是這暗流着的快樂究竟快樂到什麼樣的程度？這除去前樓上的病人知道一點點以外，祇有他們自己知道。

她走了。但快樂仍舊被留下——牠暗流着，暗流着，以至於很久。

……………………

儘管有人家說「福無雙至」，然而事實上却有「錦上添花」——

在十分鐘以後，樓梯上又來了高底皮鞋的足音，而且踏得很沉重。這時候在病人的擬想，以為是那位所謂密司匡者，捨不得有一刻離開這青春的熱戀，故此回過頭來，或者還有更美滿的愛情劇翻演着；換句話說，或者給他以更難受的「陰險的暗示」。

幸而他的擬想是錯誤了。當那位來客用纖纖的手指敲開了後樓板門的時候，而河北人的招呼是：「啊！原來是密司陳！」

「密司匡是方纔從此地回去的，對不對？」一個輕盈而尖脆的聲音，責備似的問着。

「是的！她來了不久，便走了。你剛纔在路上碰見她了嗎？」河北人恭順地說。

「碰是碰見了；」密司陳蘊着薄怒說，「但[illegible]見我。我看她似乎快活得忘了形，高視闊步的在走。我本想招呼她，可是她此地走來過了，我也就讓她過去了。

「我很盼望你能獨自來——」

「爲什麼呢？」

「比較可以赤裸裸的談天。」

「有別人和你赤裸裸的談天就夠了呢？我實在不敢當！」

「不是這樣說——」河北人訕訕地，似乎想分辯却又無從申辯起。

即使由他倆這些對話上聽去，已覺得這兩人的關係不是平凡的了。這女子滿嘴是酸溜溜的醋話，但她並不像潑婦駡街。她的聲音柔輭而輕盈，操着一種極脆薄而自然的國語，動聽得很—因爲她的國語講得很正確，很純熟，所以連那位到處漂泊的前樓上的病人，也不能猜出她的家鄉來；他祇能默默地推想——這一定是個尤物。

自然，這河北人能受這兩個女子的包圍，他的幸福是應該被妒忌的。同時，他也能使人佩服——至少會使那病人佩服——他是一個手段高妙的人。他能享受快樂，正因爲他能使用他的手段。

末後，那密司陳天眞地對他說：「我從街上回到家裏的時候，一看密司匡沒有在，我就準猜到她必定到這兒來。果然；當我碰見了她，我眞想折回去，以後永遠不再到這兒來啦！可是我轉念一想，我爲了你這樣負氣，便是氣死了有誰知道呢？」

於是這河北人便開始溫存地安慰她，他告訴了她很多苦衷——他說他和密司匡沒有任何愛情上面的關係；他也承認密司匡有些愛他，然而他並不愛她，他說他也很提防密司匡對他的癡情！可是他不能不顧一切的拒絕，有時也祗得敷衍。結果，他好像在罰誓了：他說如果密司陳不負他，他是永遠不會虧負密司陳的。

這自然是完滿極了。密司陳也就像春蠶吐絲般的和他密話了好久。同時，她也說明了她是愛戀着他的，她爲了他而得罪了老子，疏淡了×××一般人；並且，她和密司匡的友誼從此而多了隔膜，遭了破壞。

漸漸地，他倆的情話中摻進了無數的游詞，於是兩人都肆意地笑。河北人尤其笑得有勁。

以後…………無疑的，這一幕的時間比第一次翻演得更長，更有精彩。

好像從至甜的極樂的沉迷中醒轉來似的，她終於推他起來，說：「今天放假，到這兒來

的人怕很多；別給老于那些傢伙碰來了。我想去啦——」

但仍然過了些時候，才聽到鐵牀弛放了的聲音，皮鞋底和樓板接觸，再踏下了樓梯。

於是病人多了這些可貴的研究資料，他便用耳朵去觀察那位獨自留下了的芳鄰——差不多有好幾個鐘頭，那一位再沒有朗讀他的革命的書籍了；驟然的安靜，頗像啞了的洪鐘又被打碎。只有一雙靴鞋，重載了那壯健的軀體，在上下左右地徘徊着。

偶然間，又像是破碎了的啞鐘受了木槌的打擊，發出兩三聲啞笑來……

四

政治上的狂風已捲起來了！這狂風吹折了江漢間的船桅，揭開了最高樓房上的紅瓦，黑煙似的暴雨從馳來的烏漆的雲頭上可以望見！這無名的災難，使人們累積着的憂懼變成了恐怖！驚慌的街談巷議，像水面上的油花由麕集而散佈着。金融紊亂了，職業者懷疑着他自己的事務會吞食了他自己。龐大的都市，沉着牠冰漆的臉；市民的臉，又罩上了一層灰色的幕——所有的呼吸都變成迫促而緊張；甚至於似箭的光陰，也好像因之停滯而不發！

這嚴重的空氣，流到了這都市所有的角落裏，自然，牠也滲進了病人的房子裏去。於是這青年——吳稚人——因了他不幸的預感逐漸實現，他的病也就與日俱重了。他已經不甚發

寒，然而他的熱度却增高起來，平均一天有一次的昏迷。幸而他附近住着一個極仁慈的施醫者，他每兩天來看他一次，他也獻給醫生以相當的車馬費和藥資。

樓下的老婆子似乎也不能鎮定了，她漸次對衙門有了些怨語，那主要的原因是她每天捉緊了幾張國庫劵去買東西，然而十塊錢的鈔票祗抵得一塊錢用，並且還很費唇舌。她眼見得什麼事都有些顛倒——比如拿用錢來說罷，當二十的銅元要比當五角大洋的票子少，當五角大洋的票子又比當一元的鈔票少；五元的鈔票比一元的多，十元的又比五元的多……這些都是令人難於揣測的。

然而她對於這些事實是有種解答的。她似乎聽人說過某地有個仙人，曾經說這幾年有個刧數，要使地上的人死去大半；水將要在陸地上橫流；說不定太陽要和月亮調換位置……因此，她想，這或許是刧數到了。街上人所說的什麼黨什麼派，那恐怕是天上下凡的星煞罷。

她現在出去買東西，不僅是和人家講生意買賣了；她有時也好奇地探問有什麼地方出了什麼怪事沒有，他得了一些聞所未聞的消息以後，便跑回來手舞足蹈地對病人講；她或許以爲這能使病人快活。但病人是更苦了——因爲那些消息無非是衙門裏捉學生殺工人等等情事，這對於他是一種傷害。

然而病人並不却避這些，他渴求牠們像有了酒癮一樣，似乎痛苦成了他的期待。

後樓上也有了些變化了——那位密司特張已經是不大出去，連他那暑期學校也沒去上課了。他開始丟掉了社會科學之類的書籍不讀而改讀報紙上政府的訓令——誰也知道那時候政府的訓令是很多的！他那洪鐘似的喉嚨也開始變啞，誦讀時的精神也很頹唐了。他常時看了那些捕獲某某鎗斃某某的新聞，便走到前樓上指給病人看，他的面色差不多是發靑了，嘴裏是一貫的「不得了」「不得了！」他那種樣子確是太可笑了；如果我們願意閉着眼睛想像，以他那個壯健的人而做出那種鬼臉來，一定會笑痛人家的肚皮的。

那些捕獲或鎗斃某某的新聞，自然也給病人以沉痛的打擊！那些被殘害者和他並沒一點關係，然而他好像他的手足眼耳鼻舌，也漸漸地受了凌割！這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爲痛恨那些屠戮並不是同情於某某個人的好壞；而是因了那無情的鋒刃，正整個地在凌割着革命的生命！

在靑年的個人方面說，正有幸有不幸的——

恰當那風颸雨驟的時候，那久不見來的揚州人和安徽人，有一天却又來到後樓上，他們和河北人低低地談着話。他們所有的聲音裏都帶着一種異樣的東西，表示他們的神情是在提

心弔胆；講話的時候常有頓挫，好像恐怖正貼在天花板上在監視着他們的言語。然而，他們有時還不甘於太示弱，他們表示不怕死，並且也講到革命——不過有些太顯著了的名詞，却被改換爲「外國語」了。

他們依舊談到女人。可是因了女人太使他們失望了的原故，痛罵女人成了這次談話裏的中心。據那揚州人說，女人簡直就配不上革命！更說不上爲普羅階級而革命！並且，她們也不會理解戀愛，她們祇知道祕密賣淫……

河北人沒有則聲。

——目前時局之所以這樣不幸，也完全是女人所釀出的災禍！安徽人引申着，並且舉例來證明他自己說的不錯。

「我是不會因失戀而灰心的！我對於社會的使命不會爲了女人而放棄！」揚州人的語聲由較高而漸低：「不過～～～我的犧牲尚不在目前，目前犧牲是無意義的。」

可是安徽人却表示對革命完全灰心，他說他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高等的智識份子是社會的「原氣」，不應當隨便犧牲！他想到江西廬山上去當和尚，在寂靜的生活裏可以著書自娛。他這一段話却講得很長，他覺得在這個年頭兒，這樣做是應該的。

河北人沒有多發表意見，有時候，他完全對揚州人表示同意。

於是揚州人便進一步說：

「密司特張！我們都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我們纔肯忠告你，你自然是很明白的。你的學問和你的革命精神，我們學校裏誰也佩服的，覺得你是革命中不可多得的人材。可是你的色彩很濃厚，在這個時候，你住在這兒怕很危險。老于的話是不錯的，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應當珍貴自己，尤其是特別有才幹的你！我們學國語原是求得一種普遍宣傳的工具，我們的目的地在無論那兒都行。所以——我和老于都希望你離開這兒，這個希望完全出於我倆的誠意，雖然我倆也並不願意和你離別！」

「密司特王的——哦，還有密司特于，你們的意思使我很感激！我本來是這樣計劃的，但因了經濟的關係，還得遲一些時候才能走！」

「遲幾天並不要緊；總之，愈能早走愈好；我們實在替你擔心呢！」安徽人接上去說。

談話到了這裏，被迅速地結束了——因爲那兩個來客馬上便告辭走了。

這次談話最令人驚異的，是兩位來客非常的忠厚——他倆痛罵着一般女人，但一字也沒提到密司匡和密司陳。

五

沉重地，十天的光陰像十年似的過去了：幸而那全樓還是原樣：啞鐘是啞鐘，病人也還是病人；並且那受雇的老婆子，依舊替他們做些零碎的事體。

一個下午，那密司陳匆促地跑來了，並且告訴了河北人一個消息，說密司匡和密斯特王結婚了。

這消息不僅是令河北人嚇了一跳，便是那漠不相關的前樓上的病人，也就驚奇的了不得。

「密斯匡不是常時罵死了老王的嗎？」河北人驚詫地說，「而且密斯匡親自告訴我，她說老王對她最後的求婚，已完全受了她的拒絕啦。」

「密斯匡對你自然要這樣說。」她輕盈地譏笑着。

「不，不！我用事實來推測，密斯匡事前是沒有誠意愛老王的～～～」

「小孩子！你又何苦這般地急呢！」女的溫柔地說 。「他倆所以能結合的原因是很簡單的：因為老王在這兒有個叔父，聽說他在後城大馬路開一爿澡堂，他很可以供給老王一些錢；加之老王又沒有什麼政治色彩，牠倆結合對兩方面都不吃虧。在這次事變中，獨身的窮

髮的女子原是很危險的咧……」

「他倆是那一天結婚的呢？」

「就在前天——也沒有什麼儀式——總算是爽快極了！密斯匡在五天前纔決定，然後到老王那兒去了一趟——事情就這樣～～～這樣成功了。」

「你對於這回事有什麼意見？」諂媚的聲音說。

「我覺得很平常。」女的說。

「你還不知道——」河北人故意放鬆了一步，「在一個多星期以前，承老王和老于的盛情，他倆來看了我一趟；並且勸我離開這兒。」

「你本來以早些離開爲好！」她尖脆地笑着，「可是他們的勸你走開，却是別有用意！最有趣的，王和匡結婚的那天，他倆拚命想將我和老于拉攏～～～你說！這夠多麼無聊！」

沉默了一霎。

「密司陳！」河北人突然地，親密地，吞吞吐吐的說，「我眞感激你！」

「爲什麼呢？」她笑。

「到這時候，祇有你一個人來看我了！你沒有辜負我的愛！」他表現得可憐極了，聲音甚

不多要被眼淚咽住似的。

「不能共患難，那還能算是知交嗎？」她也低抑着，含着深情似的說：「不過，你目前也要打算打算，此地你萬不能久留了！」

「我一切都已計劃好了，我預備回到家裏去——如果我回去不宜傳什麼主義，一切是沒有什麼妨礙——而且我還可以包辦家鄉的黨部。我現在所等待的：一方面是錢——可是這件事幾天內就可解決。我有一個朋友，他現在還在政治部裏當軍人小報的編輯，他曾經借過我兩百多塊錢，他現在也預備開小差了，他說可以弄到一兩千元到手，並且很有把握。可是另一方面，我卻等待別的——密斯陳！我真是自己也莫明其妙的，在這次變亂當中，我變得非常的煩悶，空虛～～～而且你又隔着半個多月沒有來～～～要是我回家去是單身人，那倒還不如冒險地且在這兒住下來——」

「我多時沒來，那是因了街上有緝捕剪髮女子的謠言；並且，我老實說，有很多人是怕到你這兒來的。總之，你還是姑作我沒有來，我希望你不要因我而阻礙你的計劃……

她嘴裏雖如此說，但隨後便探問起他的家境來了。

於是，他也就開始敘述他的家境。他說到他家裏豐裕的田產，以及和藹可親的家族；並

且也說到那兒的風景是怎樣的美麗，那兒的鄉民是怎樣地敬仰他……總之，一切都很好，很完美。

當男子反過來問及女子的時候，她說她的身體很自由。

自然，這兩方是滿意得很，何況他倆本又是極早的知交！因此，事實便補上了言語的不足。加以他倆由恐怖的重壓裏搾出來的熱情，燃熾了他倆的慾火，使他倆不得不共同地走向了戀愛的終止點…………

從那天向後，密斯陳差不多天天來。在每天她初來的時候，也還瑟瑟縮縮地講些可怕的消息，如「昨天又鎗斃了一批工人」「今天又鎗斃了幾個青年」等等………可是幾句說完，兩人的恐怖又消滅在甜蜜的肉搏裏了。

不久，河北人便回到原籍去；並且是雙雙地。這時候，後樓上的革命空氣便完全歸於沉寂——

在寂靜裏，前樓上的病人想起了這故事的全體——呵！感謝他自己的耳朵！——漸漸地，他像是頴悟了起來，他想：原來在各種各樣的人們之中，却顯有聰明人和傻子的不同。

但是；當他發現了自己是害着一種傻子病的時候，他這病已經是不可救藥了……

客人的戀歌

李 木

小 引

前年回鄉一行，竟搜集了好幾百首山歌，今年春間曾把二百首無題的山歌，加以整理，編成一冊戀歌二百首，交由現代書局出版。(該書至今猶未印出) 現值暑期無聊，便把其他的幾百首彙成了一本客風，因無名流介紹出版，也只好藏諸行篋，以待來日；今先行錄下二首，以嚮同嗜。

十八年九月一日誌

十勸郎

一勸郎，
夜更深，
莫作小花誤郎身，
莫作小花隨心想，
想來想去想傷心，
相思得病怨誰人？

二勸郎，
燕子飛，

百般為早莫為遲，
莫學人家浪蕩子，
今日東來明日西，
肚中饑餓誰人知？

三勸郎，
笑哂哂，
勸郎歸家要娶妻，
自己有錢娶一個，
打是嬌戀罵是妻，
眼淚雙雙洗郎衣。

四勸郎，
四四方，
勸郎歸家蒔禾秧，
世上耕田分租裕，
那有同妹分孩兒，
將錢打扮別人妻？

五勸郎，
莫痴呆，
勸郎省儉好長財，
落雨記念天晴日，
天晴記着落雨來，
嫖壞郎身損郎財。

六勸郎，
勸得高，

南山影過北山高，
世間只有耕田好；
半年辛苦半年閑，
趁少不做老了難！

七勸郎，
切莫花，
花了錢財敗了家；
世間只有愛錢女，
那有貼錢賠郎家？
早早回頭路莫差。

八勸郎，
勸郎回，

郎也分明妹也知；
哥哥討得賢妻在，
妹亦心花正芳時，
囑郎深記妹言語！

九勸郎，
勸得多，
句句言語勸親哥，
妹勸親哥愛哥好，
男人莫信女人唆，
老了無子愛都沒！

十勸郎，
勸盡哩！

句句言語安置你，
今勸親哥愛哥好；
男人莫信女人語，
老了無子難受哩！

十怪姊

一怪姊，
情不長，
好像江邊柳樹樣；
未到春來先抽芽，
不到秋來葉又黃，
反面無情不認郎！

二怪姊，
姊斯文，
姊子好像天上雲；
我今不是想你嬲，
你自脫衫又脫裙，
引動親郎亂昏昏！

三怪姊，
姊不該，
張郎去了李郎來；
張郎有錢張郎好，
李郎有錢李郎來，
我今無錢就不來。

四怪姊，

雪霏霏，
無情無義就是你；
交情可比丟梭子，
斷情可比布下機，
丟了叔叔眞無禮。

五怪姊，
姊心邪，
姊子可比草花蛇；
姊子可比蛇開口，
食了蛙子呑蝦蟆，
恰似黃蜂採野花。

六怪姊，

姊心賢，
姊子可比足水田；
舊年蒔個番花糯，
今年蒔個花雜粘，
有妹人情也無嫌。

七怪姊，
姊也差，
當初不該同你惹；
紂王因爲蘇妲己，
敗了江山正知差，
前世寃家就是你！

八怪姊，

到長沙，
上無宿店下無家；
假意勸郎三五句，
並不招郎飲杯茶，
害郎走上又走下。

九怪姊，
九九長，
無句言語安置郎；
交情可比楊波抱太子，
斷情可比關公斬蔡陽，
真是雪水一般涼！

十怪姊，
怪得多，
無句言語安置哥；
朋友交情有義氣，
同妹交情拆了沒，
萬事被你害得多！

橋

匈亞利繆蓮女士著　晴帽譯

是遠古的事情。某島上住着野蠻人。在那裏人人都是親族，家族中最老年者便做國王支

配其餘的人們。島是個荒蕪不毛之地。島的居民住用穴和泥做成的小屋，用獸皮纏在身上。他們以魚及果實爲食物，不知道耕種土地的事情。王叫雅多尼，殘酷而貪暴，臣下非常之怕他。

某日，一隻大船，因爲風暴，不得已碇泊到這島邊來 。船長和船員登岸等候風暴的止息。船長見着穿獸皮的島民，和湫隘的土房子，很吃驚的說。

「你們爲什麼過這樣可憐的生活，著這樣難看的衣服呢。由此去一日路程的地方有一個海島，同這裏完全不同樣子。那島的人們，用石呀木呀造很美麗的房子，那裏知道防寒氣和風暴的事情。女人們因爲能夠紡織漂亮的綢緞，染成種種的顏色，所以她們著起衣服來的樣子竟像花一樣美。此外，那裏的人們還耕地，種美味養人的植物。」

雅多尼和他的兄弟，吃驚船長所說的其他種種怪奇希罕的事情而竊聽了。

風止雨歇，船長和船員等將要乘船歸航的時候，雅多尼問道。

「這島在那裏呢？」

「風和之日一直跟着太陽之後前進，由此處去一日就可以到得。夕陽沈海的地方就是那島的所在了。」

「那島的人們喜歡戰爭，而且有很好的武器罷？」雅多尼懷着惡意，閃着眼睛問。

「不，這樣的事情是沒有的。他們無論同伙伴同隣島都和平的過活，輕蔑戰爭，尊重同胞的生活的。」這樣回答之後就下船去。白帆孕着順風，船像海鷗一般滑行波上，消失在遠遠的那邊。

雅多尼一黨，那夜坐在岸邊商議到深更。翌日從早到夜整整造了一日的船，等到天亮，帶了槍和石斧，緊束身體，而後開船，跟着太陽進發。等到太陽變成火紅的球沈下海去的時候，在他們的眼前就現出用美麗的房子，和豐稔的田地飾着的富麗的島來。

雅多尼和他的同黨等候周圍全黑的到來，然後泊船登陸，偸襲睡眠中的人們，殺了幾個用赤手抵抗的人，將島中居民約半數的男女拉到他們的船上，於是離岸，走了一夜的船再回到他們的島來。

「我聞說你們會造美麗的房子，你們的婦女們會織美麗的綢緞。現在你們都在我的治下。不從我的命令就沒有命。你們爲我的同胞造房子。女人爲我家的女人做綢緞。」

毫無援助的俘虜們非聽他的命令不可了。他們中間最大胆和腕力最強的杜多惠克當工作的指揮。運石斫木開始建築。某日雅多尼來看看工程，知道杜多惠克於每三個石塊之中留着

一個。就問道：

「爲什麼你在每三個石塊中要留出一個來呢？」

「這石用來建造我的伙伴和我的房子的。」杜多惠克答。

於是雅多尼大怒，咆哮着說。

「你這強盜，這些石塊是我同我的同胞的東西。你們也用得着房子嗎？等我們住到新房子來之後，你們纔搬到我們的土窖和土房子來。」

「請原諒罷，在我們的島，凡工作就可以受相當報酬的。造別人的房子的有自己的房子，爲不使別人受餓而耕種的，自己亦應受充分的食物。」杜多惠克說。

雅多尼恨恨的微笑！

「這是你們島的事情，這島却隨便不得。給你一條命做工作的報酬還不滿足嗎？我說，我本應殺掉你們的，可是我不殺，寬仁的我只望你們爲我作工。想想我的恩典滿足了罷。不許你們的東西瞎想不可以喲。」

女人們也一樣的不幸。她們從早到夜非織呀，紡呀，縫呀不可。縫物做好，將牠染好了各種的顏色，馬上就給取去了。她們自己非穿難看的襤褸不可。雅多尼的妻子和女兒却穿着

可誇的美麗的衣裳。

房子竣工之後雅多尼和他的黨羽就搬過去，居然不憂風雨的過活了。但是，俘虜們耕田，收取美味的作物時就受無理的威嚇。雅多尼和他的黨羽漸漸懶惰了，以前，他們捕魚，造船和修船，而且製槍，現在呢，他們却彼此說「我們用不着勞苦。因爲有俘虜爲我們工作。」他們威脅俘虜的生命，使從事一切的勞動。——但祇有造槍的事業是例外。因爲他們很頑固，堅執的說與其製造爲殺自己的同胞使用的武器，不如死了好。

以前荒涼不毛的島現在變爲樂地了。美麗的紅白青各色石造的家屋聳立着，廣大的稻田被日光照得發出黃金色，穿着各色衣服的男女意氣揚揚地往來於市中。但是這美與幸福的一切祇是雅多尼和他一族的東西。而造房子，耕田地，織布縫衣的杜多惠克和他伙伴的男女，却祇住地窖和土屋，辛辛苦苦的領僅能維持生命的一點點的食物，祇能着雅多尼和他一族棄掉的破舊的襤褸而已。因爲過着這樣苦的生活，遂使對於那正義支配的，誰要勞動卽得報酬的，親愛的故鄉的憧憬，在他們的胸中日日的增長。杜多惠克最末的兄弟梅邱塔帖兒作許多讚嘆親愛的島的美歌，每夜坐在土穴之前歌唱，合着節拍，懷着幽思，奏粗陋的樂器。某時雅多尼聞梅邱塔帖兒的歌，就命令他每夜到宮殿來在他的跟前唱。

杜多惠克等的生活越來越痛苦了。因此他們時常商量怎樣纔能夠歸他們的故鄉。杜多惠克有一個妹，她不但是希有的美人，而且有不劣於她的美麗的賢慧。雅多尼的兒子很想迎她做妻子。可是託絲佳——她的名字——根本拒絕做這樣冷酷傲慢的懶人的對手。一切的懇求威嚇通統歸於無効。或且，雅多尼斬截的說，如果到了下一個滿月之夜託絲佳還不肯做他兒子的妻子，他將把她的兄弟殺個一人不留。

杜多惠克與他的同伴，不知道怎樣的好，開會想了種種的辦法，總得不到一個妙計。而一向緘默的託絲佳開口了。

「你們拒絕造槍實在是做了蠢事了。如果學懂了造槍我們今日已能夠對武裝的島賊反抗了。請明天就到王那裏去說造槍的事願意了。這樣一來，你們就可以隨便跑進武器庫了。但是，如果要刺激王的慾念，使他起占領我們愛島的全體的希望，還得要相當的時間纔行。至於用什麼方法使他這樣做，梅邱塔帖兒，我說給你罷。」於是託絲佳把最小的弟弟帶入窖中的一角裏靜靜地說了些什麼。

翌日，杜多惠克就對王說今後槍也願意造。雅多尼和他的黨羽因為什麼事都用不着自己做了非常歡喜，雅多尼的長子就帶杜多惠克及一部的俘虜到武器庫去傳授造槍的方法。

這晚，梅邱塔帖兒出現於宮殿，唱得從來沒有唱過的悅耳。因他唱開着各種顏色的花，結甘美的果實，冬天也不斷的照着太陽，海和空像含露的堇花一般放着靑輝的親愛的島呢。於是聽了他的歌的無不憬慕這幸福的島，覺得自己的鄉土是可憐而且可憐了。其次，梅邱塔帖兒又唱第二的歌。這是連結凌怒濤的兩島而跨大海原的大橋的歌。是雅多尼的一黨渡此橋可以無事達到憬慕的島的歌。梅邱塔帖兒唱完以後雅多尼將他叫到自己的跟前問道。

「你們實際能造這樣的橋嗎？」

「是的。不過那是很費工夫的，而且我們的伙伴恐怕也得死去很多罷，但我們決心把牠造成功好了。祇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一是橋成以後託絲佳同你的兒子結婚，二是我們先渡橋，然後你們跟着渡。」

貪心的，祇想自己和黨羽占領那美島的事的雅多尼同意這條件了。橋的工事於是開始。一直做了五年。因是很難的工程，杜多惠克的伙伴多數溺死，苦死了。但他們知道這爲的是能放兄弟們的很歡喜去犧牲自己的性命。杜多惠克的伙伴縱使每一個人都丟了性命，但世界中怎大的風暴勢激的波濤都不能破壞的強固的橋基終於成功了。另一方面，杜多惠克伙伴的一部在武器庫中勤快的工作。因他們是非常能幹的，現在居然能做出此雅多尼及他的同黨更

好的武器了。於是他們造兩種武器，將壞的一種留給武器庫，好的帶回家來埋存在地下。

橋終於竣工了。決定天明就向幸福的島出發。雅多尼及其同黨武裝起來，格磔的笑道，

「支配沒有武裝，毫無敵意的那島的居民怕沒甚困難罷。這麼樣，那富麗的島就要屬於我們了。而且就要有同現在差不多的奴隸到手。俘虜這批東西走在我們的前頭最好沒有了。如果他們的兄弟們看見他們，歡喜之餘一定看不見我們的。於是在他們還來不及想抵抗的時候我們已經將他們征服了。」

俘虜們皆集於橋邊。雅多尼大聲嘲笑道。

「幹嗎你們着這樣多的襤褸。蠢才們，你們把島的襤褸通統帶去嗎？」

杜多惠克答。

「國王，冰一般冷的風吹着呢。你著着暖和的衣服不知道，我們凍得緊呢。」

這不過計策罷了。實際他們男男女女所有許多襤褸底下都藏着武器。

「喂，蠢才們，出發罷。」雅多尼叫。行列前進了。著襤褸的人們走在前頭，雅多尼與他的一黨大家穿着麗服，手上提着槍跟在他們後頭走。不久他們就到了橋的中段。太陽高懸中天，海的處處像熔了金黃一般閃閃的發光。他們恰來到橋下恐怖的漩渦在洶湧着的場所。在

橋的工程中此地是死了很多人的。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一齊站定脫帽，沈於對死去的兄弟們的愛和感謝的追憶。

「蠢才們，走！」雅多尼叫。而且舉起槍想要打倒杜多惠克的樣子。於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空氣中盪漾着的爲橋工死去的人們臨終的喘聲忽然凝固成一寸之外看不見東西的漆黑的霧，落在俘虜們與雅多尼一黨的中間。

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就趁這機會抽出武器來。霧一散，雅多尼的一黨，看見在眼前的已經不是無力的俘虜而是武裝起來一團的人了。激烈的戰爭開始了。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不但拿着好武器，而且是爲自己的自由而戰的，比起單爲貪慾而戰的敵人，杜多惠克的軍更爲優勢了。到夕陽西沈的時候，雅多尼的一黨敗北了，多數在海裏溺死或爲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所殺，留得性命的少數人完全喪胆，渡橋逃回他們的島去了。而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則更進抵幸福的島，爲歡呼之聲所迎。

這夜起了風暴將橋破壞了。風將石吹送到四面八方，世界上沒有一處沒有這石落下的。爲自由和正義而戰的人們發見這石而集合起來時，他們能造可以架在一切的土地一切的海洋，能使被奴隸的一切人們歸自由幸福的故鄉的，新的，更加更加堅固的橋。

但是，還須不要忘記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們因爲拿得有藏在襤褸裏的優良的武器這纔眞能渡過那橋的。

西風吹來的話

少仙

一

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文出版，已是三四年前的事了吧？那時我正在北京，過着所謂「浪漫生活」。初次看到了這書，使我驚奇了。我和俄國文學發生關係，可以說從這部書開始；在未看到這書以前，我是拜倒在雪鴻淚史玉梨魂紅玫瑰之類的上海洋場文學下。

然而很不幸，這書在我眼前，放了一把黑煙，遮住我每夜的燈紅酒綠夢。「仕宦當至執金吾，娶妻必如陰麗華」，描寫在自己腦蓋上的前途，亦忽然一遭隕潰。那些「珠衣玉貌」的朋友們，自然隨着劃席了。而所上的學校，所學的課程，統統變作了憎恨的白熱點。

原來圍繞着我的，不是芳香與溫愛，而是穢醜與荒涼；那時我深深覺到。

但是那時比現在還年青。穢醜荒涼總是耐不住的。既沒有錢跑到外國或租界去求芳溫，

只好在這穢荒中來發掘自己的希求。於是把這書送給一個朋友看，想換他一點同情來。

朋友拿走不到一禮拜吧，送回來了。我趕忙問：

「你看這書怎樣呢？」

「不懂，莫明其妙！連一頁都沒有看下去。」他厭惡的說。

「看外國小說，還是福爾摩斯偵探案要來得有意思些。」謝謝他，這是他當時的指教。

這位朋友是我所有的朋友中最愛談文學而且知識最廣博的一位。

我一向是沒有家庭，生活在朋友中的。從此我纔知道什麼叫「孤獨」。

孤獨的結果是厭棄；厭棄的極端是憎恨；憎恨的出路，自然只有兩途：逃出，或破壞！

革命的動機就起於此，因為我再無所戀戀於這古都了。

現在想來纔覺悟到父親在世時所以不喜歡我看小說的緣故來。但他那時禁止我看的是西廂紅樓之類的言情小說，怕我變作了張君瑞賈寶玉之類的人物。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會看這樣的小說。父親若在，恐怕他要以西廂紅樓硬塞在我的手，中來代替工人綏惠略夫吧？因為即使變作了張君瑞賈寶玉，那究竟還是他的兒子，——即所謂「肖子」。

然而眞如魯迅先生所說，自看了這部書後，我也變作「醉蝦」之一。

工人綏惠略夫的作者，據說是過時而且死掉了，恐怕他的浮名也要從人間消去吧？但，決不！這至少在我，他還是我崇拜的中心。因為他使我睜開了眼，而且有勇氣的浴在時代狂潮裏。我不至再被什麼道德虐殺，什麼信仰壓扁者，完全得力於他。

澈底的享樂，豈不就是永遠的虛無嗎?!

一九二九。七，二七，夜，十一時，于東京市外。

窗下隨筆

衣萍

南京東南大學的前面，有一座新建的圖書館，名「孟芳圖書館」，係齊燮元捐十萬元建築的，孟芳據說是齊的父親的名字。當時，東南大學派人去募捐，齊燮元侃侃而談地對他們說，「學生讀書要什麼圖書館？書不在多而在精。譬如說政治罷，我平生只讀兩年書，一本管子，一本孟德斯鳩的法意。夠了，只有兩本書已夠運用無窮了，學生讀書何必要許多參考書？」

某次，奉直之戰。離北京城四五十里遠，正砲火橫飛，北京城隱約可聞砲聲。時周自齊正做國務總理。於是，雙方都派人向他要錢。奉方的代表來了，周自齊說：「快打罷！打贏

了，北京城全是你們的，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直方的代表來了，周自齊也說：「快打罷，打贏了，北京城全是你們的，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

有一次，天津的一個大學請張作霖講演，張說：「他們喊我張鬍子，這是寃枉的，我小時候會被鬍匪綁去，但我並不會做過鬍子。他們又說我有許多姨太太。我那裏肯自己去娶這些姨太太？這都是那些臭官僚政客送給我的。不收又不好意思。」

張宗昌有一次在北京對兵士演說，慷慨激昂地說：「他們說帶兵的要大學畢業，什麼鳥大學！我老子是綠林大學畢業的！他們又說打仗要看什麼軍事學！什麼鳥軍事學！我老子全不懂得！我老子有兩句打仗要緊話，兄弟們大家記着：敵人來了，偺們就跑；敵人跑了，偺們趕快追上去！」

張宗昌部下以白俄兵爲最善戰，亦最殘忍。這些白俄兵只懂得兩句中國話，一句是「張宗昌」，還有一句是「大鼻子」，因軍中稱白俄兵爲「大鼻子」。於是遇着軍中戒嚴，這裏喊：「口令」！白俄兵便答：「張～～宗～～昌～～大～～鼻～～子！！」

浦口之戰，白俄兵被俘不少。黨軍以白俄兵罪大惡極，乃用繩將白俄兵魚貫而綁之，驅往殺場。白俄兵昂首待槍斃，一無懼色。及黨軍提刀殺頭，乃跪下叩頭如搗蒜。

中華郵政局立券的報紙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六日

語絲

第五卷
第二十八期

散文

書名	版次	著者	實價
而已集	三版	魯迅著	六角
談虎集（上下卷）	三版	周作人著	一元八角
澤瀉集	三版	周作人著	五角
雨天的書	三版	周作人著	八角
自己的園地	十一版	周作人著	八角
契訶夫隨筆		章衣萍譯	五角
熱風	六版	魯迅著	四角
華蓋集	五版	魯迅著	六角

書名	版次	著者	實價
華蓋集續編	三版	魯迅著	八角
日記九種	五版	郁達夫著	七角半
落葉	三版	徐志摩著	六角
寄小讀者	六版	冰心女士著	七角
剪拂集	二版	林語堂著	五角
斷片的回憶	三版	曙天女士著	二角
伏園遊記	二版	孫伏園著	四角

語絲
第五卷，第二八期

絕句遡源

鈴木虎雄著
汪馥泉譯

絕句盛行於唐；說到絕句，似乎限於唐代。唐代，自王維，李白，王昌齡始，在絕句方面有許多傑出的詩人。到這地步，經歷過種種的順序。現在，想一探它底源流。

唐代絕句，有五言，七言，六言三種。現在省去六言，單講其他兩種。

明徐師曾說：『絕之爲言截也，卽律詩而截之也。故凡後兩句對者，是截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全篇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首尾四句。故唐人絕句，皆稱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絕句皆入律詩，蓋可見矣。』——文體明辨絕句詩。明梁橋之說同；他說，『絕句者，截句也，句絕而意不絕。截律詩中，或前四句，或後四句，或中二聯，或首尾四句。大抵以第三句爲主。』——冰川詩式卷一定體。因爲徐梁二氏底書，流行於世，往往有相信這說頭的。但這說頭，如其這是講絕句底性質，說律詩有這麽的性質，這大

概對的；如其這是講發達，說律詩在先，然後故意截取律詩底前，後中間，首尾而成絕句，這是大錯的。絕句，決不是截取律詩底某部分才成就的。那末，絕句之名，到底怎樣發生的？

明楊愼說明絕句底起原說，『絕句者，一句一絕。起於四時詠，『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是也』。『春水……』云云的詩，因載於陶淵明集，是大家知道的，但據趙宋湯漢底注，說，這句，原來是劉宋顧凱之神情詩中底一部分（清陶澍陶詩集註卷四）或者淵明賞愛這句，偶然抄錄了下來；或者故意截取四句，當作自己底詩，如後人底集句詩。如其淵明當作自己底詩，又如其這詩果是絕句底起原；那末，絕句，是由楊愼所謂『一句一絕』而來的吧，或者由於斷取某長篇底一部分而來的吧。絕句，又叫作斷句，因爲斷句底斷是解作斷章取義底斷的。這里不能決定，還得探尋絕句底由來。現在先從五言講起。

五言詩，那前漢已有或沒有的論頭姑且不講，後漢是確實有了。這五言詩底長篇的，魏晉時，在樂府上奏之。其中，以四句三韻或二韻爲一解，合數解爲一篇。所謂一解，有如一章。

參看樂府詩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辭敘：『凡諸調歌辭，並以一章爲一解。古今樂錄曰，「傖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中略）詩君子陽陽兩解，南山有台五解之類也。」』

這構造，並非始於魏晉，是詩經以來的事。這長篇中底某一解，在形式上，可說是絕句底起原。（絕句本於樂府，這前人已講過。）如白頭吟便是。白頭吟，相傳前漢武帝時司馬相如妻卓文君之作，不可靠。載於宋書樂志的，有古辭和魏晉所奏的兩種。所謂古辭，是後漢以來相傳的。那末如後漢以來相傳這白頭吟，可看作絕句底淵源的吧。

白頭吟　　古辭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相不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意氣重，何用錢刀爲。

以上，舉樂府底一例。

其次，成爲絕句底淵源的，是歌謠。

據我所見的，古書中題爲『絕句』的最早的，是梁時徐陵編玉台新詠卷十所載的『古絕句』四首。所謂『古』，這是指哪一代？這據六朝人底慣例，凡魏晉以後都明言某代或稱近代，所以所謂古，是指後漢以前。我看，這『古絕句』，是後漢末（或更後）底作品。其辭如下：

古絕句四首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日暮秋雲陰，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瑇瑁簪。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尙不離，有情安可別。

南山一桂樹，上有雙鴛鴦，千年長交頸，歡愛不相忘。

古辭中有長干曲，這也是古絕句之類。其辭如下：

長干曲　古辭

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搖；妾家揚子住，便弄廣陵潮。

這更在後漢以後吧。

上舉各詩，其平仄固然不合後世之例，但狠相似。如其這些是後漢之作，那末從後漢奮起，便有這種東西了。

其次在晉代，有普通叫作桃叶團扇的歌。前者，是王羲之底孫子王獻之給他小老婆桃叶的歌，有二首。後者，是桃叶酬答王底桃叶的歌，有三首。其辭如下：

桃葉歌(二首錄一)　　王獻之

桃叶復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

團扇歌(三首錄一)　　桃叶

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與郎卻暄暑，相憶莫相忘。

又孫綽有情人碧玉歌(樂府詩集云是宋汝南王作)，見於玉台，其體同。桃叶歌在南朝是很流行地被歌唱的。

不知作者而流行地被歌唱的，晉代有子夜歌。從晉孝武太元中(公歷三七六——三九六)，開始流行。(子夜是女子；據宋書樂志，子夜是太元以前人)。這歌底開始，說是這女子作的；可在晉宋齊三代之間，狠是流行。現在所傳，有一百十七首之多(樂府詩集卷四十四)。三代底歌辭既已併合，哪幾首是晉底東西，是不能明白了；但其體皆同，茲舉一二例。

子夜歌

落日出前門，瞻矚見子度，冶容多姿鬢，芳香已盈路。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

是五言四句言男女間之情的居多 。唐李白底『長安一片月』，題爲子夜吳歌，歌咏居婦思征夫之情。由六句而成，雖非絕句，可全和子夜歌同趣。如其刪去末二句，便無異於前引諸歌。此外，晉代有上聲歌、歡聞歌、歡聞變歌、前溪歌，阿子歌、（以上，樂府詩集卷四十五）。懊惱歌（樂府詩集卷四十六）等同體的歌。

在宋，謝靈運底東陽谿中贈答，武帝底丁督護歌，汝南王爲妾碧玉作的碧玉歌，叫華山畿的俗曲中的幾首，流行於民間的無名氏底讀曲八十九首中底大部分等，都是類於子夜歌的歌。如漢曲中底：

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鑪。

是狠著名的。那時，也有爲陸凱寄梅范曄的詩。

〔荊州記，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安，與曄，並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以上所述晉代以來的歌，因爲流行於吳（即今江蘇省地方）所以叫『吳聲曲』。和『吳聲曲』相對，從今湖北襄陽到荊州方面流行的歌曲，這叫『西曲』。因六朝都於建康，這是指

在建康以西。西曲中，可看作絕句底淵源的狠多。西曲，雖在宋以後才流行；其中在宋，有石城樂，烏夜啼，及出自石城樂的時代不明，無名氏底莫愁樂。在齊，有武帝底估客樂。又宋以來盛行的，有襄陽樂。後，梁武帝有襄陽蹋銅蹄。又，西曲中有三洲，江陵等曲。其體都相近。

下面，各曲各舉一首以爲例。

石城樂(五曲錄一)　　樂臧質

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

烏夜啼(八曲錄一)

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迹；菖蒲若可憐，聞名不曾淺。

莫愁樂(二曲錄一)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估客樂　　齊武帝

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敍。

襄陽樂　　宋隨王誕

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三洲歌(三曲錄一)

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

江陵樂(四曲錄一)

不復蹋踶人，踶地地欲穿，盆隘歡繩斷，蹋壞絳羅裙。

聯句，也可以一淘講述一下。柏梁底聯句，暫且不講；起頭是一句一韻，晉代有二句二韻的。如賈充和他妻子李夫人底聯句是。(『大義』以下，二句一韻)。

室中是阿誰，歎息聲正悲。(賈公)歎息亦何為，但恐大義虧。(夫人)

大義同膠漆，匪石心不移。(賈公)人誰不慮終，日月有合離。(夫人)

我心子所達，子心我亦知。(賈公)若能不能言，與君同所宜。(夫人)

玉台，題為賈充與李夫人連句詩三首(或四，『一無詩三首字』。)在宋，鮑照等有月下登樓連句，在齊，謝眺等有阻雪連句，並每人四句二韻。到四句二韻，便有各絕句底聯作了，如鮑照底詩句：

髣髴夢月光，繽紛篁霧陰，樂來亂憂念，酒至歇憂心。

如謝朓底詩句(這是起手，所以三韻)：

積雪皓陰池，北風鳴細枝；九逵密如繡，何異遠離別。

其他各人底詩句，皆倣此。

在樂府或聯句，五言四句二韻(或三句)，雖是全體底一部分；但歌謠中四句的，便成獨立的一篇。這嵌入齊梁以來聲韻底規則時，其勢自不能不產生如後世絕句體的東西。五言四句獨立的體裁，見於齊梁以後，是由於這歷的趨勢。試為舉例，南朝諸家則如：

茲夕竟何夕，念別會開軒；光風轉蘭蕙，流月汎虛園。——齊王儉後園餞從兄豫章。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謝朓玉階怨。

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謝朓同王主簿有所思。

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台見明月。——張融別詩。

游子久不返，妾身當何依；日移孤影動，羞覩燕雙飛。——梁簡文帝金閨思。

汗輕紅粉濕，坐久翠眉愁；傳聲入鐘聲，餘響雜箮篌——梁元帝詠歌。

委翠似知節，含芳如有情；全由履迹少，併欲上階生。——庾肩吾詠長信宮中草。

山際見來烟，竹中窺落日；鳥向簷上飛，雲從窗裏出。——吳均山中離詩。

容心已百念，孤遊重千里；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何遜相送。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陶弘景答齊高帝。

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衛敬瑜妻王氏孤燕詩。

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故鄉籬下菊，今日幾花開。——江總於長安歸還揚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賦贈。

日月光天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陳後主入隋侍宴應詔。

北朝諸家，則如：

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北齊邢劭思公子。

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弦。——北齊馮淑妃感琵琶弦。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北周庾信重別周尚書。

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隋薛道衡人日思歸。

隴雲低不散，黃河咽復流；關山多道里，相接幾重愁。——虞世基入關。

那體製聲律，狠近於唐絕；如其掩住了姓名而讀時，實難區別時代。梁時，曹景宗在光華殿賦『競病韻』(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劉昶奔

北魏時，賦斷句（劉昶斷句云，『白雲滿郭來，黃塵暗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簡文帝以『絕句』賜麗人（簡文帝絕句賜麗人云，『腰肢本獨絕，眉眼特驚人；判自無相比，還來有洛神。』）我們看到這些事實，知五言四句二韻獨立的體裁成於齊梁間，這稱爲『絕句』『斷句』，始於梁。那名稱，是起於似那形式是斷取長篇底某部分的。

看上引各詩底經過時，樂府和歌謠是散對底句法，自由如意；齊梁以下各詩，如謝朓，陶弘景底例，雖也有自由的，但大多前後總有整齊對法的。用唐絕底對法的，本於齊梁底體裁；四句都散而有溫然的統一以情韻勝的，根源於樂府歌謠。初唐，是齊梁底延長，所以對法多，徑蹊未化；盛唐以後，才見渾然的特有的唐絕之妙。

下面，來一講七言。

荊軻底易水，漢高底大風，項羽底垓下，出於九歌及騷賦底亂辭底句法，不失爲楚聲。高祖之姬唐山夫人底安世房中歌，以四言爲主，其四三言句類似七言。例如，『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武帝時的瓠子歌，蒲梢天馬歌，李陵底別歌，烏外公主底歌，也約略出於同一源流。到後漢張衡底四愁，除起句以外，純作七言句。桓帝時小麥的童謠，幾乎也用七言句。魏陳琳底飲馬長城窟行，左延年底秦女休行，往往雜以七言。曹丕底燕

歌行，純粹七言；晉陸機底百年歌詞。晉代有白紵舞歌詩，七言詩全成了。從來的七言詩，句數底多少不一定。那以七言四句成一篇的，南北朝時才看到。在宋，有鮑照底夜聽使，湯惠休底秋思引。

蘭膏銷耗夜轉多，亂筵雜坐更弦歌；傾情逐節寧不苦，特爲盛年惜容華。——鮑照，夜聽使。

秋寒依依風過河，白露蕭蕭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滅，眇眇悲望如思何。——湯惠休，秋思引。

這很使人聯想到後來的七絕。一考察它底由來，或者如白紵舞歌辭的東西，成了近因的吧。

晉底白紵舞歌辭（宋玉樂志四，樂府詩集卷五十五，）第一篇七言十六句，每句用韻，換韻二；第二篇七言十六句，每句用韻，換韻三；第三篇七言十句，每句用韻，不換韻。這第一篇，雖則平常當作一篇，怕應該是二篇；王闓運在他底八代詩選中，把這別爲二篇（『質如輕雲』句以下，別作一篇。

晉白紵歌舞辭

輕驅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鵠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凝停善睞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誠無方；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

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驅巾拂塵。麗服在御會佳賓，醪醴盈樽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可陳。』

這辭底作者，不明。在宋，有把這辭稍稍變更而用的。此後，個人底作品，宋鮑照有七言七句，每句用韻的；陽惠休有七言六句，每句用韻的；齊底白紵，王儉作的五曲，每曲七言二句，每句用韻；梁張率作九首，七言四句，每句用韻的二，七言五句，每句用韻的四，七言六句，每句用韻的三。就是用韻，是每句韻；句數，有自二起到四，五，六，七，八，十，十六的諸種。白紵，是巾舞底歌辭。樂府詩集，在梁武帝白紵辭二首條，引古今樂錄說，『古今樂錄曰，「梁三朝樂，第二十設巾舞並白紵，蓋巾舞以白紵四解送也。」』巾舞時，以白紵辭四解作送聲。所謂四解，似以二句二韻為一解，共八句，武帝之作如下：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琯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

纖腰嫋嫋不任衣，嬌怨獨立特為誰；赴曲君前未忍歸，上聲急調中心飛。

樂府又載沈約底四時白紵歌；其春白紵如下：

蘭葉參差桃半紅，飛芳舞縠戲春風；如嬌如怨狀不同。含笑流眄滿堂中。

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張比翼；佩服瑤草駐容色，舜日堯年懽無極。

沈約之作，有春，夏，秋，冬及夜白紵的五首。樂府引古今樂錄說，『古今樂錄曰，「沈約云，『白紵五章，敕臣約造，武帝造後兩句。』」這五首底各篇，那前四句是沈約之作，後四句是武帝之作。約之辭雖每篇各別，武帝底繫於這辭的，每篇都用這『翡翠羣飛』以下四句。由此觀之，諸家之辭底四句的，是把二句一解的重疊兩次的，成爲全體底一部分；但既撰歌辭，便一個人作二解四句（沈約底所謂兩句）。這勢所必然地看到了產生七言四句獨立的體裁。如蕭子顯，簡文帝，元帝等底烏棲曲是；如：

握中酒杯馬腦鐘，裾邊雜佩虎魄龍。欲持寄君心不惜，共指三星今何夕。——蕭子顯烏棲曲應令三首之一。

靑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樹烏欲棲，羅帷翠被任君低。——簡文帝烏棲曲四首之一。

沙棠作船桂爲檝，夜渡江南採蓮葉。復値西施新浣紗，共向江干眺月華。——梁元帝烏棲曲六首之一。

這還是每句用韻，二句換韻的格式；如四句用同韻，第三句不押韻，這方於近體中得絕句，如再論聲律，便產了純絕句體。梁代諸家底七言四句三韻的體裁，實是唐絕底父母。如：

飜鶯度燕雙比翼，楊柳千條共一色；但看陌上攜手歸，誰能對此空中憶。——蕭子顯春別四首之一。

天霜河北夜星稀，一雁聲嘶何處歸；早知半路應相失，不如從來本獨飛。——梁簡文帝夜望單飛雁。

七彩隨珠九華玉，蛺蝶爲歌明星曲；蘭房椒閣夜方開，那知步步香風逐。——元帝烏棲曲。請注意這三韻的烏棲曲。

梁以後，南北朝都流行這體裁，漸漸近於唐絕，這看了下面的例，便可思過半矣。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筋不成行。——北齊魏收挾瑟歌。

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泉徹骨冷；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傾。——北歌提搦歌，每句韻。

青田松上一黃雀，相思樹下兩鴛鴦；無事教渠更相失，不及從來莫作雙。——北周庾信代人傷往，二韻。

採桑歸路河流深，憶昔相期柏樹林；奈許新縑傷妾意，無由故劍動君心。——陳江總怨時二首之一。

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隋無名氏送別詩，古韻詩引車慮記。

總之，絕句這東西，是發源樂府歌謠，漸漸構成了宅底體式的；那叫作絕句，似由斷絕樂府底一部分的形式而產生的。

洋灰桶裏的一封信

葉山嘉樹作
張我軍譯

松戶與三在做開洋灰桶的工作。傍的部分，倒沒有什麼引人注意的地方，唯有頭髮和鼻樑下，被洋灰掩成灰色。他也很想把指頭插到鼻孔裏，掃除那些把鼻毛塗成鐵筋三和土（Concrete = steel）般的三和土；但是爲應付每一分間吐出十立方尺的三和土混合機（Concrete

Mixer），無論如何沒有把指頭插到鼻孔裏的工夫。

他儘管掛念着鼻孔的事，但是終於在十一小時—這中間有了兩次的休息；一是吃午飯，一是下午三時的休息；但是午飯時，因爲肚子餓，另一次因爲清掃混合機，沒有工夫，所以終於沒有把手送到鼻子上——之間，沒有打掃鼻子了。他的鼻子，像石膏彫刻般硬化了。

他在將息工的時候，從用了筋疲力竭的手摟過來的洋灰桶，發見了一個小木板匣子。

『這是什麼？』他覺得有點奇怪，可是，那裏有工夫顧到那些事呢？他拿起鉄匙，撮了洋灰，倒在量灰器。而從量灰器，再倒入槽裏，於是立刻又起手開另一桶了。

『但是，帶住，那裏有從洋灰桶裏跑出匣子來的道理？』

他檢起小匣子，放入圍巾上的肚兜裏了。匣子是輕輕的。

『瞧牠這麼輕，總不會有錢在裏面吧。』

他也沒有多想的工夫，不得不再開另一桶，撮到量灰器了。

混合機旋卽開始運轉了。混合的工做完，到了息工時間。

他用了引在混合機的膠皮管的水，先把臉和手洗一洗。然後把食盒結在脖子上，一壁一心一意地想着一杯晚酌，一壁走回他的陋寮。

發電所已經成功八成了。矗立於薄暮之間的那惠山罩着滿臉白雪。出了一天汗的身上，忽而感覺凍冷起來了。在他的脚底下，木曾川的水，吹着雪白的泡，狺狺吠着。

『唉唉！受不了，媳婦的肚子又大起來了……』他一想到嗷嗷待哺的小孩，當此凍冷之時要生出來的小孩，和接二連三生小孩的媳婦，就愕然了。

『一天掙一塊九毛錢，又得吃五毛一升的米兩升，拿剩下的九毛錢來穿，來住；胡塗蟲！怎樣還能喝？』

但是，他忽然想到肚兜裏的小匣子了。他拿褲子的屁股，擦了匣子的洋灰。

匣子上，什麼也沒有寫着。可是，却又用釘子釘得非常地結實。

『還釘着什麼釘子，想來哄人嗎？』

他把匣子往石頭上一摔，但是沒有破。於是，他亂七八糟地痛踐了一頓。只當是要踐碎這個世界。

從他檢來的小匣子裏，跑出用破布包住的字條了。

字條是這麼寫着：

——我是N洋灰公司的，縫洋灰袋的女工。我的愛人，他的工作是送石頭到破碎器的。

他在十月七日的早上，送入一塊大石頭時，就和那塊石頭，一齊陷入破碎器 (Crusher) 了。

同夥的人們，雖然要去救出他，但是我的愛人，已經沈入石頭塊底下，一如沈入水中了。於是，石頭和愛人的身軀，互相轢碎，變成紅的小石塊，落在皮帶 (Belt) 了。皮帶轉入粉碎筒去了。於是和鋼鐵的子彈一塊兒，於轟轟的音中，發着詛呪的聲，被轢成細粉了。然後，被送去燒，而變成道地的洋灰了。

骨和肉和靈魂，都粉碎了。我的愛人的一切，變成洋灰了。所剩的，只是這一點工作服的布塊吧了。我正在縫着裝盛愛人的口袋。

我的愛人，變成洋灰了。我在第二天，寫了這張信，偷偷放入這個桶裏頭。

你是工人嗎？如果你是工人，你就可憐可憐，給我回信吧。

我要知道，這個桶裏的洋灰，究竟被用於何處？

我的愛人，究竟變成幾桶洋灰了？而怎樣地被分散各方去用？你是木匠呢？是瓦匠呢？

我不忍看見我的愛人，變成劇場的走廊，或變成闊人邸宅的圍牆！但是，但是，我怎能阻止他呢？倘若你是工人，那麽，請你不要把這桶洋灰，用在那些地方吧！

不，不，可以的，隨便你要用在那裏。我的愛人，無論是被埋在那裏？他都會做出成績

來。不要緊呵！那個人是一個氣相穩固的人，所以，一定會出相當的力量的。

那個人，實在是一個溫柔的，良善的人哩。而且，又似乎是妥實的人哩。年紀還輕輕，今年纔二十六歲哪。他不知道怎樣地痛愛了我呵！然而我，不給他穿上冥衣，却給他穿着洋灰袋。他不走入棺裏，却走入回轉窯之中了。

我怎能送他去呢？他是被葬於東又於西，於遠又於近的呵。

如果你是工人，請你給我回信吧！我就以我的愛人穿着的工作服的布塊，送給你吧。包着這張信的，就是。這片布塊，滿粘着石頭粉和他的汗哩。他不知道用了這件布塊的工作服，怎樣使勁地抱了我呵。

你修好修好！把用了這桶洋灰的時日，和詳細的地址，譬如牠用在什麼地方；其次，你的尊姓大名，要是不嫌麻煩，無論如何通知我一下。你也小心小心吧！再見！

松戶與三，在眼前感着翻天覆地似的小孩們的擾嚷了。

他一壁瞧着寫在信末的住址和姓名，一壁把倒在茶杯裏的酒，一口氣喝乾了。

『我要醉個昏天黑地，然後，把一切一切都踏個粉碎呵！』他這麼嚷了。

『醉個昏天黑地去胡鬧？那還了得？小孩們要怎麼辦？』

老婆這麼說了。

他在老婆的大肚子裏，看見第七個小孩了。

一九二五，一二，四，作。

漫談

振飛

爲了生活的不安定，幾乎每年須得搬一回場；關係書籍，自然也就同其命運了。惟其如此，就偶然的翻到册舊的一般，這裏有趙景深的『糟糕的天堂與五月』，那是揭發這書的作者邵洵美的抄襲。

其實，又豈獨是他？抄襲的人多着呢，不過還沒給我們發現吧了。雖然我這話，似乎爲邵洵美張目了，不，不，絕對的不，我的意思是；本來想研究文藝的人，至少須得多讀些原文書！彷彿日本的作家，算是第一流的菊池寬吧？他那 Umi no yosha——『海之勇者』的劇本，全部的結構，人物，Climax ……據我看：幾乎和約翰星孤的『騎馬下海人』一模一樣；我國詩人郭沫若吧，據說是偷了美國平民詩人Whitman的，……

此外：達夫日記九種上，不也說過？張資平的小說，又都學着，誰？我可忘了，找書，窮光蛋的我，老是借來讀，還了，就沒辦法。總之，他是摹倣別人樣的，我記得，很肯定地。

還有，俄國的作家Artsybashev，他自己這樣說，『我的發展，是很強烈的受到托爾斯泰的影響的：：在藝術方面：：我覺得我的作品，不以他的作品為模本，是很困難的事：：：』然則邵洵美的愛之所以抄了Shelley的愛的哲學，怕也是這原故吧？不過他連思想也抄了，未免有些醜。

關係譯名，我始終感到有統一的必要！雖說很有人說起過了，但是祇『說起』，沒有現實。這，在作者原無大妨礙，而且任意的譯，眞不知要多少自由！然而讀者呢，却眞苦死了，今天這個，明天那個，介紹到中國來的作家眞多呢，但，細細的把他一併，原還是常見面的老角色。

Goethe：當然的，誰都很知道吧？是德國的文豪，通常都譯作哥德；但我們文台的宿將魯迅先生，在苦悶的象徵裏，偏譯作瞿提；李石岑又把他譯作格特，德文的發音、我是莫明其妙，誰是呢？

Hugo，有譯作囂俄的；許俄的；虞哥的；還有雨果！又誰是呢？許俄，虞哥，或者是

魯迅所說的一本百家姓的效用吧？然而雨果呢。

他若伊悖生，易卜生；彌爾，穆勒；莎士比亞．狹斯丕見；高哥兒，歌郭里……

總之：很多，很多，這類樣的，該甚麼辦呢？在我們想看看書的人，至少是極度的痛苦！或者，把牠的原文也附着吧，可是貴國裏的校對，太不負責了！我曾經上過回當：他們把Chekhov 的尾字，改上了 W，然而我不知道，習用着，直等讀了他册 Rothschild's Fiddle 這才恍然，但，損失已不小了。這裏特意寫出，希作者們大家想個具體的解決！

Selfishness ，也許是人類的本能吧？一切的一切，幾乎全都是由着這自私自利做出發點！我覺得：

小之，如穿西裝，他們老是會說，那是國際性的服裝。實際呢，多少有些風頭；但不穿西裝的朋友，他們沒有十分認真的厭惡牠，縱然有時會敵視，但暫時性的，祇是力不足穿而已。

抱獨身主義的人，往往是失戀了的，或者這時裏還沒找到相當的，祇候着時機的到來，不會固執的，哥德是愛上了綠綺思；冰心女士也終於結婚了。章克標爲了戀愛的失敗，就大罵其現代式的戀愛，其實何苦來？當然，現代式的戀愛，自有其可咀咒的地方，也許舊式姻

婚到還有十幾個二十張相片選選，現在呢，祇要一面的介紹，便是Cupid的金箭。然而這樣一個怪癖的經濟社會下，是必然性的！要不是急急地「占有」，弛緩是會失之交臂呢。有人既占有了愛人，還仰着手等候接受他的人兒的擁抱，這自然是多妻制的歌詠者了。現代式的戀愛——破了她身再說的戀愛，當然不見得會美滿，多妻制呢？所以人是澈頭澈尾自私自利的，我說。

再看一看國外，蘇格拉底，他自己是個學者，就叫着為保護優種遺傳，須得公妻；柏拉圖在Republic裏也說過同樣的話。尼采為了一身是病，長年的病，終於幻想出『權力意志』的原則！而大呼其Not manKind,but superman is the goal！他若各種主義的發生，甚麼為人類…怕都還不過是利己心的表現而已！

這是我近來的直覺，也所以近來的我，幾乎是Nihilism的信仰者，也覺得人是始終有他的個性，有他的主觀！個性和主觀，乾脆的說，就是Selfishness，哲學些說，那就是Egoism，因此各人自己的意識，無論誰都不會理解！也不能理解！而百姓的事，要想靠着政府，也全然不可能的事！他們拆房子，造馬路，你說為我們百姓吧？怕坐了汽車兜風，感到有築馬路的必要、實際些。陝甘的旱災，湖南的水災，救濟的事，看，還不是要我們百姓自

己來，他們有的是錢，甯可急其所不急的買那會在滸字關扦金斗的滬蓉！本來，人誰都自私自利，說過，却偏要請他們來謀利益，謂非直着脖子做夢而何?!

我因爲知道得這一點，所以誰的痛苦，我是不願意想些話來安慰的；自己，當然也不希望人家來鬼纏，即使勉強的說了，不還隔靴搔癢！說起這，我有位老弟，不曉何時起，他會這樣的殷懃，我眞該謝他一百謝，我黃浦灘公園也沒到過，所以黃浦江更不必說，而且用國粹法殺我頭都會不去的。但他老是不相干的樂觀呀，悲觀呀，……這使我眞是窒息！幾乎死去。

我有些古怪，或人說，也許是的。孟子性善；荀子性惡；告子性善性不善，照例，自然的告子是今之吳先生也，但我很偏見，要就贊成孟子。要就贊成荀子，那無可無不可的告子，始終是鄙視！這裏，我祇憑着自己的理想，努力，成功抑或是失敗，管他。雖然有些自利吧，然而自私自利，是人類的本能，橫直，也管他。

寫在耀海的像上

經立

想不到在你這和悅慈祥的面龐上，却內蘊着一個熱血奔流，又是無限塊壘鬱結的胸懷。

更想不到在你這和悅慈祥的面龐上，却緊跟着一個不可挽回的悲哀的死！嗚呼海弟，你不是正當着蓬勃的青春，——二十歲時，便爾夭折了嗎?!你降生於民國前四年，×歲入小學，十×歲入南溪高小，畢業後便升入到萍鄉中學來，這就是我認識你的開始，也就是今日給我的悲哀的延長！中學以前的你，雖沒有給我什麼回憶，但在你至愛的父親母親們心中，總有無量可歌可泣的資料，實在的，我沒有那麼勇氣，去催湧他們盈眶待落的苦淚，我只得索取你最近兩年的家書看看而已。

在中學，我們的接近不很密切，因而你對我也沒甚「裏言」，所以我也只能在你高唱入粵時，憑了皮相觀察來規勸你，說是你身軀孱弱，怕受不了軍校的熬煎；而你的境遇資質，又堪升入大學，所謂「救國千萬事，何事不當爲？」然而你家庭的盛情和友朋的勸告，終於澆不息你革命的心火；民國十五年舊曆五月十一日，是你矢志離萍赴粵發軔的日子。誰知道，這就成了不堪回憶的日子呢？

讀着你給你的父母的信，我看出了你苦臉裝成笑臉，口口聲聲總是說你的新環境是健適的，辯口到底掩不住事實，隔年×月間，還是帶着無可奈何的病驅，作速回萍；可憐時運不齊，到得上海，江輪不通，就待旅舍，日漸不支，幸先後得同志鄉友的看護，送入××醫

院，卒於×月×日，在那道里迢遠，舉目無親的地方，便走盡了你的人生旅程。你自己固然是抱恨「終身」，你的家人們也不免是「抱恨終身」呀！如今你父母弟妹親戚故舊所能見到的，只是這和悅慈祥的照像；你給與你父母弟妹親戚故舊的紀念，却是永無盡期的悲哀！

月下歌

杜宇

——悼無數紀念日死難的諸烈士——

前歌

為了無數紀念日死難的諸烈士，
我情不自已地作了這首哀歌；
假如我將來被惡魔的鐵蹄踏碎時，
可有誰又來這樣地哀歌我?!

月下

一座龐大的城池，浸着個月兒半明半圓，
深秋的凄風使人們寒瑟徬徨，
街市的盡處有一個熱鬧的酒店，
店中歡飲的人兒正在放聲高唱；

歌聲

「你看那月兒正照着紗窗，女郎！
快把你的唇兒放在我的唇上！
青春苦短，歡樂的時間苦不長，

我們趕快吻罷，不要讓東方天亮！

「不要縐着眉兒，那樣的不快，我愛！
只要有一次擁抱，便萬事可以丟開！
你若不珍惜着新春，享樂着現在，
歡樂的時光呀，牠却是一去不再回！

「你嬌嫩的臉兒，在電燈下更見好看，
　心肝！
你的心兒是否也燃燒着狂烈的愛焰？
只要有一個迷人的你坐在我的身邊，
任是宇宙破裂人類滅亡我也不管！」

　隔壁

在這酒店的隔壁的隔壁，
住着個可憐的烈士之妻。
（烈士死亡了不過是數十餘日，
他留有兩個待哺的女兒，一個七齡的幼子）

這時她正從夢中醒來，
聽着這一片歌聲眞是悲哀！
她想：假若這時他還依然健在，
他縱使香夢沉沉，也正偎着她的胸懷。

遠遠地，彷彿有一種不可抗的怪勢力，
把他生生地從她的懷中奪去。
她無可奈何地緊擁着懷中的愛兒，
傷心地，無告地獨自哀泣！

懷中的幼兒，這時候忽然醒了，
他聽得母親的泣聲，弄的摸不着頭腦，
『媽媽！』他哭道，『我剛才夢見爹爹還陽，
眞的他還了陽時，那眞是好！』

母親聽着這話，當然更見悲傷，
她忍不住哀痛，竟至哭聲高放！
兩個小女兒也被伊們哭醒，
伊們也不自主地附和着痛哭一場！

這樣的哭泣經過久久，
也不知哭過了幾個時候。
母親還只得忍着痛安慰着幼兒，
兒們睡着了，她便又獨自淚流！

她更怕那個怪勢力奪去了她的兒女，
她一念及此時，更是萬分地悲凄！
但她遙望着前途只覺得渺渺茫茫，
因爲她看不見光明，只看見一團黑漆！

月光

半圓的月兒，依舊是不大光亮！
深秋的凄風，依然是令人彷徨！
酒店中雖然已沒有先前的熱鬧，
但那般狂飲的人兒，依然在放聲高唱：

尾聲

『你看那月兒正照着紗窗，女郎！
快把你的唇兒放在我的唇上！
青春苦短，歡樂的時間苦不長，

我們趕快吻罷，不要讓東方天亮！

『……………………………』

後歌

大江細河，怕都是血淚結晶，

天國樂土，想來是白骨造成！

我遙想着未來的烈士和他們的妻兒，

淚波不住也在我的眼腔裏潆潆呀，潆〻潆！

（一八，七，二十日夜，更深人靜時）。

狂吠與批評 答蜀尼

楊騷

蜀尼先生；

閑話少說，你老先生要我指導的地方，現在我簡單地爲你解釋如下。

一　影跟着我的我跟着影。

來來去去踟躕不進。

『影跟着我的我跟着影』，意思就是『影跟着我我跟着影的』。不曉得你怎麽就簡直不懂？

譬如說；『你罵我地我罵你，結局沒有什麽意思』。若照你文法先生講起來，這句『你罵我地

我駡你』，不曉得又要把牠怎樣解剖分析而簡直不懂了。

『走走停停』可以說是『踟躕不進』，但『踟躕不進』不一定便是『走走停停』。你說『來來去去』便决非『踟躕不進』麽？譬如說，有一位紳士想上青蓮閣去參觀野雞，但一方面却礙着紳士的體臉，他便在四馬路來來去去地走，踟躕着不敢上去。像這樣，說他是『來來去去踟躕不進』可以罷？踟躕兩字可以作內心的踟躕用，不一定只限於兩條腿的走動也。現在我把全節的四句寫出來，請你再詳細吟味一遍，問你是否還有『簡直不懂』的地方？

街頭巷尾，月下寒燈，
影跟着我的我跟着影，
來來去去踟躕不進，
長迷在無柳樹的柳町。

二　一湖死水是我青春的酣醉!?
萬里烟霧是我熱愛的窮追!?

你老先生說這裏第三句你是懂的，但我却疑心你不大懂哦。因爲我這兩句的末後都加着!?的記號，而你却把牠省略了。你問『窮追』是個什麽東西，那麽我反問你，你既然說上一句

是懂的，『酣醉』是個什麼東西呢？『窮追』在這兒是『窮極的追求』的意思，想稍有頭腦的八便可以了解，不意聰明如你老先生者，却要裝腔做勢地來責問我也。

三　渺渺茫茫中何物我：

　　飛落荒郊的馴鳩我！

天啊！『何物』爲尼！腦筋簡單如此，口舌嚕囌如是！老先生，想這一句『何物爲尼！』還是要使你害怕到雨或霧中間去走路了罷？如你的腦神筋是這樣的銳敏，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可以講得通的。我這兩句的大意是說；在這渺渺茫茫之中我是什麼呢？啊，我是飛落荒郊的馴鳩！你的『迷』解了未？

四　陰鬱的太陽睥睨我，

　　黑漆的時光拖迫我，

　　自家的出血淹溺我……

老先生，我不曉得你『舉出』這三句來，要我『指』你的什麼『迷』。因爲關於這三句，你老先生只在讚美三個『的』字排得很整齊哦，我不曉得這三句使你不了解的，到底在什麼地方。

五　爬起，八馬的車夫好驕馳，

喔，原來你老先生硬要把『人馬的』當做文法上的什麼所有格看，那我可沒有話說。但我是把這三個字來做車夫的形容辭的呀。若說以『人馬的』三句字來形容車夫不通，則又不然。說句笑話，譬如『人妖的鄧尼好嘔氣』，這句話，無論何人看到，總不會把『人妖的』的人和妖分開來發議論，而也不會說把這三個字來形容鄧尼為不通也。車夫本是人，但如馬，故曰『人馬的』也。總之，你老人家雖『是企望着做楊先生的馬』，而楊先生却懶得舉馬鞭來教鈍馬識途也。

六　遊魂似的我將長亭復短亭，

如我這樣健忘的人，還記得唐後主做的浪淘沙，後一段是這樣的；『獨自暮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最後這『天上人間』一句，不曉得你老先生要怎樣地來解剖牠註釋牠或添補牠訂正牠才好？若照你那樣善於摹擬的腦汁，恐怕有時候你竟要這樣地喊起來了：『啊愛人！我們是天上人間得太久長！』這豈不是笑話？在愚意，以為文句有時可以把動詞省略，或把名詞動詞化，詩句更無不可以；不像你老先生所說似地『……也必是完全的文句，主要的動詞之類(什麼之類)？是不會省略了的。……』但這也不是我的創見，稍讀過一兩首詩的人是無不懂的。譬如李端的『聽箏』，開首是鳴箏金粟

杜，素手玉房前兩句，在這兩句裏不曉得所謂的『主要的動辭』在何處，然而人家却不會看不懂。又如李白的『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中的蓬萊文章建安骨之句，王維的『送梓州李使君』中的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之句，若照你老先生的說法，則其不通也簡直無邊。像這樣的例是舉不勝舉的，但最好的例是張祜的『何滿子』及杜牧的『贈別』兩首。現在把這兩首完全寫在下面，請你老先生看看，好讓你多增一點見識，少說幾句話也。

張祜的『何滿子』：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杜牧的『贈別』：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

像這兩首詩的前三句，先生，你看到有所謂『主要動詞之類』的影子麼？

就是舶來詩，這樣的例子好像也不少。如Alice Meynell 的『Song of the night at daybreak』的第三四節：

to the mountain-mine,

to the boughs o' the pine,

to the blind man's eyes,

Jo a brow that is
Bowed upon the knees,
Sick with memories,

又如John Masefield 的 "the seekess" 的第四節

Only the road and the dawn, the sun, the wind, and the rain,
And the watch fire under stars, and sleep, and the road again,

無論你怎樣解釋，也不能不說是動詞省略了的。

啊，算了罷，說了一大堆，爲的不過只是我的『遊魂似的我將長亭復短亭』一句；我想：像這樣的句子是極其平常，況且上一句又有着『拖我的腿』的句子陪襯着，三歲的小孩看了也可以懂得，不曉得你老先生，怎樣就覺得『要像猜謎似的去猜的』了？倒是你老先生滿紙的糊說（說不到評字），才令人莫明其寺廟庵院地像個謎的謎哩！（想這寺廟庵院四字又用得不通了）。

七　我種出的靑豆要泣虫牙，
　　但美人的紅唇呀，時也得上。

要了解這兩句，不必是個什麼『偉人』想你老先生以為難懂得的是泣牙虫三個字，但如果你老先生懂得『……悲鳥號古木』的號字及『……子規啼夜月』的啼字的用法，再曉得『虫牙也者是一種的病牙也』的話，那麼，就不是『偉人』的你老先生也可以懂得了。如果這樣你還『完全沒有辦法』以了解這兩句的意思，那只好就讓你『愚笨』的腦殼『猜謎似地去猜』了。我可沒有責任來改造你老人家的腦神經。

八　在這尤淫，尤，尤淫（原書脫落了一個尤字）的脣邊！

我這尤字是當做『奇特』，『格外』說的。記得當時寫這句，對於尤字曾踟躕（不是走走停停而又踟躕了！）了一下子。因為尤淫兩字聯用起來實有點新奇；但沒有辦法，因為我喜歡尤字的發音，所以終於取用了。若把這尤字換做奇字，那便是『：在這奇淫，奇，奇淫的脣邊』！這樣，或許就不覺得新奇一點了罷。你老先生若說我尤淫兩字用得古怪，新奇，我便有點心服；（其實，詩句裏用字的新奇也是常事）若硬要把我本來的用意改掉，硬把尤字作淫解，而對我冷嘲熱罵，則並不必請你『恕我不敬』，我直直地要罵你狗屁！狗屁！

九　最後是漸時的三個漸字。

這我可以直認是我寫錯，寫錯，又寫錯，當然是暫時，不是漸時，誰都曉得。但字寫錯

也是常事。誰敢保證自己決不會把字寫錯呢？我想：如果寫了錯字而不至於令人看不懂，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寫錯字，有人來指教我，我是很感謝的；若要因之而冷嘲我。甚至於說我不通，則我只好讓人膚淺去能。

總以上九條，只有最後這條『漸』字的錯誤，我對於『受難者的短曲』的讀者有點抱歉。其餘的八條舉例，不要客氣，我直說是你老先生低能的多事。

詩實難做。但要了解一首詩也非容易，這正如你老先生所說似地：『……遠如本國的李長吉，近如俄國的葉賽甯，他們之詩句儘有人詆爲不通甚至不懂，但了解詩的人會得找到他們底意義或暗示。』我的詩我自信沒有像你說的那麼不通，那麼使人難懂；我的詩儘有我的許多朋友看得通看得懂；而不幸在你老人家(或者還是個黃口兒)的眼裏看來，竟要成爲『謎』爲『偉人』才了解的『名句』，那我實在沒有辦法『指迷』，只好請你的尊便了。但對你說，請不要肉麻得太令人難堪，說你是在做『書評』。『看書』還來不及呢！的確，現在『書評』是漸漸地流行起來了，但這大可以讓較高明者去幹，你老先生似乎不必如是着急也。

祝腦健！

楊騷一九二九，九，一九。

關於「不舒服事件」

長空

讀語絲五卷十四期光儀君底「最近不舒服事件之一」一文，才知道上海通信圖書館「近今終於被封閉了」。在這個年頭，學校書店等機關之被封，原是常事，値不得大驚小怪的。而况革命已經成功，全國同聲慶祝之際，還要妄發牢騷，難免要引起志士們底「義憤」吧。赤色帝國主義者雖有入寇之勢，然而好在國術提倡已久，祗要「武士」「勇士」們一個「黑虎偷心」或是一陣「金剛掃地」，直搗赤穴，乃意中事耳。這誠然是該慶賀的。然而上海通信圖書館竟以被封聞了，乃令我和光儀君一樣地感到不舒服，原因很簡單，因爲我曾和宅發生過關係。

我底知道有通信圖書館。還在好幾年前。據說該館不取任何物質上的保證可以從郵局借書給讀者們的，當時我以爲許是什麼「流言」之類吧。然而終於給我證實了，在接到了他們底月報和書目後。

「本館完全以互助和信任的態度對待借書者，不取任何物質上的保證……」借書章程上這樣寫着。於是我依法塡了「借書約」寄去，果然隔天已有書寄來了。此後陸續借了不知幾次。

有一次我要借一本「Esperanto語」的 Imenlago，好久不見寄來，我慌極，連忙寫信去問，並詢及賠償的辦法。但是回信說：「恐係郵局失去，已去信追查。這是寄出時遺失的，該由我們負責。」總之，他們辦事之熱心，態度之誠懇與親切，甚至令我覺得自己之渺小，以致會有下述的事。

一天晚上同學柳君拿了一張萍底名片來找我。這萍君，就是該館辦事人之一，因了借書而漸漸熟識的。然而怎的柳君會拿他底名片給我呢？經我問後才知道他們同在東方圖書館聽講四角檢字法，這才認識，這才會由柳君帶來這張名片。就在當夜吧，我和同學旦協議，決定要把我們底書送些給他們，因爲旦也向他們借書的。翌晨我們各包了十册左右書，到東方圖書館去找萍。在烈日下，而且寶山路正在改造，高低不平，然而在我們並不覺得絲毫困乏，我們只有滿足和愉快，萍終於給我們找到了，是個二十上下的青年，誠懇和熱心一如他底信。他說得一口清淅的國語，經我問後才知道他是蘇州L鎮人。我開始驚異了，以我住在蘇州的幾年的經驗看來，他沒有一點上是一個蘇州人。總之，提鳥籠坐茶館尚清談的蘇州人是不該這樣的。從他底談話里，更知道他來上海時還拖辮子，隨後剪了，而且知道有這個圖書館，現在就在那里服務。

把書交給他後，在他底道謝聲中，我們走了。

此後我們還通過幾次信，但不久我為了別的事情離開了上海，自此我沒有萍底消息約有一年。在T城，有時也想到他，因為忙着別的事情，沒有給他信過，却以為他總還是這樣熱心誠懇地服務着吧。

然事有出人「意表之外」者，該館在軍閥時代，安然渡過，却在青天白日之下被封了！「黨部初是派警來抓了正在服務的三位會員去，」安知我們這誠懇而熱心的萍不就是這被抓的三人之一呢？

該館創設宣言末節有這樣的話：「我們力雖無幾，却很願以這無幾的力，盡用在這無人願辦的事業上。多認識幾個有志讀書者，多添我們幾分激勵；多貸出幾種有益的書報，便多添我們幾分快慰。甚麼毀譽，甚麼勞瘁，不是我們所計及的。」

不管你們底精神，有無人欽佩過，你們底事業，有無人尊重過，而你們終於遭了逼害，這是事實。「做這種事，既出錢，又費力，於你們絲毫沒有利益，你們為什麼幹呢？」想不到你們多年努力服務社會底代價，就是這個！但這是你們自己幹了獃事，又能怪得誰！？

為了要辦個市立流通圖書館，為了要裝點太平，為了要慶祝全國統一革命成功，所以不

得不把該館封了。當局者有着不得已的苦衷，這我們小民懂得的。然而小民仍有不解者，何以該館底存在足以妨害世界之太平，統一之慶祝，革命之成功而不得不出於封館抓人呢？會員被抓，資金沒收，圖書沒收，在辦事人的他們或許也是「所不計及的，」然而在借書者的我們，自此將感到無限的空虛吧。

一年後的現在，我又一度回到上海，一切依然，可是通信圖書館却已被封，而猝也不知在哪里了。人事無常，誰料到在這短短的一年中會這樣幻變的呢？誰料得呢？

一九二九，八，二一雨夜於蘇州。

寫後的第二天，見到報上語絲十七期廣告中有光儀君底「關於上海通信圖書館」一文。或者我此文沒有寄出底必要了吧，這樣想着，於是又給我扔進我寫字的桌子抽斗里。今天語絲已寄來，先把底里的光儀君底那篇讀了，倒使我決心立刻要打發宅走。提筆時好像有不少感慨，想添條像樣些的尾巴，誰料到寫到這裏已覺無話可說，只好「管宅呢」了。時在八月二十五日下午，赤膊揮汗記。

雲南省城七一一震災

溪

九月二日，上海的善士們，在大舞台開遊藝會：爲雲南七一一震災募捐，但他們還不知道此次震災究竟是一回什麼事。現在，我不是詳細的敍述災情，像充滿了報章的西北災情報告，對那些飢寒垂斃的災民，能有幾多好處？我只想把此次震災的起原，略略地說一說。

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路總指揮龍雲，奉命討伐桂逆，假道貴州，先滅了周西成。這時，久已客居四川的胡若愚（國民革命軍新編十一師師長）張汝冀（新編十二師師長）乘虛進攻雲南。一戰下昭通過了東州，直迫省城。慌忙無措的省政府，一方調兵返滇，一方在胡張將到之前，便把北城門外火藥庫裏的火藥，搬運入城，存於政府後面的江南會館，以免敵人得了火藥，反用來轟城。

不幸的災刼，便因此發生。

我們知道，胡張攻雲南，人數很少，全藉省內的土匪作聲勢，這樣的烏合之衆，萬難持久圍城；他們雖能利用火藥轟城，但要掘埋伏火藥的地道，不是幾天或半月能完成的工作，這是火藥可以不必遷移的理由。

好，就算是省政府思慮細密，非運入城不可，那麼，便應該加以十分周到的防備，三歲小孩，也知道火藥是最易引火的。而省政府怎樣辦理呢？

他們是用牛車搬運。儲了幾年的火藥，外面的木箱，早已裂開許多大縫，不息地漏出許多火藥粉撒在石路上。派來幾名武裝兵士沿路巡查，可是他們的腦筋，或會比下等動物要簡單些，當然不會想到應如何防範。

第一第二兩天，平安的過去；雖然有時路上行人所拋棄的殘紙烟和車夫們亂拋的火柴，曾引燃幾處煙火，可是，很易的一撲便熄了。

第三天到來。這時，馬路上不斷的鋪滿了火藥粉。不知如何落下了火種，便把路上的火藥引燃。在江南會館門口的大路上，連續的排着四十幾車將倒於庫裏的火藥，突被引燃，藉爆發的力量，往前一衝，於是把前兩天運來的黑火藥，和舊時存於江南會館的許多新的白火藥，同時引燃爆發。轟的一聲，似火山裂開的一聲後，全城的地在動搖，附近幾條大街的房屋一齊傾倒，江南會館的地皮，陷落下五六丈，空中充滿了黑的煙霧。

這便是七月十一日的震災。已知道的死人和重傷者達二千以上，還埋在土裏的人不知有多少，房屋倒壞的二三千戶，至於其他的損失，我們中國人是從來不會詳細調查各種災情的。僅是全城的窗上的玻璃，只要窗子是關閉着的，已完全震碎了。

災刼發生了，幾萬災民，只好擁擠在那破舊不堪的廟宇如城皇廟，東嶽廟，武廟，文廟

內，每天爭一碗稀粥度命。省政府發一萬滇幣(合滬幣一千二百元左右)賑災，他們還有更重大的事要做，便是派兵向滇西追擊胡張殘部，以期消滅那兩個來爭省城的逆賊。

各界成立了一個七一一賑災會，開遊藝會，向各界募捐，會裏的分子有掛名的官僚，有只知道吸鴉片的紳士和一部分青年。可是青年們不敢十分負責，因為省政府的意見：凡是特別努力的青年，定別有作用，他們想收買民心，圖謀不軌，隨時加以反動嫌疑的名稱，如內地一樣的辦理。

九月三日

關於子見南子的話

語堂

答趙譽船先生

『子見南子』一劇，因有『孔衍聖公陪要人大嚼，青皮光棍為祖上爭光』，引起一重公案，累得教部特派專員，會同魯教育廳，調查勘辦，真是毋乃太形滑稽。同時又累得北大同學宋還吾先生送掉曲阜二師校長一席，又未免使作者十分抱歉。但是衛道先生偏偏那麼多，衛道之心又那麼切，叫我們怎麼辦呢？想來如此做去，聖道必日益昌明，貪官污吏，亦將絕跡人世，而吾頂呱呱的東方道德將要羞殺洋鬼子了。看吧！但是事實卻又非如此簡單。這齣

實在冒昧不敬我孔老夫子的戲劇，居然能在曲阜扮演，扮演孔二者又是他老先生的聖裔。這種時勢，似乎可給二年前在對洋大人聲明，孔教不合於今日，惟有耶教最『亨』，而今年却在大聲疾呼提倡禮教的孔祥熙部長，及一班扶翼世教之徒，一個深思猛省的機會吧！

此是閒話，表過不提。偶閱海報知有趙譽船先生(因爲尙未見面，恕我不便十分親熱)，批評這劇，說是『發見許多錯誤地方』。雖然那篇文章，做得眞太迂腐，但是在此年頭，連儒者都不大看經書，恐怕是非不明。恕我簡略的答覆幾句，

(一)孔老先生周遊七十二國，一味碰官運，不惜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去魯則等膰肉不至。去齊則接淅而行（白話謂之「戀棧」），去衞則等衞靈公看飛雁不理，或因爲人「次乘」(第二馬夫)，去而又來，來而又去，儒冠儒服，游說乞貸，開天下後世文人依附軍閥爲生的惡例，(連一以費叛的「走上反革命的路」的小軍閥，公山不狃來召，也要感覺「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大有久靜思動之意，給他幹一下，幸虧有子路又來給他『不悅』一下)正是一副患得患失，寒士想過官癮的醜相，儒林外史人物的老祖宗。所以想在衞做官，知道南子當權，便不惜違背他輕鄙婦人輕蔑婦人的素志，去見南子。子路不悅，又須自拍胸膛詛咒說，『如果我有不是，雷公打死我！雷公打死我！』這一段事是與他的人品及素來行經相符的

，且事見論語。趙先生却一味要扶翼聖教替紙老虎辯護，說『依照語意看起來，當時的記載很有不滿的表示，所以孔子家語對於孔子在衛，只記了衛靈公見飛鴻的話，子見南子，是不肯承認有這回事』，孔子家語是一本僞書，趙先生要辯證就辯證，爲什麽偏引一本僞書呢？而且爲什麽因爲僞書未曾錄載，便引來抹殺論語的證據呢，何況子見南子事，論語而外，還有漢時人的傳說呢？（如淮南子，泰族訓，鹽鐵論，論儒所載）。

（二）趙先生說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說『劇中不取主顏讎由一說，硬拉來一位蘧伯玉，未免於事不合』，趙先生自言「手邊的書很少」，難道家裏連一部史記都沒有嗎，孔子世家明言，『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云云』，怎麽說是『硬拉』，史記所說與孟子所言，主顏說，本無不合。因孔子先主顏讎由。去衛返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參見崔東壁洙泗考信錄）是自然的事，這不過如我們最廉潔的蔣主席來滬，先住西摩路阿舅宋子文家，（顏氏是子路的阿舅），或是僚壻孔祥熙所宅（子路是彌子的僚壻），再到蚌埠去『閱兵』一下，再回滬住黃金榮或其他忠實同志總理信徒家，有什麽不可？衛道先生自己未讀過孔子家語，（至少比孔子家語勝一籌吧），這才眞正是聖學淪亡的實證啊，可勝浩嘆！

（三）子見南子劇中，引用孔子名言，『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謁，可以死敗』，

所以顯見孔子既惡婦人，又肯屈事婦人之顢頇。趙先生却說這原歌詞是在魯國事，與衛國何干！若必孔子劇中所言，盡是在衛所發，又何必寫戲劇呢？難道孔子與南子對答，是我親耳聽見，速記筆錄的嗎？趙先生又根據孔子家語，說劇中落了一彼字，本來此歌，孔子家語作：『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彼』字念來不甚順口，史記世家作，『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也是四字句，所以從史記例作四字句，又因爲『彼婦』較近文言，即依家語作『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謁，可以死敗』，較爲順口。『謁』與『敗』韻，依王念孫發明古祭，泰夬廢無平上，與入聲月曷末等同用，『敗』古讀入聲，故與『謁』韻，爲什麼趙先生反要依孔子家語改『謁』字爲『請』字？趙先生又以劇中，未引『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末二句，斷爲『引用全錯』。此末二句義與劇情無關，爲什麼引四句不成，必六句全引？

(四)子見南子劇中引孔子論泄冶諫陳靈公的話，以見孔子 之滑頭主義，(因泄冶不是『骨肉之親』就不應劇拚老命，這是家庭主義的「聖教」！) 因以推知孔子也絕對不肯因爲必行其『正名』主義，爲蒯聵事去諫南子，拚老命。也累得趙先生來呵斥說，『語堂！你引陳靈公的事來說衛靈公，不知你有根據不？』儒者讀書如此，聖學寖微，有何足怪？

(五)子路與孔文子是『出公黨』，孔子事南子，難免與出公黨合作，對於南子逐太子蒯聵事，將何以自解？何況子路有『子將奚先』之問，孔子旣答以『正名』，却又爲要做官，不惜依附名不正言不順之出公黨，適足以成出公黨的『劉姥姥』，所謂由『古董』墮成『清客』由『清客』淪爲『孌小』，孔二將何以自解嘲呢？這本是依據袁子才論語解的議論，趙先生却看不見關係，說正名的話，『已是語堂所取，但照論語所記，只是泛論，並沒有指實，語堂劇中却說到衞太子蒯聵？』趙先生只好『抱經』吧！。嗚呼，孔子固然流浪無恥，儒者也未免烏烟瘴氣，孔教日暮途窮，儒生山窮水盡，不亦宜乎？

大概趙先生的疑問都解釋了罷。最後我還想說幾句，就是勸儒者多讀儒書，靠一本繪圖通俗的孔子家語來衞道是衞不起來的。還有一樣，趙先生說要寫歷史劇，須先明『那劇中人的身分和事實』，請問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論衡）獨立東郭門外，『纍纍若喪家之狗，』（孔子自己承認，見史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孔氏傳家祕寶的鼎銘），去魯『遲遲而行』，（孟子）去齊『接淅而行，』（孟子），『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佛肸以中牟畔，孔子欲往語），這是什麼『身分』，這是什麼『事實』？人格在那裏？氣節在那裏？

——轉載海報——

社會科學小叢書

書名	著譯者	實價
合作	沙千里著	實價一角半
達爾文主義	劉光橫著	實價一角半
蘇俄新教育事業概觀	王權中著	實價一角半
世界婦女運動史	郭真編	實價一角半
剩餘價値	呂一鳴譯	實價一角半
婦女問題的本質	呂一鳴譯	實價一角二
英帝國主義壓迫下之中國	楊人楩譯	實價二角
中國國民性論	高明譯	實價四角
經濟帝國主義	石光落譯	實價四角
國民革命外紀	石農譯	實價六角
顯微鏡下之資本主義	汪伯玉譯	實價一角半
性教育示兒編	趙蔭棠譯	實價一角半
戰後的歐洲社會	劉穆譯	實價四角
節育新法	張藍珊譯	一角二分
中國世界之主力	劉壽彭譯	實價一角二
辛亥革命史	郭真編	實價二角
歐洲革命史	高希聖編	實價二角
國際法大綱	黃夢樓編	實價二角

中華政郵局立券的報紙
一九二九年九月廿三日

語絲

第五卷
第二十九期

霍多父子集

李青崖譯　　價實六角

這一集包含十三篇，除了聖安端是談普法戰爭時代的滑稽作品，聖米奪爾嶼的傳說是童話和歸來是描寫勞動階級的天眞以外，其餘十篇，都有很濃厚的心理意味。

譬如在霍多父子裏。小霍多對於伽珞玲所懷的觀念，眞是費人猜度的，作者大概是拿人生裏一個啞謎交給我們。精神上的痿痺和在春光裏，都是表明肉體之受精神的支配。負販者和衒子，都是從連想作用拿喜劇維持出來。初雪和面具，雖然其中的兩個女主人靜燥殊途，可是同爲描寫配偶間的齟齬現象。情語是分析靈和肉的妙文。我的舒爾叔是分析虛榮在骨肉之間所生的炎涼世態。悔悟由見文生義的作用，更可以知其爲談心理的作品了。有人說過「李譯的莫氏短篇集之已出版者，當以鷗鳩集爲最饒興味」。這話固然有相當的理由；可是在讀了霍多父子集以後，也許會知道「最饒興味」的，在事實上並不止一部鷗鳩集罷！

再就背景的地域而言，僅僅祇有在春光裏和面具兩篇，是談巴黎人的生活；其他呢，那範圍就很廣了：有作者的故鄉諾爾曼第，有法國西部——還是諾爾曼第——和南部的海濱，更有巴黎附近的鄉下。我們拿這一層和前段所談的種種連絡起來，就可以知道這個二百多面的集子的內容決不是簡單的。

遺產集

李青崖譯　　實價六角

遺產就是這集子的第一篇，約占全書十分之四的篇幅。這一篇久經耿濟之先生譯過，其內容之美，諒已久爲國內讀者所知；可是李譯本與耿譯本均各有各的風格，愛文學者更不妨比較一下。

此外另有五篇；小花臉描寫法國鄉下的小資產級婦女患得患失的吝嗇情狀；沙波的懺悔描寫金錢能彀變化一個人對於宗教的信仰；她荔描寫印度某酋長的淫威；上校的理想描寫一個少女的啓蟄振聵的魔力；騎馬描寫一個小官吏樂極生悲的喜劇。以人物而言，這六篇之中，可以說是沒有一個相似的，不過却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有沒有寫到巴黎的繁華，而壹心注意於醜惡；儘管遺產和騎馬都是在法國首都發生的事情。

作者之以善於描寫肉感著名，是人人知道的；可是這集中的肉感意味，却非常人所能測度。譬如遺產和她荔兩篇的細膩處所，絕不是對於肉感加以贊美，却反而以全篇的整個苦味，去煊染肉感之於人類，並不是生活上的目的，結果就不啻說肉感是可以詛咒的；而從上校的理想裏，却極力寫「靈」之可以動人。讀者在欣賞之餘，大概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一定給這幾句話表同情的罷；

語絲 第五卷，第二九期

多情女

楊騷

人物：

女子

青年甲

青年乙

青年丙

娘姨

地點：上海

時候：一九二八年冬夜八時許。

女子的住房。

後壁偏左通浴室的門，偏右窗，窗下床，床欄散亂地掛着男子的洋服等，臥被不整。

左壁壁爐。爐火熊熊。壁爐的左右坐椅。

右壁後邊爲通梯頭至樓下的門戶，前邊化裝台。

室中有相當的佈置，掛畫，衣架，壁鐘，沙發，圓桌子等。

幕開時女子剛在浴後化裝的時候。叩門聲，女子踟躕一下子，既而去開門，青年甲進來

青年甲　(亢奮地)小芬，爲什麼不許我上樓？

女子　(神奇的表情)爲什麼？

青年甲　爲什麼，你的娘姨不肯讓我上來哩，說你病了。

女子　(笑着)她不曉得……你坐罷。(自理頭髮)

青年甲　(以下略稱甲)不曉得？她不認識我麼？豈有此理！並且要說你病來謊我……

女子　(一面理髮)哦，不要怪她罷；我的不是。我忘記吩咐她你來不必阻擋……

甲　(沉默一刻)阻擋？有什麼阻擋的必要？豈有此理……

女子　(以下簡稱女)好罷，你去烤烤火。外邊冷麼？(不把甲掛在心上似地自忙着修飾化裝)

甲　（到壁爐邊去，坐下，沉默着眺望女子片刻）在這時候化裝得那麼工夫做什麼？

女　我剛剛洗濯過，並且還想去看電影哩，外邊可冷麼？

甲　看電影？你一個人去麼？

女　（停一刻）同朋友一道去的。外邊冷麼？

甲　冷透了，差不多要下雪了似地……你朋友在什麼地方。他還不來麼？

女　（打雪花膏，不答）

甲　（疑神見鬼地站起，巡視室中，發見了床欄上的洋服，趨近摸摸看看。）男子的洋裝……（亢奮地）喂，小芬，這是什麼？

女　（囘頭看，泰然地）哦，你這個人，還不曉得麼？那就是要和我看電影去的朋友的衣服哩。（又自囘頭點胭脂對鏡去）

甲　（莫妙其明的神情）噎？你朋友的衣服？怎麼脫在這裏？他人在什麼地方呢？

女　（把胭脂在唇上點點，化裝告畢，返身裝模做樣地給甲看）如何？好看麼？

甲　很好很好！但告訴我你的朋友在什麼地方罷。爲什麼他的衣服會放在你的床上？

女　（不介意地微笑着）你今夜的腦殼怎麼了哩，怎麼這樣蠢得像個白痴？（指浴房的門）

甲　他在裏頭洗澡呀。

女　(突受一個大打擊似地)在裏頭洗澡！這會什麼意思？(妬忌的眼色凝視女子)唔，唔，原來……原來！

甲　不要這樣神經質，那有什麼意思呢？他老先生來我這兒坐，總是說冷說冷，我便勸他洗個熱水澡。就是這樣，有什麼奇異值得猜疑。(在圓桌邊倒茶，自若地)你喝杯茶罷。

女　(神情興奮地)然而總不該，爲什麼你好叫一個男子在你房中洗澡。一個單身女子……

甲　(笑)時代落伍，盤古的頭腦！你怎麼這樣腐朽？這有什麼希奇呢？

女　(坐圓桌邊)太過份了罷。(飲茶)

甲　(有點不高興)太過份？我愛他哩。

女　(愕然把茶杯放下)你愛他？但我呢？你已經不愛我了麼？

甲　哦，哦，不要這麼興奮。你我也愛，還愛着的。

女　但你怎麼能夠這樣胡鬧？你想玩弄愛情麼？

甲　浴室裏的聲音　小芬！九點鐘了沒有？

女　(看壁鐘)快九點鐘了哩。你趕緊一點，不然就來不及了。我是不願意看無頭戲的。

浴室裏的聲音　來了，來了。

甲　(愕然傍聽着，到此醒悟地)什麼，那不是老陳麼？

女　是，竹安哩。我是怎樣的愛他你該曉得罷。

甲　唔，唔，還是他麼，竹安？(莊嚴地)我曉得你是怎樣愛他的。但小芬，我對你要求幾百遍，你旣愛我以後，不能夠把他拋棄麼？

女　不要再說這個罷。我對你說幾百遍，那是不可能的……(再跑到化裝台前去照一照鏡，然後跑到浴室去敲門。在這個中間，甲無聊地在桌上取拿着一張信紙看)竹安，你不能夠快一點麼？(浴室裏答應的聲音)

甲　(看信紙上的文字，越看越緊張起來)喂，小芬，這又是什麼意思？

女　(從浴室門口跑囘來)那是剛才一個朋友喚人拿來的哩。

甲　(念信)……『啊！可愛的小朋友，我不曉得我竟會這樣地對你不住，我們這一年來的友情竟要這樣地付諸流水麼？我思前顧後……啊，我神經紛亂極了，腦殼痛得利害。我現在有許多話非剖白給你聽不可。小芬喲，如你以爲我這個人還可交，就請

女　你卽刻到〇〇旅館二樓三〇號房來一敍罷。候覆。』……這是什麼意思？

甲　（不高興地）你老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不是一切都寫在信上的麼。還有什麼祕密？

女　不是這樣說。不過他爲什麼可以喚你到旅館中去的呢？那是怎樣的一個人？

（憤慨地）世間再沒有像那樣的壞男子，我眞氣死了！今天一天在我這兒約莫坐了四點鐘，囉哩囉嗦，到晚飯後才被我趕回去，不曉得如何就在旅館住，叫茶房拿這麼一封信來了！

甲　你到底和他有什麼關係？

女　什麼關係都沒有，就是相識罷了，眞是個壞男子……但也有可愛的地方。

甲　（不高興地）小芬，你不成功。你太浪漫了，你總覺得男子個個都可愛，而不曉得……

女　不要說罷，你們男子不是一樣？女子在你們的眼睛裏，不也是個個都覺得可愛麼。結局半斤八兩哩。

甲　（莊重地）那別人不曉得怎樣，我老鄭就不是這種人。（熱情地，懇請地）小芬，你聽我的話罷。你總不曉得我的心有如何的難過，我懇願你，懇願你……

女　（把甲抱來，給與一吻）好罷，還有什麼呢？

甲 (打一個寒噤似地)咿呀，不是這樣。我懇願你，懇願你……

女 你眞是個可笑的人，我在這樣的愛你，那不就好了麼？

甲 啊，啊！(跑來跑去)小芬，你不想及我們這半年來純潔的愛情麼？

女 所以，我不是這樣在愛你麼？你還要求什麼？……(看看壁鐘)好個鈍馬！(跑到浴室門口)竹安！你在浴盆裏睡覺麼？

浴室裏的聲音 快好了，快好了，我在洗頭髮。

甲 (決心地)小芬，我今晚很眞摯地和你說話，請你不要玩笑罷。你到底怎樣？愛我麼？愛別人？是，別人我不管，我說的是竹安。我曉得你在愛竹安。我已不能夠再忍下去了。請你明白說一句。你到底要他呢還是要我？如果你決心要他，我就讓你去，我決不想束縛你的自由……我無時無刻不在想，這樣想哦：如果你愛竹安，竹安也眞心在愛你，那我就把自己的心割掉了。可是你對我既戀戀不捨，而竹安對你的愛又像輕風在樹梢頭搖，這叫我這麼辦呢…！算了罷。我不願多說，總之我是很愛你的，純情的愛你，所以對你這樣百般求全。現在問題只在你一個人，如果你還愛我的話……

女　不待說我是還愛你的。

甲　但對竹安呢？

女　也愛。

甲　也愛？那怎麼辦呢？

女　我不曉得……

甲　好，那麼我替你想法子罷。你先問自己的心愛誰些？

女　一樣的……

甲　(躁急)豈有此理！天下決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粒砂，同樣地也沒有完全一樣的兩個愛……但好罷，總算你對兩人的愛是一樣的，但你可以分別誰愛你充分些，確實些，由此你可以判斷取捨。如何？

女　我分不出。

甲　(氣殺的樣子)啊！如果你這麼蠢，那你就沒有講愛情的資格了！

女　但愛是需要聰明的麼？

甲　(想一想)唔，愛本身就是蠢也未可定，但愛要求專一，你無可如何地須要選擇……

女　愛是這麼狹小的麼？

甲　這不是狹小，決不是狹小，是純潔。但你聽好，我說的純潔並不是要求終身只愛一個人的意思。你可以今天愛一個人，明天又愛一個人，但只一個人哦。你不能同時眼睛望着白雲，瞳子裏却映着紅花……這是絕對底，絕對底不可能的事實！

女　但如果同時望着白雲和紅花呢？

甲　那你就什麼都看不見了……啊！算了罷，我們不是在談愛的哲學。總之，你要東呢要西？你不能夠站在兩方面之間打旋轉的。這樣無謂的苦惱我可不來。

女　但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苦惱。我只曉得愛。愛是一切。

甲　那麼，啊，你終於不覺悟麼？那我便自己來解決！（急燥地跑來跑去）我便自己來解決，我的話就是這樣完了……

女　那麼，你想怎麼辦呢？

甲　（怨恨地）你想想看罷。你既承受了我的愛，在這愛還未凋謝以前，你怎麼能夠再愛別人？而且要叫他在你房中洗濯。這是怎樣地使我傷心……

女　（安慰甲）哦，你眞是太神經質了。他在我房中洗濯有什麼關係。我和他並沒有什

麼…………

甲　但你總不該愛他。

女　這我沒有辦法。

甲　那麼，你就該不愛我。

女　這我也沒有辦法。我愛你們兩個人，我只曉得愛。

甲　那麼，第三個第四個以至第七個的愛人也有包容的可能了。

女　我不曉得……

甲　(感慨無量地)啊！偉大的女神呀！

女　(嫣然)所以你不要太狹小了好哩。

甲　(墳墳)不，我願狹小，我願狹小得只能容一個女子真心的愛的一滴口水！你是個可怕的女子。可怕的女子!!可怕的女子!!!(睜視女子，惡狠狠地)

女　(稍形畏縮)你想把我殺死麼？

甲　(苦笑)殺死你？哈哈哈……你怕罷？(更惡狠狠地)

女　(畏退)但你沒有把我殺死的權利哦！

甲　(迫進一步)我沒有殺死你的權利!?你曾對我說了一些什麼話?你忘記了麼?你說:如果我變心,你就把我殺死好了……

女　那都是假的……不,不,那都是眞的,我還這樣的在愛你,不是麼?

甲　但你已愛別人了!變心了!(要把女子吞下去了的氣勢。)

女　(退縮)哦,哦,你跑開,我怕你,怕你……(躲到浴室門口去)

甲　不要那麼怕我罷,小芬,你曾在這個(拍胸)懷中做過夢呢!(頹然坐下爐邊的椅上,垂頭暗泣。)

女　(慢慢地跑近甲的身邊)哭了麼?(抱甲的頭)可愛的可愛的……影民,我愛你哦!(感動地蹲在甲面前)

甲　(低低地)謝謝你,剛才把你嚇到了眞對不住……(滴滴眼淚)

女　(也哭)不要哭了罷,影民,我愛你哦……

甲　你也哭哩。啊!這是什麼眼淚……

女　影民,我愛你哦……

甲　(精神蟄刷地)唔,你愛罷,你也自由愛竹安,愛任何可愛的人去罷。但我已決心

了，把我的愛殺死。（站起辭走）

女　（跟着站起）那不行，你不要把我拋棄……你囘去了麽？

甲　我囘去了。我決不是把你拋棄的。

女　你再來看我麽？

甲　這在你是必要的也未可知。但在我是一種苦痛。我或許永遠不再來看你了。但我相信你，你是眞心愛我的，也愛別人。你是個偉大的新女性！我不成功……再會罷。

（出去）

女　影民，影民！啊，去了！（俯伏圓桌上）

青年乙　（從浴室裏出來）小芬，做什麽呢！剛才誰來了？怎麽老是聽到你在說什麽似地。

女　（起來）沒有什麽。

青年乙　有誰來過了罷？

女　噫：影民呢。

青年乙　影民？他老先生說些什麽：曉得我在這裏麽？（得意的神氣）囘去了麽？哦呀，你不是在哭麽？眼睛紅紅地。

女　沒有什麼，你快穿衣服罷。

青年乙　(看看壁鐘)啊，了不得，九點鐘了。(着急地穿衣服)

女　(慢慢地到化裝台前去重新附粉。靜默片刻)竹安。

青年乙　噫，什麼？

女　影民眞是個可愛的人。

青年乙　(一面穿衣服)那在你當然是可愛的罷。

女　但他去了哩。

青年乙　(不在意地)去了？什麼意思？

女　去了就是，沒有什麼。

青年乙　哦，哦，他不愛你了麼？先生到頭…你傷心？

女　噫，有點點…

青年乙　唔，唔，當然是要傷心的…

娘姨　(從右門進來)　王小姐，今天來過的那位先生又來了哩，他說要見你。

女　今天來過的？誰呢？今天來過的不是有幾個人麼？

娘姨　那位在這裏喫飯的……

女　啊，李先生麽，請他上來好了。（娘姨下）

青年乙　（穿好了衣服，一面在結領帶）小芬，我們是要去看電影的哦。

女　（修飾完了）不好麽，就請他也去哩。

青年乙　這倒便宜他了。

青年丙　（從右門進來）

女　怎麽你又來了？你頭痛好了麽？

青年丙　（不好意思的）沒有什麽，沒有什麽……（望青年乙）

女　（介紹）這位是陳先生。這位是李先生。

青年乙丙　（互相點頭行禮）

女　我們就去罷？再遲恐怕開演了。

青年乙　啊，去罷。李先生同去？

青年丙　你們看戲去的麽？（望望女子）其實我是有點事來……我失陪好了。

女　（拖着青年丙）不要客氣好了，去罷。

青年乙　（笑着）何必客氣呢：大家都是老朋友。（三人相率而下）

一九二九，九，一六午後寫了。

載着廢兵的最後電車

金子洋文著
端　先譯

上

冬天。雨雲照在地下，空中吹着凜冽的寒風。

從三宅坂貫通赤坂見附的電車街路，完全黑暗。這條道路中間，開往青山的電車，發出猛烈的吼聲。好像狂人一般的在那裏疾走。

電車裏面，乘客很少，而且非常的暗淡。五六個客人，好像嗅了麻醉劑一樣，都是痴痴的在那裏渴睡。祇有一個坐在車子中部的廢兵，還是不會睡着。

他沒有兩脚，但是從膝關節以下的部分，還是不會切掉。他怎樣走來的呢？不，在這種冷天的深夜，他想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穿着非常齷齪的茶色制服，但是沒有襯領。上了鏽的銅製鈕扣，似乎非常寒冷。肩膀

上面，掛着一個木製的匣子，他大概也像其他廢兵一樣的在賣些什麽肥皂和牙粉之類吧！在他木製匣子上面，用綠漆寫着：

「請對不幸的廢兵同情！」

他端然地坐着，好像是一絲不亂的樣子，但是那種神氣，反而可以引起旁人的哄笑。不是經過一陣冷笑之後，人們是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對他生涯表示同情的。

他的骨格非常偉大，風采不凡，但是身上的肌肉完全消失，好像已經凋死了的枯木。臉上沒有血氣，一條一條地刻着深刻的皺紋，鼻子很高，眼瞠深深地凹進，——他用着這雙凹進的眼睛，霎也不霎地望着窗外的夜陰。

他在想什麽呢？他的眼睛在說什麽呢？好像鴿子一般的和平，好像毒蛇一般的咀咒，好像在哭，好像在怒！他的眼色，經過了五分十分鐘還是不動。這大概是永遠地不動了吧！在那部暗澹的車子裏面，他好像是一座塑定了的悲哀的巨像！端然的坐着，凝視着外面的黑暗。

最後電車在寒冷的夜陰裏面飛走，走，走，像狂人一般的飛走。

下

赤坂見附到了。

突然，聽見了一陣熱鬧的聲音，亂暴地拉開車門，走進了一個醉漢。

電車動了，因爲車子的反動，醉漢蹣蹣跄跄地走到車子中央，將身體拋擲一般的坐在坐位上面。

「不……不要欺人！」用他朦朧的醉眼望着開車的地方，對那個鄉下出身的開車罵了出來。

他見一個四十光景的工人，身上穿着一件很厚的工人號衣，臉孔圓而且大，嘴唇好像牛排一樣的結實，唇宗非常的長。

好像，他是在說：「我是用唇宗想物事的一般。」稍稍有點格嘴，說話說得狠快。

因爲對於開車的挑戰一點沒有反應，他似乎覺得非常的不平。他好像要對任何人挑戰。

很響的吐了一口酒氣，用他醉眼在車箱裏面望了一轉。

立刻，他看見了坐在他的對面的那個可憐的廢兵。(而且，祇有廢兵一個不曾睡着。)他忽然振作一下，將上半身屈向前方，撅起了尖尖的嘴巴，好象觀看什麼有趣的把戲一般，將

那廢兵仔細地端詳了一下。

這種狀態，繼續了一分鐘光景。他眼睛裏面的好奇，漸漸的變成了嘲笑。突然，張開了血盆一般的大口，好像剖竹一般的笑了出來。

「哈哈……哈……哈」；那種嘲笑的聲音，繼續了許久，於是，他嘴裏「呆子！呆子！」地叫着，發狂一般的繼續笑着。到了後來，他祗好努力地強笑着了。

廢兵一句話都不講。他的姿態，寸分都不會移動。他的臉上，依然擺着似怒似悲的眼色

工人的罵聲，漸漸的激越起來。到了後來，差不多好像散彈一般急速地罵了出來。

「你這…這樣。還好算軍人嗎？」他拚命地運動着他的嘴唇。「爲什麼不戰死呢？爲…爲…爲什麼不死在戰場上呢？你逃走了？所…所…以從背後吃了彈子吧！喂！喂！廢兵！你爲什麼不響？這雙眼睛算…算什麼呀？什麼？你像女人一樣的哭嗎？哭吧！你儘管哭吧！像你這種忘八除出做做哭戲之外，還有什麼用呢？好，給我哭吧！放出聲音來哭！我付你看戲錢呢！」

他躊躇他站起身來，趁着自己的罵聲，將右手塞進腰包裏去。暫時摸索了一會，立刻抓了一把銅板，旣準了廢兵的臉上拋去。

齷齪的十錢五錢白銅，和幾枚銅板，發着聲音落在車台上面，一張十錢的紙幣，飄飄地吹在廢兵帽上，一枚白銅銅幣，狠重的打在廢兵臉上，。但是，廢兵好像化石一樣，一句話都不說，在他嘴唇周圍，好像痙攣一般的動了一下，但是這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

這種吵鬧，使車中的人們醒了轉來。但是他們僅是覺得奇怪地望着這種情景，一個都不來阻止那個酒醉子的行動。

異樣的沈默，繼續了許久。工人好像要撲上去一般的瞪着那個廢兵。廢兵依然擺著似乎悲哀似乎憤怒的眼色，端然的坐在車台上面。

五分鐘過了。

電車停在青山一丁目站上。同時，站着的工人左右的搖了一下，忽然好像打跌一般的坐在廢兵前面。嘴裏胡亂地叫着，兩手撫摩着廢兵的兩腿，忽然的用大聲哭了出來。

「嘩…嘩…嘩。」他繼續地哭着。後來，好像小孩子一般的聳着肩膀，伏在廢兵腿上喘氣。廢兵絲毫不動。他好像是個永遠的悲哀的巨像。

最後電車，重新好像狂人一般的向着前面驀進。

西風吹來的話

少仙

二

有人說阿爾志拔綏夫是徹底看透了死與性，也徹底描寫了死與性；在沙甯一篇中，可以看到。我也有同樣的感想，和這意見。

這須是由於我就是長久被死與性所苦惱的一個吧？不過我沒有阿爾志拔綏夫似的天才，不能概念底的把這兩種東西謄在紙上，向天下人申訴罷了。

可以說，最詩底的，最情底的，也無過於死與性了吧？只要不是已經變作木乃伊，也沒有不被這兩種東西所紛擾吧？我們看詩人所咏的，里巷所唱的，何莫非這兩種東西呢？然而人們是可以罵寫這些東西的爲獸慾，爲頹廢；阿爾志拔綏夫生前就蒙了這個寃。

在這裏我不想給阿爾志拔綏夫以道德上的聲援，只說明他對於死與性所採取的態度。

在我覺得，他描寫這兩種東西太直率太悲觀，也可以說太俄國式了吧？——連加幾個「太」字，並不含褒貶，只說明他的徹底性罷了。徹底是好還是壞，當然另是問題。

我們東方別的國我不知道。只就我往日從我國古文學中所感到的死與性的氣分，雖然也

很濃厚，但和他所描寫的大相徑庭了。

死與性的本身，也許是慘酷的。但我們從中國文學中所感到的印象，與其說是悲觀的，不如說是憬憧的；那就是我們對這兩種東西常感覺一種低徊的，悵惘的，芳香氤氳的情緒。中國文學家並沒有告訴我們死是那樣無望，性是那樣醜慘，他們給這兩種東西穿了一件幻惑的鮮衣，永遠使着人們懷想。

賈誼的鵩鳥賦王羲之的蘭亭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倘舉例那是不勝枚舉的。（上舉的例只限於牽涉到死的問題上）

然而我們看看沙甯中寫死與性是怎樣一種手筆呢？他眞使得我們有掩面不忍卒讀的強感。但這種「不忍」，不是眼淚模糊住兩眼，或搖惑電觸着全身，是使我們像看見了一個枯燥而無底的岩石裂口。環繞着這裂口的是疲困燒燥，裂口下是望不見底的黑洞。

我們東方的文學，是爲求感情的超脫，西方的文學，是爲求理性的解放。我們是爲籠罩起死與性的醜惡纔來寫文學；然而阿爾志拔綏夫是唯恐掘發不盡這死與性的醜惡處。

我不願附會說寒帶的文學是這樣，只覺得生命力旺盛的人們，對於文學也和運動競賽一樣，是爲把多餘的生命力找到發洩的出路。不像我們多病的東方人，只裹在棉被裏睡覺，唯

恐怕消耗去只能維持自己生命的氣力。這是生理上的問題吧？如果是的話我不願再多談。

七月二十九日夜一時於東京

東京的最後幾葉

無痕

(三)

「你幾歲了！」一位身着杏黃色花緞旗袍的×君坐在我的窗前椅上板了粉臉問我。我笑了笑也逗着她說：

「你猜猜看！」

「大概是廿幾歲罷？你在這裏作什麼？」

「總算讀書罷！」我一面在整理着桌上的書籍又這樣回答了。

「那末你家裏還有人麼？」她這回一面問着便站起來將兩手插在腰間胯上了。

「有……有人，」

「都是什麼人呢？」

「很多！」我這時無意的又向她臉上一瞥，不知怎的心裏忽然感覺得不自在起來，因爲她

當時臉上的顏色，不知是粉太厚了的原故呢，還是被那鮮明衣服的色彩對比了的原故？好像白得太乾燥了些，再稱上那兩隻不大移動的黑眼球，覺像面對着一個泥偶像似地。我心裏剛剛這樣一轉到時，立刻便制不住地不耐煩起來。

「那末你有父母嗎？」

我還沒及回答她這問話，幛子開了，淑的兩條長腿巳跳了進來，手裏擎了一封信說；

「好了！你的救命星巳來，可是我們更沒本事再留你了。」

我一面接過信來拆開一口氣讀完，方知是父親親自寄來給我的旅費。但在信末仍堅囑我不要回國。我感着一陣內心的糾紛，覺得頭腦就似被刀剖一般地痛了起來，馬上眼睛亦隨着起了感應而模糊了。等到我略略定下來時，那位×君和淑的影蹤都不知在什麼時候巳消失，祇有淡薄的黃昏籠罩着全屋子裏一堆堆地行李都懶洋洋地也好似在等待些什麼。

「那位穿杏黃色衣服的女士。大約是看上了你這屋子了？聽說却是研究文藝的，是新從國內什麼國立大學出來的，據說一共讀過六國文字呢。」

這是第二天早晨淑在洗臉處報告似地向我說的。

（四）

雨還不住的祇是下，室內的光線雖然整天都是沒變化的陰沉沉地暗。淑和文又爲了別的事不能繼續再來畫畫。我一個人更興不起精神來描寫這陰天的光色。於是祇好翻閱小說。在書堆裏隨手抽了一本一個人的死。翻開來沒看上三頁，不知怎地又忽然想起了父親信中叫我不要回去的話。『家中現尚有兵住着。婦女小孩都早已避往鄉間。有我在世一日，定不致使你流落異國，惟目下戰事未停，我極不願你歸。』唉，八十老人理性還是這樣強，我當眞仍留在這裏罷！可是我的良心已不容我再忍心要他來負責我的學費了。

他實在太老了，他也實在太肯負責了。他到今天還沒甘心要別人負責任養活他。我現在還要累他。眞是太可恥了，——倒並不是孝不孝的問題。

「我們一家人，誰的心也沒有祖父的細，誰的理性沒有他老的強，就是他那照顧別人的精神，也是誰都趕不上的。」這是仲姪往常時時說的話，這時也在我的腦海裏彷彿銀幕上的說明書似地，一句一句的接連不斷地浮了上來。

最後又想起密斯黃的踏海，密寒斯李的遁跡佛教，砦齡學伴允的信仰基督。她們的消極思想雖不同，身世亦各異；可是她們自幼的所謂不安分的混名却都曾經一樣地被人批評過。她們的人生終點都有了歸宿了，但是她們的青年氣概却已早就被我父親說過：「消失得太快

了，」阿，她們又究竟是因了什麼而消失得這樣快呢！戀愛的幻滅，生活的壓迫，還有其他的一切……一切……呀！怎地能夠不使她們消失得要特別快呢！

(五)

我已決定在三天以後起程了，買船票，清算房飯錢等事，都實行起來。正在這樣忙碌着跑的當兒。

「××！你幾時走阿？到了國內就不會記得我了，我陪着你去買點東西罷！」

「××！我眞不懂你爲什麼來了這麼幾時就要回去，早知如此，你又何必來呢！」

我走到洗臉的地方就碰着了幾個人這樣問，我唯唯諾諾地祇有隨便含糊亂支胡，走到吃飯的地方聽見的還是這幾句話。以後在路上碰見她們或是同路回到宿舍時問的依然是這些話。呀！我的頭部給她們問漲了。我幾乎要看見人就想逃走了。偏生她們好像這幾天特別會碰到我，有時更特別會來找我。

黃昏已過去。電燈在各人的室內都開始放起光明來。我在浴室出來向樓上走着時，一路望見各人室裏的五彩線結的燈罩，登時亦記起了我應該趕着結完那幾個預備帶回去送人的燈罩。因爲這東西費錢不多，還可以做個紀念，心下一路計算着，都是該送誰。那幾個是最好

的朋友必得做得精緻一點送她方值得，想得高興時，就恍如這幾位朋友已在面前似地了。這樣的孩子心情，已是死去好久的，於今却又復活了。

樓梯已走盡，我的思想還是迴旋在這些孩子似地心情上。房門口走到了。一手拉開幃子，幾乎使我嚇呆了。原來房裏壘上已烏沉沉地坐滿了許多人。她們一看見我，就七手八脚地來拉我坐下去。我只得伏身亦跪在一堆亂書報上說：

「你們是要給我送行麽？對不起！我這屋子裏實在是太亂了。連一塊可請你們下跪的乾淨地方都沒有了。」

「不要緊，我們是來談天的，不是來下跪的。」瘦長身材，平日不很說玩話的U將身子向後挪了挪，讓出一點地方來給我，一面在那少血色的臉上浮起了點笑容向我這樣說；我拿起了沒完工的燈罩，一面打着結；一面和她們週旋。起初的問題，當然還是離不開那些平日遇到時，使我最難回答的話。後來方慢慢轉到別的雜談上去。她們談廚子的小菜好吃不好吃；亦談那誰家的下女像貌好，誰家的老太太嘴煩。慢慢地慢慢地又談到她們許多許多朋友親戚中的婚姻問題上去。她們的談興愈濃了，我亦格外沉默了。

「某夫人的離婚問題眞鬧得久，一直鬧了兩年了，還沒有鬧淸楚呢？」

使我一看見她就想用圓規來畫她臉上的五官的N端坐不動的這樣說了，緊接着最喜歡搽胭脂的C坐在她身傍急口就說道：

「難怪她的丈夫不會喜歡她，像她那樣瘦得好像猴子似地怎末能夠討得丈夫的歡喜呢。」

「哇！原來你的肥胖還是要討丈夫的喜歡呀！」L笑得合不攏口來搶上去說了。

「我哪裏會說錯呢！她說她窮了去作妓女也不討飯；我說她連作妓女的資格都沒有，她還生氣。眞是太不自量了。」

W輕輕地在我耳邊說：

「C到今天還沒有一個眞正的戀人，却又不知道是…………」

我笑着用目示她不要向下說時，下女忽然在樓下喊叫N去接電話，于是她們便都站起來道聲晚安走了。

我送她們去後，一面在舖陳臥具預備睡時，還聽見隔壁的L在自言自語地笑着說：

「原來胖的目的是專爲了討丈夫的喜歡的…………

吃了西瓜以後

冬芬

自從大家所喜歡看的北地某報副刊跟着該報主人遭受橫禍以來，我就很少在日報的報屁股裏發表些雜感之類的東西，也許覺得無話須說的緣故吧。今日此刻，吃了幾片西瓜，胸中涼爽到「出乎意表之外」，腦海中便像雨後春筍般，浮起了過去的往事的無數斷片，把它們寫了下來，寄給本刊發表，並無宣傳什麼的用意，不過吃了幾片西瓜，覺得有些非寫不可了，故題之曰：吃了西瓜以後。

★　★　★　★

暑假前，在古城的中山公園內閒坐，一忽兒來了一位肥胖的和似乎雄健的四十左右年紀的男子，搖擺了一回，便揀定一張茶棹坐下，不知緣何與近旁一位穿中山裝的文士談起天來，而所談的是腦病。在談話的進行中，那男子，忽然提高嗓子說道：「那時我正在當着×縣公安局長哩！可眞不得了！」說畢，一手攞着燕子尾巴似的八字鬚，掉頭向我，舉起有點朦朧的眼注視着我。我眞不明白他是在「檢閱」我聽到了「公安局長」四個字，臉上有否現出驚異呢，還是在向我告訴做他了公安局長而又患着腦病的苦楚？不過，這，我可以擔保的，

在那寬廣的茶棚裏面，在那種異乎尋常的高聲之下，聽到的人，除了那位文士之外，至多不過有我一個人罷了——自然茶飯裏的茶博士不算在內的！但不一忽，他竟橫倒身子——在籐椅裏——安然睡去，彷彿心裏已很快適似的。「難道他又在做公安局長了麼？但不知道他的腦病又在那裏發作不？」我那時這樣想。

★ ★ ★ ★

去年一個夏夜，我和朋友K君在校園裏納涼，隔牆傳來誦書之聲。忽然吹起一陣比較有力的風，送來很熟悉的兩句文句，道是：「嗟乎！皇氣銷沉，聖朝不再……」餘音悽切，大有慨歎世衰道微的意味。我笑了一笑，對K君說：——

「這位先生是國粹派的入室弟子，眞難得！」

「為什麼？」K君冷然地反問說。

於是我解釋給他聽，說是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等傳授下來的中國，無「皇氣」不成其為粹，非「聖朝」那能算作國?!而今呢，「皇氣」竟「銷沉」了，「聖朝」又「不再」了，豈非國粹淪亡之眞憑實據麼？這使向慕古道的他，感到無限悲傷，似乎是一位全有心肝的人，豈非難得？K君聽了這些話，便向我吹了一口氣道：「Sh」！

三〇

★　★　★　★

我敢宣誓：我願受最嚴厲之處分，如果下面兩段紀錄有一字虛構的話。

那是在革命軍已發動於廣州，和已經打進了長江流域的C省的兩個不同時期內所碰着的事。第一回，是在民國十五年的夏天，我從遠地回到故鄉，道經C城，住在一個旅館裏，隔鄰是一所法律專門學校，那學校學生的自修室正對着我的房間，透過玻璃窗，彼此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夜間，聽到有兩位學生在那自修室裏爭辯。我因爲好奇，暗中依着窗口偸看，知道一位是已近中年的高年級生，有一位是未滿二十歲的低年級生。聽得他們正從事於下面樣的爭辯。

高——吳佩孚眞是一個英雄！

低——哼！吳佩孚是個頑迷不悟的軍閥！怎能算得英雄？

高——你懂得什麼！你不曉得吳佩孚的勇敢，忠信和廉潔，的確是並世無兩。不愧爲關岳再生！你們想信什麼國民黨，所以對於目下當權的人，一概駡他們是軍閥，我偏不相信。

低——呸！你們學迷了法律的人，頭腦終是一場糊塗的？你壓根兒就不知國民黨是怎麼

樣的政黨；可也不懂得什麼是法律政治經濟！你們所懂得的是吹，拍，鑽！

我們那位將近中年的英雄頓時勃然大怒，把手掌在桌上一拍，罵道：「放你媽的屁！給我滾出去！」好久以後，我還聽到他獨自在那裏咕嚕：「吳佩孚終是一個英雄！」

第二年的夏天，我又在C城住下，因爲革命軍已佔了勝利，景象都改變了，那最顯著的自然要算青白旗代替了五色旗在空中招展這回事。一個下午，我走進公園去玩。從不遠的樹蔭處，傳來兩人在暢談的聲音，細聽之下，知道是評論蔣介石總司令和革命軍的偉績。

甲——蔣總司令眞是偉人，居然把吳佩孚那軍閥打倒了，而且，極短時間之內，竟打進了我們的C省，你想還有誰能比得上他?!

乙——是呀！我們現在眞好極了，找工作的機會那麼多了—— 目下正是需用人才的時候呢！單是這一樁事，已夠使我們佩服蔣總司令的功勞了。

甲——據說在革命政府管轄下的各機關裏做事，要入過黨才興。難道你也已入了黨麼？

乙——我？當然，這年頭兒不入黨還行?!不然的話，這麼闊氣的縣長頭銜會落到我的頭上麼？可是，關於我入黨的禁過現在想來，倒是很有意思的，你願意聽麼，同

志？

甲——很願意！

乙——從前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介紹我入黨，那時正當革命軍和孫傳芳軍隊打得十分利害。同志，你知道，我向來是抱穩健主義的，我很躊躇：要如不入黨的話，革命軍聲勢已很浩大，眞個佔了勝利，將怎麼樣？可是，如果入了黨呢，萬一孫傳芳佔了勝利，一定要拿辦國民黨黨員的，這還了得！而我本來是毫無成見的。而且，我上有雙親，下有老婆，她們眼巴巴望着我做這官兒，也得爲祖上爭些體面；而我偏惹出那麼可怕的禍水來，同志，你想，這是多麼丟臉呢?!

甲——那末，後來你怎樣應付呢？

乙——後來麼？嘿！虧我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妙法，就是對於那位朋友的介紹，一些兒不表示別的意見，祇說了幾句：「哈哈，好的！」同志，你想這個「哈哈，好的！」多麼冠冕而又周到！事情弄好了，我就這麼說：「我的意思本來很贊成的！」事情弄壞了的話，我又可以這麼說：「那就是我反對的意思啊！朋友面前，怎好堅決拒絕呢？」而今果然，事情的成功，恰合了我的預期。你聽，每月

三四百元的進款，已不算小，還光是合法的一筆。哈哈，同志，這個年頭兒。總算不差！然而，雖然虧我應付得好，到底不能不歸功於我們的總理和總司令呢！我現在眞的一心相信我們的國民黨確是爲民衆謀利益的黨了！我十分誠敬地信奉我們的總理如同一個救主了！我把他老人家的遺像掛在廳中，每天早晨盥洗完後，便去焚香瞌頭——沒有他，我們會到這個地步麼？哼！我現在才知道吳佩孚這一流的軍閥眞應該打倒的。單說他們所引用的人，老是非親非戚，像我們用過苦功的人，怕終不得其門而入吧！此刻想來，實在好笑，我從前竟一味相信吳佩孚是當今的關岳！幸而受到了三民主義的薰陶，才把腐舊的頭腦大大地洗刷了一番，這不能不算是進步！……

正是這時候走來了三四個穿中山裝的人，彼此打着招呼。我不禁動了好奇之心，向着他們走去，便見得都是佩有青天白日徽章的青年。內中有一位，似乎特別引起我的注意。我很奇怪；我極力思索。終於靈機一轉，大澈大悟，不覺默默自說道：「啊，原來就是那位崇拜吳佩孚的法政學生呢！難怪我不認識他了。你瞧，從前穿的是一件藍色竹布大掛，此刻是穿上嗶嘰紗的中山裝了；從前他的臉面是瘦削而微黑的，此刻看去覺很白皙而肥滿了；尤其使

我糊塗的，是他那胸前赫然掛着一塊腰子形的畫着國徽的縣長的徽章了！」

於是我歎服革命的力量，一霎時會使人們的思想改變的這麼快，而改變的人又不知道有多少呢！「革命已經成功了！」我又默說了一句。

滬甯車中作代畫詩三首錄寄小蕙與弟妹共玩之

劉復

(一)

江南風物色色好，
況兼新雨浴桑麻。
丹陽車站小兒女，
高聲叫賣白蘭花。

(二)

桑鳩啼雨聲嚬嚬，
農兒打水砍嘁嘁。
平原一抹綠千里，
中有雙雙燕子飛。

(三)

雨霽雲開天一角，
相映遠山分外綠。
牧童箕坐黃牛巔，
抬頭高唱梔子曲。

日本文學史序

六逸

近二十年來的日本文學，已經在世界文學裏獲得了相當的地位。有許多著名作家的作品，曾有歐美作家的翻譯介紹。我國近幾年來的文學，在某程度上，也受了日本文學的影響，日本作家的著作的譯本，在國內漸漸增多。德俄的大學，有的開設日本文學系，研究日本的語言與文學；法國的詩壇，曾一度受日本「俳諧」的影響。根據這些事實，日本的文學，顯然已被世人注意。

中國人在「同文同種」的錯誤觀念之下，有多數人還在輕視日本的文學與語言。他們以日人的「漢詩漢文」代表日本自古迄今的文學；拿「三個月小成，六個月大成」的偸懶心理來蔑視日本的語言文字，否認日本固有的文學與他們經歷變革的語言。這些錯誤，是有糾正的必要的。

其次，歐洲近代文藝潮流激盪到東方，被日本文學全盤接受過去。如果要研究歐洲文藝潮流在東方各國的文學裏曾發生如何的影響，那麼，在印度文學裏是尋不着的，在朝鮮文學裏更不用說；在中國文學裏也覺得困難。只有在日本文學裏，可以應付這個的需要。

時代是駸駸地前進，對於日本古代的作品，我們已沒有餘閒來介紹。但在近代的作品裏，確有許多值得介紹的，可以供我們借鏡的地方正多。如果對於二千多年來日本文學變遷的大勢，與各時代的主要作家與作品，略知一二，也幷不是徒勞。

詳盡的介紹日本文學，在我還不是適任者。我希望另有許多勝任愉快的人出來，發表他們的研究（不單是文藝方面，如日本的政治，經濟，史地，軍事等，也該研究的）。使中國的書舖的櫥架上，增添了許多研究日本文學的書籍，儼然與日本出版界裏的龐然的支那文學史，支那經濟調查等書遙遙競雄。

一九二九年，於復旦大學教員室。

讀張振之的「革命與宗教」

江紹原

——小品四五〇——

革命與宗教　張振之著　十八年六月上海民智書局出版　頁二八九　價五角

現在一般黨員的知識修養如何？他們對於各種大問題的態度思想是什麼？關心這事的人——以及下面將說起的另一種人——都不妨翻翻這本新書，因為它是一個黨員著作的。

不過這本書並不是個聯貫的，有層次有組織的作品。它只是作者（在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欄發表過的）一輯短文和一輯筆記的總集。

第一輯名「基督教問題的討論」。這裏面共含五篇小文，是十七年春鈕永建張之江在國民政府提出「取消打倒宗教口號」一案後，作者對他的反響。

張鈕的提案發表以後，國民黨黨員中至少有張君（和另幾個人）起來討論，不能不說是可喜的。蓋該提案的確含有重大的意義，不論贊成或反對的人，都理應起來說話。但我們將張君的這五篇文章翻閱了以後，覺得他雖抱有濃厚的反宗教精神，然他對於宗教全體以及基督教歷史的一般智識，卻實在不能算充分。他說『宗教的來源，遠在宗族社會的時候，宗族社會，最重耕種。……僧侶這樣東西：其實就是生產指揮者（傳授對於耕種的智識和經驗之專門人材）變來的』（頁六）；又說『耶穌是反抗羅馬之侵略的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鋒』（頁十），『於是創新教』（頁三六）。這些話，在張君也許有所本，然而不是沒有討論的餘地的。又他本說『回教是回人信的教』，後改為『阿賴是阿拉伯信的神』（頁五九至六十）。前一句固有語病，但後一句又何嘗不然。

然而我們且莫苛責張先生。須知國內關於宗教學的書實在太不夠用。宗教通論一類的

書，除張先生讀過的耶方斯『比較宗教學』譯本外，恐怕只有我譯的『宗教的出生和長成』（亦商務出版）。又我久已想至少譯一本基督教史和一本宗教心理學，現在讀了張先生的大作，愈信上述之書，在中國頗為需要，所慮者，我雖肯譯，發行人因讀者太少，不願意花本錢印耳。然無論如何，凡討論宗教問題者，皆須對於宗教史及宗教心理學求得相當的智識。

頁八五六欽天監官楊光先『為很心的西教士所毒殺』，此點我不敢同意（參看科學月刊第四第五期合刊『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之反應』小品三六八條，和將見於該文第二十二次稿裏面的某條）。但張君在『基督教之猖獗與民衆之反抗』項下所蒐輯的一點材料，我認為頗重要，並切盼他或旁人能繼續蒐輯下去。基督教在過去和現在使中國教民「追尸」「獻田」等行為（頁十一），尤盼有人調查記錄。武昌北京舊同事某君（國家主義派要人之一）曾說他要調查基督教外國教士在四川雲南等省的罪惡，寫為專書。這是四年前的話，不幸至今還沒看見他的書出版。

把「打倒基督教」認為『共匪專用的口號』（頁十一）固然可笑，但若說中國反基督教的空氣曾因中國共產黨徒的『煽動』而濃化過，或為不可辯難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對於基督教和旁的宗教下過怎樣的攻擊工夫？教中國人反宗教的俄國共產黨徒為什麼仇視宗教？此二點也是我

近來很想研究的，雖則因爲材料太不易得，引起誤解和危險的可能太大，我只空抱個研究的心而已。『說到對於宗教整個的研究』，張書頁五云，『實在也不多見，共產黨人也不過高呼打倒宗教而已，對於打倒宗教的理論很少發明。』中國共產黨人也許不曾好好的將打倒宗教的理論解說給我們聽，但俄文的共產黨刊物中也不見這種理論的發揮嗎？我不懂俄文，不知俄事，對於此點，實在不敢武斷。至於關於俄國宗教界從革命以來的情形，則新近美國至少出版了一小本書。此書的末章，數月前我譯登春潮月刊，後來又預備再譯三章，送北新半月刊登載，這三章中之一已見北新三卷十期，其下的我因爲忙於旁的工作，尚未執筆。今天（民國十八年八月九日）下午，我在路上遇見此間省政府某廳職員某君，據云載有那篇翻譯的一期北新已被浙江Y.K.縣縣長認爲『反動刊物』送廳請示。該件歸某君擔任審查，結果認爲並非『反動』，故無查禁之必要。既然有被愚官看做「反動份子」，因而連累旁人家辦的雜誌之可能性，我以後發表文字，怕得小心點吧？講到中國共產黨反宗教的書報等，我幾乎沒看到過，若說搜羅徵集，當然更不敢。不過我至少收存過從嚮導社月份牌上面撕下的幾首歌。這歌的字句一仿基督教聖詩『前進基督雄師』(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但內容實在是痛罵基督教，十六年九月間我從廣州東山某街楊振聲(現充青島大學校長？)的住室看見了，便向

他討來做研究資料。(和他同住那所大房子的爲傅斯年，何思源(時爲廣東淸黨委員會委員，現充山東教育廳長?)，劉振東諸大學者，房子則彷彿聽說是張靜江所買或住過的。)但後來我怕愚官檢查出來誤會我是共產黨，所以終於將這幾張撕下的日歷毀棄了，如今想起來，還很覺得可惜呢。

孫中山一生——尤其是他的末年——是否一個基督徒?這當然是個極有關係之點，因爲牠與「國民黨應否採取打倒宗教的政策」總不能說絲毫不相干。一位基督徒爲欲說明中山信仰基督教故，曾把中山關於此點的言行輯成一篇文章(張書附錄之，頁一一一至一二五)。最有趣的爲以下三條：——

(1)中山原配盧夫人答香山商會信：『科父返天國，得聞離世前一日，自證「我本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要如是奮鬥，更當信上帝。」此乃科兒手書所言』。(見中山遺墨之一)

(2)徐季龍先生說：『孫先生逝世前一日曾說他是一個耶穌教徒，受上帝使命來與人間罪惡之魔宣戰。此話係他的摯友所述，當然可信。』(見中山全書第五册九十七頁)

(3)在十四年的三月裏宋子文先生曾代表中山先生的家屬請路透社在日報上聲明說：

孫於彌留之際，曾言彼當以基督徒而死。』（見興華報第二十二年第十二册第三八頁）

徐季龍的話，張振之當然認爲不可靠（頁一〇二），但是盧夫人的信和宋子文對於路透社的請求，張君對之，似乎只好不則聲了。他說『教徒入黨我們眞歡迎之不暇，不過要「棄教而就黨」，要「以三民主義的信仰代替宗教的信仰」』（頁一〇八）；而且又說『善哉馮玉祥先生最近洛陽宣佈以主義的信仰代替基督教信仰的演說中有一句道：「至於個人信仰，則另一問題」，退幾步說，就是中山先生信教也是中山先生個人的事，不能涉及孫文主義的全部，好像吳稚暉先生說的，『孫先生要與宋慶齡女士結婚，胡漢民先生不能干涉，公私要分得清啊』（頁一〇一）。我幸虧不是基督徒，否則眞要聯絡同教的人對當局上這麼一個呈文（我沒受過師爺教育，以下至多只能算「擬稿」，遞送之前，當然得請個把專家修改一下）：

爲呈請事：夫孫中山先生者，手創三民主義之大導師也。大導師雖創造三民主義，信仰三民主義，然仍『以基督徒而死』。黨員公論，咸以爲此乃大導師之『個人信仰』，並無害於『孫文主義的整個性』，故無論何人『不能干涉』。可知個人信仰之自由，乃「民權」之一種，總理既享有之，其它國民，論理亦應享有，否則此「個人信仰自由」之「民權」豈

變爲「惟他可有」的「總理權」乎？　呈請人等，雖有黨員與非黨員之別，然皆皆以基督徒而生並以基督徒而死之國民。不圖邇來共產理論，尚未鏟除淨盡，竟有主張不取消「打倒基督教」口號者。此等妨礙吾輩個人信仰自由之舉動，蹂躪民權，不分公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用敢公然呈請諸公，卽日公然取消「打倒基督教」的公口號，免致侵害吾輩個人信仰之私權私自由。倘蒙允如所請，實爲彼此公私兩便，此呈。

公的方面：Actual or Potential黨員某某某，某某某謹呈。
私的方面，生死以之的基督教信徒

我幸虧也不是『諸公』之一，否則接到了這個『實爲公私兩便』的呈文以後，怕要好好的思索一下纔能批准或批駁吧。

然而總算老天爺保佑我，因爲卽使我是基督徒也無須乎上那樣的呈文，卽使我是袞袞諸公之一也無須乎挖心思去批那樣的呈文了。何故呢？(一)中央黨部早已答覆鈕張，謂『本黨對於信教自由，已有明白之主張』；而且(二)像張振之那樣的黨員也早已結論道，『這一個提案就是在國民政府或中央黨部通過亦是很好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們要打倒宗教，是因爲宗教是反動，但是這種反動已經很薄弱，不値得一顧，不値得一顧，就値不得打倒，自然取消這個口號來得好』(頁一〇八至九)；張君的一位好友也從南京寄信告訴他『讀報載反基文

字，甚佩！但此種運動已屬過去，不必耗許多精力於無謂也！』（頁一一〇）。以主張「打倒宗教』的口號不宜取消始，以結論這個口號不妨取消終，假使天底下還有所謂「滑稽」，這個討論便是！

張君自然有改變態度的自由，猶之乎張之江宋子文等應享有『個人信仰』的自由。不過張君當初所以反對把那個口號取消是因爲『宗教的末流是違反人生，束縛人生』（頁九）；是因爲耶穌的博愛觀，『使人變成無用，絕對依賴上帝；自私自利，只管爲自己打算；毫無志氣，養成弱肉強食的世界』（頁四二至四三）；是因爲『基督教在中國的罪惡，可數者：

一，爲帝國主義者武力經濟侵略作保護色；

二，收括教民，使教民「追戶」「獻田」，將所有財產漸漸爲教堂所有；

三，牧師神甫在內地干涉政治，中國官吏側目，莫敢奈何；

四，利用教民以壓迫不入教之民衆。』（頁十一）

在張君初次寫文章之時，末流的宗教，耶穌的博愛觀，和在中國的基督教士還是如此的害煞世人和中國人；如此的非打倒不可；而在張君寫末了一篇文章的時候，牠們的『反動』卻已變爲『薄弱』得『不値一顧』『不値得打倒』了；這樣重大劇烈的變遷，居然能夠出現於轉瞬

間，謂非自有生民以來的第一大事和奇蹟(Niracle)中的奇蹟，得乎？我不信任何宗教會變得這樣神速，所以我覺得張君如不是錯反對了「取消打倒宗教的口號」於先，便是錯收回了他的反對於後。什麽叫做『這種反動已經很薄弱』？是不是說宗教已經很薄弱的違反人生和束縛人生了，所以便不值得打倒了嗎？是不是說耶穌的博愛觀已經很薄弱的使人變爲依賴上帝，自私自利，毫無志氣了，所以便無須乎打倒了嗎？是不是說在中國的基督教士已經很薄弱的爲帝國主義作保護色，很薄弱的收括教民，很薄弱的干涉內地的政治，很薄弱的利用教民來壓迫民衆了，所以便應該取消那打倒他們的口號和行爲嗎？假使宗教的反動眞的已經很薄弱—薄弱得不值一顧，不值打倒了，那末，張君以前的投稿覺悟和現在的彙印成書，誠如他的友人所云，是『耗許多精力於無謂』，而我所說的研究宗教史，宗教心理，基督教史，和中俄共產黨徒的反教思想，自然也都是『耗精力於無謂』了。

關於第一輯文章中討論的結果，張君自己在第二輯的「引子」裏寫曰：『在宗教問題的討論中，宗教先生固然被宣告爲理論上的屈服，但是事實上表現出來的處處見着宗教先生的勝利』(頁一二八)。這話是可信的嗎？既然張先生在理論上結論宗教不值得打倒，豈非宗教先生在理論上也得到幾分勝利嗎？而且宗教既然已經薄弱得不值打倒了，那末，它在事實上豈

非也是失敗了，何以張君反說牠是勝利呢？理論與事實兩方面的勝利究竟是屬於「宗教先生」還是屬於革命先生呢，請讀者們各人自己去下斷語吧。

總題為『民風叢話』的第二輯雜文，有些是和我面熟的。這是因為叢話的初稿在覺悟上發表時，曾蒙趙景深先生按期寄給我看——他知道我對於這『一切的風俗習慣宗教迷信都包括在內』的民風叢話必定是個愛讀者故，我猜。增删的結果，叢話成為十八條關於近年來會匪，神兵，邪教，神仙，同善社，僧道和孔教徒的言行紀實，其來源是報紙記載與張君友人口述或筆述的見聞。這一輯未參以『理論上的研究』而『都是實際的材料』之彙編，的確很值得『留着供給人家的參攷』（頁一二九），假使這種注意民風的運動還不至於被宣告為『已屬過去』，又假使這種駁雜的低微的宗教還不至於被認為『已經很薄弱，不值得一顧，不值得打倒。』

在十八年二月二十八那一天，張君還『確認革命思想與宗教思想的不兩立，所以要下一個更大的決心，要估量一切宗教思想的價值』（頁一二九）。但我們因為他對於基督教應否打倒一問題的態度變得那麼神速，所以很希望他不至於在南京城一覺醒來，又覺得『會匪……酸學究這一類東西』也已經薄弱化；並希望張君的友人也不再輕易的告訴他什麼什麼運動已

經過去化；更希望『隨便哪一位能夠把這種材料（關於國內各種邪會邪教的材料）賜給』張君，使他可以在將來把它們『加以系統的組織公諸大衆』（頁二八八）。這位革命先生的通訊處是『南京，考試院轉』，比起我那『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容易記，值得記多了，不是嗎？

張君所注意的民間邪會邪教的舉動，我們小品同志中也有人注意。新從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畢業而現已回蜀省親的樊縯先生便寫過一篇紅鎗會之研究，刊於該校四川同鄉會所出的蜀文雜誌。個人的，職業的，日常生活方面的種種風俗習慣迷信言行如其值得研究，團體的含有或種政治或非常目的的迷信表現自然更值得。我盼望小品同志在可能範圍內，予這位國民黨員張振之以或種助力，雖則他也許無須乎我們幫忙。

『孔教堂孔教會的崛起與尊孔論的一時並唱』（頁二六八一起），張君認爲不是好現象。在頁四八上，他而且明白的表示若『把中山先生抬成孔子以後的維一繼承者，未免小覷了中山先生了；中山先生並不是誰的繼承者，是世界的創造者；胡漢民先生說中山賢於儒墨……』。這樣的估價，不知張先生所提到的『湖南何將軍與魯主席』（頁二七五）和他所未提起的戴季陶院長見之，有何感想。又張君不曾輯存何魯諸公的偉論，我們也覺得有點可惜。民間的反

動思想如其值得掊擊，官間的必也值得：民風叢話寫來如其是五光十色，官風叢話必也是十色五光。但張先生是黨員屬員，當然不便寫官風叢話，所以後面的那件工作，也許該希望旁的人擔負起來吧。

第二輯中有個『爲「胡大人」答江先生』的附錄（頁二五二起），這江先生便是在下。在下答他的話，已見貢獻月刊第二期，讀者可參看。

最後的幾句話：張先生雖在序中『肯定的承認在革命的思想之下，不容留有濃厚的宗教思想之存在』（頁一），然實際上恐怕現在至少已是宗教思想與革命思想『並存』的時代了。確如張君的論敵另一張君所云，『基督教的精神方興未艾』（頁一一〇）。至於孔教佛教的精神，現在也不見得不是未艾方興。眞眞有被打倒的希望者，道教，和關於開封的眞命天子，杭州的朱大天君，北京的胡大人等『民風』而已。這些『神怪邪妖的宗教思想』，大家不好意思不打倒；至於官間黨員間風行的耶孔佛等博大精微的宗教思想道德思想，則大家（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好意思打倒，我沒說錯吧？反宗教的運動，以前似曾因容共而在中國國民黨黨員及其所指導的民衆中風起雲湧，但現在似又因淸共反赤之故，已趨於煙銷火滅，『此種運動已屬過去，不必耗許多精力於無謂也！』旨哉此言！信奉之者，可望得意；不之顧者，小

心前程！

然忠誠的智識份子和勇敢的思想戰士，却不該如此的輕率苟且，看風使舟。他們應以研究，觀察，思索爲生命，屹然不動，自另明人。

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寫完，時在杭州。

北新書局擴充招股

本局過去的努力以四年半的短期間數千元的小資本造成今日『出書三百五十餘種銷書三百萬册分銷處三百餘處盈餘近十萬元公積金一項即有三萬五千餘元之局面實爲創設時意料所不及足見文化發達時代需要本局之殷而本局亦足以餍讀者的希望本局不敢自滿故此我們抱着遠大的希望本着過去的經驗從事擴充預定計劃(一)大規模介紹外國文藝名著(二)聘請國內最有名學者選譯各國最新出版政治經濟社會巨著(三)聘請各有名專門學者編輯各種教科書(四)編印各種通俗用書提高國人常識(五)整理舊籍印行國學名著(六)設立印刷所改良印刷以上各項决在最短期間內使他實現故特擬充股額繼續招股茲爲利益普及羣衆及與作者讀者發生密切關係起見特於股額內撥出十萬元招收外股辦法如下

(一)招收外股十萬元每股五十元

(二)股息常年八厘紅利照分

(三)收股處上海七浦路本局批發所四馬路本局發行所南京花牌樓北京琉璃廠北新書局

(四)招股詳章索閱即寄

注意本局

基礎鞏固　公積金三萬餘元尚有購買版權及印書底版約值四萬餘元概未作價

利益優厚　第一次所招外股第一二期官紅利各一分半三期三分四厘二另贈長期優待劵購書享特別折扣

股額有限幸勿交臂失之

中華郵政局立劵的報紙
一九二九年九月三十日

語絲

第五卷
第三十期

預約發售兩大巨著

唯物史觀與社會學

實價二元　預約一元四角

Boharin 著　許楚生 譯

Boharin 是近代社會科學界一位無冠之王。他是最能以流利淺顯之筆來說明極深奧的理論的人；他是時時刻刻都站在科學的立場來指正社會科學上舊的錯誤，而開闢新的道路的人，他的名著極多；每一本名著出來，都能夠轟動全世界的學術界，建立一個威權；而尤以這本唯物史觀與社會科學爲甚。他這本書不獨明明白白爲我們來分析社會是怎麼樣結合的，國家是怎麼樣成功的，政治是怎麼樣運用，革命黨領袖的意義是怎麼樣；以前的社會科學是怎麼樣一個情況，將來的社會科學是要到怎麼樣一個情況；而並且還於哲學，宗教，藝術等等給我們一個很確切的很新穎的解釋；不惟是學哲學科學社會科學的人所不得不讀的一本書，並且是革命家，政治家，辦黨的人，甚至於新聞記者所不得不讀的一本書。全書凡三十餘萬言。英，德，法，義，日，以及其他各國語言都是早翻譯過的。……譯者是參照法，英，日，數種譯本仔細對照翻譯的，現已付印，一月間可以出版。

普通生物學

實價一元五角　預約一元

生物學在今日有急劇的進展，構成許多重要的智識，不僅對於普通人最爲重要，且已組成系統的原則，供高中及大學初年級之用。國內尚缺佳本，此書乃美國斯丹福大學生物系各教授合編而成，清楚詳明，在美國爲第一部有名教本，現由清華大學生物系畢業生合譯而成並經該校教授之詳細校閱，精確明瞭，可作高中及大學教本，可供研究生物學者之參攷。全書廿萬言，現已付印，十一月中出版。

名家小說

- 新生　徐祖正譯　實價二元四角
- 法國短篇小說集　劉半農譯　實價八角
- 工人綏惠略夫　魯迅譯　實價六角
- 炭畫　周作人譯　實價四角
- 癡人之愛　楊騷譯　實價一角
- 瑪加爾的夢　周作人譯　實價三角半
- 啓示錄的四騎士　李青崖譯　實價一元
- 贛第德　徐志摩譯　實價六角
- 曼殊斐爾小說集　徐志摩譯　實價七角
- 爭自由的波浪　董秋芳譯　實價五角半
- 法國名家小說集　鮑文蔚譯　實價二元四角
- 處女的心　蓬子譯　實價六角
- 窄門　穆木天譯　實價七角
- 顯克微支小說集　曾彥譯　實價五角
- 薄命女　張友松譯　實價五角
- 友人之書　法耶士著　實價八角
- 三年　張友松著　實價五角
- 契訶夫短篇小說　張友松著　實價五角
- 決鬥　契訶夫著　實價九角

- 初戀　屠介涅夫著　實價四角
- 失業　劉半農譯　實價一角二
- 貓的天堂　劉半農譯　實價二角
- 夢　C F譯　實價三角半
- 一夜之愛　查拉著　實價一角
- 饑餓　張采真譯　實價四角
- 張的夢　韋叢蕪譯　實價三角半
- 羈都亞納　李劫人譯　實價五角半
- 七個絞死的人　袁家驊著　實價四角
- 浮士德　顧綬昌譯　實價五角
- 哈爾次山旅行記　馮至譯　實價四角
- 裁判官的威嚴　宋淺譯　實價四角半
- 春潮　張友松譯　實價九角
- 馬爾達　鍾憲民譯　實價一元二角
- 婚後　張友松譯　實價四角半
- 英國短篇小說集　朱湘譯　實價五角

語絲　第五卷，第三〇期

新的文評序言

林語堂

近十數年間美國文學界有新舊兩派理論上劇烈的爭論，一方面見於對現代文學潮流的批評，如Stuart P. Sherman所著"Contemporary Literature"一書，一方面集中於關於文評的性質，職務，範圍的討論，如關於批評有無固定標準，批評是否創造，等等爭辯。這些理論上的討論，可以說是以現譯的Spingarn『新的批評』一文(一九一〇)為嚆矢。由這種的討論，我們也可以看出最近美國思想的一點生氣，雖然比不上法國文學界的富於創作的理論見解，至少難免有些微的影響於美國思想界，引起一點波瀾，來戳破那其平如鏡的沈靜的美國人的腦海。舊派中如Paul Elmer More——據說也是一位閒暇階級——Sherman, Irving Babbitt——這些是大學教授——當然也有相當的毅力與見解，尤其是赫赫盛名的Babbitt教授。Babbitt

先生的影響於中國『文壇』，適是大家已經知道的——如梅光迪，吳宓，梁實秋諸先生……有些是我個人的朋友，不過良心信仰，是個人的自由。他的學問，誰都佩服，論鋒的尖利，也頗似法國 Brunetiere 先生，理論的根據，也同 Brunetiere 一樣，最後還是歸結到古典派的人生觀；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就是藝術標準與人生正鵠的重要——所以 Brunetiere 晚年轉入天主教——而 Babbitt 稍爲聰明一點，以爲宗教最高尚當然是最高尚，不過並非常人所能蒞臻之境，所以轉而入於Humanism, 唯人論（Babbitt 先生此字用法與通常所謂 Humanism,文藝復興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不同，他的 Humanism 是一方與宗教相對，一方與自然主義相對，頗似宋朝的性理哲學）。所以Babbitt 極佩服我們未知生焉知死的老師孔丘，而孔丘門徒也極佩服 Babbitt 先生。我並非專在此地作謔，對於美國老師敢表不敬之意，故意將他與孔子相提並論，因爲至少 Babbitt 先生的人格是我所佩服。他並不曾周遊七十二國，碰碰官運（自然這只是爲了要『行道』，目的非在做官！），遊說於當日吳佩孚段祺瑞之門，以求一逞，也不曾幹那種『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的玩意（當日的陽貨卽一年前奉系中之楊宇霆，『孫馨帥』幕中之丁文江，怎樣可以稍事疏忽）。——至於新派中，在理論上自以 Spingarn 爲巨擘，不然這位教授也不至於被哥倫比亞大學辭退。Spingarn 是意大利美學家，思想家 Benedetto Croce 的

信徒；十數年前 Croce 到美國演講，當然也加增新派思想以勢力不少。本篇原是 Spingarn 在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一〇年，三月，九日的演講，一九一一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板部刊行，後來收入原著者的『創作的批評』一書，Creative Criticism: Essays on the Unity of Genius and Taste(Henry Holt)，1917。對於這文，Babbitt曾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七日的"Nation"上作一答辯，題為 "Genius and Taste"。

Spingarn 所代表的是表現主義的批評，就文論文，不加以任何外來的標準紀律，也不拿他與性質宗旨作者目的及發生時地皆不同的他種藝術作品作評衡的比較。這是根本承認各作品有活的個性，只問他對於自身所要表現的目的達否，其餘盡與藝術之了解無關，藝術只是在某時某地某作家具某種藝術宗旨的一種心境的表現——不但文章如此，圖畫，雕刻，音樂，甚至於一句談話，一回接吻，一聲『呸！』一瞬轉眼，一彎鎖眉，都是一種表現。這種隨時隨地隨人不同的，活的，有個性的表現，叫我們如何拿什麼規矩準繩來給他衡量？倘使有美學教授硬要把 Lilian Gish 之美與Greta Garbo之美拿幾何學的角度來給他衡量，比較高下，甚至於要將 Greta Garbo 之美與我們個人情人之美互相比較，我們只好當一塊頑石視之。這種事唯有研究『拜眉主義』的老學究肯做。——只好在研究室算算『足二五七次』『眉三八九

次』『齒二〇五次』『眉——唉！——眉倒有四八三次』的玩意。因爲Greta Garbo ,Lilian Gish我們個人情人的美，各有不同的個性，各人的美就是這各人個性的表現，不但除就個性自身細求理會以外，絕難作任何比較批評，就是普通的美醜，推乎萬世而不惑，應乎四時而無憾的抽象美醜，也無從成立，最多不過拿來充做講義內容，騙騙『心志不定』的青年學子。——文章之美，也不過如此，一經道破，眞是一文不値。正鵠云乎哉！標準云乎哉！

× × × × ×

以上是我去年八月譯Spingarn『新的批評』一文時，拉雜寫上的幾句意見，現因爲感覺Spingarn此文近於標新立異，競奇取巧——實則Spingarn對於西歐文評史的工夫，雖Irving Babbitt先生，也無異詞，可見並非專以競奇取巧，危辭聳聽爲號召而已——所以想再多下一點工夫，將SPingarn少校及Croce的表現學說，更充分的介紹出來，使有心研究這問題的讀者，更能窺到這派的原理上的根據，及其影響於文學見解深長的意義。聽說新月書店將出板梁實秋先生新編吳宓諸友人新譯白璧德教授的論文(書名叫做『白璧德與人文主義』)，那末，中國讀者更容易看到雙方派別立論的懸殊，及旨趣之逈別了；雖然新譯的不一定是互相詰辯的幾篇文字，但是兩位作家總算工力悉敵，旗鼓相當了。可憐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義

的始祖盧梭，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裏拖出來在哈佛講堂上鞭屍示衆，指爲現代文學思想頹廢的罪魁，不久又要來到遠東，受第三次的刑戮了。

白璧德教授曾經說過，Spingarn與Croce所持『才與識合一』之說（即創造與批評本質相同說，故名爲『創造的批評』(Creative Criticism)，並不新奇，早有A.W. Schlegel(於一八〇三年)言之在先。實則兩派的爭執，都是『古已有之』，Spingarn也說這句話（見新的批評第一段）因爲主張格律範裁，典型義法，與主張任情率性，打破桎梏的理論，不限古今中外都有。在中國，自從歸有光以五色圈點史記以下，以至方苞，姚鼐，曾國藩，林紓，都願以文學作家的啓蒙塾師自居，替他們指導文章的義法準繩，或如茅坤所爲，替他們做乖戾不通『不得要領』的古文評選。——這也恰與美國許多『大學作文』課本的編輯，識見相同。在另一方面，中國也有視文學爲非規矩方圓起承轉合所能了事的人，在古代如王充，劉勰，在近代如袁枚，章學誠諸人——我們可以就叫他們做浪漫派式準浪漫派的文評家。章學誠說的最好，他說：

『詩之有音節，文之有法度，君子以爲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文史通義，文理篇)

這正如西人所謂蜈蚣百足行路，遇着螳螂問其行路法則，倒底何足爲先，何足爲次，第二天早晨，連蜈蚣自己走路却走不來了。

法國出了一個 Malherbe，專替人家作雕章琢句的批評，中國也出了一個沈休文，搬弄他的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的玩意，且自信爲入神之作，獨得千載失傳之祕。意大利出了一個 Scaliger 替戲劇家制定狗屁不通的科律，中國也出了一些以時文論古文的桐城派批評家，想做左丘明司馬遷的功臣，替他們闡揚『作文』的義法，也出了替人家算用幾個『而』字幾個『之』字，嚷着這是一起，那是一伏的金聖嘆。西人有新古典派釐定文字的分類 genres，中國也有一個姚鼐想要替文字分十三體類，而專在箴銘贊頌奏議序跋鑽營，却忘記最富於個性的書札，及一切想像的文學(小說戲曲等)。西人發現什麼懲善勸惡 Poetic justice 的學說，中國更不少認詩爲只好宣揚王化諷諫時君的，相信四始六藝的詩評家。

反對這種『井底天文』的文學見解，而稍近表現派或廣義的浪漫派的學說的，在中國也有幾人。『表現』二字之所以能超過一切主觀見解，而成爲純粹美學的理論，就是因爲表現派能擺住文學創造的神祕，認爲一種純屬美學上的程序，且就文論文，就作家論作家，以作者的環地命意及表現的成功爲唯一美惡的標準，除表現本性之成功，無所謂美，除表現之失敗，

無所謂惡；且認任何作品，爲單獨的藝術的創造動作，不但與道德功用無關，且與前後古今同體裁的作品無涉。袁子才說得好『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專持唐宋以相敵，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國，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失矣』（答施蘭垞書）。若是袁子才再進一步說，任你文人怎樣刻意摹倣，所做出來的作品，仍是你一人獨身的表現，成功也是你一人的妙文，失敗也是你一人的拙藝，與唐宋無與，便是一篇純粹的 Croce 表現派的見解了。

表現派所以能打破一切桎梏，推翻一切典型，因爲表現派認爲文章（及一切美術作品）不能脫離個性，只是個性自然不可抑制的表現。個性旣然不能強同，千古不易的抽象典型，也就無從成立。以崑曲標準評秦腔，固然一無是處。拿 Beethoven 的合奏曲與非洲野人的舞樂相提並論，也是低能。我們看章學誠論作者觀感，頗能了悟藝術只是個性在某時某地的返照，與表現派所言美學上的程序說相符。他說：

『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新婚宴爾之人，必不信

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文理篇)所以章學誠論文的標準是『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這是拒絕一切外來的標準，與表現派議論相同。王充也說『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有所稟，自爲佳好』(自紀篇)。我們能揣摩這『各有所稟，自爲佳好』的話，而悟文章及一切藝術的所由來，並將他擴充來做一切批評的標準，掃除一切批評界上的積穢，就是成了表現主義的信徒。

我們須明白一切的作品，是由個性表現出來的，少了個性千變萬化的衝動，是不會有美術的，這千變萬化的個性的衝動，是無從納入什麼正宗軌範，及無從在美學上(非實際上)分門別類的。我們知道自古文人無行，我們也應知道文人的言行與文人的詞章，只是同一個性的表現。顏之推文章篇曾舉出『自古文人，多陷鄙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過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以至於曹植『悖慢犯法』，孔融『誕傲致殞』，阮籍『無禮敗俗』，謝靈運『空疏亂紀』……我們却也應理會，屈原若不『露才揚己、顯暴君過』，是不會做出那沉鬱跌蕩的離騷經，宋玉若不『體貌容冶，見過俳優』，是不會做出那神態入微的神女賦，東方曼倩若不『滑稽不雅，』不足成其爲縱橫議論詼諧大家，司

馬長卿若不『竊貲無操』，挑引寡婦，也就少了他神化飄渺一代詞宗的氣魄。曹植『悖慢犯法』所以成爲第一流跌宕的詩才，孔融『誕傲致殞』，所以發爲瀟洒滑稽的詩歌，阮籍『無禮敗俗』入逃昏迷，一醉幾月，所以能入蒼勁遙深的詩境，謝靈運『空疏亂紀』怠曠職務，登臨遊覽，經旬不歸，所以在敍述景物的山水詩能別開蹊徑。變屈原爲當代名相，就離騷亡，變宋玉爲謹愿塾師，就神女賦滅，東方朔板起道學先生面孔來，就不成其爲東方朔，司馬相如，不敢有戀愛寡婦做禮教罪人的胆量，大概也不會有做子虛上林賦的才略。項羽尚能做詩，劉邦只會做皇帝，都在這性靈的藝術衝動有無而已。

我們要明白文學是沒有一定體裁，有多少作品，就有多少體裁。文評家將文分爲多少體類，再替各類定下某種體裁，都是自欺欺人的玩意。戲劇固然以動作爲主，倘是 Bernard Shaw 專以會話爲命脈，又如 Maeterlinck 專以無動作的心境爲主題，只要表現成功，又何嘗不可呢；像姚鼐把古文分爲十三類，昭明太子把文選分爲三十七類，並不是文章眞有十三類或三十七類，有文必類，類外無文，乃實用上的一種方便而已，與圖書必有分類索引相同。不得以爲此種分類，出之天經地義，更不得挾這些體類的章法，以範圍作家。有人批評文選分類不通，如賦先於詩，辭又別於賦，實則昭明未必有文章正統觀念，要替天下後世定出全

備無遺的文體，只是純採方便標準略略歸納而已。這種以經驗爲主『英國式』的分類，實較便隨機應變，所以易與事實相符。依這種經驗主義，七發七啓七命同有一個『七』字而分一七類固然可以，就要將九章九辯九歌合爲一九類也未嘗不可；難蜀父老文一篇旣可獨立一難類。解嘲另立一嘲，答賓戲另立一戲也未嘗不可，何況還有連『難』帶『嘲』的文章，又應立一『難而嘲』類，且『銘』必有『箴』，『誄』必含『哀』，『行狀』常包括於『墓誌』，『墓誌』又何嘗不是『碑文』，——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爲方便起見，盡可分門別類，爲權宜之計，若論藝術作品本性，有幾篇文章，就有幾樣體裁，多少藝術作家，就有多少作風。體裁格律之論，不但實際上毫無用處，理論上也不能成立。我們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爲每樣藝術創作，就是一特別作家特別時境的產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雖使本人輪迴復生，也決不能再做同一個性的文章。文人稿集，偶或散佚遺亡，所以銜酷茹恨，痛於喪子，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否則儘可如法泡製，又有何難？

我們要明白修辭不是文學，修辭學不是文評。古文筆法是最無用的勾當，文理法度，只能產出場屋舉業的文章。起承轉合之法，是循文思自然的波瀾湧現而成，其千變萬化，猶如危崖幽谷，深潭淺澗，毫無匠心的經營，而因緣際會，自成其曲折嶄岩之美，不是明堂太廟

營造法尺所足以談到的東西。用這種章法的眼光，去讀紅樓水滸，正如瞎子摸象鼻，永遠摸不着頭腦，最多不過像金聖嘆的滿口『妙甚』『妙甚』嘆其神化莫測。記得從前看金聖嘆批水滸，到林冲將遇害一段，明明白白是作者故意造作牽強失實 Melodramatic 之處，金聖嘆只記得在那裏稱嘆佈置之奇妙，轉折承伏之得法。試問轉折承伏，一抑二抑，一結二結的手段學好，就能做出一部水滸紅樓嗎？劉勰說過『淳言以比澆辭，文質顯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追也』(養氣篇)。既然知道這個道理，今人做文章，若能率志，而不竭情，淳言以代澆辭，豈不是也能同樣收到古人餘裕的效果嗎？章學誠說的更透澈：『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物，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成，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古文十篇)

自然中國只有評文美惡的意見，而沒有美學，只有批評，而沒有關於批評的理論，所以許多美學上的問題，是談不到的(劉勰知音篇稍稍談及，但是仍未能提出批評本身的問題)。所謂中國有些文評家與表現派理論相近，只是相近而已，並不是學人家看見走馬燈，遂詫爲活動電影早爲中國所發明的妙論。主張性靈的袁子才，仍不免好做詩法叢話無聊的勾當。像

章實齋『戰國之文皆出於六藝』『又多出於詩教』的學說，簡直是與表現派理論背道而馳。然而表現學說的是非，正在此種體貼入微的精要處，研究文評理論的人，不可以不辨。

十八，十，四夜作。

格利薄哀杜夫百年紀念

俄國米爾斯基著　　趙景深譯

格利薄哀杜夫(Griboyedov)的百年死忌，不能再增加俄國人對於他的作品的注意。因爲聰明誤(Gore ot uma)在文學的天空上已經是一顆穩定的星，光芒永遠不會減損。一切受過教育的人繼續的看他的作品，當然不能再加上什麼注意。在外國，格利薄哀杜夫是不大爲人知曉的，(但英國已有Sir B. Pares的聰明誤英譯本)只有文學專家和學生來研究，並不曾家絃戶誦，萬人爭傳。聰明誤之所以能夠成爲傑作者，是因爲他慣用俄國的成語，無與比倫，又有非常著力的韻律的表現。

我們的時代特別對於格利薄哀杜夫的個人事跡發生興味。對於大作家的生平發生趣味是

俄國讀者近來的一般現象。一羣普希金派合組起來孜孜不倦的會把普希金研究許多年。現在像托爾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李門托夫，(Lermontov)，尼克拉莎夫 (Nekrasov)，邱采夫(Tyutchev)，歌郭里(gogol) 等作家的生活和戀愛史都爲一般俄國讀者所熟悉。從前批評家和史家對於作者人格的論評現已不爲人所注意，現在他們最歡迎的是主筆，傳記家以及小說家所寫的文學家的生活。把從前作家的生平寫成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成爲俄國文學普遍的現象。據說(我不敢斷定是否確實)以李門托夫作爲主人公而寫的長短篇小說在去年一年已經出現十三種。當然格利薄哀杜夫也是一樣的流行。

格利薄哀杜夫在俄國史上也是一個重要人物。他的同時代的人都已見及。他們對於他有很大的期許——不僅僅在於寫得很好的喜劇，也不在於這喜劇寫得如何精巧，普希金對於格利薄哀杜夫是沒有好感的，在文藝上又處於敵對的地位，但他也居然說，只有他和另二人可以與他比肩。(這另二人當然是Pestel和Chaadayev) 白勒丁斯基(Baratynsky) 在格利薄哀杜夫像上所題的一首著名的詩可顯出同時代人圍繞着他的浪漫空氣。無論那一個傳記家都爲格利薄哀杜夫光榮而又奇醜的面貌所感動。他早年在大學的成功(在十七歲時他得到兩種學位)；他在彼得堡的熱情生活；他那有名的決鬬；他那大喜劇的孤立；他的畢業；他在死前數星期

與一個十六歲女郎的結婚(她一直活到七十歲，都還紀念着他，不曾忘記)；最要緊的，他死於一個瘋狂的波斯暴徒的可怕，以及他有意的去自找死路（波斯人爲了圖克曼且條約訂得不公平，恨他入骨，所以他遭了暗殺），但他却以爲暗殺是不正當的，事情決不會這樣巧；這些都形成了俄國文學家光榮的生活，傳記家更爲他書簡的力量和純樸所感動，完全與普希金脆弱的性格不同。他晚年所作的詩更引起讀者許多趣味，可以與他的生平互相參證。他在將畢業時所作的六首小詩和悲劇的斷片當然不能與聰明誤比並，他當然也不能算作詩人。他的詩不過是大人物韻律的表現罷了。他的詩有丈夫氣，有筋力，足與他本身相稱。

談到格利薄哀杜夫最偉大的著作是公使之死 (Death of the Vazir-mukhtar) (註一)，乃泰耶諾夫 (Yuri Tynyanov) 所作，以格利薄哀杜夫爲中心人物。泰耶諾夫是現存俄國批評家和文學史家中最著名的人物中的一個。在這部書裏他研究了許多格利薄哀杜夫的文學背景。泰耶諾夫特別對於格利薄哀杜夫的文友開特林 (Katenin) 和庫契爾倍克爾(Kuchelbecker) 感到興趣。(註二) 這兩個人都與格利薄哀杜夫同道，反對普希金派法國式過甚的流利的文體，在俄國文學史上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情。泰耶諾夫的初次出現文壇還只是一九二五年的事，那時出版了一本小說和一本小說式的文學傳記，主人公就是格利薄哀杜夫的朋友，詩人思想家

和革命家庫契爾倍克爾。這部小說得到很大的成功，泰耶諾夫立刻就以創造庫契爾倍克爾的方法來創造格利薄哀杜夫。公使之死的確是一九二一年以後俄國最好的小說，雖然不是最高的想像藝術，其本身却不失爲傑作。格利薄哀杜夫在百年祭的時候，有這樣一本好書作爲紀念碑，我們應該深深的感謝泰耶諾夫。他這本小說的確是小說，並非傳記所假扮的小說，也不是小說所假扮的傳記。所述並非格利薄哀杜夫生活的全部，只是他死前數月的記載。事實大半是虛構的。但却不失爲歷史和傳記小說，他了解書中的人物，重新加以創造，在小說藝術上也是同樣的有價值。我相信他所寫的格利薄哀杜夫是很相稱的。書中主要的基調就是表出主人公思想的變遷，他的朋友，如十二月黨。爾摩羅夫 (Ermolov) 等都下降的時候，他却升爲大人物。他走錯了路，阻礙他的前進。曾經有一時失去人生的目的。他對於新娶的妻子妮娜 (Nina Chavchadadze) 的戀愛，他在赴特弗里的途中和她結婚，似乎不大眞實，好像揑造出來似的。他向着運命走去，不相信他使命的重要，竟像睡遊似的走了最危險的道路，便遭了災禍。前數章所出現的妮娜好像是格利薄哀杜夫的回響器。……普希金在這部小說裏雖只出現兩次，但却不能不使人想到，在八年以後，他也遭了格利薄哀杜夫同樣的厄運，在尼古拉的俄國的窒悶空氣裏死去。我們在今日已經知道普希金是有意的自殺。格利薄哀杜夫大

約也是如此。他雖不是顯然的意識到，但逼迫這兩大文學家的力量却是一樣的。泰耶諾夫對於格利薄哀杜夫的死因解釋得頗爲可信，此外則敘到那些年來他詩思的枯竭，以及他想做比聰明誤更偉大的作品，竟不會達到他的願望。

(註一)公使之死有德譯本 Smert Vazir-mukhtara 由柏林 Slovo-verlag 公司出版，凡兩卷。Vazir-mukhtara 乃波斯語，意即公使。

(註二)復古派與革新派 (Arkhaisty i Novatory) 一九二九年於列甯格勒出版，裏面談到庫契爾倍克爾和開特林。

(譯自今年六月斯拉夫評論)

大夢一場

楊騷

序幕——在案頭

陰天的午後。在詩人的住房，右通會客廳。

舞台中央書案，案上書籍零亂不整，花瓶。

室內相當的佈置，沙發，椅子，茶几，書架等。

詩人　(在沙發中吸烟，既而憤慨什麼似地，站起，把烟擲地，在室中興奮着踱來踱去；客廳的電鈴響又響)。又是什麼人來了呢……這種生活已經夠了，盡夠了！唵！趕快跑出這可咒咀的地球外去罷！跑到火星裏頭去罷！我想摘天上的星，想摘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不可摘麼？摘不到麼？

娘姨　(從客廳上進來，低聲小氣地)翁先生……

詩人　又是先生麼！少爺麼！盡夠了，盡夠了！喂，娘姨，我不會客的呀！你不曉得我不會客的麼？除開俄人哥太斯基及藍太太之外，我什麼客都不會的呀！

娘姨　曉得呢，所以我把他們都推辭回去了。眞是，這些人怎麼這樣歡喜找人喲？管自己的事情去不好麼；單今天下午也來這好幾個客了，書舖老板，大學生，青年，教授……說不盡許許多多。但我都把他們推回去了，都推回去了……

詩人　喂，喂！你眞是多話！翁先生回去了沒有？

娘姨　(恐縮地)在外邊等呢。

詩人　(憤然)爲什麼不推他回去！

娘姨　(婆婆心地)但是翁先生連早起已經來過三趟了呢。可憐見地他着急得汗水都流出來

了，在這樣冷的天氣……

詩人　那曉得，你只要把他推回去，你的責任就完了呀！

娘姨　但他不肯回去怎麽辦呢？

詩人　有這樣的糊塗事麽？豈有此理！（亢奮着跑來跑去）

娘姨　他說什麽大學請先生演講的，今天下午四點鐘……

詩人　（揮手）曉得曉得，你不要多話！推他回去好了！

娘姨　他說你已答應了，非去不可的……

詩人　糊說！推他回去好了，不要囉嗦……

娘姨　但是他無論怎樣要見先生的……

詩人　（跑來跑去，顛狂相）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揮手）你說先生不在，說先生病了，死了！說先生跑了，搬家了！可以罷？蠢豬呀！（凝視娘姨）

娘姨　（好像看慣這種場面似地不在意；踟躕着）。但是……

詩人　但是什麽？（頓脚）去呀！滾呀！

娘姨　（有點畏縮，只一點點）。但是……（下）

詩人　（看娘姨下，如釋重担然嘆一口氣；然而仍不安地在室中踱來踱去，既而停脚從懷中拿出金錶看）還只是三點五十分麽……唵！頭眞痛，眞痛眞痛！（頹然坐下沙發中，兩手抱頭。）

停一刻，娘姨又上。

娘姨　（恐縮地走近詩人身邊來）先生……

詩人　（嚇得一跳，站起，望着因自己突地跳起而喫驚的娘姨。）唵！是你麽？翁先生回去了沒有？

娘姨　（放下千斤担似地神氣着）回去了呢，先生。

詩人　（放下千斤担似地吐息一下，然後輕敲娘姨的臂膀，笑容。）謝謝你！謝謝你！

娘姨　（得意地微笑着）先生，今天藍太太要來的麽？怪不得……

詩人　來的，約四點二十分鐘來的……現在幾點鐘？你到客廳看看，我的錶子走得太慢了。

娘姨　（神氣着地）是先生的心急，不是金錶慢囉……

詩人　（莞爾）那也說不定……但眞的什麽時候了哦？怎麽還不來；你去看看幾點鐘，到底。

娘姨　是。（下）

詩人　(坐下書案前的椅上，從抽屜裏拿出一張信來，念。)親愛的……(以下細聲聽不出。)明天下午四點二十分來找你，你要陪我看『情海波瀾』的最大浪漫的影片去哦……四點二十分，的確不錯(拿金錶看)。還只是三點五十，五十三分麼……咄！

娘姨　(上)先生，外面的壁鐘正是三點半，一分不差。

詩人　什麼！那簡直是患着脚氣病！

娘姨　(微笑)是先生的心跳得太急囉……

詩人　好好，不要多說，你滾蛋罷。我腦殼痛得很有程度了，昨晚一晚不睡，睡不着……

娘姨　(嘲謔)不是想藍太太罷？

詩人　亂說，你滾罷，沒有事了。我想在這兒打瞌睡一下，無論什麼人來找我，決不要來喚我喲！回他們去就是了，

娘姨　曉得。但藍太太來了的時候呢？

詩人　蠢猪！那不是當然要馬上，馬上喲，來喚我的麼！

娘姨　這樣的麼，嘻嘻嘻……

詩人　爲什麼做出這樣的鬼笑聲！

娘姨　(恐縮帶滑稽狀)沒有什麽，藍太太的嘴唇眞抹的紅呢，眼色眞好迷人的呢，可惜身子太弱了些……(欲退，旣而又問)還有，那個俄人什麽斯基來了喚你不喚？

詩人　哥太斯基啲，蠢猪！他今天不會來的。

娘姨　(婆婆心地)但是万一來了呢？

詩人　蠢猪！說不會來就不會來的呀！

娘姨　但是……

詩人　又但是什麽？去罷，不要吵死人。

娘姨　那俄國人斯基的鼻子眞高的凶呢！

詩人　(感嘆地)偉大的鼻子呀！

娘姨　先生就喜歡他的鼻子高的？

詩人　(不耐煩地)那怎樣都好，快滚出去罷，不要儘管這樣囉哩囉嗦(跑來跑去)。他是個革命家，革命，所以我喜歡……

娘姨　是呀，革命鬧得眞流行了，但革命到底是什麽一回事囉。先生……

詩人　蠢猪！革命是要使像你們這樣窮苦的人好起來的，還不曉得麽？

娘姨　但是，革命鬧得這麼久，我們並不覺得好了些什麼囉，先生……你在革命？

詩人　(傲然地)不待說！

娘姨　那麼，藍太太是和你在革命的？

詩人　(不耐煩地)快滾罷，你們這些懂得什麼革命！不要囉哩囉嗦，(推着娘姨)出去，出去！

娘姨　但是……(下)

詩人　好個討厭的女人！女人一老都該死盡！(起來，把門關上，然後再到案前來，坐下，又看看金錶，看看信，想想樣，捫捫額，搖頭搖頭第三個搖頭，而後抱着腦殼俯伏案首)。

停片刻，舞台漸漸糊糢黑暗起來，直至全看不見。

既而中央糊糢轉亮，浮出案頭來，色白。

詩人兩手抱着腦殼俯伏案頭，下體看不見。

以下是詩人的幻夢。

除開白的案頭，糊糢微亮的詩人的腦殼以外，舞台全黑。

幻像出現時，都只看得上半身。

詩人 （微動） 哼……嗡…… （苦悶的呻吟）

微微的歌聲：

花花山前山後開，
遊人尋花問花來。
不知花開有意無意，
戀花慕花遊人莫能去
莫能去，臥倒花灣任花刺；
刺出血來斑斑地，
不知血和花誰紅誰美麗？

人生的畸形兒，

不知歡喜只知悲。
滿天滿地醉春裏，
何爲要低頭嘆氣？

莫低頭感嘆，
站定瞬間的線上，
褶斂羽夜盡歡舞，
管牠脚下有深灘淺灘。

到月上風寒花影移，
帶得疲勞的心兒囘家去。
如你的心兒已破裂呀，
你就好死在花叢裏！

詩人 (微動，呻吟苦悶地，)哼……唸……唵……——

美人 (現出花容玉貌在詩人的身邊，以纖纖的手撫着詩人的頭髮。)

詩人 (慢慢地抬起頭來，夢眼睡朦朧地)唵！剛才的歌是你唱的麼？好美妙的聲音呀！好誘惑的喉韻呀！但美人，我已醒了，我已醒了哦。看，我眼睛這樣開着的。現在不是沉醉的春天；沉醉的春天已葬在荒廢的野原裏了，已是過去的一場哀夢了；現在是嚴肅的冷冬，是嚴肅的時令，北風呼呼地在窗口喊，大雪將飛來了罷。什麼花，什麼草，都連根帶蒂地衰落了，枯萎了！你去罷，美人兒你去罷！不要在我身邊嬌笑誘惑！我曾在你們的乳峯上築這歡樂的殿堂了，曾在你們的懷中划這多淫的畫舫了，曾在你們的唇上吸盡醉迷迷的香氣了。你們去罷！你們想再誘惑我麼？但我已經醒了的，眼睛這麼開着的。看啦，看啦，這是嚴肅的冷冬，是嚴肅的時令，我將奮發和這暴風酷寒抵抗，我將奮發做人……

美人 (嬌笑嫣然)這個人真在做夢呢……

詩人 (站起，和美人對照，下身都看不見地)唵，你才在做夢！還想誘惑我？但好罷，任你們百般妖嬈獻媚，我的眼睛已經看到另一方向了，已經找到我的出路了。兄弟們在屋外

呼我，在寒風冷雪的威脅中喊我……聽呀！聽呀！

羣衆似的喊聲　我們的救主！我們的領袖！救主！領袖！

詩人　（得勝似的神情對美人）聽見麼？聽見了麼？那些可憐的兄弟們在喊我，他們必需我的，要我領導的，要我把持的。美人兒你們去罷，滾罷！我爲你們心血也流盡了，淚水也乾涸了，肉體也消磨了。你們對我還要求什麼？還想得什麼；我的將盡的血液將爲那些可憐的兄弟沸騰，我這下半生將爲大衆的犧牲！（揮手）滾罷！滾滾滾！（返方向凝視暗處，如催眠術家似地）。看啦！這是什麼！（暗處現出兩大字『革命，』加一個『！』符號來）革命！革命！（詩人顛狂的神情望暗處東指西指，他所指處便現出大大小小的字來，好像影片似地，一現卽隱，一現卽隱。字都成赤色。）

字幕一　羣衆！

二　戰壘！戰壘！

三　Konton! Konton!

四　Pon! Pon! Ponponpon!

五　殺！殺！殺殺！殺！

六　衝鋒！衝鋒！

七　火！火！火！

八　勞動！勞動！勞動！…Pon!

九　革命先鋒，先鋒！

十　領導羣衆！羣衆！Kon! Tonton Ton!

詩人　(返身顧美人，字幕全消，舞台仍歸黑暗所領)看到了麼，那是什麼？那是什麼暗示？什麼警語！所以，所以你滾罷！(揮手)

美人　(嫣然)那是你的幻想呢，錯覺呢，誇大狂呢。啊！畢竟你是個詩人，所以，所以我愛你喲！(幻出很大的玉手摸詩人的頭)

詩人　(縮頭躲開，以自己可憐的不能抵抗的小手拒拂。)唵！你滾罷，你滾罷！我怕你，怕你……

美人　(悲感的表情，玉手消滅，玉容隨之也漸漸地糊糢起來，直至無痕無跡，終歸黑暗。)

詩人　(失神似地兩手在暗處摸索)好個魔的手呀！魔的手！魔的手！(頹坐。煩悶地兩手又抱了腦殼，俯伏案首與初同，肩甲微動地呻吟着。)哼……唸……唵……

字幕　（在黑暗處慢慢地影出白色的兩個大『美女』字，既而慢慢地消滅；換着，慢慢地浮出金色的兩個大『革命』字，又慢慢地消滅下去。以後，『愛』，『名譽』，『落伍』，『憎』，『反抗』，『屈服』，『打倒』，『殺！殺！』，『火！火！』，『羣衆』，『領袖』，『詩』，『美』，『玉手』，『魔』等字樣，大大小小如像幻燈似地，忽隱忽現地在詩人的腦殼上——那兒是全黑的——閃動跳躍。）

詩人　（奮起，顛狂地手舞作勢）唵！魔！魔！我須得從這裏頭脫出，須得找個出路！（興奮地把案上的花瓶掃去）　去罷！你花瓶！你已霸占了我的案首大半生！你只曉得對花兒紅兒獻殷勤！你只會養嬌了女子相贈的薔薇花心！帶着你我將安放斧鑿在這兒，是，開山大斧呀！（抓着案上零亂的書本子）什麼，書嗎！滾你的蛋罷！（欲拋擲未拋擲的姿勢）什麼書喲！（拿到眼前一看）唵！『支那的現代社會研究！』什麼鳥研究？現代社會這樣明白地排在面前，醜惡的，不合理的，弱肉強食的，不，不！餓食力肉的，帝國主義壓迫的，資本主義橫行的……什麼研究，這樣不是盡夠了？我們只要革命，革命，第三個革命！怎麼革命呢？要怎麼革命哦？那管得好多！喊喲！唱喲！衝鋒！羣衆！我是把握羣衆的領袖！這不是就夠了麼？（把書拋棄，另抓到別一本。）這又是什麼書？『唯物史

顆？』『史的唯物論？』唔，這是一本好書，好書！但是去罷！（丟書）只要記得這個名目就夠了，史的唯物，唯物的史……（把案上的書本盡行擲落）去罷，可懷念的書書本本喲！可尊敬的頁頁字字喲！你們曉得的，聰明的，教示的；但你們是死在白紙上的呀，你們是呆在鉛版中的呀！再會罷，我用不着你們了！我要如南洋的生蕃裸着體在熱天之下跑，我要像車輪不休不息地轉，我要上馬路去，從案頭到街頭去！我曉得我的出路在何處了，我曉得我的時代怎樣來臨了，我曉得我該怎樣轉變把握羣衆了，曉得革命了！書本何用？那讓學究去註釋罷！支那的眞相如何？那讓時代錯誤者去瞎說罷！我要的是熱的血，強的力，粗的拳，大的聲！我十年不飛，飛則冲天；十年不鳴，鳴則驚人！我將領導羣衆。羣衆，這愚蠢的羣衆，這受愚的黔首，這不知死活的猪牛，這老在睡夢的百姓，他們，他們怎能夠沒有一個領袖指導？他們須得犧牲，一羣一羣地做犧牲，以血的河血的海換來生活的源泉，以屍的山屍的嶽換來永遠的樂土。是呀！犧牲，一切都要犧牲！一羣一羣，一陣一陣，殺，殺，砍頭，槍斃，炸彈，火，火！是呀！我將領導這羣衆。驅這羣衆蹈湯赴火，來爲着理想，爲着主義犧牲！我的理想是大的，是大的！我將在犧牲的堆積上跳舞，唱勝利的歌，勝利！（顚狂地推翻書案）去罷，你這叫人埋首白

頭的東西！（書案倒處，浮幻出先的美人兒的玉容憮愁地。詩人啞然痴望。）

美人　哦！可憐的小兒啊！你來我的懷中安息冷靜一下罷。

詩人　唵！你雪白的多淫的胸口將爲流彈的射的了，你柔細如蛇的柳腰將爲赤色的銅鍘截斷的，你還不褒麼！犧牲已準備着了的。我將以羣衆的犧牲來和你們這些惡鬼賭個勝負！

美人　（憫惻悲憫）可憐的小兒呀，你怎麼有把羣衆做犧牲的權利？你將成爲莫大的殺人犯啊。

詩人　這是兒女心腸，小孩子話。那個革命不要犧牲？那個理想非血流成？革命非遊戲，時代已是要求羣衆的犧牲了的。

美人　那不錯，好孩子。但你準備早起開門帶領兄弟上學去好，不要在夜半深更把柴門劈開，徒犧牲了爲明天的工作而今晚休養着的兄弟們的精力呀！

詩人　那是懦怯的嬌唇才會說的話……我不聽你，不聽你的，你滾罷！大衆已經在屋外喊我了！

羣衆似的喊聲　領袖！救主！

詩人　這種熱望的聲音你不聽見麼？這種切迫的吶喊不衝到你的耳朵麼？是呀，你的耳朵只

慣聽溫柔的細語，愛慾的情話！但現在時代已變了，地球已轉了，你滾罷！

美人　我聽不到什麽呢，那是你誇狂的腦膜上喊出的聲音呢。

詩人　唵，你的耳朵被淫慾阻塞了！你還想誘惑我麽？大衆已在屋外喊我了，大衆已在喊我了。

美人　可憐的小兒呀，還早呢，且在我的懷中安息一下罷……（幻出很大的玉手摸詩人的腦殼。）

詩人　（恐縮着以自己可憐的不能比較的小手抵拒）唵，你滾罷，滾滾滾！我怕你，怕你……我的夢已醒了，我已找到我的出路了，羣衆將來擁護我，我將把握着羣衆，領導羣衆來和你們這些妖魔惡鬼打仗！

美人　（悲從衷生的哀感的表情）啊！啊！狂妄的野心把你從我心中奪去了，我悲傷，我悲傷……（愁容玉手同時慢慢地消滅）

詩人　（頹衰片刻的樣子，忽而驚醒似的）唵！什麽魔都退除干淨了……干淨了。我到十字路口去站在羣衆的面前罷！（奔走，迎面碰着翁先生的幻像。）

翁先生　你想把我的信用都破壞的麽？演講去罷，快去快去！（拖着詩人）你叫我設法請你演

講，現在請了，你却又不來。這是什麼意思？

詩人　（哈哈大笑）自然有無限的意思包含在裏頭！滾蛋滾蛋，現在是什麼時候喲！演講？那把我的名字掛在講台上叫大學生看看就得了。哈哈哈……（把翁先生一推，翁先生消沒，但換着浮出書舖老板的笑容來。）

書舖老板　吾們新出一個雜誌，要請詩人做點文章……是，無論如何，望詩人幫忙一下哦。（滿面笑容可掬地）

詩人　是革命底革命底的雜誌麼？可以可以。但我現在沒有時間，你到街頭找我來罷。（把書舖老板推沒，欲走；迎着是藍教授的幻像）

教授　（不好臉色的）我的小貓來這裏麼？我的小貓？

詩人　唵！你的太太麼？沒有來沒有來。我很忙，對不住了！（推開欲走）時間迫切了，太迫切了！

教授　但是她不在家裏呀！

詩人　（好笑地）那我怎麼曉得？你老在家門口監守不好麼？

教授　（恨恨的氣色）她不是常來看你的麼？

詩人　那是常來的；但今天可沒有來呀。

教授　爲什麼她要常來看你!?

詩人　那問你的太太才知道。

教授　哼，你誘惑人妻還推不知道麼！

詩人　不要說笑！現在連絕色的美人玉手都想摸我的膚髮摸不得了的，我還去誘惑你的太太麼？對不住，我眞沒有時間了，有話請到街頭來罷……（走去，消滅。）舞台上只有教授的幻像在那裏沉悶；旣而太太的幻像浮出。

太太　（警異）哦！是你!?

教授　（疑忌）你來幹嗎？看詩人革命麼？

太太　（不安的）我來找你的呢。你來看他的嗎？他不在？

教授　（不答，憎視她；旣而哀憐的表情。）你也已經有身了。爲什麼要常常出來跑，常常來瘋子這裏呢？你好好地在家裏安息罷，我的寶貝。（抱着她的頸親吻。青年的幻像浮出，望着呆笑）。

太太　（推開教授）蠢東西！有人來了呢。

青年　(不好意思地)請問這裏是詩人的住宅麼？

教授　(不高興地)是呀！

青年　我要請教他來的。

教授　他到街頭去了。

青年　到街頭去？做什麼？去白相麼？

教授　那我不知道了。

太太　(對教授)爲什麼他到街頭去？(着急的神情)

教授　那和你有什麼關係？我們回去罷。

太太　啊啊！我不曉得要怎樣好！不曉得要怎樣好！(撫胸愁然)

教授　肚子痛起來了麼？這非趕快請醫生看不好！快回家去罷。(扶着太太走)或者就進接生院去安全一點……

青年　(望着他們的腦後，歪頭疑思的樣子)新國民製造麼？愛的結晶麼？(教授，太太的幻像消滅)。唔……唔……怎樣都好。我的問題要緊哦！街頭去的麼？到街頭去罷……

(消没)

糢糊的灰白的案頭，又慢慢地幻出糢糊的詩人的腦殼來，兩手抱着與先同。

詩人的肩甲微動，哼……啲……地苦悶的呻吟。

舞台暗轉。

西風吹來的話

少仙

三

「因爲我有『跳躍着的生命』，所以你得被我殺掉；不殺掉，你會堵當住我的去路，使我不能跳躍。」

「不成！你跳躍不跳躍不關我什麼。我不能以我的血供你跳躍的游戲。」

「你混賬！連血都捨不得流，可見你『老氣橫秋』了！其實你現在能流一滴血，那是很光榮的；因爲你的血會長出牡丹——不，玫瑰花來。爲我們的子孫，不是値得的嗎？」

「先生，你究竟還年青，我們沒有祖宗嗎？我們祖宗沒有給我們流過血嗎？你翻開歷史。他們當初不是以爲要生出玫瑰花來嗎？然而現在呢？恐怕玫瑰終於不是從血泊裏邊生出

的？如果是的話，我們國的歷史要比任何國的歷史血跡多，那麼直到現在，何日會生不出一株玫瑰來呢？」

「不，以前的血沒有經過科學試驗，那是舊式的。舊式的東西都該打倒，埋葬；當然不適於新時代了。新時代的血是保能長出玫瑰的。保能！不信你試試看！」

「先生，你何不先試試呢？」

「我不能先試，因爲我是靑年，而且要在你血跡上建造一切東西。這些工作要得我來動手的」。

「建造一切東西？建造什麼呢？」

「這還用說，建造『人類的幸福』！」

「『人類的幸福』是什麼呢？」

「『人類的幸福嗎？』——啊！當然我們是處在廿世紀的文明裏，物質文明總要享受的，好比火車、電車、飛機、柏油馬路、西裝、大餐、等等……。這都可以算作『人類的幸福』。」

「但是，先生，我請問你：你是受過新式教育的人，火車、飛機、這些東西是怎麼構造的？」

「這你不用問，將來自會有人幹的！如果本國裏找不到，可以到外國請。況我現在雖然不知道，常言『福至心靈』，輪到我管時，自然就會了！這些小事，何勞你操心呢？況我有『熱情』，一切皆能勝任。」

「『熱情』又是什麼東西呢？」

「『熱情』嗎？這種東西奇妙得很！而且偉大得很！你不要看上海租界那麼偉麗，其實是不值得『熱情』來一下給牠個破壞的。『熱情』雖然能破壞一切，然也能建設一切。假如建設不起的話，也不要緊。反正熱情有時也需要不着建設的。因為他是精神——啊，請你老兄不要誤會，牠雖然也屬於精神，但不是中國舊式『精神文明』的『精神』，這是現代的『新精神』。是的，『新精神』。」

「哈哈！你先生不說我還不知道，這一說我完全覺悟了。我祖宗都是有『熱情』的，他們曾經自己慷慨過自己的血，如那些所謂忠臣孝子義女烈婦們；也被人玩賞過自己的血，如比每換一個朝代或每經一次革命的那些被犧牲者。他們假如不『熱情』，何至於那樣的慷慨呢？我看和你先生的熱情一樣。我記得很清楚，決不含糊。先生，我勸你把『熱情』暫且收起來，我的血也暫且吝惜一下吧。哈哈！對不住！」

一九二九，九，一。於東京

窗下隨筆

衣萍

大學教授顧先生，是瞧不起西洋人的。有一天，他在圖書館看書，恰巧一個美國人來參觀，由圖書館人員招待。顧先生正坐椅子上看書——綫裝書——看見美國人來了，鬍子一搖，兩腿一躍，登時坐到書桌上去了。他一手翻書，打起喉嚨吟哦，雙脚亂捽，等到美國人走到他的前面，他的喉嚨愈吟愈響，脚愈捽愈快，把脚上的布鞋捽落下來了；接着是布襪子也捽落下來，光着一雙肉腿，而且腿的顏色是像黑灰一般的。顧先生洋洋自得，以為美國人已被他侮辱，他是勝利了。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生了幾天病。家裏沒有什麽人理他，只有她父親，時時抱抱她。後來，小女孩病好了，於是，說：「這幾天，誰待我頂好呢？爹爹待我頂好，我嫁給爹爹吧。」「呵呀！你這個不懂事的小女孩，爹爹怎麽可做姑爺呢？」娘姨說：「你不要說，你不要說，媽媽聽見要生氣咧！」小女孩連忙搖着手。

吳淞福致飯店，西人某爲余言，有一天，一個美國水兵坐黃包車到飯店。下車後，美兵匆匆地從袋裏掏出車錢給黃包車夫，車夫拿來一看，說：「先生，這角子是銅的。」美兵拿回一看，是一塊美國金幣，約合中國銀元五元云。

暑天的姊姊牲笙的五歲女孩，名小桂，一天，一個人坐在小椅上嘆氣，旁人問她爲什麽嘆氣？她說：「我什麽都好看，只有鼻子太小了。唉！」

熊希齡言，清乾隆爲宮中漢人傭婦傻大姐所生，今熱河行宮尚有所生之小屋遺跡。

一個女生到某女校去報名投考。遇着女校的職員。第一句問，「你們這裏有抽水馬桶沒有」，第二句又問：「你們這裏許不許每星期請假回家？」第三句問：「你們這裏有洗澡盆沒有？」

李彥青被殺。孫伏園之子惠迪，時方八歲，問伏園曰：「李彥青是什麼人。」伏園答：「是替曹錕洗脚的。」惠迪又問：「他爲什麼被殺了？」伏園答：「他爲曹錕洗脚所以被殺了！」

孫惠迪在孔德小學讀書，他回來告訴伏園說：「喜歡同男孩子玩，不喜歡同女孩子玩。」伏園問他：「爲什麼？」他說：「因爲女孩子計策多。」

梁任公在東大講學時，曾爲口歸粵謳一首：

無情月，
掛在奈何天！
月呀！
你照人離別，
爲什麼偏要自己團圓？

梁任公生平著作甚多，陳獨秀曾以梁氏之學爲「浮光掠影」四字譏之，然梁之著作精力，至足驚人。戴東原百年紀念，梁氏曾爲晨報作論文。後驅車至帝王廟開會，謂陳容曰：「我三日三夜沒有睡覺了。」

胡適之先生在美時，曾和任叔永陳衡哲諸先生，閒以謎語爲戲。胡曾以唐詩「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打「倆」字，又「雙燕歸來細雨中」打「兩」字，俱極妙。又，陳曾以「宛在水中央」打英文字母一，爲Water中之t字，亦別出心裁，極爲精巧。胡又以嘗試集中「枝上紅襟軟語，商量定掠地雙飛。」打美國市名一，爲「烏約」(New york)。此則未免巧而近於謬矣。

屠介涅夫散文詩兩首

白棣譯

一　呆子

從前有一個呆子。

他一向過着平和而滿足的生活，但謠言漸漸傳到了他的耳裏，說他在各方面都被視爲鄙俗的蠢物。

呆子覺得羞慚，便開始暗自考慮着方法，怎樣去停止這些不愉快的謠言。

到後來，在他愚鈍的腦筋裏，驟然浮出了一種辦法……而且，他毫不躊躇，打定主意去實行了。

一個朋友在街上遇見了他，開始讚揚着一個有名的畫家……

『老實說吧，』呆子喊道，『那畫家早已是不合時宜的了……你還不知道？我眞眞想不到你……你眞是時代的落伍者！』

那友人驚愕了，當卽對呆子表示同意。

『我昨天讀了這樣了不得的一部書！』另一個友人對他說。

『老實說吧！』呆子喊道，『我想不到你全不知羞。那部書是要不得的；隨便那個人都早已看過了。你還不知道？你眞是時代的落伍者。』

這位朋友也驚愕了，便對呆子表示同意。

『我的朋友××，是多麼偉大的人物！』第三個朋友對呆子說，『實在是一個寬宏大量的

大丈夫！』

『老實說吧，』呆子喊道，『××是一個有名的惡棍！他拐誘過自己所有的親戚。誰都知道那些事。你眞是時代的落伍者！』

第三個朋友又愕然了，對呆子表示同意，而且和那個朋友絕交了。總之，在呆子之前，不論讚揚何人與何事，呆子總是照例反駁了過去。

有時他還加以責備的調子追說道，『你還相信權威者嗎？』

『陰險！兇狠！』他的朋友開始議論他了，『但那是怎樣的一個頭腦！』

『而且是多麼的詭辯！』另一個朋友支這樣地插嘴說，『啊，不錯，他確乎有點天才！』

結果，某雜誌的主筆，來請呆子去担任他們的批評欄。

呆子仍是取同樣的態度，同樣的高調，開始批評一切事和人。

於是曾經極口罵倒權威者的他，居然自己成了權威者，一般青年們尊敬他而又畏懼他。

他們除此以外，還能幹些什麼呢，那些可憐的青年們？雖則一個人照例不該尊敬。任何人……然在這情形之下，倘使有誰不尊敬他，誰便是時代落伍者了！

呆子在一般懦弱的人們中，眞是得其時哉了！

——一八七八年四月——

二　你該聽傻瓜的審判

『你該聽傻瓜的審判……』啊，我們偉大的詩人呀！你是常常說出真理的。這次你又說出真理了。

『傻瓜的審判和俗人的嘲笑』……有誰不知道這二者呢？人們能夠忍耐而且應該忍耐那一切的事。至於有力的人，儘教他輕蔑好了。

但在世上還有更殘酷的，刺人心胸的打擊。………一個人盡了他的最善，工作得奮發，親切而忠實………而一般正人君子卻要鄙棄他。他們的臉兒一聽到他的名字，便露出憤怒。『滾！給我滾吧！』青年的正人君子們聲聲地罵他。『我們不需要你，不要你的工作。你騷亂了我們的居處。你不知道我們，不理解我們……你是我們的敵人呀！』

他怎麼辦纔好呢？繼續工作下去吧！不必辯護自己，甚至也不必求公平的評判。

農夫曾經呪罵過旅客，因為他攜來了馬鈴薯，作為貧民日需的麵包的代用物。……他們摔去了旅客所送來的貴重禮物，丟入泥中，踐踏在脚下。

現在，他們以此為食糧了，卻不知道恩人的名姓。

這也好，名姓與他們有什麼關係呢？他雖無名，却救了他們的飢餓。

我們只消勉勵我們自已所貢獻的東西，應得是眞正的好食物。

在你所愛的人們的唇上，噴出辛辣的不公的譴責……但是，那些，也不妨逆來順受……

『打我吧；但請聽我的話！』雅典的大將對斯巴達人說。

『打我吧！但你們須要健康而溫飽！』我們應該這樣說。

——一八七八年二月——

略論識字運動

陳光堯

近數月來，全國各城市多有識字運動，以鼓吹民衆教育，誠可謂爲從來未有之善舉。中國現有楷字之繁難不適用，之有害於國家人民，想來人多知之。但在社會上向來本來流行的另有一種簡體「俗字」，他們在民間的勢力既極雄厚穩固，在文人的手下亦常使用；所以目前各處的識字運動不可不借重利用這種簡體「俗字」，理至明顯，是我們無須乎再去申說的。

不過就事實上細看近來各處的這種識字運動，彷彿都在提倡叫民衆認識楷字和宋體字，

(印書用的，這些都是緐體字，)其意以爲必知此民衆方可得到讀書求知的工具和門徑，這種用意，在一方面的理由上說，自然沒有什末不對。可是他們却未見有人從事運動使飽藏知識的書籍報章，以及在知識階級中的人們，拋去了他們傳統的架子和面具，來采用或承認這種社會上通用的簡易文字。

因此我覺得近來各處的識字運動所做的工作，恐怕多是所謂「削足適履」的穿鑿辦法？是忽略誤解了：文字爲人類所用，非人類爲文字所用；文字爲人類存在，非人類爲文字存在之至理的結果。況且放着社會上極通行便利的進化的簡易文字不予以承認，而必欲強多數國民棄其業已認識或易於認識之簡易文字，來學習爲少數文人所播弄的緐難僞誤(註)的文字，這更是一種以爲「人輕於字」的辦法。所以結果就成爲「本末倒置」了。

註：向來有一般糊塗蛋，總以爲現在的中國文字(卽楷字正字)「字字皆有精義」；至於社會上的簡體「俗字」，便是什末「僞誤不堪入目」。其實他這話已經就無半點「精義」，已經就「誤」得不堪入耳了。因爲「俗字」固然不能說個個都有精義，但他們裏面有價值的字也很不少，(以下各字舉例，因刻字不便，均從略)，卽以「六書」法來論俗字，如「雙」作「双」，「疊」作「叠」，均合於「六書」之「會意」；「藥」作「葯」，「懼」作「惧」，「戰」作「战」，

「擔」作「担」，均合於「六書」之「形聲」，並且這幾個「俗字」實在反較所謂的「正字」爲有精義。再看他們所謂的那些「正字」，固然不必說「個個都無精義」，但却有「四條腿的鳥，象形字不象形了；㝉字作宁，指事字不知所指何事了？武字作武，會意字不知會合幾個甚麼字了。急字作急，形聲字的音符看不出了。」（以上一小段節錄錢玄同先生語。）「口」「天」爲「吴」，「立」「早」爲「章」，這是不知所云的造字法。「ZZ」字作「會」，「八」字作「別」，這是把有價值的古字改爲無價值的今文了。此外又如「蟲」「剪」「漆」「燃」「溢」「慽」「獄」「譫」「撑」「裱」「縲」「皞」「蠡」「蠱」「鶴」「憔」一類的字，這都是「叠床架屋」的重複了「字形」。其造字的方法既然拙劣，在常理上尤屬不通之至。事實具在，而一般糊塗蛋還要勉強瞎扯着說：「現行的中國文字個個都有精義，」眞可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

關於此事，在兩月前，我曾致函北平市識字運動會主席何其鞏先生，內中大意說：識字運動如果對於中國現行楷字不加以簡易化的改良，或對於社會上流行的簡體「俗字」不予以承認或推行；如是而欲求國民識字求知，縱不爲「緣木求魚」，亦將等於「挾山超海」，結果必吃力而不討好云云。後來雖承何先生來信把我恭維了一大套，但不幾天他就已去職，所以現在

該會對於此意見的意見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我以爲識字運動要想國民識字，無論如何必定要抱「使字就人」的政策，萬萬不可「強人就字」，——尤其是不可以把現成的簡易文字不用，而要人單另再去認識繁難的文字。與其出笨力運動多數的民衆來認識不必認識的楷字和宋體字，倒不如先用方法促使少數的知識界中人之覺悟，去承認這種進化的簡體「俗字」，這是我的堅決的主張。至於簡體字印刷書報一層，現在商務印書館已將漸次另鑄簡字銅模；所以只要大家今後肯采用簡體字，簡字刊印書報是不成問題的。

北新書局擴充招股

本局過去的努力以四年半的短期間數千元的小資本造成今日『出書三百五十餘種銷書三百萬册分銷處三百餘處盈餘近十萬元公積金一項卽有三萬五千餘元之局面實爲創設時意料所不及足見文化發達時代需要本局之殷而本局亦足以慰讀者的希望本局不敢自滿故此我們抱着遠大的希望本着過去的經驗從事擴充預定計劃(一)大規模介紹外國文藝名著(二)聘請國內最有名學者選譯各國最新出版政治經濟社會巨著(三)聘請各有名專門學者編輯各種教科書(四)編印各種通俗用書提高國人常識(五)整理舊籍印行國學名著(六)設立印刷所改良印刷以上各項决在最短期間內使他實現故特擴充股額繼續招股茲爲利益普及羣衆及與作者讀者發生密切關係起見特於股額內撥出十萬元招收外股辦法如下

(一)招收外股十萬元每股五十元

(二)股息常年八厘紅利照分

(三)收股處上海七浦路本局批發所四馬路本局發行所南京花牌樓北京琉璃廠北新書局

(四)招股詳章索閱卽寄

注意 本局

基礎鞏固 公積金三萬餘元尚有購買版權及印書底版約值四萬餘元概未作價

利益優厚 第一次所招外股第一二期官紅利各一分半三期三分四厘二另贈長期優待劵購書享特別折扣

股額有限 幸勿交臂 失之

華郵政局立券的報紙
九二九年十月七日

語絲

第五卷

第三十一期

語絲　第五卷，第三一期

天眞與經驗

梁遇春

天眞和經驗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我們常以爲只有什麼經驗也沒有的小孩子纔會天眞，他那位飽歷滄桑的爸爸是得到着經驗，而失掉了天眞了。可是，天眞和經驗實在並沒有這樣子不共戴天，他們倆到很常是聚首一堂。英國最偉大的神祕詩人勃來克（Blake）著有兩部詩集：「天眞的歌」（Songs of Innocence）同「經驗的歌」（Songs of Experience）。在天眞的歌裏，他無憂無慮地信口唱出晶瑩甜蜜的詩句，他簡直是天眞的化身，好像不曉得世上是有齷齪的事情的。然而在經驗的歌裏，他把人情的深處用簡單的辭句表現出來，眞是找不出一個比他更有世故的人了，他將倫敦城裏掃烟囪小孩子的窮苦，娼妓的厄運說得辛酸淒迷，可說是看盡人間世的煩惱。可是他始終仍然是那麼天眞，他還是常常親眼看見天使，當他的工作沒有做得滿意時候，他就同他的妻子雙雙跪下，向上帝祈禱。他快死的前幾天，那時他結婚

已經有四十五年了，一天他看着他的妻子，忽然拿起鉛筆叫道：「別動！在我眼裏你一向是一個天使；我要把你畫下，」他就立刻畫出她的相貌。這是多麼天眞的舉動。尖酸刻毒的斯惠夫特(Swift)寫信給他那兩位知心的女人時候，的確是十足的孩子氣，誰去念 The Journal to stella這部書信集，也不會想到寫這信的人就是 Gullivers Trazels 的作者。R, L, Stevenson在他的小品文集「貽青年少女」中，說了許多世故老人的話，尤其是對於婚姻，講有好些叫年青的愛人們聽着會灰心的冷話。但是他却沒有失丟了他的童心，他能夠用小孩子的心情去敍述海盜的故事，他又能借小孩子的口氣，著出一部「小孩的詩園」(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裏面充滿着天眞的空氣，是一本兒童文學的傑作。可見確然吃了知識的果，還是可以在樂園裏逍遥到老。我們大家幷不是個個人都像亞當先生那麼不幸。

也許有人會說，這班詩人們的天眞是裝出來的，最少總有點做作的痕跡，不能像小孩子的天眞那麼渾脫自然，毫無機心。但是，我覺得小孩子的天眞是靠不住的，好像個很脆的東西，經不起現實的接觸。幷且當他們幾發現出人情的險詐全世路的崎嶇時候，他們常會非常震驚，因此神經過敏地以為世上除開計較得失利害外是沒有別的東西的，柔嫩的心或者就這麼麻木下去，變成個所謂值得父兄贊美的少年老成人了。他們從前的天眞是出於無知，値不

得什麼贊美的，更値不得我們欣羡。棹子是個一無所知的東西，牠既不曉得騙人，更不會去騙人，爲什麼我們不去頌揚棹子的天眞呢？小孩子的天眞跟棹子的天眞并沒有多大的分別。至於那班已墮世網的人們的天眞就大不同了。他們閱歷盡人世間的紛擾，經過了許多得失哀樂，因爲看穿了雞蟲得失的無謂，又知道在太陽底下是難逢笑口的，所以肯將一切利害的觀念丟開，來任口說去，任性做去，任情去欣賞自然界的快樂。他們以爲這樣子痛快地活着纔是値得的。他們把機心看做是無謂的虛耗，自然而然會走到忘機的境界了。他們的天眞可說是被經驗煅煉過了，彷彿像在八卦爐裏蹲過，做成了火眼金睛的孫悟空。人世的波濤再也不能將他們的天眞捲去，他們眞是「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這種悠然的心境既然成爲習慣，習慣又成天然，所以他們的天眞也是渾脫一氣，沒有刀筆的痕跡的。這個建在理智上面的天眞絕非無知的天眞所可比擬的，從無知的天眞走到這個超然物外的天眞，這就全靠着個人的生活藝術了。

忽然記起我自己去年的生活了，那時我同G很常做長夜之談。有一晚電燈滅後，蠟燭上時，我們搓着睡眼，重新燃起一斗煙來，就談着年青人所最愛談的題目——理想的女人。我們不約而同地說道最可愛的女子是像賣解，女優，歌女等這班風塵人物裏面的癡心人。她們

流落半生，看透了一切世態，學會了萬般敷衍的辦法，跟人們好似是絕不會有情的，可是若使她們眞眞愛上了一個情人，她們的愛情比一般的女子是強萬萬倍的。她們不像沒有跟男子接觸過的女子那樣盲目，口是心非的甜言蜜語騙不了她們，暗地皺眉的熱烈接吻瞞不過她們的慧眼，她們一定要尋到了一個一往情深的愛人，總肯來永不移情地心心相託。她們對於愛人所以會這麽苛求全，因爲她們自己是懇摯萬分。至於那班沒有經驗的女子，她們常常只聽到幾句無聊的卿卿我我，就以爲是了不得了，她們的愛情輕易地結下，將來也就輕易地勾銷，這那裏可以算做生生死死的深情。不出閨門的女子只有無知，很難有顚撲不破的天眞，同由世故的鎔爐裏鍛煉出來的熱情。數十年來我們把女子關在深閨裏，不給她們一個得到經驗的機會，旣然沒有經驗來煆煉，她們當然不容易有個強毅的性格，我們又來怪她們的楊花水性，說了許多混話，這眞是太寃枉了。我們把無知誤解做天眞，不曉得從經驗裏突圍而出的天眞纔是可貴的，因此上造了這九洲大錯，這又要怪誰呢？

　　沒有嘗過窮苦的人們是不懂得安逸的好處的，沒有感到人生的寂寞的人們是不能了解愛的價值的，同樣地未曾有過經驗的孺子是不知道天眞之可寶的。小孩子一味天眞，糊糊塗塗地過日，對於天眞幷未曾加以認識，所以不能做出天眞的詩歌來，笨大的爸爸們嘗遍了各種

滋味，然後再洗滌俗慮，用煅煉過後的赤子之心來寫詩歌，却做出最可喜的兒童文學，在這點上就可以看出人世的經驗對於我們是最有益的東西了。老年人所以會和藹可親也是因為他們受過了經驗的洗禮，必定要對於人世上萬物萬事全看淡了，然後對於一二件東西的留戀纔會倍見真摯動人。宋詩裏常有這種意境。歐陽永叔的「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同蘇長公的「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雖忘尚有心」全能夠表現出這種依依的心情。雖然把人世存亡全置之度外，漠然不動於衷，但是對於客子的思家同自己的鄉愁仍然是有些牽情。這種惆悵的情懷是多麼清新可喜，我們讀起來覺得比處處留情的才子們的濫情是高明得多，這全因為他們的情緒受過了一次蒸溜。從經驗裏出來的天真會那麼帶着詩情也是為着同樣的緣故。

藹里斯在他的傑作「性的心理的研究」第六卷裏說道：「就說我們承認看着裸體會激動了熱情，這個激動還是好的，因為牠引起我們的一種良好習慣，自制。為着恐怕有些東西對於我們會有引誘的能力，就趕緊跑到沙漠去住，這也可說是一種可憐的道德了。我們應當知道在文化當中故意去創造出一個沙漠來包圍自己，這種舉動是比別的要更壞得多了 我們無法去丟熱情，即使我們有這個決心；何爾巴哈說得好，理智是教人這樣揀擇正當的熱情，教育是教人們怎樣把正當的熱情種植培養在人心裏面。觀看裸體有一個精神上的價值，那可以教

我們學會去欣賞我們沒有佔有着的東西，這個教訓是一切良好的社會生活的重要預備訓練，小孩子應當學到看見花，而不想去採牠；男人應當學到看見着一個女人的美，而不想佔有她。」我們所說的天眞常是躱在沙漠裏，遠隔人世的引誘這類的天眞。經驗陶冶後的天眞是見花不採，看到美麗的女人，不動枕席之念的天眞。

人世是這麼百怪千奇，人命是這樣他生未卜，這個千載一時的看世界機會實在不容錯過，絕不可誤解了天眞意味，把好好的人兒囚禁起來，使他草草地過了一生，幷沒有嘗到做人的意味，而且也不懂得天眞的眞意了。這種活埋的辦法絕非上帝造人的本意，上帝是總有一天會跟這班劊子手算賬的。我們還是別當劊子手好罷，何苦手上染着女人小孩子的血呢！

致被棄者

逸[illegible]

作過你的母親的我，現在對於你已經是路人了，但我仍要將這母親的心，獻於被棄的你的面前。如果你得受教育以及你能平安的長起來，你是不難知道你自己與你的母親的。

不幸的被棄者！

讀着你的母親留給你的信吧！

★ ★ ★ ★

一九二六年狂風亂吼，雪花紛飛的冬月裏，你開始要成一個人了。那時大家都是模糊的，不知道你的來，「笑話！也會有這樣的事嗎？」你的父親漫不經意的說着，因此我也把那女人所不能避免的生育的事以爲是病了。

到了氣候溫和，草木萌芽的第二年開始的春天，我覺得精神萎靡，身疲力倦。有時下午的飯就不燒了，把睡眠代替了吃飯。晚上你的父親帶了麵包回來，我吃着麵包想到許多想吃的東西，這時不知怎麼那樣的饞，看見甚麼東西都想吃。但這想吃，也只是「想」吃罷了，實際上是到不了嘴裏來的：因爲有時連買飯吃麵包的錢都沒有，那裏有錢來供給我這侈求無已的欲望呢？

單是擺着好看的書架子，上面蓋滿了灰塵。下層堆積着許多換下來不會洗的髒衣服。能經常出版的刊物，一本本的，在我的床頭枕邊下堆多起來。每一本都是看看目錄又放在那裏。精神的不振，身體的懶惰，顯然的是異常了，便是那高興着寫東西的事，也視爲畏途。唊盂裏的水漲到幾乎連一個香烟頭都投不進去，飯後的碗箸經常擺在檯子上。地上的鉛筆屑

都踏到地板縫裏去，「這惱病眞不得了呢——屋裏拉圾筒似的，也不嫌齷齪了……」你的父親有時開玩笑似的說着整理了屋子。

日子一長起來，我又增加了頭痛，而且不時的嘔吐，每次吃了東西，心裏總翻覆着難過，於是又絲毫不能存留的把吃下去的東西全吐了出來。心房虛虛的跳動。臉上脹脹的。眼皮墜上石子似的往下垂。精神更其萎靡了。

每逢劇烈的嘔吐發作時，你的父親便說：「還是籌劃幾元錢，早一點到醫院裏去看了吧？不然，怎麼斷得定是病呢？」

心裏不知是一種甚麼樣的變態，煩亂得時時想哭出來。想到經濟，想到工作，想到個人，覺得無論甚麼，都不該有了生育的事：因此總是自暴自棄似的，而沒有毅然去診斷的決心。

抽屜裏專爲上醫院預備下的兩元錢，你的父親每次看見了，總是「你這人眞奇怪」這樣的說着，嫌我不到醫院裏去診斷。

煩亂的心情，到了敵不住身體的難過的時候，你的父親終於同着我到醫院裏去了。因爲怕營業式的醫院的敷衍，於是用了一元錢掛一個特別號。錢的確是有用的，我和掛普通號的

那些病人坐在一起，在內科診察室外等着。但是看護婦拿着票走來喊我的時候，很和藹，一點都不像喊那掛普通號的病人似的那樣輕藐地「喂喂，××號」。

醫生更是顯著的好，他先問了我的病狀，看了我的舌頭，聽了前後胸，又映着日光看了我的眼睛，後來把我領到一個比較黑暗的小屋子裏去，叫我躺在比桌子還要高的床上，看護婦站在床邊小機上拿着電燈，醫生又細心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檢察着。

「是Miss呢？還是Mrs呢？」醫生背着我嚴肅的問你的父親。

「是結過婚的。」

「啊，是受孕了。在這個時候，要好好的保護孕婦的身體；不要作劇烈的運動，也不要有過遠的旅行……。」醫生始終是很細心很和藹的。這很明顯的是掛了特別號的關係，可是他又怎能知道我那兩元錢是籌劃了好久的呢？

醫生證實了我的猜想，心裏更加煩燥起來，覺得孕婦所具有的一切醜態，將在自己身上漸次的表現出來了。

沒有錢的人，又怎能到那資產階級的醫院裏去生產呢？

工作的事，早已就丟在一旁了。在工作着的同志們來玩的時候，看看自己頂着笨重的身

體，想到因身體而停止了的工作，很難爲情似的，怕見他們。

「快作母親了。」

他們開玩笑的說着，自己也像是抱着孩子的母親似的，更覺得難堪。

吃中藥墮胎吧，當了衣服，找西醫用手術吧，不顧生死的作着一切勞働的事情，懷着僥倖得以流產的空想。

但你是你，空想終於是空想，不能有絲毫的制止或傷害，你安全的長了起來。

這事，你或者覺得殘酷，而且怨恨你的父母不負扶養之責吧，至少在你沒有了解你的母親之前是這樣想。但是到了你與你的母親具着同樣的思想和心理時，一定會覺得沒有甚麼，而且以爲是應當的了。

帶着孩子往戰場上去的事，是從來不會有的。你的母親是在所謂槍林彈雨之下生活着的，扶養着你，便是帶了你去臨陣。在戰場上的人，是說不定何時送掉了一生的，一旦到了厄運的來臨，如大家都敏捷的死去，那眞幸運。怕的是你不死，你的父母失掉了自由的時候，看着你流離失所，而不能加以招扶。這在幼小無知的你，是不知道甚麼的。但，眼望着子女流離而不能加以招扶的母親的心上，又是如何的痛楚？

總之，在時代，在父母，在一切，都不容許我對子女負有慈母之責。子女也不能受到春日的太陽光般的母親的溫暖的愛護。這你只有認爲是不幸了。

因了環境與工作的關係，你的父親雖有了拋棄你的提議：「用手術太危險了，即使當衣服，也不會有那樣多的錢。還是生下來之後，把他送到育嬰堂去或是沒有子女的人家倒好些。」

我除掉幻想着毀滅了你，以及希望着你在降生的剎那間死去以外，拋棄你的事，是從來不會想到的。所以這提議在你的母親的心上，比希望你毀滅與死去還要殘酷。沒有殘暴的毀滅你的勇氣，更沒有使你自然死去的可能；拋棄了你是不知道你的將來的。那拋棄你的事，我覺得恐怖得可怕。倒不如看着你死去，結束了你這一生倒安心。因此，對你無可如何了，只有等着那渺茫的，不可知的降生以後。

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忽然的見了血，我以爲是流產了，很高興，覺得一切可怕麻煩的事，將從此消滅。精神是奮起來，向着你的父親歇司迭里似的講了許多關於流產的話。

在朦朧中，似乎起了遲緩的痛，天亮時便大痛起來了，每次陣痛後覺得很疲倦，像是要模糊的睡去。到了再陣痛的時候，便又驟然的驚醒了。你的父親緊握了我的兩手臉色隨着我

的陣痛變了蒼白，痛苦的望着我。窗外透進暗淡的白光來，屋裏的空氣更是異樣的緊張了。

「天呵！就要生了呀！」房東太太聽見我的呻吟跑上樓來。蓬鬆的髮下映着灰白的臉，鬼似的在我脚下的門縫裏伸進一個頭來。

你的父親立刻像遇了救似的，見她走上來，臉上的神色輕鬆了。

「是請人？是到醫院裏去？快一點！別呆着！」房東太太按生婆似的撫摸着我的肚子。

「就到醫院裏去嗎？正這樣的痛着哩。」

我的陣痛又加緊起來了。

「不要緊！不要緊！快喊車來吧！」房東太太揮着她那粗大的不曾洗過的手。

你的父親跑下樓去了。

★　★　★　★

我被抬在T.D.產科醫院生產間裏之後，你的父親便往朋友處借錢去了。醫院裏的定章，是產婦抬進了生產間，就得先交十天的錢。手術費是按難產與否論定的，產後再算。我之可以能遲延到下午交錢的原因，是費了商酌的手續和曾介紹過兩個以上的產婦，到這醫院裏來過的好處。

我初躺到床上的時候，還担心着你父親的借錢的事。看護婦給我換上白色洗成灰色的開襠褲，我便像死人似的仰了臉，甚麼思想都沒有了。肚子的陣痛，又緊迫起來。醫生不許我呻吟，受刑似的被看護婦按住曲起的兩膝，練習生都穿着白衣服站床的四週，醫生挽着袖子，拿着聽筒——專聽肚子的東西——教授般的講着，於是那練習生，又一個個的交替着，把那聽筒按到我的那痛着的肚子上。

我像待解剖的死屍似的擺在床上，閉了嘴忍受着。我那裏是生產呢？簡直是作了他們的試驗品了！

這完全與我掛特別號看病的時候相反了，我後悔着沒有錢，就不該到這試驗場似的醫院裏來。

「噯呀！我實在撐不住了，快給我上麻藥罷！」我這樣的喊着的時候，醫生笑了。

「上麻藥？那裏，就要生了。」

又一次急劇的陣痛，我幾乎從床上翻下來，看護婦們都彎下腰來按住了我的身體，醫生忙把我的兩手由兩耳邊伸上去，叫我緊緊的握住了冰冷的床欄，「用力用力」醫生說着，於是看護婦們也都「併，併」的勉勵起來，我睜大了眼睛，拚命的在兩手上使勁。忽然的，竭了力

一般的，軟弱下來了。

「是個兒子，」

「九點一刻，九點一刻。」看護婦這樣的喊着，我覺得兩股間有個沒有皮的田鷄似的東西亂蹬着，你哇哇哇的哭起來了。

九月初九，九點一刻，你在這個時候出世了。我也像是在這個時候偸過了死關和你一同再生了。沒有遇到甚麼危險，嘗試了生產的滋味。在這個時候，那不要命的陣痛已忘記了，高興得總是想笑。

那小山般的隆起的肚子，竟像餓扁了的臭虫似的了。看護婦在上扎着繃帶的時候，我又昏昏的睡去。

生產後的睡眠，竟是死去樣的異常，醒來時才覺得，不知何時又被抬到一個斗大的病房裏去了。

你父親站在我的床前，你睡在我脚下的搖籃裏，這時覺得一切事都如作夢一樣，我軟弱的望着你的父親笑了。

「喂，看看吧，小的很哩——不過一尺長。」你的父親說著，表現了高興。我也自然的激

動了似的高興起來。

★　★　★　★

看護婦總是一個個的跑來看你，說是小孩好玩極了：她們自接生以來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小，這樣精神的。

「鼻子很像母親哩。」

被她們「母親母親」的稱着，我覺得生硬得可笑。「竟被人家稱作母親了。」這樣的想着的時候，忽然覺得難爲情起來，臉上熱熱的，閉了眼裝作睡着了。

★　★　★　★

也許是因了初次生產的緣故吧，對於生了孩子的事總覺得難爲情，抱在懷裏給你奶吃，更是我怕做的一件事。早上吃飯的時候，看護婦走來說，「今天第三天，不能再喂奶粉了。如果吃母親的奶，鹹東西要少吃。」

「不，不，不吃自己的奶。」我這樣的說着，不是掩飾正在吃鹹菜的事，是怕自己的身子過於起變化。我看着一個個在街上走着的女人，胸前垂着被孩子摧殘的猪似的兩乳，倘走快了或跑起來，鬆軟顫抖得令人難堪。本來是不暇顧及一切的無產者，不知爲甚麼，會有了這

樣不顧實際的思想。

但，這事終於有了你父親的藉口了。

醫院裏的晚上，異常寂靜，我微閉了眼，想到早上對看護婦說不給你奶吃的話，自己也覺得奇怪，請奶娘是妄想。喂奶粉也作不到。難道看他餓死嗎？我撫摸着因過去奶而聳起來的兩肩陷入矛盾的沉思中。你的父親忽然進來了，臉上紅紅的，精神十分興奮的樣子。

「眞高興極了，小孩我已經找了一個很好的主顧，給人家了。」

「呵！眞好極了……」我不自主的，受了激動般的，說出這樣興奮的話，立刻眼淚順着貼近枕邊的眼角直流下來，我不知是一種甚麽心情了。

「怎麽？捨不得嗎？」

「沒有甚麽。」

我終於哭了。

拋棄你的提議，這天晚上竟是這樣的過去。不知爲甚麽，完全改變了希望你毀滅與死去以及不給你奶吃的心理。夜裏幾乎沒有睡，幻想著你被別人養着的事。心裏異常的煩燥着。

「怎麽？不能睡覺嗎？」看護婦進來喂奶粉的時候這樣問。

「不。日裏睡的太多了。」

她由我說的聲音中曉得我是哭了。「呵！你怎麼哭呢！眼睛會哭出毛病來的！」吃驚的這樣說。

夜間聽到你的哭聲，是鋒芒一樣的刺耳，你的無知的啼聲，在你的母親聽來彷彿是一種哀怨的悲號。

昨天看護婦說：「你要看嗎？抱過來吧？」

「不，不要。」

我眞後悔，爲甚麼不看呢？倘若昨天抱走了，不是此生連小孩甚麼樣也不知道了嗎？生丁孩子不知孩子甚麼樣的母親那裏有呢？我這樣想着，又欲司迭里的坐起身來，想着爬過去看你。可是，不知怎的，一陣背上發抖的，對你怕了起來。我終於沒有看你的勇氣，又顫抖着倒下，睡了。

窗外馬路上的汽車，急馳的往來着，虛掩着的窗縫裏，時時吹進晚秋的涼風，下半夜的時候，你安然地入眠了，和你將要永遠離別的母親，孤獨可憐的在這深夜秋風的病房中靜默着。

「你到底怎麼樣呢？倘不願意，人家就不要了。可是，這樣好的人家再要找恐怕不會有了。」你父親的態度完全改變了。「你既不給他奶吃，僱奶媽我又沒有錢；即使不僱奶媽，增加上了一個孩子對於……」你的父親這樣說了，擔心我的答復似的望着我的臉。

可是，我呆住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這時你不知道那裏不舒服還是餓了，忽然的哭起來。

「眞煩死了，趕快抱走了吧！」你的父親討厭的望着你，似乎是想減輕些我的難過。

然而，我竟如自己受着人家的憎厭一般難堪得想哭；你父親是冰一般的，冷酷的叫人害怕。

你的父親變了這樣的態度之後，自己也似乎懊悔似的。跑出去，用了十個銅子買了一束黃色的菊花，插在我床頭的水盂裏。又把太陽照着的搖籃，輕輕的移到桌子前面。

「好，今天你移過來了。」我這樣想着的時候，看見你的父親一手撐着頭，默默的坐在桌邊的椅子上，覺得這樣的父親的心，也是可憐，又不由的難過起來。

不知是難過所致，還是夜裏受了涼，忽然發起熱來。看護婦來打了針，說是今天不能起來，因爲又有病了。

你的父親早上沒來，下午沒來，晚上仍不見來。這時對你父親的怨恨一點都沒有了。忽然擔心着想：「如果明天晚上不來，便可以斷定是被捕了。」正這樣想着的時候，你的父親和一個不相識的中上家庭的少婦進來了。

這少婦便是葉金記花行——我至今還不知道是甚麼「花」行——的主人。據說家裏是很有錢的。因爲丈夫得了某種病，不能生育，所以要找一個兒子，好承繼家產。又說聽見你的父母都是大學生，孩子一定是很聰明的。所以先來看看，請好奶媽再來抱……。

少婦長着和藹而又利害的臉。看了孩子之後，望着我只是笑。

「倒是很像母親的。這樣好的一個兒子，捨得不要嗎？」

我說不出話來，免強的笑着。

你的父親很周到的應酬着客——少婦——又時時拿眼望着我，像監視一樣的望着我，怕我說出拒絕那少婦的話來。其實，我早已沒有說任何話的餘裕了。

經過兩天一夜的工夫，我漸次的退了熱，晚上看護婦來量溫度的時候說，明天不能起來。後天也不能起，要躺一星期。沒有病痛總是這樣的躺着，眞使人着急。同時我又怕着再超過曾繳納了的那十天的錢。

還已經是四天了，我還沒有正式的看見你。看護婦喂着奶粉說，你的白眼球發了黃，人太小，不足月，不能再喂奶粉了。不知怎的，我又覺得你很可憐，故意的不給你奶吃的事，比甚麼還要殘酷！

明天一定叫看護婦把胸前的綳布解開，散下奶來。決計不送給人家了。為了孩子犧牲了身體算了甚麼呢？養着孩子，還不是一樣的工作嗎？那些母親們不都是將自己作了孩子的踏台呢？我這樣的想了，很安心。窗外晾着的尿布，被風吹得飄動着，看看你安靜的睡在搖籃裏，這時的心情，又完全改變了，想着的是我將怎樣扶養着你的事。

第二天我叫看護婦解胸上的綳布的時候，她說奶已經沒有了，必須請奶娘了。吃飯的錢幾乎都沒有的你的父母，拿甚麼請奶娘呢？心裏又有些改變，不像昨天那樣的感情的了。

這眞是你的命運，不幸的人呵！

天氣幾乎時時的變化着，雖然是九月裏，早晚的秋風吹起，覺如嚴冬一樣的冷。暖壺裏的水退了熱，你凍得哭起來，想到怕難為情不給你奶吃，不給你作衣服的事，淒然的傷感起來。






「奶娘還沒請來嗎？」

看護婦每次進來喂奶粉的時候，總這樣的催促着。

「已經託朋友去僱了。」說出這樣的話來，不知是欺騙誰？可憐的是茫然無知的你，被你的母親這樣的作弄着。

我要你的父親買布，與你作衣服的時候，他又毫無感情的說：

「你不必再替他作衣服了，幾天就來抱走的……」

「怎麽眞是販子似的，賣了兒子連衣服也不肯給穿去嗎？」我眞有些不高興了。

「不，不，你的工作……不要只注意在孩子的身上。」你的父親，難爲情得漲紅了臉。

我的工作麽？我早已說過了，倘若把信仰作了犧牲，把工作拋棄了的時候，我便沒有這些痛苦了。

一切的事，我都想了。可是，心裏總是矛盾着——犧牲了工作是不可能的，拋棄一個孩子又是如何的難堪呵！

在我決定拋棄你的這一夜，我幾乎整夜不能閉眼。你哭起來了，我訣別似的爬到床那頭去看你。嗳呀，糟了，你似乎是知事似的睜大了兩眼望着我，一聲不哭了。我不由的難過

了，流淚了，不敢再看你，把臉埋在被裏，大哭起來了。

哭了，心裏便覺痛快，似乎一切的冤屈的事，都發洩了出來。

你又哭起來了。我含着淚去抱你，兩個暖壺冰冷的。不知包過幾個嬰孩的，洗褪了色的襁褓，棉花一團團的隆起着，你的瘦小的身子，幾乎全成了紅的了。我給你換上你生了以後才給你做的那床棉被，喂了奶粉，抱起來。你不哭了。閉着眼，安靜的睡在我的懷裏。沉寂的深夜裏，燈光反射着你猴子似的臉，很是可憐。

你是安靜的睡着了。

你的母親呢？兀坐在床上，懷着訣別的心情，看着懷裏的你，贖罪似的到了天明。

「今天就來抱了。」

你的父親孩子似的，又興奮起來。時時的攀着窗口往外張望。我怨恨的望着他的背。你絲毫沒有異樣的睡在搖籃裏，仍舊時時的哭着。

「好呵！來了，」你的父親忽然轉過身來，指着窗外給我看，「那輛紅色的汽車。」

「忽然的抱出去，怎麼和醫院裏說呢？」

「不要緊，不要緊。」你的父親這樣說着，拉着門探出頭去。

樓梯急迫的响着的時候，她們進來了。一個衣服華麗的少婦，那花行的女主人，你現在的母親。那中年的女人，不知是那一個。大家都叫她夏師母。還有一個便是才請來的奶娘了。

你知道，我是如何的對不起你？你知道她們帶了甚麼東西來抱你的嗎？一個黃緞子的小包袱，一方血色的紅綾子，兩支高大的香，一本破舊的曆書，這眞是出乎意外的事，當她們前後擁着香客般的進來的時候，我簡直嚇住了。我害怕着你的命運，這樣的人扶養起來的孩子，也就可想了；她們還不知將有着若何的迷信的擺佈，讓醫院裏看見算什麼事呢？

「何苦來，要抱去乾脆的抱去好啦。」我低聲的向你的父親說着，你已在那高大的農夫似的奶娘的懷裏，餓虎似的吃着奶了。

「怎麼把孩子餓得這樣？沒給孩子奶吃嗎？」

我簡直被那中年婦人問住了。我不知道說甚麼，心裏說不出的煩燥着。

那少婦把黃緞子包袱打開，將裏邊的衣服，一件件的拿出來，拿到最後的一件破舊的襁褓時，她很高興的向我說：「這是養過九個孩子的了，我們費了很多的事，才討了來的。」那得意的神氣，由笑着的眼角裏表現出來。

正在抱着你的奶娘，忽然流下淚來。

「怎麼？怎麼？也不管是甚麼時候嗎？」

那整理着小孩衣服的中年婦人，從眼皮下斜透出視線來，注視着那奶娘的臉，十分兇悍。奶娘吃驚的拭了淚，仍低着頭，無意識的看你的臉。

「倘捨不了自己的孩子，就不該出來作奶娘！」

中年婦人坐在椅子上，放平了彎着的一條腿，把那個據說養這九個兒子的破舊的襁褓鋪在上面。

「來，抱過來。」

醫院裏的早飯，照例的是十一點鐘。當她們香客似的進來的時候，早飯也送來了。屋裏的空氣，不知緊張到甚麼樣，嬌豔的少婦，兇相的中年婦人，粗糙的奶娘，床頭上放着血色的綾子，散亂着的小孩衣服，桌上又整齊的擺着飯菜，桌子的一角上又放着香和曆書。這是死人的祭典呢，還是給產婦吃的飯呢？室中的空氣異樣的緊張着，這時我很怕看護婦再進來，那麼我將要對她說甚麼呢？你的父親毫不覺事的坐在床邊上，也許男子太粗心了吧？那裏，那裏，他簡直不懂這些。

「你快吃飯吧。」

到你的父親站在我的面前，督促着我吃飯時，我又覺得他太可憐了。

你餓了不知多久，像一隻瘦鷹似的，在那破舊的襁褓上赤裸裸的露着了。我端起了飯碗，重又放下，中年婦人臉上立刻露出了黯然的神情，直視着小孩的臉。

「怎麼樣呢？」

「死了才好哩。」

我煩燥得想哭出來。

你像死去了一樣的穿好了寬大的衣服，又抱在奶娘的懷裏了。少婦點上了香，把血紅色的綾子罩在你的頭上。

這時我才感覺到，對你失掉了一切的權力了。

「這，這是送給母親的。」

臨走的時候，少婦很和藹的指着桌上的一個信封和床下的兩個蒲包，這樣說。

這時我才看清楚，她們還帶來了兩個人頭大的蒲包。

「放心吧。走了。」

「放心吧，我們是難不着孩子的。」

她們跟在奶娘的身後走出去。香的氣息，從她們走出的門外吹進來。

★　★　★　★

一剎那，我這斗大的病室裏，又恢復了原狀。我的心裏如失了一切似的空虛了。那容着的搖籃，又斜映在日光裏。

「現在是用不着再往桌前搬了。」

我這樣的想着，竟是夢一般的模糊了。

「其實，抱走也就抱走了。」

「是呵，事情還不是這樣嗎？」

危險的人呵！你的父母是這樣的把你拋棄了。作你的母親的我，除了担心着你將來不知要成一個甚麼樣的人以外，是什麼也不感着了。這樣強壓着感情，拋棄了子女，正是無產者作出來的事。——門後的掃帚一般的工人們，爲了生活的壓迫，將子女作了犧牲，不是常有的事嗎？把自己的孩子拋棄了，抱着你流淚的奶娘，不是也看見嗎？我這樣的拋棄了你，也不能說是不幸吧？

到了落葉滿街，感覺得日光特別和暖的時候，我又回到曾害着陣痛走出來的家了，被子依然是在床的一頭堆叠着，痰盂裏的水依然滿滿的，一切都沒有改樣。在射進窗來的日光上，感覺到空氣的異樣。我軟弱的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充滿了送葬歸來的情緒。

你的父親打開那作了你的代價的那蒲包荔支，一個個的吃著。說是那封信裏的十五元，除支了手術費以外，還剩下三元四角錢。這時，我對他不知是一種甚麼樣的心情，不高興的看望着他的臉，把頭轉向窗外去。你的父親毫不覺事的，仍舊拿着荔支一個個的吃着。

「竟是糭子一樣的哩！」

我又厭惡地望着你的父親，我不知他懷着甚麼樣的心情。

夕陽沉下，室中又呈現着悽冷，你的父親又因事出去了；我心裏忘記了一切似的，茫然的坐在床沿上，拿着蒲包裏的荔支，也一個個的吃着。

★　★　★　★

在你被棄的第二年的現在就把這些話寫給了你，似乎是過早了——因爲你還幼小，我也還年青，似乎並沒有急于寫這紀載的必要，但是你的母親在命運中是已經注定沒有「壽終正寢」的福氣的人，「死」是隨時伴着她的。如果有一日你得以讀到這紀載，那時候她也許並不

存在這世間了。

但是你的母親的愛是與這紀載一同無盡期地留與給你的。

譯一首

石民

Ch. Baudelaire作

你將何言，今夜，可憐的我的靈魂，
你將何言，我的心呵，憔悴的心，
對此佳人，對此麗質，對此絕品？
她的仙姿，使你重新煥發起精神！

——我們應自得地謳歌她的光榮，
沒有什麼比得上那纏綿的溫馨；
她的玄妙的肌體有天香彌漫，

她的眼睛給我們沾受了光明。

無論是在夜裏，幽居獨處之際，

無論是在街上，稠人廣衆之中，

她的幻影，在我的目前，灼然閃動，

時或聲言：「我是美人；放明白些，你：

除了膜拜，你不得親近我的軀體；

我是天女，我是繆茜，我是神聖的！」

〔Les Fleurs du Mal 之四三。〕

「我把你的詩集從頭到尾都咀嚼過了，讀了一遍又一遍，一首一首地，一字一字地，而我所能說的只是一句：它使我歡快而且迷醉了。你簡直以你的種種色彩壓倒了我。在你的作品裏我最驚嘆的是它的完美的藝術。你讚美肉體却並沒有愛着它。」

佛羅貝爾寫給Les Fleurs du Mal的作者的這段話的最後一句，很可以特別地引用來作爲上面所譯的這首詩的一個考語。是的，他「讚美肉體却並有愛着它」。而且這裏似乎令人想起這位詩人的一段故事來。當他正掙扎於沈淪的苦惱中的時候，據說，他曾遇到一個他所認爲理想的「佳人」，遂不禁其傾慕之忱意。「我已是死了，你使我復活」，在一封熱誠而且悽惻的信裏，他對她這樣說，而那最末的話是（雖則，或毋甯說因爲她拒絕了他的愛）：「願你作我的護持的天使，我的詩神，我的聖母，」云云。如果一篇詩是詩人的生活所留下的一個足跡，則這段故事之與此詩大概是很有關係的罷。——譯者。

箒

匈牙利繆蓮女士著　晴帽譯

某大森林中住有一個魔法使。他時時到村裏來看看人們和他們工作的情形，以助善人罰惡人爲常。

冬天正中的某日，他到村子來。夜嚴寒，道路鋪滿着滑冰，年老的他給滑倒了而且挫了脚。他的杖落下了，杖在閃閃發光的冰上滑到他手伸不到的地方去。年老的魔法使可憐倒在

那裏，祇呻吟着，動不得身。

這時已是黃昏時分，夜色裹着人家，很少往來的人。

魔法使在冰冷的地面直凍，很躭心地四邊望望，看有沒有誰來幫忙一下。

終於聽到了踏在雪上的細碎的聲音。立刻走來了三個年青的人。

最先的是此地附近一等富農的兒子梅希阿爾，穿着天鵝絨的胸衣和暖毛皮的上衣，拿着鑲銀頭的手杖走上前來。跟着，瘦而震搖着的……學校教師的兒子法郎慈走來。最後，無父無母的窮工人卡爾拖着沈重的工作疲罷了的腿走來了。

梅希阿爾看見魔法使倒在地上就大聲笑出來，嘲笑地叫。

「在光滑的冰上魔法都不行了罷，老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給我倒呀。我的父親告僕人的時候你說不利父親的證言，此刻我報復你了，」說着笑得肚皮幾乎都要破了。

但是，法郎慈深深嘆了一口氣，用憐憫的聲，同情地說。

「可憐的老伯，冷罷。村裏的人不撒灰在路上眞糟糕。祇要撒點灰便不會有這樣的事的。可憐，連杖都丟了。」

他拾起曲了頭的杖給魔法使拿着，離開點站着，抱歉似的望着老人深深的嘆息。

但是卡爾却一句話也不說，抱起魔法使，這纔開始說，「老伯，我扶你回家去罷。沒有拐杖你不能走呀。」

他拖着跛腿扶老人到家裏去。

第二朝，魔法使的女兒順次訪問三個青年。送贈品給他們三個。

富農的兒子發聲笑了。他大喜得了金錢呢。但是「如果我都得了被我侮辱了的老頭兒一枚金錢，那末，給他拾杖的法郎慈，尤其是扶他到家的卡爾一定更得了很多是無疑的。」他轉念了。

這樣轉念之後，金錢便一向成為不感謝的東西了。他每看見牠時就想，「我雖手無一枚，但十枚二十枚，百枚千枚我都想的。」

魔法使的女兒交一個筆頭給法郎慈，說，「這是家父對你的同情的謝禮。」

敎師的兒子吃驚注視了筆頭。因為他是善良的人，一點也沒有希望什麼謝禮的。他再三的道謝後接受，插在筆管上。

魔法使的女兒贈一個帶給卡爾，說，「這是我的父親答謝你的幫助的」。

「受什麼禮物，這些不敢當。我是祗要別人家須要幫助，我時常都給幫助的。」卡兒不好

意思地說，於是他正想把箒還她，但魔法使的女兒的姿態立刻消去了，沒有法子，他只得將箒凭在屋角裏，不怎樣放在心上。

殊不知這老魔法使是個很高明的魔法使，在他的贈物中是寵有魔法之力的。牠立刻就現到青年身上來。

梅希阿每次看見所得的金錢，就在心上聽到「想更多的金。金！金！一切都是金！」的叫聲。父親死了，繼承家業之後，他想的就止積金的事情。他對傭僕給不到啜粥程度的工錢。却祇家畜一般的虐使。他欺騙寡婦孤兒賞取羊毛。他的耕地擴大了，牛馬充滿了家畜的小屋，然他一點也不滿足，不死心，越發想錢。後來他聞說地中出金的國在老遠的北方，他就無日無夜的做那不可思議的國的夢，於是在眼的附近就看見從地裏湧出的金，大箱小箱放不盡的許多的金了。於是他賣掉住宅，到北國掘金去。但是他的運氣一點也不好，同住在小屋裏的同伴從地中見了金，他却連石頭也不看見。他發狂似的想金，他忘記了一切。他忘記了他的伙伴誠心誠意的給他看護，忘記了兄弟似的共過患難，某夜，他正打算偷伙伴的金，伙伴醒了。兩人逐開始格鬥。梅希阿拔刀想刺伙伴。伙伴拿金塊擲梅希阿的腦袋。梅希阿倒地死了。

在法郎慈的身上又發生了別的事情，他爲求學出城來了。帶了魔法使贈他的筆頭。他還沒有用過牠呢。他因爲窮不能不特別儉約的。某日，他拿這筆頭來解宿題：殊不知寫出來的不是數字却是文字，而且續續的寫起文字來，一直寫滿了兩頁纔止住了。法郎慈讀寫成功的東西，那知道這是歌詠貧人的悲苦和富人的不仁的讀之令人垂淚的漂亮的詩呢。某新聞紙把牠揭載出來，法蘭慈便成了詩人。長年之間，法蘭慈用美筆訴貧人的苦悲，促富人的反省。然而窮人的苦一點不變，富人更是不改。終至於某日窮人自己定起法律來了。於是再沒有寫美麗的言詞訴苦的必要。而活動成爲必要了。祇以執筆爲生涯，過嘆氣的生活的法蘭慈，可憐如今窮於進退了。爲着激勵自己；他拿那魔法的筆頭記道「實行」，於是他把筆頭折了。他流着淚，遁去某高山，在那里他以隱者終其生。

還沒有講的是卡爾和魔法使的奇怪的贈品——箒的事情。

這箒眞是奇怪的箒呢。每逢附近那裏做了什麼不正的事，箒子就「掃除呀，掃除呀」，的嚷。卡爾常常聽到這話，便深深的想。他想世間的事情，知道了有掃除必要的東西是怎樣的多，懶惰而以他人的勞動爲活的幾多的人們無異於塵芥。於是，他時時把箒子拿在手上，緊握着誓道，我做到能幫助掃除爲止，決不懈志決不息身。在這時候卡爾亦離去他的村子，做

一個流浪各國的工人，箒子亦到處反覆的叫喊。

於是，卡爾更明白世界上行着怎樣不義的事情，工人是怎樣慘酷的被人搾取，懶惰的是過的怎樣奢侈的生活。他又知道好聽的話和同情是不中用，不義非以強腕來掃除不可。

於是，他無論到那裏都不離高明忠實的箒子。他立刻想到把箒子的話反覆的告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亦以箒子的話是對的，非按着牠的話去活動不可了。

於是他們亦把這話傳給朋友：聽過這話的人更講給別人，這樣一來，這句話立刻就傳播了全世界。

於是不久，世界中不正不義到了極慘酷這時候，聞到箒子賢明的話的人們都一齊起來了。掃除國內一切的不義和一切的汚物，建設清新的社會都成功了。卡爾又拿着他的箒子參加了這番事業。

然而，在其他各國，窮人們還來使用掃除一切汚物的箒子，還是依舊不變呵。已是非開始掃除不可的時候了。汚物已如山積，就要把人類埋在牠的底下了。

詩兩首

章依

一　毒了的玫瑰

我曾爲你的清芬迷醉，
我曾惘然於你的嬌媚；
呵，毒了的玫瑰，爲着你，
感謝天的賜與，流着清淚。

神賜你豔容，更有虛僞；
女仙的形廓，靈如魔鬼！
呵，毒了的玫瑰，爲着你，
我戰慄着造了難赦的深罪！

忘了吧，若幻夢之不回；
靜候命運賜我的險摧。
呵，毒了的玫瑰，爲着你，
我輾轉於人生的慘悲！

聽着，寂中的夜雨淒霏，
心如狂風後的薔薇殘蕊。
呵，毒了的玫瑰，爲着你，
難禁了那涓涓的淚垂！

十八，八，十日。

二　曾經有一個時候呵

曾經有一個時候呵，
你把紅唇假在我的臉上：
「我倆只是同命孤鳥雙雙，
願此後，永偕在太空翺翔。」
魔的眼呵，爲忌妬而怒張！

「我怕喲，怕將快樂盡享，
願一滴滴地啜着玫瑰醇漿。
約束些吧，如火的熱狂，
近了呵，那無辜的禍殃。」
魔的怒叱，驚雷般震響！

那黯然若著了喪服的太陽，
運行於天際無涯的蒼茫。
狂風將塵沙漫天飄揚！
我淒涼地獨自彷徨，
我是淒涼地獨自彷徨！

十八，七，廿日

旅途中

虞孫

我離開了『戎狄之邦』到古中原去。在蒼茫的夜氣中，火車把我載奔到新都。因在待北去車的間暇中瞻仰了一下現在的首善之區。南京本是我的老相識，但自從建作首都以後却和我疏遠了。現在到處都似乎充滿了新貴的氣概，有如暴發的破落戶一般。單就黃包車說，價錢就比從前增到幾倍。至於人馬的擁擠，警衛的森嚴和灰塵的濃厚，祇使人覺得一種不調和的繁華和不適意的囂擾而已——這本是中國大都會的特色，何況是首都。

首都的最大的建設，除了中山陵之外就要算中山路。據說是仿照歐羅巴洲德意志國的首都，柏林的街道辦理的。所以我們看了中國首都的中山路就可以意想出柏林的偉大。我特地僱了一輛黃包車，緣着該路慢慢地行，路面上確敷着黑油，但偶有幾處已積上沙泥了。並且有很少很少的幾處（以全路的長度作比，數目當然要算是最少的）已露骨，但比了其餘許多『怪石嶙峋』的路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了。一帶路面都點綴上零星的馬糞乾，襯托着路旁的荒涼田野倒頗有鄉落的風味。其時正建築着鐵道部，但和兩旁的落拓的茅屋並峙，總使人感到不調和。

快近鼓樓了。遠遠望見一座偉大的牌坊，當路立着，似乎有法國凱旋門的氣概。據說是江蘇省政府特為總理奉安——不，安葬典禮而建的，待走近時，一看，頂上的竹片參差地插着，似乎尚有燈籠的骨骼的形式，兩邊掛着幾個枯葉圈，大概是花圈的遺骸，但還可以想像出當初的美麗和莊嚴。因此我就悟到好古家的收集斷碑殘瓦，怕正和此有同樣的用意。

記得近時有個文家做了一篇類乎文學批評的書，叫做『浪漫的與古典的』。現在這書名正好用到首都來。革命沒成功以前的南京到處可以使人感到『古典的』趣味。卽如古色斑爛的鼓樓和零落不完的北極閣總脫不了這『古』字。現在鼓樓改作測候所，北極閣改作觀象臺了。鼓

樓前一塊從前齊燮元的鼓樓公園碑，字跡磨去大半，還隱約可以認出來，碑前立着一支似圓非圓的柱子，頂頭一塊破板上掛着一只鐘——大概亦是仿照德意志的。以至牌坊的枯葉園和黑油路上的馬糞乾都使人感到不可言說的滑稽。我因而想到近代最時行的一種畫，只求大意——譬如畫人，可以沒有眼睛，畫房子，可以歪一些，叫做漫畫。現在首都的一切恰有這個意境。

我就在這滑稽的感覺里離開了浪漫的首都。

正是淸晨，車到了臨城。這是從前孫美瑤旅長的龍興地，我心里不免有些惴惴然了。但轉想，現在是四海昇平的時代，不該有這種感想。但每到一個車站總見到幾列車的兵，不免又懷疑轉想的不確實。

軌道兩邊的田野中寥落地散播着倒塌的茅屋和傴僂的農人。我理想中的山東是個荒無人烟的處所，現在却還見到人跡；因而私慰，中國還不致於亡吧?!

其時正下着雨。旱道上滿是水，而水道里却仍涸着。若沒有船隻和車輛，人們幾要把船道和車道顚倒認過來——至少我這陌生人是如此。因而感到；中國人實應該受文明的西洋人的醜詆；他實還被自然征服着，文化確乎落後得很多的。

然而，回看餐車中的也是中國人，正用着刀和叉向洋磁碟中割取雞或牛肉之類向口里送，又感到中國文化落後之說的不正確。中國文北進步的步伐實在太不齊一。吃西餐的先生們等一下吧！

然而，車到濟南了。頭等車中的一個西人照例牽了他的狗跑到月站上去。那狗照例猖猖地向四面亂跑，似乎很覺着羈絆的苦痛。但牠的主人却不放鬆手里的繩索，視牠的猖猖以為樂。這實在暗示出人和畜生之間的不了解正和人與人之間不了解一般堅結，而牠的猖猖却比往昔厲害了。牠的主人於不了解之中明白牠的口渴。其時月台邊的自來水的龍頭正有一個賣茶的女孩站着獃看，這位文化較高的人便向她借一隻喝茶的碗，走到水龍頭邊，取了水，送到狗的口邊；牠便汩汩地喝了。我當時悲切地感到中國文化碻乎還是落後得十分懸殊，就是在餐車中喫西餐也不見什麼，充其量不過和在茶碗里喝水的洋狗一般高貴而已。

我竟這般迷惘地到了目的地。心中並沒有什麼悲壯琳漓的大感想，不過一些『不調和』的不快而已——即如鐵道部和茅屋，柏油路和馬糞乾，在水中走路的種田漢和在餐車中用餐的貴客之類。

一九二九，八，廿七，在天津衛。

伊孛生語錄

李建新

現在人類是如此地低落；瘋狂往往被稱爲知慧。

每個人都有在這地上得塊地方的不能讓與的權利；在那裏他可全然地享樂他身己。

命運好像常常幫助那有勇氣握住它的人。

在好幾方面基督教是敗壞而且阻礙男人與女人的。

現在社會中沒有人類的情誼，只不過是人與人的混和。

刑罰依着罪戾的足跡而走。

不是孩提退讓給少年，少年退讓給壯年嗎？但是孩提，少年都未消滅。

德意志的思想如宇宙一般地廣大；它預定做世界的將來的王！

草鋤得深，花香得濃。

在海外得了名望自然是有一種的滿足的；但它不能給我以快樂，而且畢竟沒有什麼價值。

戛茵稱我爲他的情人與愛者，現在他却與一年長的寡婦結了婚。

中庸是一個公民的首要的道德。

有什麽人在一定的剎那不承認他自己有許多牴牾！他的言語與他的行爲，他的意志與他的工作，他的生命與他的原理？

沒有一個詩人將他的生命僅僅地爲他自己話着，國人都分受他的每種情感；若不是這樣，那裏是他們彼此了解的橋梁？

若你奪去了平常的人的生命的謊言，你便也奪去了他的快樂。

抵制謊言，誹謗等，威儀是唯一的武器。不要使人看見你的仇敵所說的事接觸你。總而言之，做出如同作夢都沒有夢見過仇敵的樣子。

它給我一個自由的知覺，知道任何人都能夠在這世上眞實地做場審愼的勇敢的工作。

描寫羅馬是不可能的事：一個人雖可記述它，但所有的城市的優點與奇特他全然無法表達。

沒有一個詩人能夠寫作，多少或剎那，他自己沒有經歷的東西。

不要今天作這件事，明年作那件事，無論怎樣將那事一時作完，不可時作時輟。

權能的大祕訣是不要作你不能完成的事，動作與勝利的大祕訣是能夠無理想地將你的生命活着；這是全世界的智慧的總和。

政治家概括地給許多權利與社會，而對於個人的自由則加以否認。

多數是不對的；不對，我說。說對是社會的一種謊言。一個有自由思想的人應當對此反抗。誰是一國的多數的構成者，他們是聰明的人還是愚蠢的人？

科學家苛虐動物是不可饒恕的罪；讓他們將新聞家與政治家做他們的實驗吧。

有一天將要看到眞正的勝利隱藏在失敗之中。

道德的觀念與藝術的法律都不能永存。

只有整個的國家能夠參加智力的大運動。

所有的路都是同樣的好，若是它們向着同一的目標。

人是孤單的，他們必須有些東西常常娛樂他們自己。

南方人的美學的原理完全與我們的不同；他們要求絕對的美；但是我們北方人則甚至淺薄的醜陋都能藉着它的固有的眞的德性使之美化。

許久以前我便沒有設立普遍的標準，因我認為如此做是不公平。

沒有別的東西如同澈底熟習一種學問般對於一個人的完成有如許的貢獻。

環境在想像所從創造的形態上有可驚的影響。

國家或政府仍然將自由藝術，科學，與文學只視作裝飾品，而不覺得它們是國的大廈的棟樑。

我相信有一天所有的詩歌，哲學，與宗教將要混合成爲現代的我們尚不能有明瞭的觀念的新東西；成爲新的生命的能力。

官吏注重著個人的需要是莫大的謬誤。

大的記憶裏留着發育的種子。

我知道許多國的農民；但沒有一個地方我找到他們是心胸寬大，犧牲自己，或是無利己心的；反而我到處找出他們是對於自己的權利與關涉特別地關心。

讓你的公義從寬弘與不仁裏同樣地自由罷。

我沒有秉賦做個好的市民，甚至於正教信徒的本領；我不致力於那個，因我覺得我對於那些沒有才幹。

從十一月的眼中觀看世界是不愉快的。

許多人對於那不能免的旣不降服，又不習慣。

一個人在他創造宗教以前必須有相當的歷史的知識。

嘲笑是容易的；但忍受是美好的。

一個英雄的墳墓的最高尚的碑石是被一個詩人的詩歌所擧起。

他默念他的祖先的思想，他執著他的祖先的見解，因此他便成了精神的凡俗者。

我時常在晚間閱讀劇本。若是我有戲劇的豐富的想像與領會，我能在我的眼前發見每樣東西都是眞正地自然，眞實，與生動。這樣地讀一劇本，對於我，如同親見它的表演一樣。

一九二九，楓葉紅時，譯於牯嶺，悠悠按。

窮城通訊

——也是不舒服的一件事——

記者先生，

看了貴刊光儀君的「最近不舒服事件之一」，使我想起去年春天我地發生的不舒服的一件

事。

我是個失學的青年，因革命而犧牲我求學的機會——革命使我們的學校關門，因而成爲失學青年。不過爲求革命的成功，我們的犧牲是光榮的！

我雖因失學而困守在窮城中，但青年具有的好動性，和好做事的本能，却不因失學而減少；加之現在革命成功，更是我們青年做事的日子。我雖只有中學資格，我的理想和慾望，使我充滿前途無限希望的憧憬。後來又找着了三個與我理想相同的同志，我們四人照着我們的理想去爲社會服務。

第一步，我們以私人名義，向各處捐了借了些書籍；募了一點款子；訂了幾份報紙雜誌；購了幾本書籍；借一個朋友家裏；開了一個閱報室和雛形的圖書館。以我們努力的結果，每天平均有四五十人看報看書，外邊的時事漸漸的在他們腦海中引起了注意。不料在短短的三月又五天的時期，這小小圖書館被宣告死刑。牠的罪名是：祕密結社煽惑民衆……。

在第三月又五天的下午，有位革命駐軍的宣傳隊員，光降我們這小小圖書館，貴客臨門，招待如何的「恭且敬」。哦！這一下，成了最後的招待！因爲他老爺來的目的和動機：是有人報告我們私自集會結社，當那嚴重的時期，我們這般輕浮(他們的稱呼)的少年，更不容

有這會社的結合——實在我們并未結什麼社；況且我們熱心過度，似乎眞正表現着爲公共謀利益所不應有的這種熱烈；有上面的理由，我們和我們的圖書館成了他們的懷疑品和危險物，可憐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經這位宣傳隊員秘密偵査的結果，發現在別處捐來的民國十五年洪水一册，證明他們的猜想和別人的報告是眞的。在他囘去的一刹那間，他領了十幾位武裝同志，把館門封了，二位同志捉了，我剛巧上街去了，得免於難。我雖得以逃之夭夭，但是朋友的大門封了：借的書收沒：同志被押；這些責任天然地放在我肩上，我受良心的驅使，不能放下這些責任而逍遥自在，我扙着平常承一般窮城的紳士大老爺對我的行動賜了「規矩穩重」幾個字，大着膽向各方面疏通和活動；並報告我們籌備的經過和事實，又得着被押的二位同志的家屬之幫助和努力，邀天之福，結果二位同志各繳罰金五百元取保釋放，朋友大門啓封，書籍收沒，被收沒書籍中捐的買的算了，至於向別人借的就使我們該了一筆書債。

這事經過，唯一的收穫就是在我們處世的過程增加了一層經驗，經驗到青年在不關自身利益的事業切不可熱烈的去幹，致啓人「必有用意呢」的疑竇。

特殊事件之發生——至少我們三人是認爲特殊的，在窮城是不足怪，并且無處去訴苦，

於是我們沉默了，直到今天。

看見貴刊光儀君的「訃告」，恍然大悟，在文化中心的通都大邑也有類似的事實發生，我們窮城的發生這樣的事更是不足希奇的了。大地方的事有人替牠不舒服，我們身經目睹的事大膽的說出來，或者也有人替我們不舒服吧，雖然事情並不很大。

若是語絲高興。能「寬宏大量」，希望把這篇小小通信刊出，這是我的要求！

明心於中國之窮鄉，孔子誕日。

中華郵政局立券的報紙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圖書

語絲

第五卷

第三十二期

語絲
第五卷，第三二期

對於五言詩發生底時期的疑問

鈴木虎雄著
汪馥泉譯

一 主旨

中國底五言詩，普通以為由前漢枚乘，李陵，蘇武等作品中產生。即以為發生於景帝（公歷前一五一——一四一）武帝（公歷前一四〇——八七）的時代。但這說頭，難以遽信。其理由約分為三：第一，當作最早的五言詩底發生的本原不確鑿；第二，五言詩底發達底徑路不明；第三，當作最早的五言詩，及其他關於五言詩的記載，不見於史傳。以下，試依照順序地來說明。

二 理由

第一 當作最早的五言詩底發生的本原不確鑿

最早當作枚乘底詩而輯錄的，爲六朝時自梁至陳生存着的徐陵編的玉台新詠，其卷一有『枚乘雜詩九首』全文茲從略，照順序地排列其起句。爲：一，西北有高樓；二，東城高且長；三，行行重行行；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蘭若生春陽；七，庭中有奇樹；八，迢迢牽牛星；九，明月何皎皎。當作李陵，蘇武之作而最早輯錄的，爲梁蕭統（昭明太子）底文選，其卷二十九有『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及『蘇子卿古詩四首』。這也各列其起句的話，則李陵底詩，一，良時不再至，二，嘉會難再逢，三，攜手上河梁，蘇武底詩，一，骨肉緣枝叶，二，黃鵠一遠別，三，結髮爲夫妻，四，燭燭晨明月。這些詩，徐陵，蕭統都信爲枚乘，李陵，蘇武之作而收錄的。關於李陵，蕭統還在文選底序文中說，『退傅（指漢韋孟）有在鄒之作（爲四言詩），降將（指李陵）著河梁之篇（指『攜手上河梁』的五言詩），四言五言，區以別矣。』以李陵之作，作爲四言與五言底分界綫。梁鍾嶸，也在詩品中說，『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以李陵爲五言詩底始作者。

由此觀之，以五言詩之始作歸諸枚乘，李陵，蘇武，爲梁代諸人之說，後世亦從而奉之。

對於上述，要列舉上列諸作然枚李蘇諸人之作的直接的反證，很是困難。但是，第一，

（A）我們要講梁代諸家之說並非確定的

關於枚乘之作，玉台和文選，其說不一致。

上列枚乘之作中，除外『蘭若生春陽』，其餘八首，文選中列於「無名氏古詩十九首」之中。對比起來，如下：

玉台	枚乘詩	文選　無名氏古詩
一	西北有高樓	古詩第五
二	東城高且長	古詩第十二
三	行行重行行	古詩第一
四	涉江采芙蓉	古詩第六
五	青青河畔草	古詩第二
六	蘭若生春陽	（缺）
七	庭中有奇樹	古詩第九
八	迢迢牽牛星	古詩第十一
九	明月何皎皎	古詩第十九

如上所列，其八首在玉台中明記爲枚乘的，文選中屬於無名氏。

又與枚乘無關，卽文選中所收錄的『古詩十九首』中，其第八『冉冉孤生竹』一篇，蕭統所尊敬的劉勰，在他底文心雕龍（明詩）中，指爲後漢傅毅之作。甲說此篇爲某某作，但在幾乎同時代的乙，却說此篇作者不明；這，實是在那時代，沒有足於決定該作者的確證，由於編者底認定，題上作者之名而已。

其次，想關於李陵來講一下：梁代諸人，依據什麼書來收錄李陵之詩的？有本集的，應根據本集。但李陵之集，漢書藝文志中不載。至隋書經籍志，才載『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這集子是怎樣的東西，固然不明白，或如後所述，怕是後人收錄那到齊梁爲止稱爲李陵之作的東西。其果然也，梁人，亦不可不看作以傳稱的李陵之作爲本而採用的。

再次，關於蘇武之作，除文選收錄其四首外，不見旁證。祇其第三首『結髮爲夫妻』，玉台亦收錄，作『蘇武留別妻詩』。如其說這一首，因爲是文選和玉台二書一致的，所以可信：這，不得不任信者之意。但如其容許我作假想，蘇武底詩，可疑處比可信處更多。其理由如下。

（B）假想的底本原

現在，除文選玉台所收錄外，流傳很多的『擬蘇李詩』。例如修文殿御覽，古文苑（見於二書者，馮惟訥古詩紀卷十『擬蘇李詩』注引之。）及其他類書所傳者俱是。那擬作底時代，雖難確定，普通作爲魏晉間文士之作。又關於李陵。單獨的摭句，在文選底注中，常常注明『李陵詩曰』而引證的。由這來看，可以看到，從齊梁到唐初，類似蘇武之作的很多。這些作品，就是在現在，合諸『古詩十九首』，怕有四十餘首。據我底推想，這些，在齊梁時代，怕是單以『古詩』之名而傳的。鍾嶸詩品中說：

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指曹植王粲）。『客從客方來』，『桔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所謂『古詩』，不限于文選所收的十九首，玉台所收的八首（內四首，與文選同，）是更廣汎的。其作者，非曹植王粲之徒耶？殊爲可疑。（晉陸機，宋劉鑠，有擬古詩之作，所以此諸作出於晉前）。蕭統徐陵，其非就這些作品中，取其善者，而直題爲李陵作，蘇武作耶？

尤其如在樂府題中的紛亂那麼，題爲『李陵詩』『蘇武詩』等而流傳時，這是『李陵蘇武

做的詩』的意思，還是『歌詠那關於李陵蘇武的事實的詩』的意思，不明瞭的場合也不少。這也是容易發生誤解的。

唐劉知幾，宋蘇軾，疑李陵答蘇武書爲擬作；蘇軾幷疑蘇李贈答作爲僞。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然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東坡志林。（軾說，又見於其答劉沔書；劉子玄說，見於史通雜說下。）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序，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辨。——志林。

附言：載在文選中的蘇武詩，蕭統並不明言爲與李陵者否，東坡直曰『贈答』，這關於文選，實不免疎忽。推東坡之意，似是將文選及其他書中所收錄的關於蘇李的五言詩，概作爲擬僞之作而論的。

這，實不是沒理由的。

第二　五言詩發達底徑路不明

找尋七言詩發達底徑路，由楚之騷賦，漢初之歌淫等出發，到後漢末，魏初已具形體，

至晉漸達完成之域：那發達，是慢慢地成就的。如其景武之際，已有枚乘，蘇，李之作，單只五言詩，爲什麼會如此突然地發生的？稱爲枚乘，蘇，李之作的東西，及『古詩』之類，當作漢初底作品，實覺形式太過整齊了。

現在，就史傳可據者，尋求自漢初到成帝時代（公歷前三一——七）的與五言句有關係的歌辭，也寥寥可數。茲列舉於下。

（一）蒿里曲（出於漢初田橫門人）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古今注樂府古題）

（二）戚夫人舂歌（呂后時代）

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漢書呂后傳）

（三）華容夫人歌（武帝時代）

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子死兮，妻求夫死，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漢書燕刺王旦傳）

（四）李延年歌（武帝時代）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國與傾城，佳人難再

得。（漢書李夫人傳）

（五）楊惲歌（宣帝時代）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漢書楊惲傳）

（六）黃爵淫（成帝時代）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漢書五行志二）

（七）爲尹賞歌（成帝時代）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漢書尹賞傳。死，屍也；後，當作復）。

看了這些時，知道五言句，和五言以外的字數的句子間雜在用的很多。歌辭之體，應如此。又雖是單由五言句而成的，那句子很素樸，而且原始的。這些，漸漸經過精練，至少，到前漢之末，有形式整齊的顯現，才是經歷自然的徑路的，不然，如枚乘蘇李乃至『古詩』之類，在漢初便有了，這到底是突發的。

就是突發的也好。但這總要有突發底原因。例如，有某天才，創造這麽的作品。枚，蘇，李等，可以說是這麽的天才麽？那末，爲什麽單單這麽的特定的天才底作品流傳，從那時到後漢中葉二百餘年間，次於他們的作家底作品，看不到呢？這是可怪的。

又假定某樂曲新來，爲這所催逼，起來了五言的新詩形。武帝是起樂府，獎勵詩歌的人。那末，爲什麽那官撰之作的『郊祀歌』等，不見五言詩呢？前漢底樂府，都沒有五言詩，這是什麽緣故呢？

就是在民間，雖有三言，四言，及作爲琴歌的七言，可沒有五言詩。

如此，在不見有五言詩的風氣的時代，孤立地有枚，蘇，李及『古詩』那麽的作品，實是奇蹟。

第三　作爲最早的五言詩及其他關於五言詩的記載，不見史傳

其次，如有枚乘，蘇李之詩那麽的名作，爲什麽正史或其他傳記，不見記載呢？史記，漢書，關於文學，有詳細的記載；文章辭賦，滔滔數千言的，那收錄全文的也不少。又歌淫，也常常收錄。原本歷史並非文學底總集，所以雖是名作，也沒有收錄作者底各篇的必要；但至少，關於這成爲五言詩底原始那麽有關係的東西，總將收錄篇地罷，至少，總得插

一句某人創造五言詩的記事罷。

漢書關於枚乘，只說：

> 復遊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枚乘傳）

史記關於李延年，記載他將新製詩歌上絃的事：

> 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延年傳。索隱，『初詩，卽新造樂章』）

有這麽的精細的記事。但與著作關係很深的李陵，他始作五言詩，可不記一字。漢書在蘇武傳中，錄李陵於海上置酒別武時之歌曰：

> 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蘇武傳）

不言陵有五言詩。漢書關於文學上的記事，亦頗爲精細。例如枚乘底孽子枚皐底傳中，記皐爲武帝代作的事，或對於他底作品，說『凡可讀者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枚皐傳）又東方朔傳中，已記載朔底作品之後，還記『八言七言上下』。據晉灼注，這是『八言七言詩上下篇』的意思。作如此詳密的記載的歷史家，當那麽的整齊的五言詩底作

者才出現時，一篇也不收錄，且不一言講及有這事實：常非怪事？

以上，以稱爲枚乘，李陵，蘇武之作的五言詩爲主，幷及『古詩』，誌我之疑。

三　疑問底推廣

更推廣上述疑問底主旨時，前漢底五言詩，幾乎全部是可疑的。

說前漢有五言詩，其中有：(一)，上述的稱爲枚乘蘇李之詩的東西；(二)，古詩十九首中，除去稱爲枚乘之作的及稱爲後漢人之作的殘餘之詩；(三)，稱爲武帝時代司馬相如之妻卓文君之作的白頭吟；(四)，稱爲成帝時代班婕妤之作的怨歌行（或作團扇辭，怨詩）等。

關於(一)，已述於前。

(二)，從古詩十九首中，將稱爲枚乘作的九首之中除去『蘭若生春陽』的八首，因了重複而除去，所餘爲十一首。這十一首之中。如

『青青陵上柏』（李善謂，或係東漢之作）

『冉冉生孤竹』（劉勰謂係東漢傅毅之作）

『驅車上東門』（李善謂，或係東漢之作）

這三首，被說是後漢之作，除這三首、所餘，爲古詩第四『今日良宴會』，第七『明月皎夜光』，第十一『迴車駕言邁』，第十四『去者日以疎』，第十五『生年不滿百』，第十六『凜凜歲云暮』，第十七『孟冬寒氣至』，第十八『客從遠方至』的八首。

稱爲『古詩』『古辭』，是齊梁間人士指後漢以前（包括後漢）而言，不一定是前漢之作。據我底意見，如前所述，這些，因爲是選者任意地從作者不明，年代不明的詩的集團中採取的，所以對於枚乘蘇李的疑問，也可以對於這些。只是對於其中被主張爲前漢之作的作品，不能不講一句。

第七『明月皎夜光』這詩篇底前段，有『玉衡指孟冬』之句，後有『秋蟬鳴樹間』之句。李善注中說：

北斗七星，第五日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清何焯評此詩也說：

此，其太初以前之詩乎！

淸閻若璩也說：

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間』，爲明實候，故不以改者言。——王士禎居易錄帶經堂詩話卷十三典制類引之。

李善以下諸家，努力於區別歷時和實候。詩中如示十二支之方位，此區別也屬必要。但如虛心地來單看詩底本文時，如何能說孟冬是歷法上之孟冬，非實際季節上之孟冬耶？在詩中，玉衡是指表示孟冬底位置的方位。這和『秋蟬鳴樹間』，並不矛盾。初冬和秋晚，在實候上是相接，所以無妨的。由此而言歷法，可定爲太初以前之作乎？

附記：蘇武詩第四『燭燭晨明月』中『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下之李善注，也有『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的話。這也不用拘泥。但我睬于歷法底智識，如能由諸詩句之意，以定太初以前以後，這實可冰釋我底疑惑。這要仰望專門達識者底教導了。

宋書樂志中所載大曲中，有古辭西門行一篇。其辭曰：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解）

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來玆。(二解)(欽定史考證云，「一本復下有待字。」)

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何用解愁憂。(三解)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四解)

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五解)

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六解)(宋書卷廿一樂志)

古詩十九首第十五「生年不滿百」篇曰：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玆。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清朱彝尊(竹垞)論之曰：

裁剪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要之，皆出文選樓諸學士之手也。——朱竹垞書玉台新詠後。

裁剪長短句作五言詩，是否成於文選樓諸學士之手，殊不能斷。但如西門行那麼有長短句的，是古舊的形式，在五言詩底詩形整齊的時期，或者應以五言句以一貫之。如其假定

『生年不滿百』爲前漢之作，西門行須得是伸引這個的。這，是詩形底發達上所不能如此的。

還想對於『古詩』底文學上的價值，來講一句。十九首中說有枚乘之作，有傅毅之作，這二人隔時凡二百二十年許，這其間，詩底風格，以爲沒有什麼轉移的嗎？有轉移，以爲也不能知道的嗎？蕭統輩底鑒識，殊不能無疑。不，實因十九首，它底風格相近，所以文選底編者，也將它合併的罷。我底意見，以爲要把這合於後漢底風格，即後來的時期底風格來看的。

其次，(三)白頭吟，玉台所收的古樂府六首中的『皚如山上雪』，如左。不言作者。

(甲)皚如山上雪（一作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

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爲錢刀爲。

宋書樂志底大曲中所列的古辭白頭吟，如左。

(乙)古辭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一解)

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二解)

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三解)

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四解)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蓰；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

齕如五馬噉萁，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五解)

附記：右(乙)篇第五解，有意義不明之句，茲暫從原文。

樂府詩集(卷四十一)收此二篇，說(甲)是本辭，(乙)是晉樂可奏。

司馬相如欲聘茂陵人之女爲妾，其妻卓文君作白頭吟自絕，這是西京雜記底說頭；西京雜記中不言白頭吟底歌辭如何，(甲)，果係文君之原作否，實難必。又看詩底意義，雖足是棄婦之言，可如(甲)底第四解，有糟糠之妻怨其夫將納富家之女而出己之狀，這和文君底事情，並不一致。把這鑲嵌於文君底場合的，是王僧虔底技錄以來的說頭，古題要解，樂府解題已把司馬相如文君云云作爲『一說』而揭櫫，可難必爲文君之作。

其次，(四)怨歌行，文選收班婕妤底怨歌行，玉台也作爲怨詩而收錄。其辭曰：

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裂一作製；皎一作鮮；涼風風字一作飆)。

玉台題以小序曰：

昔漢成帝班婕妤，失寵，供養於長信宮，乃作賦自傷，并爲怨詩一首：

『并爲怨詩一首』，是編者徐陵底話。看漢書外戚傳，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載賦底全篇，可未言『并爲怨詩』。班婕妤，是班彪底叔母，班固底大叔母。如有怨歌行這麽的作品，總將說到一句罷。

又將這詩從它底意義上來看，究適於相傳辭與成帝同輩的婕妤底人格否；雖則詩是言一時之性，不必拘泥，可不是有輕浮的氣味。又從文學的價值上來看，雖其言辭美而哀，可筆力甚爲孱弱。這在有作退處東宮賦的力量的婕妤，大不相稱，假使毫沒忌憚地來講，就使魏代曹植王粲之徒來擬作，也將出於其上罷。看晉陸機已在講團扇的事，這應是魏晉間文士之

作。

以上鑲上作者的作品，是可疑；這麼的不鑲上作者的作品，也不能斷爲前漢之作。

對於這，劉勰遠在齊代，已被見疑，這可作鄙見之一助。他說：

(前略)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文心雕龍明詩。

四　餘言

在後漢之初，班固(公歷三二——九二)底詠史詩，歌詠孝女緹縈之事，甚爲質直。其辭如左：

詠史詩　　班固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罷，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少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以班固之大才，亦不過如是，這是因爲五言詩的風氣未開。及傅毅(明，章，和三帝時

代，公歷八九尚存）。張衡（公歷七八——一三九）等出，五言詩才燦然可看。如以班固，傅毅爲標準，從章，和二帝時起，五言詩確已成立（公歷八〇・九〇年代）。在安帝順帝時代（公歷一二〇——一四〇年代），有王逸。王逸，以楚辭之注及九思著名。他底詩作，一首也不流傳。但據後漢書文苑傳，稱王逸作『漢詩百二十三篇』。所謂『漢詩』，是指樂府等之中被公用的；因爲被公用，所以作者底個人姓名已亡失。在不知作者稱爲『古詩』的作品中，不是有着王逸之作的嗎？作爲枚乘及其他之作的作品中，從它底內容，價值上來看，被當作楚辭系統的東西，往往有之。又被稱爲古詩，蘇武詩等的東西，可認爲樂曲的很多。

說到後漢爲什麼五言詩會成立，這有兩種說頭。（一）歌淫等之中雜用的五言句，純粹地單以五言句來製作；（二）因爲在樂府中歌詠，由於隨體音樂的必要上，以全作五言句爲必要。這，待將來請教歷史的地說明中國底音樂的學者。

五　概括

總之，完備的五言詩，說在前漢初期已存在，這可疑處甚多。我以爲：五言詩，在後漢章和之際成立，入後便漸興盛。

歌女

契和夫作
楊騷譯

有一天，那是她比現在年紀還輕，容貌更美，而聲音還宏亮的時候，她的崇拜者尼科萊，比特羅維支，科爾巴科夫，坐在她的別墅的外部的室中。是個烝熱得難堪的天氣。科爾巴科夫剛剛用完午飯，飲了一瓶下等的普特葡萄酒，覺得心地不好過，氣分不舒服。兩個人疲倦着在等炎熱消失，好去散散步。

門口的門鈴突然響了。脫了外衣，穿着拖鞋坐着的科爾巴科夫，急跳起來，疑訝地瞧着巴茜亞。

「那一定是郵差或是那一個歌女的」。歌女巴茜亞說。

給郵差或巴茜亞的女友們所發見，科爾巴科夫是不要緊的；但爲着提防於萬一起見，他還是把自己的衣服拿起，走入隣室去了，當巴茜亞跑去開門的時候。

她喫了一大驚；站在門口的，不是郵差，也不是什麼女友，卻是個年青美麗的不認識的婦人。她像貴夫人似地裝束着，而且從外觀上看起來，無論如何也是個貴夫人。

這個不想識的婦人蒼白着臉，儼若走上險急的階級來似地在喘着氣。

『怎麼樣？』巴茜亞這樣發問了。

婦人不卽刻就答應。她走進一步，慢慢地巡視着室內，然後好像因疲乏或是病了而站不住的樣子，頽然地坐下去。她的蒼白的嘴唇，在想說什麼而終於說不出口的時候，長久地在震顫。

『我的丈夫在這裏麼？』她終於抬着紅腫着的大眼睛，望巴茜亞這樣問出來了。

『丈夫？』巴茜亞囁嚅地說，突地喫了一驚，手脚都變冷起來了。『什麼丈夫？』她開始戰慄着這樣重覆一句。

『我的丈夫……尼科萊，比特羅維支，科爾巴科夫。』

『不……不，太太。……我……我，誰的丈夫我都不認得。』

一分間沉默地過去了。不相識的婦人頻頻地以手巾拭蒼白的嘴唇，屛着息以抑壓內心的抖顫；一方巴茜亞好像木柱一樣，不動地站在她的面前，以驚駭和恐佈的神情瞧着她。

『那麼你說我的丈夫不在此地哩？』婦人這一回以懍然的聲調和奇妙的微笑問。

『我……我不曉得你在問的是什麼人。』

『你是個可怕的，下流的，卑賤的……』不相識的婦人備懷着憎惡嫌忌之情，盯着巴茜亞低聲說：『是、是……你真是個可怕的人。我很，很歡喜我終於能夠對你說這樣的話了。』

巴茜亞覺得自己給一種什麽可怕的難看的印象與這位穿黑衣而眼睛含怒玉手纖纖的婦人了。她又覺得自己那肥滿的紅頰，鼻上的痘痕，和那怎樣也梳不上的垂在前額的縫子，極可羞恥。她又覺得，如果她瘦一點，臉上不傅粉，而且沒有縫子垂在前額的話，她便能夠掩飾她是個不足『尊敬』的人這個事實，而且也不會至於這樣惶恐，就和這位不相識的不可思議的婦人面對面地站着，也不至於羞恥罷。

『我的丈夫在那裏？』婦人繼續着說：『他在這裏不在這裏我雖不關心，但我非對你說不可，就是金錢失掉了，他們在搜尋尼科萊，比特羅維支，科爾巴科夫……他們要把他逮捕的；而這都是你的罪孽！』

婦人站起來，非常興奮地在室中跑來跑去。巴茜亞呆望着她，而不解前後地恐怖着。

『今天他要被搜到而受逮捕的罷，』婦人說着，啜泣起來了；在這啜泣的聲中，可以聽出她的憤怒和困腦。『誰使他陷入這樣可怕的地步我曉得的！下流的，可怕的東西！可憎的貪慾的唯利是圖的賤婦！』婦人因厭惡而嘴唇激動，鼻子起皺。『我沒有辦法，你聽到了麽，

賤婦？……我沒有辦法，你比我強；但這兒有一位保護我和我的小孩們的！上帝鑒察一切！他是正義無私的！他將為着我所流的每滴眼淚，為着我睡不着的夜夜而刑罰你！這個時候將來臨的；那時你就會想起我來罷……！』

又沉默起來了。婦人在室中跑來跑去地搓揉着她的雙手，而一方巴茜亞還是不解前後地預期着可怕的事情的發生，失神地呆望着她。

『這些事我一點都不知道，太太。』她這樣說着，突地哭起來了。

『你在說謊！』婦人喊着說，憤怒地輝耀着眼睛盯住她。『一切我都曉得！我很早很早就曉得你。這一箇月以來，我曉得他每天每天是和你在一起過日子的！』

『不錯，但那怎麼樣？我有很多的客，可是我並不強要誰來。誰要怎樣做那是誰的自由。』

『我對你說，他們發見了金錢失掉了哩！他私侵了局裏的公款！為着這樣的一個……為着像你這樣的一個東西，為着你，他真的犯着罪了。聽罷，』婦人以凜然的聲調說着，停頓一下子，面對着巴茜亞。『你沒有人倫道義；你只為着為害而生的——這是你的目的；但誰也不能夠想像你墮落得連一點人的感情的痕跡都沒有了！他是有妻，有兒子的……如果他被

判為有罪而被流放了的話，我們就要餓死，孩子們和我……懂得了麼！但這兒還有一個機會可以從窮困和不名譽之中把他和我們救出來。如果我今天能夠拿給他們九百個盧布，他們便讓他自由的罷。只是九百個盧布！』

『什麼九百個盧布？』巴茜亞柔和地問。『我……我不曉得……我沒有拿這個錢。』

『我並不問你要九百個盧布……你沒有錢，而且我也不願要你的錢。我要你別樣的東西……男子是常要買奢侈品給像你這樣的女子的。只要你把我的丈夫給你的東西拿還給我！』

『太太，他並沒有送過我一件什麼東西！』巴茜亞曉得是什麼一回事了，哭着喊。

『那麼他的錢跑到什麼地方去？他把他自己的，把我的，把別人的錢都浪費了……這些錢怎樣了？聽罷，我懇求你！我因一時的憤怒，對你說了許多難聽的話，但請你寬恕。你該要憎惡我的罷，但如你能夠同情的話，請你設身處地想想看！我懇求你把那些東西還給我！』

『唔，』巴茜亞說着，把肩胛一聳，『我歡喜這樣做，可是上天作證，他實在沒有送過我什麼東西。相信我能，眞的。然而，你說的也有道理，』歌女這樣混亂地說，『他曾送我兩樣小小的東西，如果你要的話，我就拿還給你。』

巴茜亞開起化裝台的一個抽屜，拿出一個中空的金腕鐲和一只嵌着紅玉的小指戒來。

『拿去能，太太。』她把物品遞給來客，這樣說了。

婦人把臉漲紅起來，面部的筋肉在震慄，她發怒了。

『你想給我什麼？』她說。『我不是在向你乞憐，我在問你要那些不是你的所有品……那些你利用自己的地位從我的丈夫搾取去的物品哩……從那懦弱的不幸的人搾取去的物品哩。……在木曜日，我看你和我的丈夫一起在港口的時候，你帶着貴重的胸針和腕環。所以你在我面前假猩猩是沒有用的！我最後問你一句：到底你把東西還我呢、還是不？』

『你眞是個好笑的人。』巴茜亞說：開始感到憤怒。『眞的除開這個腕環和指戒以外，我未嘗看到尼科萊・比特羅維支的別樣東西。他只是拿糕餅來罷了。』

『糕餅！』不相識的婦人這樣說着冷笑了。『家裏的孩子們沒有東西喫，而你這兒却有糕餅。你絕對地拒絕交還物品麼：』

得不到答應，婦人坐下，凝視着空間，想着。

『那麼怎麼辦呢？』她說。『如果我得不到九百個盧布，他便破滅，而小孩們和我也一樣地要破滅。我把這個賤婦殺死麼，或是跪在她面前呢？』

婦人把手巾掩面啜泣起來了。

『我懇求你！』巴茜亞從來客的啜泣中聽到這些話。『你掠奪了我的丈夫，使他破滅了。救救他罷……你對他沒有同情，但小孩們呢……小孩們……小孩們到底有什麼罪？』

巴茜亞想像到小孩們餓着站在街上哭的樣子，由是，她自己也哭起來了。

『太太，我能夠做什麼呢？』她說。『你說我是個賤婦，說我使尼科萊•比特羅維支破滅，但我對你說老實話……在全能的上帝的面前賭咒，我實在沒有拿過他的什麼東西。……在我們的歌團中，只有一個歌女有着一位有錢的情人；其餘的，都是喫麵包飲麥酒地渡過日子的。尼科萊•比特羅維支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上品的紳士，所以我歡迎他。我們非歡迎紳士不可的哩。』

『我問你要東西！把東西還給我！我在哭哩……我在把自己的面目扯破了哩。……如果你想要，我也可以跪下去！如果你要！』

巴茜亞恐怖着叫喊出來，振搖着手。她覺得這個假若站在舞台上，而堂堂地在表現自己的感情的蒼白的美麗的婦人，單由於自尊和威嚴，爲着想把自己抬高，把歌女侮辱，而真的會在她的面前跪下去的也未可知。

『好好，我給你東西！』巴茜亞拭着眼睛，囁嚅着說。『的確。只是那不是從尼科萊·比特羅維支拿來……是從別個紳士們拿來的。請你拿去罷，請……』

巴茜亞把箱以上部的抽屜抽出，取去一個鑽石的胸針，一個珊瑚的領環，一些指戒和一些腕環，都給與那婦人了。

『都拿去罷，如果你要。只是我並沒有拿過你的丈夫的什麼東西。拿去罷，發財去罷。』

巴茜亞走開，憤怒着她就要跪下去的威嚇，繼着說：『如果你是個貴夫人……是他正髮的妻，你該把他守在身邊哩。我這樣想！我並不請他來；他自己要來的。』

婦人在淚眼的朦朧中，細檢着巴茜亞給與她的物品，說：

『只這一點是不夠用的……這些值不到五百個盧布。』

巴茜亞衝動底地從箱中投出一個金錶，煙盒子和一些妝飾用的釦鈕，舉着手說：

『我再沒有什麼了……你去搜尋！』

來客吐了一口氣，以震顫着的手把那些物品包在手巾裏，然後一聲不響，連點一點頭也沒有地自行出去了。

隣室的門開了，科爾巴科夫走進來。他好像吞下了什麼苦澀的東西似地，面色蒼白。一

個頭，神經質地在搖動；眼淚在他的眼睛裏閃耀着。

『你送過我什麼禮物麼？』巴茜亞衝到他的面前問：『什麼時候給我，唼，讓我問問你罷？』

『禮物？……那怎樣都好！』科爾巴科夫說着，把頭抬起。啊！她在你面前哭了，她低頭俯氣了……。』

『我在問你，你到底送什麼禮物把我？』巴茜亞喊着。

『啊！她，一個夫人。那樣高傲的，那樣純潔的她……竟幾乎要跪在一個……一個娼婦的面前了！而那是我使她這樣的，我使她這樣的。』

他把兩手摑着腦殼，唏噓起來。

『不，我不能夠寬恕我自己！決不能夠寬恕我自己！給我滾開……作這下流的東西！』他以厭惡的感情叫喊着，從巴茜亞的身邊倒退，以顫慄着的手衝開了她。『她終於會跪下去的也算不定，而且……而且是在你的面前！啊，啊！』

他急急地把衣服穿好，輕蔑地把巴茜亞推開，走向門口出去了。

巴茜亞倒下痛哭起來。她婉惜着那樣衝動底地就給了人家那些物品：她傷心。她想起在

三年前一個商人無理無由地打她的事情來，由是，比剛才更大聲地哭喊了。

這一篇是從日本英文學社所出的『World' World's blassics in English』的第十三卷『Select tales of Anton Tchehov』之中譯出來的——譯者附記

「散文小詩」選譯

Ch. Baudelaire作
石民

1, 瘋人與維娜絲

是多麼希奇的天氣！廣大的公園暈眩於太陽的熾烈的光耀中，有如青年之昏迷於情愛的勢力下。萬物之騰歡是沒有言說的；就是水波也似乎入睡了。是如此地異於人類的宴會呵，這種無聲的酣宴！看起來，你不免要說，有一種時時增長的光燄使一切無生之物都煥然生光了；你將說，那些興奮的花朵，懷着燃燒的熱情，要以它們的色彩之炫耀壓倒那天色之青蒼哩，而且那熱力，竟使那些撩亂的芳香隱約可見，使它們騰起，如同輕煙，飛向杳冥中去。

但是，在這萬物同歡中，我看見一個傷心的人兒。

在那偉大的維娜絲石像的腳下，一個假裝的獃子，——即那些志願的丑角們中之一個，

他們的職業是使「王孫」們發笑，當「愁苦」和「煩悶」祟害着他們的時候，——他，怪刺眼的穿着一套可笑的光怪的衣服，戴着一頂小丑帽和一些鈴子，蜷縮着，倚着那石基，抬起他的含淚的眼睛，望着那不朽的女神。

他的眼睛說道：「我是人類中最卑屈而且最孤寂的呵，被剝削了情愛和友誼；這樣，竟不如那最低等的禽獸哩。然而我，一樣地，是生來便能夠探究永久之祕而且能夠感覺「美」呀！唉！女神呵！可憐我的悲苦和我的狂亂罷！」

但是那毫不動心的維娜絲，望望然以那雙大理石的眼睛，凝視着遠處——我所不知的或物。

2, 老婦人之失望

一個皮膚皺縮的小巧的老婦人高興起來：她看見了這個爲盡人所痛愛而且競相取悅的漂亮的小孩子哩，——這個小東西，如同那小巧的老婦人一樣地脆弱，一樣地沒有牙齒，一樣地沒有頭髮。她更走近些，心想這孩子可以看出她的面上所現出的歡喜而同她嬉笑。但是這孩子驚愕了，掙扎於這小巧的衰殘的老婦人的撫抱之下，而且使這房子裏充滿了他的尖叫。於是這老婦人只得退回於她的永遠的孤寂中，而且躲在暗角裏哭了，對着她自己說道：「

唉！在我們，可憐的老女人們，時候是已經過去了：想當年我們能夠取媚於人，我們甚且能夠取媚於那些不知事的孩子們哩；而現在，我們竟使得我們所要親愛的小孩們都害怕了」。

3, 早上一點鐘

好了！這可太平了！就是那稀少的疲倦的車馬聲也沒有聽到了。至少我可以有幾點鐘的寂靜，即使並非安閑。好了！那些難堪的面孔已不見了；即使苦惱着，總還是我獨自一個人在這裏。好了！我可以悠然地沉浸於陰暗中！第一件事，使勁地把鑰匙扭兩下，把門鎖好。我覺得鑰匙這樣地一扭似乎可以加強我的幽寂，而且可以使此刻給我隔離了世界的那些屏障更結實些哩。

難堪的生活！難堪的都城！且讓我結算我的這一天的事情罷：會見了幾位文學者，其中有一個問我們是否能夠由陸路往俄羅斯去（他大概以為俄羅斯是一個海島哩）；……和一個雜誌的主撰者頗客氣地爭論了一番，他對於各種反駁的論調總是用這麼一句來回答：「我是就正經的人立論，」——這意思就是說其他一切刊物都一些流氓主撰的了；……應酬了二十來個人，其中有十五個是於我不相識的；……和這同樣多的人握過手，這卻是不會預先買了手套來防備的呀；……微雨中到一個跳舞的姑娘的房子裏坐了一會，她要我給她擬定一種服裝的

式樣；……和一個劇場經理接洽了一番，他送我出來時說道：「你頂好去訪一訪Z君罷，他是我所有的劇作家中最蠻，最拙，而又最受歡迎的；你和他大概可以說得上。去見他罷，那時我們可以再看」；……對人誇耀了(為什麼呢？)幾種缺德的行為，其實我並沒有做過那些事的，而對於我曾經高興做過的幾件醜事，因為有損體面，我却又憤然地予以否認了；……拒絕了一個朋友很小的請求，却又給一個混蛋寫了一封介紹信；……哦，感謝蒼天！這一切總算完了。

討厭我自己而又討厭一切人，我，在這深夜的寂靜和幽隱裏，倒很想拯拔我自己，而且覺得一點驕傲了。我從來所愛的那些人的靈魂，我從來所歌詠的那些人的靈魂呵，保佑我，護持我，給我驅除這世界的迷妄和那些烏煙瘴氣罷；而且你，主呵，我的上帝呵！請賜予我這種恩惠罷：讓我作出幾行絕妙的詩句，足以給我證明我自己並不是人類中最劣者，證明我自己並不下於我所厭惡的那班東西呀。

4, 偽幣

我們從一個香煙店裏出來，在路上走着，我的朋友很仔細地理清他的錢；他把那些小的金角子納入他的背心的左邊袋子裏；那右邊的呢，就塞取那些銀角子；他的褲子的左邊袋子

裏，則安放一批銅板；最後，放進那右邊的，是一個兩佛郎的銀元，這個，他特別地看了一看。「一種希奇的瑣細的處置哪！」我心裏想。在我們的路上，我們遇着一個窮人，他以顫抖的手向我們伸出他的帽子來。我所知道的再沒有比這種乞憐的眼睛之無聲的言語更刺心的了，在這種眼睛裏，那知道怎樣體會的敏感的人，定能看出那麼重大的委屈和那麼深沈的哀怨。他會在一隻被鞭的狗子之含淚的眼睛中看出這同樣的深切而且複雜的情緒哩。我的朋友之所施捨比我的是大量得多了，所以我對他說道：「你很對；我們自己只要曾經有一回感受過那種驚喜的樂趣，則世上就沒有比使別人驚喜的那種樂趣更大的了。」「我給他的是那塊假的哩」，他悄悄地回答，彷彿是解釋他的這種揮霍行為。

我的可憐的心，平日慣愛無中生有，(是怎樣的一種煩惱的天性呵，造物者賦予我！)這回卽刻就生出了如下的這種想頭：我的朋友的這種行事一定是出乎一種異想，想要使這事成為這個窮鬼的生涯中一件肇事的主因，而且也許還想知道那種種的結果，無論是倒霉，或不是，因為一塊假銀錢在一個乞丐的手裏是難免惹出事來的。它不會被換得眞的角子嗎？它不也會使他坐牢嗎？假如說能，也許一個麵包店的老闆會把他捉將官裏去，當作是一個造假幣的人，或控告他行使偽幣哩。但是，同樣可能的，也許那塊錢，在一個可憐的小滑頭手裏，

會成爲一宗小小財喜的種子罷。如此這般，我胡思亂想，推演着我這位朋友的心意，而又由種種可能的假設推求種種可能的結果。

突然地，他打斷了我的幻想，重說着我自己的話：「是的，你很對；給他那麼多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再沒有比這樣使他驚喜的那種樂趣更大的了。」

我一直望着他的眼睛，我驚訝了，看着那目光閃爍，顯出那毫無掩飾的眞情。我纔明白地知道他原來是爲的要施恩而同時又討好；心想賺得用了那兩佛郎而又博得「上帝的歡心」；那麼便宜地昇入天國；毫不花費而贏得好善樂施之名。

我當初以爲他是想藉惡作劇以求快意：這種想頭我本是可以原諒他的；我本可以感覺趣味，新奇，以爲他之簸弄那可憐蟲是弄着玩兒的；但是我絕不能容恕他的那種無聊的意念。本來作惡是無可容恕的，但自知是作惡，則總算有點德性；而最不可救藥的罪惡是由於徹底的鄙陋之心所驅使的那種缺德行爲。

5, 靶子場

「墓場大觀樓」——「古怪的招牌哪，」——這位遊浪者暗自說着；「但是這可引起了一種渴想！這個酒館的主人一定了解荷萊斯和那些私淑伊璧鳩魯的詩人們。也許他還知道古埃及人

的那種徹悟的慧覺哩：他們於任何宴會上總是少不了一具骷髏，或足以表示人世之無常的某種東西的。」

他進去了，喝了一杯啤酒，望着那些墳墓，而且懶懶地抽起煙來。于是，他想起要去視察那墓場：那裏的草是那麽深，又那麽眩目，而且那裏彌漫着那麽豪放的陽光。

是的，光與熱是那麽放肆着，彷彿那沈酣的太陽在那野花的絨氈上打滾哩。那些花草，因吸收那地下的腐餘，十分繁茂。

空氣中洋溢着無限的嚶聲——渺小的生物之嚶聲——時或被震斷於那附近的靶子場傳來的槍的迸響，——拍的一聲，迸響的如同開香賓酒的瓶塞而震斷那遊宴場中悠悠的嫋嫋的音樂。

曬着那使頭腦發熱的太陽，而且呼吸着那含有「死」之芬芳的空氣，這其間，他聽到一種微語的聲音從他所住在的那個墳墓裏傳出來；那聲音說道：「該詛咒的是你們的什麽靶子哪，來福槍哪，擾擾的人類呵，你們這樣地不顧慮這些死者們和他們的莊嚴的安息哩！該詛咒的是你們的野心，該詛咒的是你們的陰謀，無饜的人類呀，你們竟來到這『死』之淨土的附近練習着殺人的手法哪！如果你們知道射中靶子而奪得錦標是怎樣地容易，而且知道除了

『死』一切都是這樣地虛無，那麼你們便不會使你們自己這樣地勞神，忙碌的人們呵，而且你們便不會這樣地攪擾我們的睡眠了：我們是早已達到了那歸宿——煩惱的人生之唯一的眞實的歸宿呀！」

6, 野蠻婦與妖姣女

「實在呀，相好的，你簡直使我煩厭的不可名言而且不能容忍了；聽你吁嘆，人們會以爲你之受苦更甚於那些在麥場拾穗的老太婆和那些在酒館門外拾取麵包皮的老丐婦哩。如果你的吁嘆是發洩着一點苦惱，那到足以使人敬重你；可是那不過是表現着享福的煩膩和安閑的倦怠罷了。而且，你時常總是反覆地說着這些廢話：『好好地愛我罷；我是這樣地不滿足呀。撫摩我這裏，摟住我那裏呵。』那麼，來罷，且讓我一試，看能否治好你；我們可以有辦法，只要花幾個銅錢，到一個市場裏去，並不要走多麼遠。

「仔細看一看這個鐵籠罷：在這裏面的這個蓬髮的怪物——牠的樣子很隱約地像你——正胡亂地暴跳着哩，而且號叫着如同地獄中的冤魂，搖着那些鐵桿子，如同一隻被囚住而離却老巢的大猩猩，有時活像老虎的跳着打圈子，有時又活像狗熊的垂頭喪氣。

「這怪物就是人們所喚爲『我的天使呀』的那種動物中之一個，這就是說，女人。那旁邊」

的另一怪物，一隻手裏握着一根棍子，高聲喊着——那便是她的丈夫。他把他的正式的老婆關起，彷彿當她是一隻野獸，把她陳列於這城外的市場上——當然，這樁買賣是蒙政府諸公照准了的。

「留心看哪！她是怎樣地兇狠（大概並非假裝的）撕粹那些活生生的兔子和咭咭叫的雞兒：這些東西是那看管者去給她的。『夠了，』他說，『你可不得把你所有的東西一天就吃完哪；』說了這句伶俐的話之後，他便猛然地從她的手裏搶出那些牲物，散亂的腸子還暫時掛着在那餓獸（我的意思是說，那女人）的牙齒間哩。

「這時，又是給她一棍！因爲她正轉動着她的閃出怒火的眼睛望着她的被搶去的食物呵。我的皇天！這棍子可不是耍把戲的哪！你聽見嗎，那啊的一聲，響在那滿髮的頭上哩。她的眼睛簡直凸出來了，她叫得更任性地了。在她暴跳之際，她的眼光向四面飛迸，如同一塊鋼鐵被鍾鍊在砧上。

「這樣便是他們倆夫婦間的勾當——這兩個亞當和夏娃的子孫，你親手造成的貨色呵，我的上帝！這個女人，不用說，是很苦的，雖則享受榮華的那種酥心的快樂，究竟說起來，也許她並不是不知道的。世上有幾多苦趣是更難寬解，而且毫無補救的呀。但是，在她所墮

入的這世界中，她從來就不能想到任何婦女是應有別種命運的。

「好，現在說到我們身上來了，好寶貝！看了這世上徧處皆是的這些鬼域之後，你想我對於你所處的華豔的妖境又作何感想呢？——你，睡的是如同你的肌膚一般柔軟的絲綢，吃的是五味調和的肴饌，而且有殷懃侍奉的人給你一片一片切得很精緻的。你想，嬌養的娃兒呵，我聽到這些從你的香透了的胸腔裏發出來的愁嘆聲能夠覺得有什麼意義呢？而且這種從書裏學來的做作和這種長久的閒愁，都是打算來惑動人心的，但誰會憐憫你呢？老實說罷，我有時很想要教訓你，使你明白什麼纔是苦中苦哩。

「看着你這樣，相好的妖姣的人兒呵，——脚兒踏在爛污裏，眼兒朦朧地仰望着空中，彷彿要盼得一個富貴的王子——人們會以爲你是一個嬌小的姑娘幻想着如意的郎君哩。倘若你瞧不起這小小的棟梁之材，(這就是我，你不知道嗎？)則你就要防備那種蠢物哪：他會咬嚼你，呑噬你，害殺你，是他的意！

「我，既是詩人，便不是你心中所想的那麼一個傻子；如果你老是以這種假哼哼使得我太煩厭了，我就會以處置那野蠻婦人的辦法來處置你，否則我就會把你丟到窗外去，如同一隻空的酒瓶。」

7, 窮孩子的玩具

我想貢獻一種無害的消遣法，尋開心而又不致造孽的事，實在是如此其少呵！

當你早上出去，打算往大路上閒蕩的時候，將你的衣袋裏裝帶一些小玩意兒罷——例如用一根繩子扯動的「猴子耍棍」哪，「鐵匠打鐵」哪，「武士騎馬」哪（那馬尾巴便是一個哨子哩）——於是在酒館旁邊，在那些樹下，把那些東西施散給你所遇見的那些不相識的窮孩子們。你就會看見他們的眼睛睜起來哩。起始，他們會不敢接受你的恩賞；他們不相信他們有這樣的福氣。過一會兒，他們的手却會突然地把那東西拿去，而且他們便會放開脚步跑——好比貓兒們得到了你所給與它們的一片肉，便遠遠地走開去才安心來吃它，因爲它們從來就領教了，知道人們是靠不住的。

在一條路上，在那花園的欄杆內（那花園的盡頭處現出一所華麗的，朝陽的宅第之煥弈的門牆），站立着一個漂亮的，臉色淡紅的小孩，穿的是極其精緻的便衣。華貴，安閑，飽暖，使這般孩子們這樣地清秀：你也許會覺得他們是用別種質料造成的哩，殊異於那班小康的或赤貧的孩子們。

在那地上，在他的身旁，放着一件美妙的木偶，鮮豔的如同它的主人一樣，光滑，燦

爛，穿着紫紅色的衣，插着野鷄毛，帶着玻璃珠子。然而這位小孩對於他的心愛的玩具却並不感着興趣，而他所凝望的是：在那欄杆的外面，在那大路上，雜草和荊棘之間，站立着另一小孩，枯瘦，骯髒，汚黑——是那班倒霉的小傢伙中之一個，在他們身上，一種非勢利的眼睛能夠看出「美」來，只要你有那種鑑賞家於塗飾馬車的漆面下擬想出一幅妙畫來的那種眼睛，而揩去那寒傖的霉垢。

從表明把兩個世界(那大路和那宅第)隔開的那欄杆的空隙處，那窮孩子把他自己的玩意兒給那富孩子看，那富孩子驚異地貪看着那東西，彷佛以爲那是一件希罕的奇怪的把戲。原來，那窮小子戲弄着，逗惹着，搖動着在一個鐵絲籠子裏的那玩意兒，是一隻活老鼠哩！他的父母，不用說，爲了省錢的原故，便把生物作了玩具。而那兩個孩子，親愛地相視而笑，露出一樣潔白的牙齒。

8, 倒霉的玻璃匠

有些人的性情是純粹適於「思」而完全不宜於「行」的，但是，有時爲一種神秘的不可思議的衝動所激迫，却會突兀地發作起來，連他們自己也不會想到他們自己會這樣哩。他，譬如說罷，恐怕在門房裏遇着什麼窮人的事，便顯着猥葸的樣子在門外彷徨整個鐘頭而不敢進

去；他，把一封信收上兩星期而不去拆它；或者他，到了六個月之後還是沒有決定動身，雖則他是應當在一年之前就要走的。這樣的人們有時覺得他們自己突然地被一種不可抵抗的力所激迫而發爲動作，好比箭從弦上發射出來。自以爲無所不知的那班道德家和學問家，也不能說明這樣狂暴的力由何而來，竟突然地發作於這些嬉佚的荒淫的靈魂中；亦不能說明他們既無本領去做那最簡單而且最切要的事，怎麼在某一頃刻會有一種奮發的勇氣而幹出那些最荒謬而且往往最危險的事情來。

我的一個朋友——他是從來所未有的一個最不惹事的夢想家——曾經有一回將一所樹林放起火來，爲的是，他說，要看那火燄的蔓延是否會如人們通常所說的那麼快。整整地有十次，那試驗是失敗了；但是，在第十一次上，那纔很痛快地成了功。另外還有一個朋友，他站在一個火藥桶邊，燃起他的雪茄烟來，「爲的是要看，爲的是要知道，爲的是要試運氣，」以顯他自己的本領，以和人家打賭，以嘗味那種「忐忑」的樂趣，此外別無理由，——由於妄誕，由於嬉佚而已。這種勇氣是「無聊」或幻想的產物；所以最緊迫地爲它所激發的人，大都是如我所說過的那班最懶怠，最特殊的夢想家。還有一個朋友，他怯懦的至於低下他的眼睛於那些瞥視他的人們之前，他必定要極力抖擻他所僅有的一點精神才敢走進咖啡店或走近戲

院的售票處（那些售票員似乎對他擺出了那「陰司三判官」〔注〕的架子來哩）；像這樣的他，往往在稠人廣衆之中，會突然地攀住一個在他身邊走過的老頭兒而且極其親熱地擁抱他，不管旁人怎樣地驚訝。爲什麽緣故呢？因爲——因爲那人的容貌是不可抵抗地動了他的哀憐麽？也許是罷；但是，更合理些，還不如說：連他自己也會不能夠說明爲什麽他做出這種事來。

我曾經不止一次遭殃於這種種危機和種種衝動，彷佛有一些邪魔在那裏作怪，他們佔據我們的心，而且，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使我們奉行他們的最荒謬的意念。

有一早晨，我起來，覺得不暢快，悽楚，無聊極了，彷彿有什麽逼着我去做點什麽奇事，去犯一種驚人的罪；於是我打開窗來，唉！

（請列位注意：這種「異想天開」的精神，在某些人，並非費力或集思的結果，而是由於意外的「烟士披里純」；因其激力之強，似乎有幾分是醫生們所稱爲「歇斯迭里亞」而比醫生們較爲深思的人所稱爲「邪氣」的那種心性，它激迫我們毫不自主地去做好些危險的反常的事。）

第一個人我看見在那街上的，是一個玻璃匠，他的刺耳的不諧和的叫聲從那下面傳來，透過巴黎的那種惡濁的沈重的空氣。我說不出爲什麽我一見到這個可憐人便是立即發出一種

恨心，突然的而且急切的。

「喂！喂」！我喊着，教他上樓來。同時我想着，不無愉快之感，心想我的住房旣在第六層樓上，而且那梯級又很窄狹，這傢伙上來定會經過一些困難，而且在好些處所難免不摧壞他的那種脆薄的貨品哩。

終於，他來到了。我把他所有的玻璃一塊一塊地仔細看過，於是我對他說道：「怎麼！你沒有彩色的玻璃麽？紅的，藍的，奇巧的玻璃，配得上神仙世界的那種玻璃？多麼大的狗膽呀！你怎麼竟敢在陋劣的街巷裏來往而沒有那種足以看出人生之美妙的玻璃呵！」於是我狠狠地將他一推，推向那梯邊，他便東倒西歪地下去了，咕嚕着。

我就走到那窗外的平台上，拿起一只小花鉢，而且，當我看見那傢伙剛到門外的時候，我就把我的武器丟下去，正落到他的肩角上，這一驚便使他跌倒，而他所有的那些行貨都碰碎了，那聲響眞好比一座水品宮被雷轟倒了那樣的鏗鏘哩。這一來眞痛快極了，我向他狂叫着：「人生眞妙呀！人生眞妙呀！」

這種發神經病似的惡作劇並不是沒有危險的；往往自己大吃其虧。但是，如果你於一剎那中感到了一種無量的快樂。卽使永世受苦又有什麼關係呢？

注：陰司三判官，即Minos, Æacus和Rhadamanthus，出希臘神話。

EPILOGUE

心兒閑靜，我爬上那樓頂，
高高地，如登浮屠，俯視這城市，
病院，娼寮，牢獄，一切火坑，

隱約地湧現出罪惡之浮影，
你知道，呵，撒旦，苦孽之瘟使，
非爲太息流涕，我這番登臨；

只是，如衰老的悲哀的浪子，
欲求歡於那邪侈的淫婦：

她的妖豔呵，還我少年豪氣。

無論你猶睡於迷蒙的宿霧裏，
抑服新裝，披着燦爛的夕陽
之光彩，傲然地，臨風佇立，

積惡的城市呵，我總喜愛你！
繁華場中，無非獵豔與賣笑：
個中消息——殊不屑爲俗人道。

「散文小詩」是譯者所偏嗜的少數作品中的一種。在這些爲作者自己所稱謂的「精工的廢話」（Bagatelles laborieuses）裏，譯者特別愛他的毒辣，精明，和銳利。誠然，如英譯者A. Symons所說，這些作品是粗暴的心情之產物。但是我們的作者却又多麼冷靜！「這位詩人，」他曾經批評他同時的某詩人道，「在他的假面具之下，仍然使他自己與人以共見。藝術之卓

絕固在於冷靜，幽隱，而讓讀者去體會那一切悲憤之真價也」。這話很可以移來說他自己。

這回一共是譯了十餘篇。除了三首已登春潮第八期外，便都在這裏。最後的EPILOGUE本也在春潮第九期上單獨地發表過，惟這回與法文原本對照了一下，修正了幾個字眼。

再，我的翻譯大都是依據A. Symons 的新譯本(一九二六年出版)。——譯者。

關於日本逮捕留學生的事件

君隱

先是日本有一派學生工人，爲中東路事件，擬於九月四日在中國公使館附近，舉行示威運動，爲警察偵知，臨時在銀座一帶敷設警戒網。因爲銀座的夜市最熱鬧，留學生平常去遊玩的很多，此夜遂有不懂日語的十四人，誤闖入防線，被警察捕去，以防害交通罪，判處四週的監禁。前後又發生高某二人失踪事件，失踪後，便衣警察往他的寓所檢查數次，而對於詢問他的下落，却置之不理。因此有一部分血气分子，認爲是侮辱全留學生的人格，組織被捕學生後援會，散發宣言，要求及早釋放被捕學生，並須日本當局道歉，態度強硬。不料日本當局手段愈辣，監禁期滿的除 某一人外，概未釋放。而且爲防止更熱烈的反抗運動之

故，乃復於十月三日全國大捕留學生，東京一地捕去九十餘人，其他各地捕去三十餘人。當捕拿時，警察的殘虐，不可言狀！用拳足打踢得乏了，繼以指揮刀，某的手臂，被打得將折斷，某的一目，也被打得失明了。尤其是女子的被淩辱，某女士尚未結婚，警察竟要她在大衆前裸體檢查，連月經帶也要解開看，謂恐藏有祕密文書，其他可不言而知！事後，我們的留學監督，出了一張煌煌通告，叫知道被捕者履歷的去報告，如果眞無什麼嫌疑的，將交涉釋放。我們的「長官」，尙且是「有嫌疑」「無嫌疑」的口調，更何怪日本帝國政府借口實以掩飾呢！至於我們的公使，當宴會之餘，把此事作談笑資料，以消化腹中的積食，事或有之，若說什麼抗議，……哼！我曾去青年會數次，以爲二千人中總有人發起個把熱烈的大會罷，不料竟是鴉雀無聲！他們那裏去了？或是在珈琲店裏修養藝術罷？或是站在大元寶上談革命理論罷？或是坐在下女的懷中做改良社會的好夢罷？或是在沒頭研究將來入社會鑽營的方法罷？且不管他。就是現在在這青年會玩的幾個同胞，不也談得出神，笑得可以麼？你看，偌大的廣告：「明日午後五時遊藝會，演新到影片，並有×女士跳舞，……」眞不愧大國民的風度！但是，無知的猪仔，看見同類被屠夫牽去，也還會發兩聲同情的慘叫啊！

中華郵政局立劵的報紙

民間故事

林蘭編

書名	定價
呆女婿故事	每册四角半
新子婿故事	每册四角
巧舌婦故事	每册四角
民間趣事新集(上)	每册四角
民間趣事新集(中)	每册四角
民間趣事新集(下)	每册四角
列代名人趣事	每册四角
徐文長故事集	每册四角
徐文長故事外編	印刷中
秀才的趣事	印刷中
朱元璋故事	每册三角
呂洞賓故事	每册三角
民間童話集(一)	每册三角
民間童話集(二)	每册三角
民間童話集(三)	每册三角
民間童話集(四)	印刷中
鳥的故事	印刷中
鬼的故事	印刷中
民間傳說集	印刷中
民間故事集	印刷中

語絲

第五卷

第三十三期

語絲 第五卷，第三三期

最近的蘇聯文學

米川正夫作
索原譯

最近的蘇聯文學，一言以評之，可說是無風底沈靜時代吧。但那是和那從舊世界的荒涼的廢墟之間一時湧出了鬱勃的生命，非常年青的力呈出了百花燦爛的壯觀的二十三年前後，或是文壇的右翼和左翼的爭鬥成了帶着國家底重要的事件，使文學界思想界的全部興奮動搖的二十五年前後比較而說的；但在幾多的新作家相繼抬頭，使用着自己獨特的語言，要把新的什麼饋贈給俄羅斯文學那點上說來，今日的蘇聯文壇的沈靜，可以看做是懷孕着明日的飛躍的準備時代。四年前主張在康米尼主義國家里的自己的正統底位置和要求對於同路人的高壓底排擊的普羅作家，也說在藝術的世界里的優越只可由自由競爭才能得到的話，承認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决議是對的，默然好耐地取起習得表現的技巧的態度來了；而在批評界的方面應爲新興文學的礎石的重要問題也幾乎被論盡了，所以震撼文壇全體那樣的論戰也已不見。

被遺留給批評家的任務是，更周密地更精細地檢覈今已一般地公認的各箇綱目而給與完全的完成。總之蘇聯文學也和俄羅斯國家的結束了爭鬥時代而進入更困難的平和底建設的道程一樣合同着步調，可以說在過着樸素的「常年服役」的時期吧。

隨着如上述的風潮的必然的現象是對於過去的俄羅斯文學的最高標準的托爾斯泰，陀斯托哀夫斯基的興味，尊敬，和更進一步的模倣。尤其是托爾斯泰，因了表現主義底樣式化的衰微和復歸本眞底寫實主義的一般大勢之故，有在年青的普羅作家之前絕對底權威地君臨之觀。（但不消說是指藝術家名人的托爾斯泰。）在新進的年青的普羅作家的作品中，不被指摘爲受托爾斯泰的影響的只有數得清的幾個，這樣說也不爲過甚的誇張吧。被稱許爲從來普羅文學的最高成就的法建夫的「壞滅」等也就是這顯著的一例。現在亡命巴里的新寫實主義的作家伊望·蒲甯（Ivan Bunin）等也以其純粹的藝術底天分，在蘇聯文學上出了不少的追隨者。（他和柴伊采夫共同由國立出版局出著作集，是亡命作家中少數的例外）

但是把文學作品的技巧（Technic）和意識形態（Ideology）截然分開來處理是不可能的，所以舊布爾喬亞文學的能給與普羅列塔里亞脫（一部分是普羅作家）以有害的影響的事，成爲批評家之間不絕論爭的題目，最近因評壇的權威者的波隆斯基伊論這問題，說文學作品的影

響不單由作品本身所含的意識形態而被決定，讀者的心理和其意識形態也是左右這個決定的重大的要素。所以普羅列塔里亞脫對於布爾喬亞的惡影響有着免疫性的。因此從極左的批評家受到了猛烈的攻擊，被看作爲容許所有反動文學的橫行拔扈的妄論。但是波隆斯基伊的話，是單暗示了要決定作品和讀者之間的心理底相關交涉的學術底研究之一端而已。自然不是說主張檢閱的撤廢等的政策上的意見。雖然如此，但他對於舊文學的這個提議，比較了A．波達諾夫時代的單純粗暴的否定論，可說普羅文學論的顯著的進步和深化了。

脫了充滿了從來的普羅文學的不過馬克斯主義綱領的傀儡的肯定底人物，康米尼主義底勸善者的型，創出了眞的循流着熱血的活人，這在今日的蘇聯文壇全體是共通的熱望和煩惱。而多少含着這要求的作品，立刻被批評家或讀者作爲一個事件被採取，成爲相競論爭的題目。最近喧動報紙和雜誌的論壇最利害的作品，要算是巴夫梅契夫的「馬爾日因的犯罪」，邦番洛夫的「布羅斯基伊」，蕭洛訶夫的「恬靜的洞河」，奧略駭的「妬羨」，斯略托夫的「斷絕」吧。巴夫梅契夫的「馬爾旦因的犯罪」，是革命戰的鬥士及指導者的主人公，彼對於迴避責任的行爲的悔恨所譴責而自殺以其心理底分析作爲主題之作。在許多批評家被許爲普羅文學的逸品的長篇勞作，但令人有過於自己反省底的孱弱的主人公的性格，學着陀斯托

袞夫斯基而遠不及的煩瑣的心理描寫，渦捲在血和焰之中的同胞戰爭時代的Dynamic和矛盾的不自然之感。斯略托夫的「斷絕」也同樣以因內部底分裂而煩惱的內戰的戰士作主人公的，但在堪稱新進中的新進者的這年青作家，可被認出更多的眞實和新鮮來，不管在種種的意味上的缺點，光耀的將來是可期的。

但是那樣的Handicap不去管牠，眞的表現了活生生的人的成功的作品，是歐利·奧略駭的「妬羨」，這是無需躊躇的。這小說也選共產主義者作爲主人公，但不是前二者似的以革命的動亂作背景的所謂「戰爭物」，却是描寫在文化底建設時代的平和的鬥士。由這點來說也有更強地訴諸今日的讀者的力。故事的結構極爲單純，主人公巴比契夫收留了一個落魄了的知識階級，引領到自己家里招顧他。這食客對恩人却感到妬羨，衷心憎惡他起來——是這極單純之作，但捉住了常人所不留神的微細，用着簡潔的筆觸來表現的可驚的才能，非觸着物之本質不止的淸新的譬喩，隱蔽着作者的批判而通過了作中人物的眼目的心理解剖的銳利和自然。——這一切都是巧妙地把肉化的「活生生的人」使其在紙上活躍，呼吸。其次奧略駭的現代底都會底的文體也是不能隨便看過去的特色。在俄羅斯文學里氾溢着的可貴地輕快，明曉，瀟洒之感的地方，和現代法蘭西文學的尖端雖一味相通，但法蘭西作家的所有的享樂

底，頹廢底氣息却一些都沒有，一貫着緊張的男性底的Dynamic的調子。這是新興俄羅斯文學的確達到了無懷疑之餘地的成功。辟力涅克的文章給與蘇聯文學的影響雖是不小，但全然離開了那基於平面交錯主義的混沌意味，開拓了明快的繪畫底手法的奧略駭的功績，受到崇高的評價也是應該的吧。

較之奧略駭的「妬羨」贏得了不遜的成功的力作，是蕭洛訶夫的「恬靜的洞河」。以洞河地方的哥薩克人的生活作爲題材的長篇，先於主題的運用法上呈現了新穎來。此前的俄羅斯文學里表現出的哥薩克人，如郭哥里的「太拉斯・蒲利巴」，托爾斯泰的「哥薩克人」都祗不過現示了這民族的華麗的英雄底羅曼底的側面而已，蕭洛訶夫最初把他們的經濟生活，勞動生活，家庭生活等等差不多到毫無遺憾那樣地普遍地描盡了，把這眞像給展開在讀者之前。在這大作之中出現的人物，是鈍重的中農階級，貴族階級，軍人，知識階級，和藏着革命底叛逆底傾向的貧民階級那樣地擁抱了哥薩克民族的各段層，加之在洞河和南方的曠原，野獸的生活等的新鮮的美麗的描寫中充溢着現出了一首雄大壯麗的敍事詩來。作着「恬靜的洞河」的基調的氣分，約言之可說是對於生的渴望和喜歡的生命之肯定。這氣分時時爲托爾斯泰底的廣大的意味上的人類愛所擴展。不但這樣，而且在表現生之肯定的作者的藝術方法上也可

顯著地窺見托爾斯泰的感化。有時連非認爲全然托爾斯泰的模倣不可似的場處也有。但是區別蕭訶洛夫的藝術和托爾斯泰的的明瞭的相異點，就在他是眞的意義的農民作家。出自農民階級的蕭洛訶夫，把作爲自己的作品的對象的洞河地方農民的世界，和自己的靈魂一樣地深知。農民的人生觀，其感情，思想，言語，傳統——一切作成了他的本質的一部分，所以他不祇用作中人物的眼來看，作中人物的心來感，連敍述這些的文體都是從自農夫的言語的有機底地組織了的蕭洛訶夫獨自的文體。以這武器他克服了托爾斯泰的強有力的影響，完成了在蘇聯的農民文學上劃時代的這部大作。

邦番洛夫的「蒲羅斯基伊」(貧農組合之名)也是描寫在農村中的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爭鬥的長篇，和蕭洛訶夫的「恬靜的洞河」可說共形成農民文學的左翼之作。

在農民文學的右翼中博得最有才能的作家的定評的是盧伊契哥夫。他之被目爲右翼，是爲了作爲在農村中殘存着的遙遠的過去的精神的表現者，始終一貫着之故。但關於這作家已無詳論的餘裕。祇想附帶一句的，就是傑作「穴熊」的作者萊奥諾夫最近發表的題作「農民奇談」的一串的短篇小說。他從來被看作承繼陀斯托哀夫斯基的直系的作家的，但在這幾篇短篇里，却被指謫爲無論從觀照的態度上說，文體上說，倒不如說蒲甯的類似點來得多。從文

學生活的第一步就以豐富的天賦而列伍於一流作家的萊奧諾夫，因這「農民奇談」而證明達到了更高的藝術境了。那表現更緊縮而增了彈力性，連 dynamie 的力也發現，在那里被描的人物成爲一個個淸淅鮮易的浮彫，以藝術底完成的力甚至幾有一種作爲象徵(Symbol)的意義，但作品全體的支配調，却是對於被包圍在貧窮，不幸，和無知的黑暗中的絕望的悲觀主義(Perssimism)。和這略相同的事，可說是關於俄羅斯作家中最有着華麗的名聲的夫塞波洛特．伊幾諾夫了。被稱作簡潔的表描底表現的極致的他的近作（雖不敢說是祗限於描寫農村之作），單描寫被奇異的看不見的暗的衝動吸引，或是反覆着愚蠢的或狂人似的無意味的行爲而終於到達了同樣無意味的最後的夢游者那樣的人物。而塗上作品全體的色彩，自然是對於不可救的人生的恐佈和不安。因此伊幾諾夫和萊奧諾夫同樣被馬克斯主義的批評家指爲反動作家的。

最近在本誌(按係指「改造」——譯者)上揭載的「狼的法律」的作家辟力湼克，比誰都先被指爲有布爾喬亞底傾向，飽受了普羅派的非難攻擊。自因了受禁止發賣之厄的「消不了的月之故事」之關於斯坦林的模特兒問題惹起以來，甚至被叫作反革命作家了，「狼之法律」在俄羅斯本國似終於不准發表，直到脫稿以來一年餘的今日還是不能發表。但藝術作品的影響

及其感受的問題，正如前面引的波隆斯基伊的話似的，是非常複雜的重大的問題。須要以極愼重的態度研究的。單以抽象底的理論作尺度決定去，文藝作品是過於微妙的有機的綜合。在特定的政府的政綱上不一致，不一定能引到那作品的對於民衆的意義是否定底的有害之作的結論。今春辟力涅克在全俄作家同盟的會長改選之際，繼着斯惠盧斯基之跡而占到這要職的事實，或許不過事務上的一變動，在作爲作家的他的價值上並不加重也未可知，但是他豫定今秋出版的長篇力作從離完成還遠的夏季起，便已成立了譯成英法德三國的國語的權利讓與的契約的事，辟力涅克的作家的名聲，已證明如一部分人的傳說的那樣已不瀕於垂危消滅了吧。他決心着自己的創作之劃一轉機，二月以來寢食俱忘沒頭着的長篇，用他自己的話，是以「美的未來」作爲主題的作品，聽說是取材於特納普爾河電化工事等的文化建設的活動，要接觸活生生的俄羅斯的社會底運動的嚴正的嘗試。他此前似多少傾向執着者底心理的，那想是把他的藝術看狹了之故吧。但因了這力作而進入闊然開拓的新創作的大道，是可以衷心期待的。

——譯自「改造」本年十一月號。

一九二九年十月譯於東京。

George Borrow

——英文學的畸人之六——

小泉八雲講
侍桁譯

在你們將來讀書的進程中，你們大概將要看到許多處，是說及包羅（Borrow）這個名字的，——不只是在英文書中，而是在法文德文書中。請不要忘了這正確底拼音；因爲就連普羅斯佩梅麗妹那樣偉大底一個作家，都拚錯了，——用了一個『a』代替了一個『O』。在英文學裏有許多個包羅，但只有一個是值得記憶的；他是所有生活了的奇異底英國人之一。他的生涯的工作，其主要點是在於他能給一種神祕底民族——基蒲希斯族——的語言，習慣，風俗上有所闡發；並且他曾在許多不同底國度裏，研究這個民族。

我疑惑現在是否在日本還有基蒲希斯族人；我設想着這個題目將是足以使你們發生興趣地新鮮。在英文學裏，我們可以遠回到十四十五世紀，有許多是說及基蒲希斯族人的；假若你們曾看到這些論及，例如在古歌謠中罷，你們大概把這個名詞解釋成爲幾種漂浮底遊浪人了，對於中世界的知識，並且幾乎是對於十八世紀的基蒲希斯族人只是漂浮底遊浪人。對於

這些種民族第一個接近於正當底理解的，是包羅的工作。

基蒲希斯族人最初出現於歐洲的確實底日期，仿佛仍是一件忖度着的事情；但在一個極早的時日，他們便散居在西班牙及其他西歐的各部，是確定了的。他們是漂泊底民族，沒有宗教，沒有任何種文明的習俗；他們是說着特殊語言的民族，主要地是以欺詐與犯罪而生存。確實是在一個時期他們的名字與許多種犯罪變成爲同意語。他們是一種猛烈底民族。他們實習着幻術，卜卦以及所有的那些種奸巧底人可以從簡單底人騙錢的方法。在每一個世紀中他們也是優秀底馬販子，並且是騎馬術的偉大底主人。另一種他們所得意的地位是鐵匠的工作，在近幾世紀裏，他們給這種職業又加以錫工。最後，當爲職業底角力者，當爲職業底武人，在英國當爲職業底拳鬥手，他們是無比的，這不多是緣於他們的力量，而多是緣於他們的驚奇底敏捷。大概十九世紀最好底拳鬥手——他仍然活着——是一個英國基蒲希人梅思。

在任何處都被人怕，在任何處都被人輕侮，這些浮浪底人民想法生存於歐洲的各部，雖然有爲他們而設的法律。他們拒絕生活在房屋裏，不服從任何規律，不遺留在任何一個地方稍長久底時間。非常奇異的，宗教裁判所是不顧及他們、宗教裁判所是追緝着異教徒的；但

一種完全沒有宗教的民族是不干涉他們的計劃的；至於以基蒲希斯人當作罪犯，他們是更適宜地受民事官廳的裁判。雖然，基蒲希斯族人覺得在他們的羣中有可能多底金髮的人們是有益的——藉此以減殺因皮膚顏色而被發現的危險；因爲他們是比歐洲人更黑底民族。因此，他們在早年便開始實習偸竊孩子，並且把這些偸來的孩子養成爲基蒲希斯人——所以基蒲希這個名字，就是在十八世紀中，對於作母親們的成爲一個恐佈的字，因爲那被偸了的孩子是不能再放囘來了。

具有他們所有的這些缺點，無論如何，這種民族有他們自己的美德。他們互相是眞實的、能夠作出特異底恩惠，同樣是能夠作出特異底復讎；並且他們的女人，常常是奇異地美麗，被承認爲對於他們的丈夫是忠實的。基蒲希女人永不會變爲娼妓。在某種職業上這種民族的精粹也給他們得到很大底榮譽，這是他們應當享受的，例如罷，關爲飼養馬的事便是。通遍於全世界，就是在現今的北美合衆國，很多飼馬訓馬的事情便是被基蒲希斯人所管理。

現在我們對於他們所知道的，當作研究的題材是使它們比從前更有趣了。他們不是歐洲人，而是東洋人；他們使用的語言是與印度公用語有極密切底接近；並且他們幾乎一定是屬

於印度的根源。那男子們的能幹，與女子們的美麗，一點都不是歐洲人底。因爲有許多世紀他們是作爲社會底法外人，他們只能與大城市的許多罪犯階級相聯合；並且教給這些人們他們自己的語言的一些知識。在倫敦，巴黎，紐約，現今罪犯階級所使用的祕密話語，一般所知大部份全是基蒲希語言所組合的——那是變成爲歐洲土言的印度語。

像我已經說過的，第一個把這奇異種族的本源，習慣，風俗的普通知識，闡揚給世界上的，是包羅。從兒童的軍代，包羅彷彿便是被他們所魅惑住了，並且在他們的羣中曾過了很久的時間。無論如何，他不是被基蒲希斯人所魅住的第一個，我是最後的一個。就是早於十七世紀，我們已有一個牛津大學生逃開了文明生活而變成爲一個基蒲希人的這種記錄了，這便是成爲麥蘇阿諾爾德的極美麗底詩「學者基蒲希」的題材。在二十幾年以前，我們也有一位英國貴族與基蒲希姑娘結婚的一個例，而是具有不幸底結果。在許多現代小說與傳奇中，也有基蒲希斯人的得意底人物。查利斯瑞得的「可怕底誘惑」便是一個好證例。實在的，關於基蒲希生活的英國小說可以數到二十多種；——我將只提那取這種題材的最典雅底英國小說是路代努的「時鳥」，取這種題材的最好底法國小說是蒲羅斯佩梅麗妹的「喀爾曼」，這會感印了一篇美麗底音樂底作曲——畢翟作的偉大底「喀爾曼」樂劇。這位法國傳奇的作者，承認他的

一切是有負於包羅的。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包羅自身上的生活來了——所有生活過的最奇異底英國人之一，他是生於一八〇三年，一位軍隊中的隊長的兒子。他的教育一部份是在愛爾蘭，一部份是在蘇格蘭，一部份是在英格蘭，這要看他父親的軍隊是停在哪里的，在他學校教育的間隙中，他彷彿是第一次與基蒲希斯人相識，並且必是學得了他們的語言與習慣的一些知識。他要像他們一樣自由地漂泊到任何自己所喜的地方；大概他對他自己有白皮膚是懊悔的——因為我們曾聽見過，當於他在學校的時期，他時常用胡桃汁擦他的臉，以看着好像一個基蒲希人，為着這種事，他的教員有些時候在所有的班次之前責罵他。一八一九年他離開學校到一個法律家去學徒——這一個地位對於一個喜歡基蒲希斯人的人是絲毫都不適宜的。關於法律他自己曾說，那只是「一種為表明自己所明白的，證明瞭然底事實的，絮說於常套話的才幹。」代替研究法律，在公事房裏他研究語學，並且是在驚人底限度上研究牠們。在蘇塞(Sonthey)的信札裏，我們看見裏巴提到他，說他雖然是一個不滿十八歲的青年，而知道十二種語言——威爾斯語，蘇格蘭土語，拉丁文，希臘文，希伯萊文，德文，丹麥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與葡萄牙文。對於這些種獲得還不滿足，他看始研究東方語言——並且我們知道他很懊

悔他不能尋到一個很好底中國文教師。中國人他是不了解的；但是到一八三五年我們知道他已操縱三十多種語言了——包含着不少最少人知道的。無需說他對於法律是證爲無用的了。當他未達成年之前他棄捨了這種職業，並且逃走了。一般想，那時他是聯絡基蒲希斯人去了。都知道他，是曾旅行過歐洲的所有的各部份；但是他沒有遺留下他所旅行過的最多底國家的經驗的記錄。在一八二六，我們其次聽他是在俄國；並且我們聽到他是監督着第一次翻譯英文聖經成爲滿洲韃靼文。在一八五六年他囘到英國來，發行了一本書，名叫『TarGum』；從三十多種不同底語言用詩翻譯。英文聖經會，被他的韃靼文的聖經翻譯所喜，派他到西班牙去作他們的支配人；包羅歡喜地實行了這種工作——不是因爲他確實地很關心聖經會或是聖經，而是他要用一種新方式去研究西班牙的基蒲希斯人。他翻譯了，我是命人翻譯了聖經的許多處，成爲基蒲希文；但是這種事實，與他從西班牙囘來時所產生的那本題名「金迦利；或是西班牙的基蒲希斯人的記事」的書相比，簡直不算囘事了。它不只以題材的新奇的理由，是一本具有驚奇底與趣與價値的書；只當作一塊文藝底藝術，它也是同樣十分地新奇。每一個人都是歡喜它。但是人們却更歡喜那在一八四三年所產生的名叫「聖經之於西班牙」的那本書。這是當於他爲聖經會工作的時候，在西班牙的他的漂泊與冒險的記載；這本

書把英國的大衆轟動了，就是在貴族會的演說裏都提到它。其次他產生了一部名叫『Lavengro』的書，主要地是記載當他青年時候在英國同着基蒲希斯人的友情與漂泊。一八五七年他產生了『The Romany Rye』，一部基蒲希的小說，其後為英國舞臺而劇化了。一八七四年他發表了他的「羅曼嘅拉喔利爾，或為基蒲希語言的詞彙」，一八八一年他死了。

大概沒有另外的一個人，比包羅被知道的更廣了，但是關於他的私生活，是這般少地為人所知。生活在最奇異底方式中，在歐洲不同底各部份中，同着基蒲希斯的羣集從一個地方漂泊到另一個地方，在多種假裝下隱藏起他自己，確實是他在他生活的較大部份不為社會所見的。關於他的所為與所去的地方，我們知道的很少，直到他是已經過了中年。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在一兩次的機緣上，因為惹起基蒲希斯人的疑惑，——他們想他是警察奸細了——幾乎把生命喪失。但是關於他的每一件事，就是他告訴我們的他的冒險談的故事，必應當想為是不確實的。最後當於他娶了一位富英國寡婦，並且被他的羨慕者們引進到社會裏來，他是不能停在他們的裏邊的。他的基蒲希生活，使得他不適於同着任何人住在一起。他不能在一間屋裏停上半點鐘，不能服從習俗，不能忍受那些親切底小偽善——只是藉着這個，社會才能作成為可忍耐的。他從倫敦跑到鄉間去，在那里他過了他生命的晚年，總是對於任何遊

浪底不合習俗底人們，特別是基蒲希斯人，親示親切，但是頑固地拒絕與文化的人們相遇，——作家，牧師，或是任何階級的紳士與婦人。他的童年時代的習慣，曾形成了他的全生涯，並且改變了他的全部性格。只是在血流上他仍是一個英國人；在思想上，習慣上與情感上他完全變爲一個基蒲希人了。

向着英國文學，包羅引進一種新元素——一種浪漫底敍述之新特質。以字的嚴刻底意義講，他的書沒有一本是小說或是傳奇：它們全是眞實感到的或是巳到的事情的浪漫底敍述。他沒有試驗過任何種小說的完全底構造；它們是沒有開端沒有收尾；沒有順序；沒有連續。我不知道怎樣更好地表明他的方法，比告訴你們他的最多的作品是與印出來的筆記本相似。雖然，這些書裏有一種魅力，有一種絕對地創造底特質，並且仍能支配着多數人們的羨慕與注意，特別地是那些青年們。他看到那日常生活中最普通底事件可以變成爲有趣，並且那最普通底情感與印象可以由適當底文藝底處理而得到價值；並且幾乎從無有中，他能夠產生出許多卷書。半虛構，半眞實，這是從前永未曾產生過的。想決定哪里是眞實的收尾，哪里是虛構的開始，這多少是一個難題；但是最好底批評家們傾向着想，虛構主要地是在於事件的聯絡中，而眞實是在事件牠們的自身裏。這種定理使我們感覺到對於這位作家應有很大底敬

意。這不是狄佛的那種情形——他是從幻想中寫作出來的。包羅是敘寫事實；但是他用這樣底一種方法聯結起不同年代不同地方的事實，能給你們一種意向，信它們是屬於個人底短時期的經驗。他沒有值得一提的模仿者，因爲他構造他的書的這種特殊底技能，是有賴於最獨創底一類的天才。大概沒有英國人能夠成功地模仿他。但是我觀察到有些最精緻底現代法國作品——特別是旅行小品——是建設在這樣外形上，極相似於包羅的手法。我不想這是一種模仿；這簡可說是同類的自然底創造；並且這是那些像包羅一般地曾渡過他們的生涯於遊浪全世界的人們的作品。

冷酒

少仙

其實我和哀而君也有過一面之緣，那是二年前哀而君回國時，路過北京，我們因了王君的介紹，在西河沿新台旅館見的面。那時我正感到國內政治上的苦悶。想逃出那個黑暗的北京，所以請王君介紹我去見哀而君，好作我出了國的嚮導，我們見面後，哀而君慨然允許我的要求了。我們約定假如暑假後我不能和哀而君結伴出國，待到了東京時，也一定要去請教

哀而君一切的。所以他那時留下的住址，現在還夾在我舊皮夾裏。

但哀而君留給我的印像，是已很渺茫了。只記得他是很熱心的，彷彿熱心中含着幾分粗燥；是的，本來過于熱心的人，往往流於粗燥，這我很知道。因爲我素常就是這樣人，有時竟以熱心買回朋友們的反感來。許多人說這是北方人的特性，不過哀而君要算作南方人了。

禮拜日我偶然想在舊皮夾中翻檢一張不重要的收據，忽然又看見哀而君的住址，同時王君前些時來信探問哀而君消息的話，也浮上我的腦海來。所以我決心乘着禮拜日無事，去拜訪哀而君了。

作爲我拜訪哀而君動機的，還不只這一點，我和他雖然只見過一次面，可是哀而君的爲人，我很愛好。據說他素常是不喜歡交際的，然而他的朋友似乎比一般愛交際的人還要多，而且從他這些朋友中，無不異口同聲的說哀而君爲人奇怪。我是喜好這樣奇怪人的，所以我想和哀而君交識的心情，不自今日始了。

然而這是他二年前的住址了，怎能保他不搬家呢？况就我近幾個月來所得的經驗，知道最愛搬家的要算在留的留學生。他們不是說房主人待遇不親切，就是說樓下沒有大姑娘。但搬來搬去，也終於找不到親切的和有大姑娘的；其實這些「甜頭」還不夠日本學生佔，那裏輪

到支那人呢！然而他們終於把幾年的留學光陰，消費在搬家上了。哀而君雖不敢必是愛搬家的一員，但二年多不移動的恐怕又作不到吧？好在哀而君所居的市外是東京有名的風景幽勝之地，我固然是過慣了部市生活的人，但田園風致也是使我永遠憬憧的。於是抱了一半野遊，一半訪友的心情。向着吉祥寺方面馳去了。

電車中呈非常華美的現象。原來一般中產階級的小紳士們，在此暑假中既不能同闊官富豪們有向「山呀海呀」的避暑機會，又不似一般勞動階級整年的得不到自己禮拜，所以他們只好乘這七天一次的禮拜日。從衙署或公司中走出，領了妻女們到市外公園作半日遊，以慰藉一禮拜所積下的暑熱和疲勞。這些所謂小資產階級是非常尊重禮貌的，洋服穿着整整齊齊，臉面刮着光光滑滑，安閒靜穆的坐在車中。他們妻女們更修飾得芬芳嬌豔，坐在她們的「良人」傍邊，像有無限的快樂新奇正沉醉着她們。在日本要算得這等人最多樂趣了：比他們高一級的不但視享樂爲等閒，而且有時倦於享樂的奔命；比他們不如的那些勞働者，除了上酒場滿足麻醉的享樂外，又沒有他們的雅趣和時間，不僅如此，一切新奇向上的力，都是從這一階級出發的。他們唯恐不新奇；只要從他們妻女的妝飾上可以看到。這因爲他們的環境最適於奮鬥的緣故。是的，他們假如不奮鬥，要淪於那萬刼不復永無希望的勞働階級裏去了。

而且一經奮鬥，又有取得現代王冠的可能。

由於種種聯想，我忽然想起廚川白村的「鄉紳的日本呀」這句話來，幾乎忍不住笑起來。我面前這些玩偶似的小紳士們，多麼像鄉紳啊！然而我又覺得這鄉紳可愛來。他們對於世界永遠是新奇的，在他們生活中看不見厭倦的頹廢色彩。一架齊伯林的飛機，已使得他們舉國若狂了。那能像我們老大國的那種烏龜似的木然不動呢！

一想起祖國來，我就要感到種種痛苦，於是趕快把眼光移向窗外，不使痛苦來襲擊我。在這樣一種環境中，是最不適宜於亂想的。

鐵道兩傍的稻田和菜園，是多麼新鮮呵！眞如上過油漆似的那麼碧綠潤澤。八月裏的炎陽，恰好被濃雲遮住；涼爽清香的野風，逆着車窗吹來，覺着車身不是藉了電力，而是被風吹着走了。原來這一帶是最富於低丘淺沼翠竹青松這類畫圖的景緻的。起起伏伏開開合合的地平線，一點土色也看不見，從樹林竹叢中綻出那吐棉團絮似的破碎雲邊來，夢似的被一種氛氳茫感幻惑着。週圍透過來女人們髮香粉香衣香和肉香，呵！我眞疑心已離開素所討厭的地球了。閉住眼睛，張大鼻孔，使香氣直透進——呵，透進那裏呢？透進那足以迷醉的幻惑所在。

然而思想小鬼又來擾亂我的白日好夢了，「何以今天的女人這樣美」？「何以往日的電車中我會討厭她們」？何以經我抱過的那些女人們在靈魂中又成了連想都不敢想的醜穢肉塊？……」於是又想到這些美的肉體，每夜儘消耗在那些俗惡者的支配下。她們有的雖未遭過俗惡的蹂躪，然而將來總免不掉。「將來」一到，這些少女們會變成她們母親似的中年婦人，她們的母親們也會變作她們祖母似的乾癟龍鍾。不用說她們髮香粉光靠不住，就連那樣晶黑的眼球，柔紅的嘴唇，也會被將來消滅掉。天地間什麼英雄偉業，科學奇跡，文藝光榮，都可以用奮鬥換來；只有這些幻象留不住。啊！人生原來是這樣空虛！一切恩怨好惡，不是等于酒醉癲狂嗎？不是被概念欺騙嗎?!……想着想着，我又痛苦起來。眞是眼前茫茫，好像此身已失去了着落。但這種杞憂，我是會自慰的，於是又想「將來」雖屬可怕，然正因爲有「將來」，人生纔有變化，個人的生命，不過是花的一瓣，樹的一葉，流水的一滴；有生有死，有開有謝，有分有合，纔綜合成宇宙。「將來」雖會消滅她們，但也會另生美的來補她們缺處。也許比她們更加要美，正不必爲「將來」顧慮。……然而即使宇宙是這樣，「將來」會這樣，不是仍然和自已沒有關涉嗎？一到「將來」，自己也就消滅了；即使宇宙再怎麼好，「將來」再怎麼美，與自己有什麼關係。總是有自己纔有宇宙，有美，有一切！……把剛才特爲

安慰自己而想出的話，又一遭推翻了。眼前又是茫茫。但最後的決定是只有「現在」：人和宇宙一樣的只有「現在」！然而「現在」又怎樣呢？她們以前固然和我不相識，將來也未必能相識，卽在「現在」，除了坐在一個絨櫈上，除了她們絲質的衣服擦着我粗黑的制服發出一種極細微的嗞嗞聲音，和一種滑滑的感覺外，不是連自由的胆大的看一眼的勇氣也沒有嗎？然而我又是怎樣想不停息的看她們！我想和她們由了相看而至於相談，由了相談而至於相識，由了相識而至于相交，由了相交而至于相！……然而，然而，啊！然而呀！這是我的「現在」！痛苦像黑暗中的光明，光明中的黑暗，遮不住，當不及的把我牢牢纏住。正在不可開交中，車終於停在我目的地了。於是急急的走下車來，繳了票，走出車站。還好，車中的雜亂想象，和車中的她們一樣被車給拉走了。

我繞了許多路，問了許多行人，纔走到哀而君的住所。是在一個曲折得須轉幾灣，摸幾個角兒纔能走進的小巷裏。這條小巷非常之狹，撑開雙臂就可摸到兩邊圍牆。圍牆是用杉板作成的，也不過一人多高，圍牆中全是日本式的平房，然而整潔幽靜，並不出乎日人所愛好的景況。在日本常見到的那種枝葉特別濃黑密茂的樹木，——直到現在我還不知牠叫什麽。——從兩傍圍牆中伸出高岸的黑影。牠們黑影的濃度，侵佔了小巷的天空，於是使得小巷也

顯得特別陰鬱。朝顏花莞荳之類的蔓生植物，從圍牆中爬出，露出牠們紅顏，像故意顯示牠們瘦弱的青春。在巷底的右邊，有一家特別聳出一座伶仃孤獨的小木樓門簷下，對到了我手中紙條上的門牌號數。

我輕輕的把柵門拉開，立在玄關外，用日本人那種低沉的聲音，十分客氣的問：「借光，哀而君住在這兒嗎」？

裏邊響動了一下，拉開玄關的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老婦人。她照例用了日本女人接客的禮節，雙掌抵住了蓆，向我叩了一個頭；我不禁慌亂的還她禮，不覺之間，把腰折到九十度！老婦人謹愼的說！「是的，哀而先生住在此地」，隨後她喊了：

「哀而先生！有貴客來訪」？

樓上發出一聲懶惰而悶重的聲音，我心忽然灰寒了；幾乎想給老婦人道聲歉，說：「自己訪錯了門」，回轉頭跑走。因爲我覺得這種訪問的無意義而冒昧來。實在我和哀而君還等於認不識，拜訪一個等於認不識的人，在我要感到許多紛擾，因爲我以前經過那些等於認不識的朋友來拜訪我時。也常使我討厭。況哀而君的不喜歡交際，我明明知道，剛才又聽到那一聲懶惰而悶重的聲音，覺得又辦了一樁無意識的事。然而哀而君終於走下樓來了。他穿着

和服，底下赤了足，看見我是他所不認識的人，於是睁大了眼睛問：「你是那一位」？

我只得自行報告姓名，並補說我們以往的關係。哀而君這纔覺悟似的「唔」了一聲，把我請到他樓上。

他的房間是六疊蓆，三面都有窗門。房中光線非常充足。靠後窗擺了一張長方棹，鋪了短毛綠絨氈，黑色花紋，顯得異常靜致，八分圓的抱形藤椅，放在棹前。棹上擺滿了座鐘，架鏡，筆筒，墨水瓶，之類的東西。四壁扎滿了風景和裸體美女照片。只是書籍非常少。兩層高的竹製小書架，歪歪斜斜的插着幾本像從未動過的書。靠着書架的那一面牆上，掛着梵亞鈴，孟德鈴，胡琴，月琴之類的中西樂器。這使人疑心哀而君並不是研究社會科學的人，而是藝術學校的學生了，他的房間不能說是冷靜，而是安閒。這使我對於以前聽到哀而君的歷史，起了疑念，因爲據我揣測，哀而君該是和我所有的朋友一樣：粗索而暴燥，浪漫而激烈。然而哀而君原來是這樣安閒靜穩而像生活於柔感中的美的人物。

這地方本來就是市外，又因爲藏在深巷裏，樓外連到處都能聽到的孩子們嘻笑聲，也聽不到。沉寂如深山古寺。只有風微微的噓着，像嬰兒夢魂中所呼出的微息。偶然傳來的電車聲，更其遙乎其遠的只能增加寂靜了。

宴而君問我能不能盤坐？我說「可以的」。在這樣境地，我覺得是頗宜於達摩坐的。他搬過一張矮几來、放在中間，從壁櫥中取出兩個大蒲團，——並不是蒲草作成的蒲團，此處爲象形的轉借；然而和「肉蒲團」不一樣。——我們對坐在矮几傍，抽烟捲兒。

我這才留神他的面目，似乎和二年前留下的印象又完全不同。我記得他眉好像很濃，然而並不濃；鼻好像很高，然而也並不高。總而言之：我記得他略帶幾分雄壯氣，是男性的感覺；可是現在變作女性的感覺了。是我變了呢，還是他變了？

他神密的抽着烟，眼睛也不抬起來看一下，顯出一付深思的神情，像故意慢待他客人似的。

一支煙已抽去二分之一，他方問我：

「什麽時候到的東京」？

我告訴他到東京的時月；他又問到王君的近況，我也告訴他王君前些時剛來信還問到他。

「我們二年多不通信了。他還是那樣『熱中』革命嗎」？他說起「熱中」兩字來，像含着無限的譏刺。我趕緊替王君辯護，說他近來怎樣後悔自己無學識，以前的行爲怎樣瞎搗，和他現

在怎樣努力；想使他對王君表示好意。然而我把王君誇讚完了，他仍然默默的抽着煙捲兒，像是他對王君也是不經意的流露。

我有一種亂談的習性，不管是對生客或是熟友，總要使得自己滔滔然，彷彿才顯出我政治家的天才。於是對這只抽煙不說話的新朋友，也不禁滔滔了。

我把和他別後的二年所積蓄下的牢騷憤懣，對中國的失望怨覯，對中國人是痛恨厭棄，用了登演講台的態度，激昂慷慨口涎橫飛的一瀉千里！向他亂講。

因爲談話上的不謹愼，受了異國人不少的白眼。在來時的車上我還禁止自己無論如何今天也不多說話。實在的，只是一時的興致，往往鬧到後悔不迭，這是以往的經驗。誰知道呢，「山難移，性難改」，我談着談着，越來越激憤，又要拍他的小棹子了。他輕輕的驚告我：

「請你小聲些，日本人是不高興我們亂談呢」！

這驚告來得很有力量，我馬上停止了自己的鑼盤針。心裏又侮恨起來。我想我已有了神經病，這是病的現象，除了送進瘋人院別無辦法。

其實我最怕的是這種高聲談話，不敢往中國人集會的地方去，——尤其怕什麼熱烈緊張

慷慨悲歌會。——也完全爲這樣。然而我自己怎麼反是這樣人呢！越想越苦痛，身上的汗水粘粘的沾着襯衣。

哀而君大半看出了我的苦痛，於是說：

「屋裏太悶，我們到外面散散步好不好？」

啊，看我的神經！若不是哀而君的提醒，我幾乎忘掉還負有一半散策的使命。

「好，好，好」！不禁連聲說好，「我們散步去」。

等着哀而君換上了西裝，我們走出小巷來。小巷後面是官道，官道兩傍是碧綠的田地。

我們無目的的散走在田壠間，我說：

「眼前風景，很像祖國江南，要不是有來往不斷的電車，和扯滿天空的電線，以及遠遠望得見的洋鐵皮房屋和工廠煙筒，實在感覺不到是在海外」。

我怎麼一大段話，只換回哀而君一聲

「嗯」！

我又敍述自己怎樣愛好田園，而又怎樣離不開都會，種種。這一來哀而君有話了。

「你是幸福的，因爲你還有流動的血。你知道什麼是田園，什麼是都會；田園都會這些

名詞，都不存在於我的記憶。你更知道什麼是是，什麼是非，什麼是仇恨，什麼是愛慾；這些感覺也不存在我的體內。所以你是幸福的」。他像背送一段詩似的說罷，又低下頭去踩地上的草。

「他是在譏刺呢，還是眞心稱道」？他有點神密，所以他的話我不敢相信，然而又不便懷疑他，他的人格和學識，我不配來懷疑。

管牠！我也不想了，反正我的浪漫他早已看透，見笑也聽他見笑去，各行所是好了。豐盛的夏景，使人像坐在一個純肉感的肥壯妖豔的少婦懷裏，胸臆間充滿了力和熱。一點感傷情緒也不帶，眼前不是縣縣稻秧，就是茸茸碧草。一切縱橫交錯的道路，像織在這綠天鵝絨上的花紋。我夢想着這不是走在田野間，是站在王侯豪閥的客廳裏，地下鋪着是華美的地氈。

這一帶野花很多，我採集各種各色的野花，束成一個花束，預備帶回去供在案頭，作爲這一次野遊的紀念。

我被童稚般的歡樂洋溢着！

我們也不曉得轉了多少路，大約已是五點鐘的光景了吧，是我回家的時候了，就向哀而

君告別。

「哀而君問我有沒有要事，我告訴他禮拜日完全是休息的日子，任何塌天大事，也得等過了禮拜辦。他要和我同到市內遊玩，這我當然很同情。

我們又繞轉了許多路，才找到電車站，走進電車，仍然是非常華美，原來也到了那些太太小姐們的歸家時候了。

伊們已不是來時那麼拘謹，各人臉上泛流着疲乏而鬆快的溫柔，半日的野遊，使伊們擺脫了都市的禮貌。有的切切私談，有的吃吃微笑。發輝的眼光，不時偷偷看人。

我手中的花束，牽動了伊們視線；固然，我不惜把花束獻給伊們，只要伊們愛好；但人與人之間的調節，——在此我只能說調節。——還不容於稠人廣坐中，向不識者作自由探芍贈蘭的舉動。爲維持人類合羣生活，這種規條我也甘願遵守。所以花束也只有那隻孤仃仃的花瓶等着牠去憔悴枯萎。

光輝的眼，香豔的花，電車載着一切疲乏和鬆快，跳躍和發癡，用着牠雄猛的力，向大都市的狂潮中拋擲。

「請不要愁，請不要呆。

只有酒，女人，和歡樂。
那綠的海，——酒海；
白的肉，——女人；
紅的燈，唇，和雙頰，——歡樂。
請不要愁，不要呆，
來呵，來呵，來——
我們把萬有歡樂齊集在現在」。

我用脚尖點着地，順着電鉄所激撞的節奏，暗暗唱自己的進行曲。

我們轉道神保町，吃了中國料理後，天色已經全黑。紅綠電燈廣告，閃耀在各大商店。天空浮雲已消，但炭海中的珠光，仍照不到都市的夜街上。在禮拜之夜，不願把時光消磨在悶人的電影場。那是不健康的尋樂。在我工作和游戲表上，看電影是列在看小說雜誌一項下，並不在禮拜夜。哀而君對電影似乎也並不感多大興趣，由於我的提議，我們到日比谷銀座一帶散步去了。

市內有好些地方是我喜歡常去散步的：上野公園，靖國神社，三越百貨公司，嚴松堂書

店，……但最愛好的還是在天氣良好的夜裏，去日比谷銀座一帶作那種毫無目的的散步。這一帶的馬路太光滑了。行人和車輛都像溜在上面，並不是用着自己的力。我最討厭的是灰塵，灰塵固然有害呼吸，把雪白的 Collar 和新擦好的白皮鞋，無端汚塗，也最使人沾滯不快。唯獨這一帶是不見纖塵的玻璃世界。

還有宮城的神密偉壯，會把人引進往昔的「富貴還是帝王家」的夢境裏去。有些極可笑常識所不容許的問題，在心理上鑽研：「皇帝和皇后見面時有沒有禮節？吃飯時是什麼儀式？以及睡覺的問題……」等等。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中，作皇帝實在是浪漫而美麗的。假如環境允許的話，我作皇帝的心，比作什麼革命領袖呵思想威權呵還來得熾烈。虛榮我並不反對，眞理呢，我也很服從。在日本作天皇，和在俄國作列甯，以及在非洲作酋長，美國作什麽大王，中國作什麽？——什麽呢。想定了再說。——還不是一樣嗎？虛榮崇拜，與眞理服從！人生是爲求幸福的，幸福的總和是官能刺激，和信仰崇拜。我並不是厭世家，因爲我是人，離了「世」恐怕連「厭」也沒有。這「世」呢，就是這些東西：虛榮崇拜，與眞理服從！好了，越寫越寫成博士論文了。

我們沿着護城河走，硬底皮鞋碻着柏油馬路咯喇咯喇的發出清脆而悅耳的聲音。偶然從

對方衖來幾個女性時，我們的皮鞋也響得驕貴而可羨。燈影倒映在河中，拉長成根根火柱；微風過去，火柱又散作撩亂的野燒了。烏黑的天空下，層層疊壘一串一盤秩序而散亂的珠花灼耀。紅霧似的燈光中，映出明與暗的模糊。瞪了兩隻火眼的黑體怪物，眞如啣枚急走的行軍，來回梭巡在馬路中。黑體中可以看得見那粲然相對的白臉。這帶着魔迷的夜呵！而且爽風又吹上我們蟬翼似的薄綢西裝了。

從日比谷穿過了有樂町，這纔眞正是「銀ブラ了。」（東京流行之時髦熟語，即銀座散步之意）。眼前頓形熱鬧繁華，不似護城河畔之清寂幽雅了。這纔算是現代都市，連使人思索的餘暇都沒有。兩傍儘是大商店，小賣商，水菓，玩具，書籍，古董。……商品的複雜怪誕，適如遊人，原來他們都是爲賣錢的。聲音是不分節奏。不分類別。鐵與電，電與木，肉與肉，肉與銅，交響的大合奏！一片泥凝模糊，耳朵與眼睛倘沒有受過都市洗鍊，眞有昏暈的危險，饒你裝着仁丹寶丹。

我們都有點腿困頭昏而口渴了。於是由哀而君提議，走進一家漂亮，新奇，清雅，下女也最多的酒場裏。即所謂「Cafe」。

酒場的構造很奇特，從外看雖也是方形，然而內中的空間，像裝進一個峭壁角突的岩洞

裏。牆壁用青綠龜紋紙糊裱，湖水色的電光，把人映成了蕉葉色。並沒有窗戶，只是幾個多角形的小洞，開向外面。然而室中並不顯得熱悶，眞像坐在西湖的紫霞洞：幽涼襲人！

兩個她，穿着侍酒的長衣：一銀紅，一玉翠，影似的游蕩在湖水色電光裏。一種縹緲的夢似的感覺，顯在我們面前的，不是眞實，而是圖畫。當怒潮似的市聲穿透碧霧時，顯得是那樣隔了幾層山海似的迷茫了，從戲匣放出的鋼銅般的歌聲，微震着人們殘留的記憶，啊，這魔迷的場所！

玉翠的豐腴，銀紅的瘦品。我是喜歡瘦品的。然而坐在我身傍的偏偏是豐腴的玉翠者。不過這一個也並不使我煩厭。我對女性有優容一切的雅量。老實話，直到現在，我理想女性的模型還沒有鑄就，有時雖覺得瘦的使人神清，有時又覺得肥的能令人魂蕩了。況我身傍的她，確實有付滿月般的面容，桃花般的紅潤，使人如坐春風。雖然沉默，而這沉默是醇厚的。

然而那個紅衣瘦娘，究竟是可愛的。大約由於我不停息的「眼攻」緣故吧，她也不時從眼梢送過那些無聲的微語來。

想不到哀而君倒是麥酒大王；一要就是兩瓶。哀而君的日本話當然比我好，我倒並不想

飲酒，只想和我的侍者談話，可惜日本話不容許我。問她會不會英語，她擺了一下頭，其實我那裏會英語呢？不過來標明我是紳士罷了。她既不懂英語，就沒有權利來鄙視我不通日文。然而什麼都能說的哀而君，又只是不說話，只飲酒。

像這樣啞飲默坐，我是最難忍耐的，況我們眼前明明有兩隻春燕。且而酒場的形形色色，無不是談料。酒客們有的像電影裏賈波林，把帽子推在腦後，紅着臉歪着頸和侍女們糾纏；有的搖着棹邊唱歌，還有幾個酒也不喝，烟我不抽，侍女也不看，拉着鬍子泥塑似的瞅着地板：大約是尋詩吧？

我還沒有把酒場巡邏清楚，哀而君的第一瓶已罄了。他吩咐銀紅者去取第二瓶。哀而君還纔注意到我的酒盃，然而從那嫩筍尖似的肥白小手中酌上的第一盃，還沒有下到十分之二。哀而君吃驚的說：

「怎麼，你不喜歡麥酒嗎？」

我何嘗不喜歡呢？不過不像哀而君似的那麼重酒輕色罷了。我是二者不可得兼時，寗「捨酒而取女人」，於是說：

「喜歡是喜歡，但不能多飲。」

哀而君第二瓶又打開了：

「這是銀座第一家，」他突然說出這句沒有源頭的話來。

「第一上等的酒場嗎？」

「不，第一家物美價廉的酒場：下女多，漂亮：設備安適，地方適中，顧客文雅：而且酒代和小酒館一樣。——這酒場常有藝術家們來開談話會及消夜會，暇時你倒大可走走，聽說你也是愛好藝術的？」

「可惜我聽不懂，也說不出：日本話。」

「用不着懂，這是所謂『訴諸感覺』的地方。盲子，聾子，啞子，都一樣。只要有付銳敏的神經好了。——」哀而君說到這裏，停了一下，微微的作了一聲乾笑，接下去說：

「也許與你老兄不相宜？我看你老兄倒是喜歡說話的。」他說完臉一沉，又去摸他的酒盃了。

他說話也突然，笑也突然，一舉一動無不突然。和這樣一個人在一處，眞難應付。那幅臉眞和梅雨時期的天氣一樣。說不定他一句話會惹起我的談興來，及至預備向他說時，他腦好像又跑到別處去了。往往使得我極掃興的把「語絲」截斷。

「這是嘲笑呢？還是恭維呢？」我這樣想，於是問了：

「我有點貧嘴得討厭吧？」

「那裏話！這正是你的好處，我是想說也無話可說的」。

我最怕聽這些話，又是「無病呻吟」，一個人怎能無話可說？連不能用嘴唱歌的知了兒蟋斯，不是也要摩擦幾下翅翼，和那些黃鶯紫燕青蝦蟆們爭鳴嗎？只有作官的老爺和有錢的太太小姐們，怕和俗人說話降低了身分，纔沉靜寡默。於是我反對袁而君說：

「你們在外國住久了，都被外國人同化，其實儘可不必。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主人，他們是天皇帝國的臣子，何必也仿效那些奴才們呢？」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是說說話大半不出兩種目的：一種是被外界的事物壓迫，不得不說；如那些革命家的演說，政黨首領的「放送」，和商店婦的應酬，招待；賣笑娘的強笑強歌；一種是由內心的要求，不願不說：如比詩人的諷詠，宗教家的讚嘆，寡婦的哭兒，孝子的哀母，以及狼的嗥，鷹的叫。到既沒有詠讚，又沒有哀詛，更無須強為歡笑時，話也同時告罄了。飲酒睡覺，足夠維持這口呼吸，話有什麼用處呢？」

「聽說你二年前不是還參加過各種激烈運動嗎？怎麼現在鬧到連話都不想說了呢？」我看

見哀而君臉紅紅的，似已有了酒意，所以想以他的悲壯史來引逗他談話。我是很懂得帶了酒以後的心情的。

「那已是很渺茫的事了。二年前的記憶，也和那些粘青蜓捉蟋蟀的記憶差不多。我幼年時性情也是很執拗，和別的兒童一樣。同村的董家母狗咬過我一口，我曾百方設計的想復仇，甚至想着夜間睡不着覺。我並不悔恨那時的可笑，因爲那復仇，就是我偉大的事業和責任，在那時。也和不後悔我二年前那些傻舉動一樣，狂迷與人的生存上很有幫助。現在不是不願再狂迷，實在因爲一切感覺機關都弛緩滯鈍了，狂迷不起。——就以今天說吧，大東京在你眼前，不是很神奇有趣嗎？我想你不能否認，只要聽你拉拉不斷的語言，眉飛色舞的神情，我就很明白。然而我呢，什麼都是平凡，麻木。你還是個鄉下孩子，什麼——」哀而君忽然又停止不說，我去看他的手：天呀！原來他第二瓶又喝乾，手裏握住個空瓶他回過頭又去要第三瓶。同時把他正說的話也忘了繼續。

他說我是鄉間孩子，我很不服氣。我有偉大的信仰，我崇拜世界一切名人，而且我深懂得藝術，曉得作人的趣味。我將來可以成功文藝家，學者，或政治家。只要我努力，幹什麼我都能勝任。難道這都是鄉人淺見嗎？難道我的信仰是蠢愚，崇拜是盲目嗎？我越想越覺得

憤怒，想和他爭辯。然而他又像把剛才的談話忘去，塑像似的沉着臉，緊握着酒盃了。

我忽然感覺得他是個最危險的人物，因爲他將毀壞一切努力，——連最壞的努力。如果都變成了他，地球將和月球一樣。

但我不再想了，這些想徒使我困悶。我又何必想呢？我眼前有酒，有女人，有奇幻的燈彩，有各種使人發笑的酒客。而且「玎的玲……玲的玎……」的音樂，又響起來了……

當我面前這瓶麥酒喝完時，我已有了幾分醉意，也不管我的侍者愛鬧不愛鬧，就去抓住她那隻時時牽引想念的肥白小手：「my dear you seem unhappy——Are you in Pain？」我說出這幾句英語來，然而她只以手絹掘着嘴，笑而不答。

我又用僅能說的聯不成句法的日語來問她。

原來她叫明子，剛剛十九歲，

我們由天氣談到了吃飯，由吃飯談到了支那料理，總而言之：我在背誦那幾節將要磨穿的教科書。

她的嘴唇是多紅呵，我疑她塗了朱，但細看又像本來的肉色。問個明白吧，朱呵，塗呵，先生都沒有教過我。——也許教過忘了。我握着她的手，漸覺有股熱流透進了我心，而

且——啊她的嘴唇和我的眼睛隔不到一米達！

「アナタ・口ハ赤イデスネ」！我說得很響亮。她忽然大笑了。

酒場幽靜的空氣，漸被我剪頭去尾顛倒錯亂的日本話所擾亂。我的侍者固然掩口葫蘆，就是那些酒客們，也都轉過臉來鑑賞這異國酒友。

「我是醉了吧？」我想。在這有關國統的禮節上，我不願被異國人暗中譏笑。况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向來看見了西洋人飲酒以爲是風雅現世，倘支那人也飲起酒來，那簡直是糊塗混蛋的馬鹿了！（馬鹿者，日本駡人語，讀如 Bak 蠢物的意思）。於是我趕緊整肅起來，然而已來不及了！

哀而君越喝越森然，冰冷的面貌，映着我發熱的眼，使我看見了自己的荒唐。往日在酒場中我也冷笑過那些第四階級的朋友們的喧譁顛倒，然而我也竟變作這樣不紳士了，豈不見笑於人嗎！

雖然讓我作一個爲勞働者而去研究的學者，或爲勞働者而去革命的領袖，我也很願；但假如被資產階級的紳士們譏笑我如勞働者似的無知荒唐時，我馬上要覺得羞憤。

但我又怎能夠呢？面前有酒，有女人，有奇異的燈彩。……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這是那氣蓋一世的孟德將軍唱的歌吧？

我不禁的又去拉住那雙肥白的手，於是唱我嘔了許多心血才學會的日本歌。

「沙漠ニ日ハ落於デ夜トナル頃

戀人ヨ懷カシイ歌ヲ歌ヨ

ア，寂シイ調ベニ今日モ淚流リオ

戀人ヨ阿拉伯，歌ヲ歌ヨ」

我們的侍者見我會唱日本歌，高興了，不由的也唱起來。她當然要比我唱得好。

大約此時已到了夜深酒爛的時候了吧，酒場裏漸漸騷動起來，先是由於少數人的騷動，一直波及到全場，和海邊的沙浪一樣。于是那些喉聲，掌聲，棹子聲，皮鞋碰地聲，代替了話匣裏的音樂，我眼前是一片糢糊，耳邊是一陣嗡嗡，但我淸淸楚楚的記得抱着我侍者接了一個香吻，留在我嘴角的餘香好久不散。

我對於哀而君的冷樣子。開始抱怨起來。看多奇怪，他已喝了三瓶麥酒，就是白水也該變幾點汗，然而他臉上還是見不到一種温情和笑意。我說：

「你知道『一人向隅，滿座爲之不歡』這句話嗎？今天有酒今天醉，你未免太自苦了」！

哀而君聽到了我的話，像被鋼針刺了他嘴唇一下，然而刺着很微，只能使他嘴唇微微的撇了一撇。但從這微撇中，有一個幻滅了的悲殘笑影浮出，這笑影上刻着一切自然的冷酷和消亡，連他青春的消亡和歡樂的夢散也在上邊。至把我眼前的歡笑凝結成冰凍，於是我補上兩句說：

「請你原諒，我是個剎那的肉慾主義者」。

酒場的顧客越來越多，白煙和綠光凝成一種異樣的炫彩，那些酒客們和侍女們，游蕩在這個炫彩中，像是魔影游蕩在幻景裏。

我的酒已夠了，眼暈旋起來，像坐在去國時的輪船上。四圍只是煙霧迷漫，魔影幢幢，像曾經常見的一幅畫圖。然而一個很清晰的印象，還不能從我眼前消去：哀而君微撇的嘴唇，挺直的姿態，疲倦的看着四週；手裏那盃冷麥酒像他生命似的那麼緊緊握住。我好像歪着頭頸在勸他：

「你何必自苦呢？世間本來就只有這些！……」

以後的事記不得了。

一九二九，九，七；謄清於東京市外，寓樓。

譯詩兩首

John Masefield作
楊騷譯

一，海洋熱慕，(Sea-Fever)

我當再到海上去，指望着寂寞的海和天，
我所欲的只是一艘檣高的船和引導的星，
只是舵輪的急擺，風的歌和白帆的搖震，
只是波上灰色的霧和斑白的黎明。

我當再到海上去，因為潮流的呼聲，
是狂暴而又明顯的難以拒絕的聲音；
我所欲的只是白雲飛遊的風吹的白晝，
水煙飛沫和那海鷗勇敢的高鳴。

我當再到海上去，過我天外漂浪的生涯，
去的，再到風如刀利的海，鷗和鯨飛遊的大海；
我所欲的只是放浪的愉快的同伴的談天，
只是，只是長夜工作後的安眠和美夢。

二，美：(Beauty)

我曾在荒野之中風飄的山上看到日暮和曉天，
那嚴肅的美緩慢地顯現得如西班牙的古曲；
我曾看到春的女神送來水仙，
送來萌芽的草苗和柔和的春雨。

我曾聽到花的曲和海的古歌
我曾從弓圓的白帆之下看到異國的山河；

但神示給我最上的美呀，
是她的聲，她的髮，她的明眸和那朱唇可愛的曲線。

風雨亭

王宗城

聽到風雨亭將要鳩工，凡是革命的同志們，多少都有點兒聯想，或詫異？

我們談到風雨亭，有幾個革命的同志問我：貴鄉也很崇拜關岳嗎？他以為就是劇場裏所演的風波亭，至少與岳武穆總有些關係；知道風雨亭的來歷的革命的同志們，他愕然地瞪着眼睛看看我，「到現在才有風雨亭麼？」我都不能對。

也難怪，年代確實太遼遠了，革命的靑年是向前的，那有工夫值得去回顧歷史，歷史是過去的，過去的就是落伍的；歷史是舊的，新靑年的新腦經，那會容納舊的東西？何況，何況的確太遼遠了，你看，風雨亭的來歷，是多少朝代以前的陳跡。追溯上去：民國，洪憲，民國，宣統，光緒，你看，在多少年代以前有一朝所謂光緒的時候所發生的一場禍水，又兼這幾朝的史記還沒有人做出來，綱鑑易知錄還沒有人搞好，如果不是學貫古今，不去博訪周

諮，不去游歷名區勝跡，不去撫碑尋碣，那裏會曉得！

幸而，我眞是萬幸，我並不是學貫古今，又不去博訪周諮，又不去游歷名區勝跡，不去撫碑尋碣，然而我竟曉得風雨亭三字的來歷，而似乎有點明瞭這場禍水的究竟，且似乎知道這場禍水與現在也有點關係，——幸而，幸而這場禍水發生在我們的貴鄉，這禍水的主動者也是我們的貴同鄉秋瑾。

講到她，而且與我家有點戚誼，好在年代湮遠，講講也無妨，要是從前可了不得，我有一位姑父，因和秋瑾的戚誼較近，她這場禍水闖破的一天，他嚇得一夜爬了九個山頭。

話雖如此，確實有些可怕，在未闖破以前，也着實有些可以——一個女人剪去了頭髮，穿起長衫來，會騎馬，會打鎗，會教書，會和革命黨通信；甚至於會做革命黨，這豈不是一個妖怪，妖怪是要害人的，地方官爲地方除害起見，遂於某年某月某日的後半夜把這妖怪殺了。

殺妖怪的地方，就是我們貴鄉殺人頭的古軒亭口，妖怪殺了之後，這塊地一點沒有兩樣，仍然殺了幾年的人頭，一點沒有兩樣，丁字街頭幾塊石板，一方小小的「古軒亭口」四字的橫額，殺妖怪以前如此，殺妖怪以後也如此，一直到現在。

其他的地方，竟或有紀念這個女妖怪的東西發現；然她流血的地方，倒反而一點沒有痕跡，我常常佩服殺妖怪的人，殺得眞乾淨，殺得她痕跡不留！

幸而這個女妖怪會做詩，唸出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的詩句；當時殺妖怪的人，竟沒有留心把這句詩殺得乾淨，遂致流傳到現代一定還要把她來留痕跡，而使軒亭口有拆屋之禍，丁字街頭的幾家店鋪萬不料若干年以後竟還要受這個女妖的遺毒？

「到現在才有風雨亭嗎？」問我的瞎瞎眼，我也瞎瞎眼。

戲

撲陵

大一統而昇平康阜，光陰特別過得快，光復紀念日又到了。一般沾恩被澤的大小民都多麼的歡躍呵，綵牌樓東一架西一架；慶祝隊東一班西一班，要是你運氣在這天跑到上海市上去，包管會神迷目眩。

自然，在一般爛用爹娘銅錢的我們，更覺快樂，所以這一夜很遠的奔到一個革命化，平民化的大學的中學部去看遊藝會了。

那個會場還算大，布置的也還不錯：令我觸目的是演台面前的穹隆屏額——上面寫四個大字：「藝術之宮」。

游藝開場了，跳舞，京調，合唱，終至於戲劇——「孔雀東南飛」上演了，一看知道就是熊佛西所『寫』的「蘭芝與仲卿」(刊登東方雜誌二六卷一號)，我不知道，戲劇上表演與劇本，劇本同『材料』的關係，只是用常識的眼光看着。不幸，竟使我發現一種成爲常見的「玄妙」了。在彩聲，掌聲下面，不覺感到索解不得的痛苦了！

同樣的玄妙，在前幾個月另一個學校的游藝會上，剛剛發現過——牠並未掛着「藝術」的招牌的。爲什麼在幾個月後的「藝術之宮」中却也出現呢？當季香與蘭芝都穿絲質的衣服上台時，雖然令我聯想到了孔雀東南飛原詩中「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等詩句，但是我不曉得戲劇上的關係，所以疑惑着，或許是沒有關係的罷。但是當一個西裝青年變爲焦仲卿，却無論如何都不能給我一種解釋。

假如這個「孔雀東南飛」不是那個「孔雀東南飛」，這個西裝的仲卿不是漢時那個焦仲卿。那末，「白達」一聲跪得太妙，太奧，做「媽媽」的那個人太不開通！

說是該慶祝的事，現代貴國青年的才能超出一般的異國天才；那倒還有點道理，不過，

這樣，則一般重架㬰身的黨國要人，革命同志們正可休逸，二千年前的文物風制，已有人拉回重新造過，完全無異於今日的西歐，讓他們一朝一代，越近越容易，越造得好，（我不曉得邏輯與事實究竟能否如此）造到「現代」，豈非億萬倍於洋鬼子的，齊驅於「樂園」麽？

但是最後使我釋然下心者，還是一位朋友：他說這原是戲呵！〇，戲！

十，十三，于江灣。

中華郵政局立券的報紙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中國文藝論戰

李何林編　實價八角

去年中國的文藝界起了一場劇烈的論爭，自創造社一般人喚出「革命文學」的口號後，代表中國幾個文藝集團的刊物如語絲，小說月報，新月，現代文化：等都加入戰團。這一次的論爭在中國文藝的進程上占一個很重要的地位。語絲派的冷嘲熱諷，創造社的宣傳文字的筆調，小說月報的旁敲側擊，頗呈論戰文字的大觀。現在統統收集在這裡。關心文藝的朋友：這是一部必讀的書。

西洋文藝論集

侍桁譯　實價九角

小泉八雲是日本最有名的文評家，本集是從他在日本大學所講的西洋文學講演集中選譯而成，對於歐美各國的小說，散文，文評以及作家等都有精密的研究和討論。英國批評家的權威Gosse說「小泉八雲文學評論的特長，是在於他的見解具有獨立的新鮮味，而他的熱情並能給讀者以強烈底印象。」對於東方有志於西方文學的學生們，這是最好的指路了。

生活與文學

有島武郎著　張我軍譯　實價四角

生活與文學底交涉，是著者有島武郎最注意的研究對象；一面踏着現代生活的泥沙，一面深入文學底堂奧，所以他底文學論，是深深地觸着了社會生活的。張我軍先生底譯筆，簡潔流暢。是中等學校『文學概論」一門底適用教本。

日本文學史

謝六逸著　一元二角

本書其十三萬言，將日本二千年來的文學，作有系統的簡明的敍述。每章先敍時代，次分敍各種作品與作家；幷摘引各時代的重要作品爲例｜或敍述原書梗概。篇尾列舉最近日本文藝圖體的參考書數百種。將普通文學史枯燥之弊，滌除無餘。著者留日多年，此書之作，必有自信。我國向無日本文學史的專著，本書爲其嚆矢。欲知日本文學變遷與流派，及日本文學在世界中的地位者，不可不看此書。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語絲

第五卷
第三十四期

辛亥革命史

郭眞編　實價二角

本書敘述辛亥革命之由來及其經過的歷史，並於其影響及失敗的原因，下精密之研究，可作現代史的參攷書，可供從事革命者之前車之鑑。

心理學概論

潘菽編　實價四角

本書的主要目的在完全以科學的觀點替一般人解釋心理學是什麼，闡明其意義和歷史，範圍和內容，並及其實用上的重要。中學及大學初學心理學的學生以此作參攷書之一最爲適宜。

初夜權

汪馥泉譯　實價三角半

本書先列舉祭司酋長等執行初夜權的實例，其次論述諸大家之說，然後下自己底見解。引證底賅博，剖析底精嚴，誠是一部有權威的稀世的學術書。原書已銷行五十餘版，可見本書價值底一斑了。

性教育示兒編

趙蔭棠譯　實價一角半

五歲至八歲的小孩最注意生命的起源，本書是山格夫人爲應此種需要，將植物到人類的生命的起源，用故事體來講給兒童聽，讓爲母親及小學教師的，能夠儘量的使眞理與事實於兒童的想像有興趣，可作教育實施初步的參考。

中國棉業論

馮次行編　實價四角

本書首述我國棉花之生產消費與貿易狀況，次述國內中外棉花商之調查，再次爲改良中國棉花種種設施之調查，凡從事紡織工業，關心民生問題，注意農民經濟的，都有一讀本書之必要。

歐洲革命史

高希聖編　實價二角

歐洲革命史實是非常繁複的，本書能從繁複中，提出他的中心事件，如英國的憲草運動，法國的巴黎公社運動，俄國的一〇五年革命，擇要敘述，使讀者一目瞭然。即其編法及寫法亦與衆不同。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語絲　第五卷，第三四期

日本無產文學之過去與現在

胡秋原

中國近年來洶湧澎湃的革命文學潮流，其源流幷不是來自北方的俄國而是「同文」的日本。中國的所謂革命文學，其產生與蘇俄及日本是不相同：既不是如俄羅斯文學開始即帶社會底傾向，亦不如日本的「普羅」文藝，也經過一個長期歷史過程。在中國突起勃興的革命文藝，他的模特兒完全是日本，所以實際上僅是日文無產文學運動的一個支流。這並不僅是因爲中國革命文學的大將都是留日學生（好像日本之士官學校創造了中國「革命」軍事領袖一樣）；就在「普羅特利亞特」「意德沃羅基」的口號以及理論及創作底形式與內容之根據上，也可以看出了。所以我們觀察日本無產文學，是無異看着中國革命文學的母親和祖母；而日本無產文學運動之今昔，或者有足以供我們參考的。

所謂無產文學者，即日本的所謂普羅特利亞文學——這個名詞長得難寫，而「普羅」兩個

字呢我覺得總有些滑稽；所以仍然寫作無產文學了。無產文學到底是什麼，日本的無產文藝嚴格說起來是不是眞正的無產文藝，以及或者如托洛斯基說的，無產階級文化根本就沒有也不應有；誠然也是最大的疑問。不過現在可以不管這個問題，如像 Futurism 一樣，雖然不見得是「未來」底主義，而可以將他看作文藝流派上一種範疇。再則，將無產文學看作一種新興的以社會革命爲基礎意識的反資本主義反個人主義傾向的文學這比較廣義的意味上，或者還比較正確罷。

(一)日本無產文學之前景與萌芽

要知道日本無產文學之現在，不可不知道其歷史的背景與發展過程。

帶有充分社會性的無產文學，自然是社會矛盾變革過程中的產物。這與資產階級立於對立地位的無產階級文學，與無產階級一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其發生的根源，便是產業革命。因爲有產業革命，生產方法的變革決定社會組織的變革，遂發生有產無產兩階級的對立；而資本主義愈高度的發展，階級對立愈尖銳：社會矛盾現象愈顯明，資產階級罪惡愈露骨，而無產階級意識也必愈明確。在這個現象連繫的過程中，一部分敏感的天才或破產的知識份子，起來表現指摘社會的缺陷；而漸漸也有相當勞動出身的作家。日本的產業革命，

實以明治二十七八年之中日戰爭爲起點；而經過日俄戰爭（一九〇四——〇五）到歐洲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前後，才有突飛猛進的發展。日本無產階級開始在階級意識上結合而走上鬥爭之途，是這以後的事情；所以日本的無產文學，也不能不說是屬於這時期以後時代的了。可以說是日本無產文學之濫觴的種蒔人雜誌，即創刊於一九二一年之秋。

然而日本之經濟發展和其他諸大資本主義國家有一點不同，而和中國有一點相像：這特徵就是日本之經濟發展較其他諸國幼稚；在日本經過明治維新政治革命，開放門戶，吸收世界空氣的時代，英，法，德，美諸國已經過了產業革命，資本主義制度確立，勞動運動社會運動發生而且正在發展了。正在向資本主義推移的國家一與先進資本主義國接觸之時，其經濟方面，社會觀念形態方面一定受其影響而發生急激資本主義化的傾向，這是歷史底實證的必然原則；而日本也自然不能例外。日本經過產業革命之資本主義發展，如前所述，是中日戰爭以後的事；不過，在這以前，與先進諸國是已經接觸；而因此，產業革命後所發生經濟方法，政治方法，意識形態在還未經產業革命的日本，已經由經過了產業革命諸國移植進來了。例如，在經濟方面，從明治維新到明治十三四年間，日本政府即努力實行：設立機械工廠制度，開發鑛山，以及企業經營形態的銀行，公司制度，鐵路輪船交通機關之移入。此

後，至中日戰爭間，獎勵人民產業之補助金，法律，立憲制度都輸入而實行了。就是在思想方面，爲日本初期社會主義母胎的法國自由民權論，基督教思想，英國的馬爾薩斯，亞丹斯密，穆勒，邊沁，斯賓塞等之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德國的專制國家主義思想，已經在明治六年前後占了日本思想界之支配地位。因此，歐洲產業革命後廣義的社會主義思潮及運動，很早已傳到日本了。(譬如中國在沒有經過什麼產業革命很早就有嚴復之介紹斯密穆勒的學說，康有爲的大同書譚嗣同在仁學中更有許多激烈的言論) 在明治八年所創設的同志社中講經濟學的德人 (?) 拉賴德氏可說是日本社會主義史上一個不著名的恩人，在他的講義中，已經用了許多社會主義的名詞。(據木村毅氏之社會問題講座及住谷悅治拉賴德先生) 其他社會黨，社會黨主義，Communism, Socialism, Nihilism, 這些名詞也在明治十二三年間爲日本學者所談論了。在社會運動方面，明治十五年以後，「東洋社會黨」「東洋自由黨」「社會民主黨」「勞動組合」等也由計劃而見諸實行了。中日戰爭以後隨着日本產業革命之進展，這個傾向愈益盛著。「平民社」之活動，「日本社會黨」之發生，赤旗事件，幸德秋水大逆事件，更使日本社會運動不可遏止。明治三十年片山潛與安部磯雄等人在大阪發刊勞動世界，恐怕是最早的社會主義雜誌；以後平民新聞 (幸德秋水，堺利彥，石川三四郎等主持) 言論更銳利

而明白。此外如光，直言，新紀元，大阪平民新聞，六合雜誌，國民新聞，萬朝報都先後發刊，帶顯明的社會主義傾向。最可注意的人物恐怕還是幸德秋水，以其「筆鋒帶感情」的文字，揮其快刀斷麻之筆，眞是勁利無比，不獨在當時震懾一時的耳目，即在今日也還是鏗鏘可誦的文章。他在平民新聞萬朝報上發表批評以及小說繙譯及批評文學與紀行文字，就說是日本最初最大的革命文學家也不爲過。（最近有解放社出版之幸德秋水全集。）明治四十三年以大逆罪入獄慘死，繼以嚴重的壓迫，使日本社會運動及社會主義的文字，頓呈消沉之概。

在思想方面既如此，自然帶有社會主義傾向及性質的文學，也在這時代思潮下，或者從歐洲移植或者自已育成了。明治十二年十四年之間，虛無主義文學漸大批翻譯到日本；而十五年英國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也介紹到日本了，美的筆致與新穎思想，與日本思想界文藝界以大的刺激；模倣烏托邦的小說一時幾乎是有雨後春筍之觀。二十年頃民友社對於Hugo作詳細的介紹，Hugo的作品先後翻譯；梁任公先生高談囂俄之時，當然也是受了日本人的影響；正無異於今日之「拖住」辛克來一樣。三十年初，所謂「社會小說」的作品出現，可以代表這個趨勢的是內田不知庵，後籐宙外等；然所謂社會小說者不過是與向來以文

藝為消閑的傾向不同，對於社會實際現象注視而已；還不能說是社會主義小說。迨日俄戰爭以後，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更加躍進，而因此在文學方面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文學也出版了。主要者如矢野文雄之新社會，德富蘆花之黑潮，木下尚江之良人之自白等，島崎藤村之破戒等小說，以及堺利彥翻譯之社會主義小說，石川啄木虛無主義的詩歌等，一時使文壇換了另一種新的空氣。又有平出修以幸德秋水事件為骨子的逆徒，被政府禁止發賣，恐怕是日本政府最初干涉革命的文學。新社會出版於明治三十五年，是描繪他的理想鄉的。木下尚江良人之自白及以後幾篇社會主義小說，是以當時平民社之運動為題材，所以在今日看來，還可當作日本初期社會運動史。他的小說頗帶宗教色彩，晚年尤甚，幾乎與社會主義傾向日遠了。堺利彥作了許多小說（如鑄鐘一休等等），並不是很出色的東西，但是他社會主義隨筆文字，眞是不可多得的傑作，流暢勁銳，感人頗深。氏不僅是現在大衆黨首領，在翻譯方面，介紹西方社會主義理論名著，在日本社會主義思想方面誠為不朽；在社會主義文學翻譯方面，亦以氏為最早，如左拉的陽春（Germinal），伯納蕭的An Unsocial Socialist傑克倫敦的野性之呼聲（The Coal of the Wild）辛克萊的偵探等等。皆以其忠實流暢之筆輸入到日本來，野性之呼聲讀者最多，有島武郎為其作跋。Essay方面堺利彥的樂天囚人，荒畑寒村的

到俄羅斯，田口運藏的赤旗飄處，幷皆精妙富於興趣，可說是日本社會主義隨筆中最優秀之作。寒村氏也是一個實際的戰士，不僅以文字及翻譯知名(最近悲觀自殺未遂)。田口氏後來亦致力於小說，但殊不及他從前的論文。——島崎藤村的破戒出版於明治三十九年，爲「綠蔭叢書」之第一册，以水平社同人名丑松者爲主人公；這小說雖以丑松之戀愛及向社會大胆宣布他自己階級爲中心，但對於日本階級制度，社會制度虛僞黑暗的憤怒，一時激動燃燒了無數少年少女的心；在社會思想上在寫實主義作風上，都給與日本文壇一個強大的影響。薄命詩人石川啄木潦倒於病之中，詩中寓有極深刻虛無主義傾向；在無結果議論之後及其他數詩之中，屢屢使用「到民間去！」這句俄羅斯青年的口號。「新人會」機關報以到民間去爲名，其小說他與其一團係以學校罷課爲題材，與俄羅斯無政府黨小說相似。平出修氏之逆徒及其他數篇在當時Apar及太陽雜誌，使當時日本青年頗有雪夜閉門讀禁書之概。

以上可以說是大正三年歐洲大戰以前日本社會主義文學大概的情形。但是，雖然經濟上的發展日益千里，文化思想亦滔滔然從歐洲移植；然而勞動者人數實在不多，而所謂階級意識者究竟還一般地不很明確。社會主義的政黨團體雖然不少，但實際上在勞動羣衆中間的勢力，可說是徵弱得很罷。卽在社會主義團體中間，馬克斯主義也有，基督教社會主義也有，

工團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也有，虛無主義也有，雖然有各各不同的主義，但沒有明確區別的立場，旗幟，分化很不鮮明。立於明確無產階級意識之上，有計畫的無產階級政黨集團都還很朦朧，所以像今日這樣旗幟鮮明的無產文學的理論與創作，可以說是還沒有形成罷。這時期正好像中國初期新青年時代。

(二)白樺與礦夫

「白樺派」的出現與運動，無論在日本思想史上，文學史上，無產文學運動史上是有不可磨滅功勳的，雖然或者有人要抹煞他們也未可知。

白樺雜誌創刊於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以人道主義旗幟和自然主義對立。爲這派中心的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直志賀哉，長與善郎等，由許多人的介紹很爲國人所知。他們的思想得力於基督教，盧梭，托爾斯泰，朵斯妥也夫斯基，羅曼羅蘭，羅丹，克魯泡特金等等。他們多出身貴族。在當時思想界也總算一個突起的叛軍。在他們本身，自然既不是無產者，其作品自然也不能說是無產文學；然而他們高唱人道主義與愛，咀咒戰爭，精神上的叛逆，實在破壞了過去文化上的傳統而開拓了未來無產文學的一個道路。人道主義實在有如一個把精神革命的個人主義與經濟革命的社會主義連絡的橋樑，即在俄羅斯，爲革命思想之

先驅者，也是人道主義者的智識階級。武者小路之建設新村，有島之拋棄家產，都是當時思想界極可注意的事。一般說起來，他們的思想是傾向於無政府主義（自然不是中國那高叫「格殺共匪」「分治合作」的無政府主義。）

與白樺派性質近似而向社會主義前進者，有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大杉榮與荒畑寒村兩人創刊之近代思想；這實在是到無產文學的一個階梯。寒村氏小說逃避者連載於此，後收入「生活與藝術叢書」中。近代思想因大杉榮等以雜誌運動無異智識之手淫，一時廢刊，但因大正四年間一切言論機關都被封閉，遂又將其復活。大正六年民衆藝術論唱起來了，大杉榮譯述羅曼羅蘭之民衆戲劇(Le Theatre du PeoPle)富田碎花白鳥省吾之介紹卡本特翻譯惠特曼的草之葉，大概也是在這個時候。

白樺雜說，近代思想及石川啄木，土岐哀果兩氏所編「生活與藝術叢書」，實在可以說是今日日本無產文學發祥的基礎。

歐洲大戰勃發一年後，大正四年之末，宮島資夫之礦工（日名坑夫）出版了，這實在是日本無產文學的先驅而在日文普羅特利亞文學史上劃一新時期的。著者以熱烈的安那其思想描寫主人公石井金次的不平與反抗。茲將堺利彥及大杉榮在這書前面所作序文節評二三段於

下，以見一班：

「對於篇中主人公石井之人物性情，君實在是善於揣摩，實在是深刻地同情，在這一點上我敬服了。尤其是在世間只以兇暴一語批評了之的人物，解剖直感其反抗心之由來，描寫其煩悶，幽鬱，焦燥與憤怒；以無政府主義者自任的君，這是毫無所難的事也未可知；然而使那所謂兇暴人物之他一面有時表現的溫柔情緒也精妙地躍動，這就是有點使僕有點意外之處，而也就是使我大大敬服之處了。……

僕讀礦工之時，不絕地喚起陽春的記憶，互相處處加以比較，覺得君之作在許多地方比之左拉決無多讓焉。自然左拉之作比君規模雄大，內容豐富幾倍；然而，這差異主要的是因爲法國大炭坑與日本小礦山之差異，以及法國（數十年後也不過如此）進步的勞動者和日本無智勞動者之差異而生。……

總之，僕所望于今後者，爲日本之礦工或一般勞動階級更大大進於自覺之域，同時描寫這的君之筆，更大大地增加有生氣的光彩。……要之，僕確信君之礦工在大正五年之文壇至少是一種特異之產物。」（堺氏序文）

「宮島君與礦工主人公石井金次之間，在有強烈生活意志與叛逆本能這氣質上，甚爲相

似。又卽在君放浪時的行爲，很與金次相似者想來也很多罷。而這想就是在金次心理解剖上君出色地成功之原因罷……

礦工在所謂礦工生活之背景，與名爲金次之特殊人物，以及在這中間所暗示的現代社會種種缺陷這幾點上，確是在日本創作界惟一之產物了。宮島君之筆致，沒有高爾基那樣的粗暴……不過在高爾基初期作品所現的一種叛逆者，對於習俗與權威盲目底叛逆者之面影，在礦工之中能夠十分看見了。」(大杉榮序文)

如堺氏所說的，宮島氏之礦工實在是日本文壇一個「特異產物」；又有如大杉榮氏說的，是當時日本創作界惟一產物。實在地，這是歐戰後日本無產勃興無產文學之先鞭。自然，也如堺氏所說，是日本勞動階級尚未達於充分自覺之域的作品，也就是大杉榮氏所謂盲目叛逆者的自然反抗的文學；要拿集團主義準繩之，自然算不得道地無產文學，然而總是一篇強有力的作品，一篇在文學史上轉移風氣的重要作品，就是今日宮島氏也恐怕再也沒有這樣可驚之作罷。

(三)種蒔人與一個宣言

歐洲大戰方酣，給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千載一時之機。向歐洲參戰諸國輸入商品，向中國

磨牙吮血，使日本企業界呈空前未有之活躍，吸收了無數的現金（現在得以「金解禁」，大部分是這時候搶入的）。日本資本主義到此已完全成熟，無產階級運動自必也隨之而急進。同時在歐洲資本主義之矛盾衰落日益擴大，蘇俄共和國呱呱墮地，德國匈牙利革命暴動也發生，使資本主義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這對於爲世界經濟之一環的日本，當然要受影響。大正六•七年（一九一七•一八）間。日本社會隨着金子之積集也帶來日益擴大的恐慌。大正七年糧食騷動開始於富山，勃發於各地，弄得富豪們嚇得屁滾屎流；「新人會」設立，學生運動開始，「黎明會」進步的學者出現於十字街頭也正是這個時候。森戶辰男之「克魯泡金事件」吉野作造，大山郁夫之高唱民主政治，佐佐木照山，內田良平，鈴木文治等之演說宣傳，搖動了當時的人心。這是日本思想界一大轉換期。到了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社會運動更活潑發展，勞動人數激增，勞動組合數也激增，社會運動階級性日益顯明，階級對立也日益顯明，馬克斯主義深入勞動運動中而日本無產文學也開一新時期了。

資本主義之矛盾，階級鬥爭之劇化，民主主義思想之瀰漫，社會運動之急張，俄國革命之勃發，使日本沉寂了一時的社會主義思潮又重新激盪起來；於是大正九年「日本社會主義同盟」成立，文學者方面參加該同盟者先有加藤一夫，秋田雨雀，江口渙，藤森成吉，小川

未明，後有佐佐木孝丸，小牧近江，平林初之輔，前田河廣一郎諸人。在這繼續一聯的事象中是使無產文學發生成長的溫床。而為最近日本普羅特利亞文學之先鋒者，實在要算大正十年種蒔人之創刊。

種蒔人第一次於一九二一年之春，由小牧近江，今野賢江，金子洋文三人發刊，僅出三冊；第二次的種蒔人，除第一次同人外，有島武郎，秋田雨雀，藤森成吉，長谷川如是閑，平林初之輔，加藤一夫，宮地嘉六，宮島資夫，百田宗治，小川未明，白鳥省吾，富田碎花，吉江孤雁，馬場孤蝶，松本淳三，山川亮，青野季吉，前田河廣一郎，山田清三郎，中西伊之助及其他諸作家也都加入；這可以說是極一時之盛了。自然，一看了這些人名也可以知道并不如今日日本無產文藝雜誌，立於一定的明白的理論基礎之上，一定主張立場之上，而只是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廣的意味上及資本主義軍國主義人們的大結集。在歐戰後思想界百花撩亂之際，將這些人結於一個焦點，種蒔人的功績是不可沒的。如他的名字一樣，在辛勤播種今日無產文學種子之任務底功勞，為今日最有勢力的無產文藝開拓處女地的功勞，是不能不為人們永遠記得的。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平林初之輔在解放上面用了「普羅特利亞文學」的名詞，或者是最初使用這

名詞的人。自然，這個思想分歧複雜的集團是不會永久繼續下去，後來馬克斯主義派勢力較盛，引起無政府主義派的不平；加以一九二三年大地震及同時的大反動政策，這負有歷史任務的種蒔人遂不得不廢刊了。

在種蒔人發刊前後，關於無產文學有幾點可注意者：第一，如宮地嘉六，內藤辰雄，宮島資夫，細井和喜藏諸氏等勞動者出身作家輩出活動，這與我國坐在洋樓中咖啡在手，侍女盈前而遙想到工廠大衆者頗有點不同。第二，無產文學向既成文壇發展，如解放，改造，中央公論，新潮等雜誌，在無產文學勃興之際，也不得不開放其門戶，登載新興文學理論與創作了；自然向無產文學非難笑罵的也很不少，譬如就是走向十字街頭講論勞動問題文學的廚川白村先生對於當時的「普羅特利亞」文學，階級文學就不很佩服。第三，就是在既成文壇活躍的人們也多有轉向加入無產文學之營陣的。爲新浪漫主義者，描寫陰暗北國風景一時與文壇疎遠的小川未明，寫波之上這一類浪漫主義派創作的藤森成吉氏，突然投於無產生活，成爲有力的無產作家；作如埋葬了的春這類新浪漫主義作品秋田雨雀氏，從一九一〇年發表第一之晚漸次接近無產文學，最近這個傾向更益顯明，近方自蘇俄歸來，寫了許多關於蘇俄的文字；中村吉藏的剃刀及其他幾篇戲曲都是以社會勞動問題爲題材：這些都是顯明的例證。

大正十二年無產作家之輩爲祝秋田，小川，中村三氏爲長時期社會主義傾向作家奮鬥於文壇，特開「三人會」，有二百餘人出席，也是當時文壇一件很有興味的事。——又現在這三人中小川未明後來從無產文學高潮引退，僅爲童話作家活動；中村吉藏亦埋頭於大隈重信等所謂偉人劇的創作，只有秋田翁依然爲無產文學之長老，揮其精力健在於文壇。

白樺派人道主義作家有島武郎西遊歸來之後，痛惡帝國主義戰爭，不堪貴族資產階級生活，拋棄其財產田地，度其赤裸裸生活，接近無產文學，也是在這個時候斷然毅然表現其態度的。而他的態度在他的一個宣言中明白誠摯地表明了。

這個宣言是有島氏大正十二年與波多野秋子情死之前約一年半所執筆，在改造上登出，震動了日本思想文藝界一時的耳目。以眞摯的正視人生，向眞實人生突進的有島氏，對於社會的虛僞與罪惡，一向是燃着烈火似的憎惡的，對於資本主義的憎惡與叛逆自也是必然的事情；而以豐富強烈人道主義者的有島氏，對於當時打倒資本主義的社會問題，在他時文藝家中是有非常理解的。然而有島氏畢竟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性的智識階級，不是出身於勞動階級，而因此所謂「普羅」底「意德沃羅基」當然是無從領略，敏感直摯而Sentimental的氏，在這革命社會主義急流中，誠然不能不感覺一種精神的矛盾了。這宣言一篇，是他眞率的自白，

而可以說是有島氏晚年對於社會問題的見解與態度最貴重的文獻，而也是他在從個人主義到社會主義這個漩渦靈魂的直質的喊叫了。

這宣言的全文，有魯迅先生壁下譯叢中的翻譯，可毋庸多引了，他首先指出在日本「社會問題之作爲問題又作爲解決之運動，要離開所謂學者或思想家之手而移於勞動者本身之手」這事實，第四階級的勞動者覺得人間生活之改造，不外根柢於生活之實行，而說，「這麼樣思想深遠的勞動者將打破把自己的命運附託於與他們自己過不同生活而一面關於他們自己身上說這說那的人們——學者，思想家——之習慣」，「勞動者就是克魯泡特金，馬克斯那樣的思想家尚且是不必要的」，「第四階級雖然沒有他們的存在，也是要進到那前進的地方。」於是與第四階級無緣的衆生之一，在第四階級以外階級生長，養育，教育的氏，「因爲做新興階級者的事絕對不能……所以爲第四階級辯護，立論，運動那樣蠢透了的虛僞也做不出來了。……所以我的工作怕不外作爲訴於第四階級者以外的人們而終始罷；」「除了是第四階級底勞動者，如果要以爲能把什麼東西寄與第四階級，那分明是僭越。第四階級不過被這些人們徒勞努力所搗亂罷了。」——這是他的結論。

在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頃，正是世界資本主義極其恐慌，勞動者向資本主義取攻勢的

時期，這不久以前，日本勞動運動內部排斥智識階級之聲驟起，棚橋，麻生等智識階級出身的社會運動家退出指導者的地位，除了這社會背境以外，將在勞動運動勃興之際，投機者，勞動 Broker 勞動貴族輩出這些事實一想，則有島氏的言論，固然是表示他精神上貴族潔癖性，與社會問題實際遠隔的議論，然而確切正當之處無論如何是不能就沒有的。自然，如「勞動者與馬克斯資本論之間有什麼關係呢？馬克斯的功績，顯著的不過爲與馬克斯同樣在資本王國建設的大學卒業的階級的人們翫味，對於自己的立場附着觀念之眼而已……」「法國革命雖然是爲民衆而革命，然因爲是因盧梭福祿特爾等底思想而起的，所以結果終歸於第三階級之利益，實際民衆以至第四階級依然是剩下今日這個樣子了」……這些話雖和盲目的反對意見不同，然而也不能說是高明的議論。他發表這宣言後，雖引起了一些非難，片上伸也有批評他的文字，但有島氏的宣言，不過表示他個人對於「時代」之頑強的態度，對於革命文學，第四階級之聲威是毫無所損的罷。他不是不知道新的時代要來，不過他不能奉仕這新階級爲未來主人吶喊罷了。次年有島氏卽與戀人情死，有許多人以爲氏之死完全是時代的「犧牲」，秋子只是一個適逢其會無足重輕的觸媒而已，以殉情的氏，這未必不是過於功利之見；不過有島氏也決不是一個普通情癡「心中」的男子，時代的風波，是不能不使他感到極端

的索漠與苦悶罷。

在這轉變的時代中，秋田，山川等是良心上的轉向，有島是良心上底不得不「彷徨」；在這以後，爲人道主義作家發表受難者的江馬修氏，亦投入無產文學營壘，細田源吉，細田民樹也加入文藝戰線派，唱「少女讚美論」的牛岡鐵兵也轉向了。甚至於新嫁娘小說家今東光氏等也加入無產文學的隊伍，正無異中國幾角幾角戀愛小說家也要革命一樣。

這是無產文學勃興的前夜，正見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光景。

(四)旗幟鮮明無產文學運動之興盛

在大正十一,二年日本無產文學已經勃起於文壇，蒸蒸日上而成爲一種不可侮的勢力了。而十二年震災發生，一時社會呈混亂之概，文學運動也都停頓。同時大杉榮夫婦被殺事件，龜戶地方大屠殺事件，使社會運動也趨於沈寂。然而這革命思想是仍然在潛流的，不久就有「政治研究會」之組織，無產文學在大正十三年有文藝戰線搖旗出馬了。這文藝戰綫可說是種蒔人之延長，春風吹又生，比種蒔人當然色彩濃厚；不過缺乏精采之處，僅八月而終。半年後，文藝戰綫再復活了，復活以後聲勢甚振，耳目一新，創作方面有林房雄，葉山嘉樹，里島傳治等新進作家以新鮮之筆登于文壇，理論方面則青野季吉氏以馬克斯主義見地論述文

學，更提其「目的意識論」活躍於批評界。同時戰鬥文藝亦發刊於一九二四年，其中心人物為岩崎一等。於是日本無產文學以這兩雜誌為主體，成功「日本無產藝術家聯盟」了。——這時候，日本的無產文學才有一定的理論，一定的口號，以一定主張而 Propaganda，而無產文學才有堅固基礎了。這時候可以說是日本無產文學興盛期。在最初，日本社會主義文學實際上可以說是多在無政府主義思想傾向之下，種蒔人算是一個過渡，現在最大部分是在馬克斯主義傾向之下了。

在這些無產文學團體的後面，是與無產政黨有關係。以後日本無產政黨內部發生紛爭，也影響及於文學方面，紛爭的結果，日本「無產藝術家聯盟」分裂；文藝戰線派退出，組織「勞農藝術家聯盟」。後派在文藝戰線上痛罵前者為幼稚病，公式論者；而前派再發刊新雜誌「普羅特利亞藝術」，批評勞農藝術家聯盟，作反攻之回答。這比之於我國革命文豪只是互相批判「良心」，爭革命文學發明者的首席，似乎有意味一點罷。以後以「福本主義」（福本和夫是當時日本共產黨領袖，現在獄。）為中心，「勞動藝術家聯盟」又再分裂，先前從無產藝術家聯盟退出的林房雄，山田清三郎氏再組織「前衛藝術家同盟」。於是，日本無產文學之「分野」遂分而為三了。其後無產藝術家聯盟與前衛藝術家同盟重新聯合，結為「全日本無產

者藝術聯盟」，發刊戰旗雜誌。從此一直到現在，日本馬克斯主義無產文學的天下，遂形成戰旗與文藝戰線對峙之局。

在日本許多既成刊物，如改造，中央公論，新潮，文學時代，近代生活等雜誌，也成爲這兩派共同活躍的場所；報紙如朝日讀賣等，大部分也是他們的創作與批評。

除了這兩派以外，在無產文學範疇內者，有屬於安那其系的黑色戰線，農民，矛盾，黑旗前進及我等等。此外如尖銳，第一戰線，十月，勞動藝術家，文藝時評，大衆，尖兵旗……亦皆以其言論，爭鳴於時。大家大概都是有點不願意沒落罷，許多小小刊物一方面如雨後春筍，一方面又如蟪蛄蜉蝣：層出不窮，然而不到一二期便又支持不下去了。

以上所說的，可以說是日本無產文學歷史發展過程之一概觀——自然是極其簡略，然而現在只好暫止於此了。

(五)文藝戰線派

今日之文藝戰線派大體上由種蒔人之正系結合而成，以勞農藝術家聯盟爲主體，在政治上屬於日本大衆黨中之舊無產大衆系——即以堺利彥爲首領之一派。在今日這一派理論方面最可爲代表的是靑野季吉，而創作方面最活躍的可以說是前田河廣一郎氏罷。靑野季吉氏以

其「解放的藝術」「調和的藝術」「目的意識論」鼓吹於文壇，(最初出版者有解放社之青野隨筆論文集)一時博得非常大的影響，雖以藏原惟人等之批駁稍失其勢力，但對於日本無產文學理論之發展貢獻是永不可沒的。其次的理論家要算後起的青木壯一氏了，但還沒有什麽獨創之見。前田河廣一郎在美洲流浪十餘年，自美歸後，以其勞動體驗爲基礎，揮其創作。三等旅客，船夫之拳，大暴風時代要算是這一方面最傑出的小說罷。又到過中國，最近在中央公論上連載的長篇支那，以游記體裁描寫中國革命過程中的政治社會和革命，雖然實際情形不見得是如此，然而全篇總要算是一篇雄大有力而精細之作。在戲曲方面他喜歡以一個人爲代表而作長篇歷史時事戲曲，有路卜洵之死，Cleopatra 等十幾篇。去年在改造上登載的慕沙尼里，及今年在文藝戰線上連載的蔣介石兩劇都可說是很有力很有意義的作品。在中國，聽說有於日文有二十年老資格翻譯絕對沒有錯誤並且是某種權威者譯了他一些小說，大概可以使我們看看他作風的一些罷。此外他又譯了許多美國辛克萊的作品，如石炭王，地獄，屠場這些長篇小說戲曲，也以氏同樣盛大之筆介紹到日本。總之，他實在是一個大規模(極短篇也有)盛氣的作家，而因此粗雜而缺乏洗鍊之病也在所不免罷。三等旅客，太陽之黑點，大暴風雨時代可以作爲他的代表作。此外的作家最著名者爲里島傳治(豬羣，他們之一生，

農民之鞭及此外非戰作品是最成功的）及新起的葉山嘉樹（賣淫婦，水門汀桶中之信，生於海的人們最博好評）鶴田知也（海嘯，浮浪者，黑暗之怒，新血最有名）苦力頭上之表情作者里村欣三，取材朝鮮生活，作一個農夫之家的中西伊之助以及金野賢三，岩藤雪夫等人。在戲劇方面，最有名的是實際扮演的金子洋文。女作家有平林夕イ子，以其嘲，夜嵐貨車頗活躍於文壇，比她的丈夫小堀甚二還要有名了。——但文藝戰線派無論在評論創作戲句方面殊少新人活躍，所以總缺乏潑溂的生氣，除前田河廣一郎外，其餘較後起作者以一二篇響於文壇後，即沒有再好的東西了。這或者也是修養與生活之故罷。這一派的長處，在有幾個對於工農生活有深體驗的作家，所以對於工農生活，知之較深；比較戰旗一派多出身知識階級，多是口頭急進恰恰成一個對比。

(十八)戰旗派

戰旗為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的機關雜誌。日本最左翼的普羅特利亞文藝雜誌。在政治屬於日本「勞農同盟」，其分子多是共產黨或傾向於共產黨。戰旗最近八九兩月號皆被日政府禁止發賣，姊妹雜誌現尚有國際文化。最近大山郁夫河上肇組織「新勞農黨」，文藝戰線戰旗同聲反對，戰旗尤見激昂之聲。因為站在最左翼立場上，鬥志滿幅，真是所謂「藝術的

武器武器的藝術，」比較文藝戰線勃勃有生氣了。然而這一派所以特形活躍的，與其說是以創作，不如說是評論。這派的評論家爲藏原惟人中野重治川口浩等。藏原惟人譯了許多馬克斯主義文藝理論的文獻如樸列汗諾夫的階級社會之藝術等書以及最近歐洲之藝術，蘇俄文藝政策等等，評論集有最近出版之藝術與無產階級，中野重治氏評論集有關於藝術草論；都拿集團主義鬥爭意識批判藝術，態度很是嚴重罷。創作方面最可敬服的要推藤森成吉，他不僅是創作家同時也是理論家，爲戰旗派的領袖。小說的名篇有青年時的煩惱，在研究室，土堤之大會，貧乏之兵士放，潮之音，僞造股票，鈴之感謝等作，轉向以後又寫了許多戲曲，比較其短篇小說尤見優秀的劇作才能。如犧牲（寫有島武郎的）選舉，磔茂左衛門。什麼使她那樣做呢，光與暗等，可爲代表。最近將其小說戲曲十數篇收入新集光與暗中。氏有詩人情趣而富有磅礴人道主義精神，其直率的眞摯，熱烈的眞實人生之追求，是使其在日本無產文學界占永久地位而爲克服無產文學內部怠惰的大力的。他自加入社會主義同盟後卽從事實際運動，又變更名姓，實際到工場體驗勞動生活。所以氏之作特別眞摯，而同時理論創作也有融和一致之感。此外在創作方面要算片岡鐵兵及新進作家林房雄罷。片岡氏自轉向以後以綾里村快擧錄最有名。林氏以其蘋果，無產之鬪帖等篇顯其才筆，據說，他還是在寓言作家方面

最表示其特異的才能。近來有新比爾斯克號，S半島之輿論等篇。林房雄雖因爲在革命文學高潮中被介紹到中國，很爲中國青年所知，但是在日本讀書界並沒有什麼普遍的好批評。不過他淸新簡峻的作風——所謂新寫實主義——很爲人注意而已。片岡林兩氏也都是所謂「印貼利更追亞」者，今日已在既成文壇獲得了一定的地位，借他們自已的話可以說是坐了「無產階級運動之特等席」罷，然而他們都趨於向資本主義末梢感之「時髦」，這很爲許多人所不滿？在現在的日本，所謂 Modern 者，正是風行一時，片岡，林兩氏都神往於他們所謂的 Modernism，這在他們作品斷髮社會學，活傀儡中充分表現了。他們的批評家都批評他們，這是「小布爾喬亞」的危險性呀。江馬修氏轉向後，也不見有何等優秀之作，江口渙亦然。所以，文藝怕也不是轉向了就了不起的。作暴力團記的村山知義以幽靈讀者，小鄉人，紙幣束知名的山田淸三郎也屬於此派（最近有小說集五月祭前後）。此外橋本英吉以棺與赤旗，揚水喞筒，逃亡一九二七年之事件顯其才能，小林喜多二氏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德永直無太陽之街，最近登在中央公論上的能率委員會，總算是很有意義的作品。最近開始執筆的貴司山治。在創作批評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批評。恐怕日本無產文學前途，不能不靠這些後起的作家了。一般無產作家在打破既成文壇以後自已亦隨陷於偸安，爲新聞主義

中毒，新的意識與感覺也逐漸消失，於是新的形式與新的內容沒有僅成了千篇一律的調子了：日本許多批評家也說，無產文學是需要第二次革變；但這恐怕不能不望於更大天才之精進罷，

(七)其他無產作家

除了文藝戰線戰旗以外，屬於無產文藝雜誌的尚有十月，最著的作家爲武田麟太郎，長冲一，藤澤恆夫，他們本來是所謂新感覺派，最近合併於戰旗派了。兇器江東爲武田麟太郎的最優之作。其次還有「全日本新興藝術家聯盟」出版之文藝時評(竹內道之助，廣瀨進等)；以無產大衆文藝爲目標的大衆，有貴司山治，藤枝丈夫，辻恆彥等，大部分可以說是戰旗一派。屬於無政府主義派之主要刊物有黑色戰線，以石川三四郎，宮島資夫等爲中心，有丹澤明，望月百合子，神谷暢等等，亦鼓吹無產文藝，但「黑派」普羅文藝遠不及赤派之聲勢。其詩底方面比小說有價值的要多。宮島資夫又與石川三四郎發刊矛盾，但自作礦工以後，亦無何等驚人之作，宮地加六自作放浪者富藏以後也是再沒有做什麼有力之篇。又有尖兵旗，廣場等等，係日本無產青年藝術家聯盟所主辦，實無何等特色。又在我等發表洗馬，作長篇指空而語的內藤辰雄氏與蜷江廉江發行勞農藝術家雜誌，組織「日本勞動藝術家聯盟」，但是也

還沒有十分可注目的作品。以萩原恭太郎麻生久(安那其派)爲中心的黑旗前進現已停刊。農民有大田卯，和田傳，相田農太郎等，鼓吹農民文學。江口渙主辦之尖銳與村松正俊爲中心之第一戰線亦已停刊。還有安那其壺井繁治現在成了戰旗的同人，松本淳三投入日本大衆黨之日本勞動黨，埋頭於實際運動，加藤一夫氏正在努力於 Make money，其他許多過去的作家，現在僅致力於論文或實際運動，以及許多此起彼伏的無產文藝團體，此處不能細述了。

(八)馬克斯主義批評

要說日本無產文學評論家恐怕第一還要數中野秀人。在大正九年發表「第四階級之文學」，可說是這運動的先驅。但以後就很少看見他的言論了。到今日繼續揮其筆對於馬克斯主義文學理論批評功勞最大者恐怕又要推平林初之輔。平林初之輔氏原是學科學的人，先爲文藝戰線同人，後退出，發表第四階級之文學，惟物史觀與文學，無產階級之藝術，民衆藝術之理論與實際，文學之本質，文學方法論(卽大江書舖所譯之文學與社會學底研究)文藝批評論，文學及藝術之技術的革命等等，作了日本無產文藝論壇之大將。最近在新潮上發表政治的價值與藝術的價值，成了今年文壇爭論的中心。氏不屬任何黨派，近來在朝日上作了許多短篇批評文字，因爲眼光不囿於一種目標，所以言論或者比較堅實一些罷。片上伸氏原

爲自然主義派與有深沉內省傾向的人，遊俄後對於俄國文學之介紹批評頗力，有生的慾求與文學，俄羅斯魂之神祕，革命後俄國文學之主潮，新時代之預感，作爲俄羅斯精神之發露的布爾塞維克主義，俄國無產文學之發達，文學與社會，性與死之文學，其文字多收入文學評論及最近出版之遺著露西亞文學研究中。以有惟心傾向的氏，批評俄國文學，另有一種警闢入裏之處。藤森成吉在初有文藝新論及其他短篇文字，以後則致力於創作了。青野季吉藏原惟人是現在正與平林氏活躍的批評家。此外勝本清一郎氏常執筆於新潮等誌，雖然戰旗派但態度也很急進的。還有大宅壯一，也是現在很活動的批評家，以其銳利滑稽之筆，批評文學，石濱知行謂其「有如戰國時代之梟雄，以其毫無客氣與直截，有人觸人倒馬觸馬倒之概，眞是壯觀；然而到底只是亂世之雄」。大宅氏有「蜂須賀小六」（日本小說中之武士）之稱。不過他是否能有建設新理論之才能與勇氣，一般人也說這是一個疑問。還有新居格氏係屬於安那其派批評家，不過理論還是頗近於馬克斯主義的，創作也很多。又最近有平林初之輔，青野季吉，藏原惟人等合編之無產藝術教程，可說是各派理論的合作。

（九）翻譯與無產詩歌等

關於無產文學理論方面翻譯界功勞最大者不能不推昇曙夢藏原惟人。昇氏俄文造詣頗

深，介紹近代俄國文學理論者恐怕要以氏爲早。近來出版馬克斯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四種，翻譯盧那卡爾斯基 列捷納夫等人之藝術論，批評論，文學論，樸列汗諾夫論等書。除翻譯尚有很早的露西亞思潮與文學及革命後露西亞文學及關於批爾斯泰及高爾基等的介紹論述文字等，藏原惟人氏，直接從原文譯了許多有價值的唯物史觀藝術理論書籍，近來更預備完成浩博的樸列汗諾夫全集。此外如林房雄，馬場哲哉，外村史郎，川口浩都於翻譯上居有大力。在作品翻譯方面。除堺利彥，前田河廣一郎等外，如米川正夫，村田春海之翻譯勞農俄國小說集高爾基小說與蘇俄新詩，松崎啓次之譯高爾基全集，袋街等；此外新俄許多小說，多有日譯；柯倫泰戀愛小說，以及蘇俄大學生生活，女教師生活等，亦皆以林房雄黑田辰男等之翻譯先至日本。新俄文學繙譯方面有藏原惟人，辻恆彥，井田孝平，林房雄之譯壞滅，水門汀，十月，眞理之城等等。藏原惟人等出版之蘇俄藝術雜誌，係專門介紹新俄文學的刊物，可惜未能繼續出版。又有無政府主義派一系出版世界社會文藝叢書，譯有構成主義藝術論，辛克萊拜金藝術，盧那卡爾斯基戲曲被解放之董吉訶德……等等。

在這裏順便將無產短歌運動附帶在這裏說一說 。因爲在小說戲曲方面有無產文學之興起，於是在詩歌方面也有無產詩歌之提倡了。最早者有兒玉花外於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發刊

社會主義詩集，石川啄木詩作之有無產傾向也如前述。在現在，無產詩又興盛起來了，三好十郎，上野壯夫，辻恆彥諸人在戰旗上，今村恆夫等在文藝戰線上，丹澤明，文子靜等黑色戰綫上，每期都有詩作發表。去年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發刊勞農詩集，「無產歌人社」出版戰之曲等小集，在無產詩運動上也要算一件很重大的事罷。這些詩在藝術上價值有多少固然也是問題，然而比之於我國的一味「砰！砰！砰！」「打倒」「擁護」「我要吃西菜我要抱女人」，多打幾個 Interjective marks者是很有點不同的。

同樣所謂無產短歌者也提倡起來了。日本原來有所謂俳句川柳之類，現在更有與謝野寬晶子夫婦以其短歌獨步一時。於是，普羅特利亞短歌也發生了。短歌戰綫，短歌前衛即這個運動的主唱。石榑茂氏產作最多，有歌集，爲經濟往來雜誌短歌壇之批選者。另外則有阿拉拉吉（一種植物，此派以萬葉集爲宗典，遂以爲名）。重鎮齋藤茂吉，與石榑茂也發生短歌之論爭。最近平林初之輔氏對於這個短歌運動發生疑問，以爲短歌是封建時代一種舊的形式，不能夠與無產意識調和。此外如戲劇電影雜誌，也有無產派與舊派對立的活動，如劇場街，新興映畫……等等。

（十）結論

以上所述，只可以說是日本無產文學進展痕跡一個極粗略的素描，然而在這裏或許可以略爲看到日本新興文學過去現在的一個大概的輪廓罷。

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一定的階級，必促進無產階級之發生與發展，其內面的矛盾日益擴大，必伴着階級意識之明白化與鬥爭之激烈化，也是必然的過程。爲無產階級「感情之整理組織」之無產文學，隨着這過程之發展而日益增長其勢力，自也是當然之事。有新興階級，自然有新興意識，而自然也就有新興文學。然而尤其使這個傾向熱鬧者，恐怕還是一些智識階級爲謹防自己的沒落，於是乎自稱無產者前衛，爲無產階級說話，準備着那最後勝利的一天到來罷。日本既成文壇的情狀，已經到了一個衰落之境，過去的幾個大家相繼逝世，還有幾個在世的老人如露伴荷風等，都消聲械默；最近日本最有天才與修養作家恐要算有島武郎與芥川龍之介，然而一個情死一個自殺了。過去人物現存的雖還有島崎藤村，武者小路實篤，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菊池寬等等，然而都漸漸消失了從前生動的精神，武者小路雖還在獨力支持獨立人雜誌，谷崎潤一郎最近還有長篇卍(萬字)但氣力遠不如前，震懾一世有聲有色之作是沒有了。只有菊池寬氏依然辦文藝春秋甚爲響亮，然而幾乎成了電影作家，專門描寫所謂日本「當世男」(Modern Boy)「當世孃」(Modern Girl)墮入所謂大衆小說的俗套裏

去，在藝術與思想上究竟是有何等價值眞是疑問。批評方面，像北村透谷，高山樗牛，森鷗外，廚川白村，上田敏，井上仲這樣博學眞摯而有力者似乎沒有再見，在批評界也是單調無力之觀。在這個既成文壇陷於沉寂萎靡之時，也只有無產作家活躍，潑剌躍進而成了日本文學之主潮了。這個現象怕也不僅在日本可以看到。然而同時新興文學的危機也臨在面前了——一方面無產文學還沒有充分利用過去文化上的遺產，而所謂無產作家自身生活經驗也很貧弱，文藝究竟是生活的表現，沒有在血泊荊棘中生活者，也決創作不出偉大的血淚的大作來。同時無產作家中也還沒有卓絕的下手，而文藝又要去做宣傳，這些恐怕都是使新興文學不能前進的原因。而且，集團主義的歌德雪萊易卜生托爾斯泰究竟還沒有出現罷。

關於日本無產文學，以作者的淺學，還不敢下什麼批評；在這裏且引他們的一個大經濟學家兼研究文學者的石濱知行的一段話，想來是一個很中肯的批評的：

「無產文學作家向既成文壇侵入，一面也面着危機。無產文學作家隨着社會地位獲得偷安性之發生，從來無產作家主要是智識階級出身必然與社會妥協之歸結，向 Jazz底 Modernism 之苟合（片岡鉄兵與林房雄尤其含得最多）——這些的危險性，在現在無產作品中很多看得出來了。這危險性，爲了無產文學將來發展是非斷然揚棄(Aufheben) 不可的。然而，這功作

決不能靠已經成名的作家。這無產文學第二變革當然是非靠新作家之手不可的。已經表示這些萌芽的一些新人，沒有受Journalism 的惡影響，應該深堀自己的路而前進。後起的作家排除先前的弱點，救無產文學之歪曲，必須更加猛進啊！」

這幾句話不僅是對於日本無產作家一個極友意的忠告，而也是值得中國的革命文學家深思一下的罷。中國革命文學家們專門抄襲日本的皮毛，總未必是一個好現象。我還覺得日本無產文壇有幾點是值得我們反省的，雖然他們正還有許多缺點。然而他們的弱點都遺傳至中國了，而他可以師法的地方我們却完全不學。第一，他們許多還是從事於實際社會運動眞正去嘗味勞動生活的，不比我們中國革命文豪只在筆下英雄，一面享樂，一面空喊，幹旣革命又安全的勾當。昨天還在象牙之塔，今天就到了十字街頭了；在洋樓中描寫自己的幻想，老實說，這眞是一種「普羅浪漫主義」罷。第二，我們還需要做切實翻譯修養的工作，我們自己的遺產太貧弱了，無論理論方面作品方面應該極力翻譯各國第一流的著作，專門是空叫幾句口號，要「打發」別人「去」，要「製造無煙火藥」轟人，總是沒有用的。搬來搬去是那麼一套，死背幾句「辯證法」的公式，而甚至於連一句外國文都不懂做幾句打油濫調所謂「批評」，卽美其名曰 Marxism批評，眞不外肉麻當有趣而已。這樣淺薄下去，只有使自己墮落罷了。我們

還應該儘量如日本一樣，多多介紹各國上流著作，不要以爲自己已經比高爾基還要高明了。第三，日本的一般無產批評家作家，那怕是同派，還是互相指摘「自己批判」；態度是很嚴正，並不黨同伐異，阿其所好，也似乎並不一定要壟斷文壇，包辦文學，各派的言論，也還在理論上辯駁，並不是一聽到異議就氣極而亂叫。中國的新批評家革命文豪是何等尊嚴啊，只許作揖，不准搖頭，我這是馬克斯主義批判，這就是必然的無產階級文學，你不服麼，那就是反革命，土豪劣紳，時代落伍者，非「沒落」不可的。我呢，不待言，革命文學元勳，時代的先驅！同夥只知道互相吹噓，了不起的傑作呀，中國第一流呀，天才呀，再也找不到的呀，你愈讀就愈覺得有味的作品呀，老大家之作呀……好聽極矣，果然如此，是何等可慶幸的事，所可惜者，就是廣告和貨色差得太遠一點而已。——我們最好還是將自己生活改造一下，更精進更謙虛一點罷。

已經超過預定的紙面，可以在此打住了。這要詳細講來，還應該多收集材料多讀一些作品而恐怕可以寫成一本很厚的書了。這短文自然是疎漏極多而恐怕錯誤也難免的。又此文除自己所知者外以參考田口憲一馬克斯主義與藝術運動石濱知行日本無產作家論者爲多，於此聲明。

一九二九，「國慶日」於東京。

亞紐塔

俄國Anton Chehof作
金溟若譯

某大公寓的附有傢伙的最下等的房間內，第三年級的醫學生斯得潘，克羅奇可夫熱心地在作解剖學的背誦，在房內這裏那裏的踱着。為了牠的諳記，不斷地努力着，弄得他的嘴唇發燒，額角上滿滲着汗液了。被霜撒得斑白了的窗邊，與他同居的姑娘亞紐塔——有着柔媚的灰色眼睛，顏色非常蒼白，今年二十五歲的，瘦瘦的，體貌矮小的椶面女子(Brunette)——坐在凳子上面。她凭依在椅子的手靠上，在男人用的襯衣的襟上，用絨絲起勁地刺繡着。她在那裏同時間在競爭着做事……廊下的時鐘懶懶地敲了兩下了。但是，這小小的房間裏，早晨的整頓還沒有弄好。皺摺的寢衣和枕子都零亂的拋着，書籍哪，上衣哪。滿滿的洋皂水裏浮着紙煙殘骸的大大的廢物桶子哪，在那裏亂放着，地板上擺着掛物的架子——一切東西，格外混然亂雜着似的……。

『右肺由三部分成立……』克羅奇可夫反覆地說。『其區別，即上部於胸廓之內壁達第四，第五肋骨，側面被脊骨之肩胛所蔽……第四肋骨……』

克羅奇可夫要把剛才所誦讀的文字在心中描寫出來，望着天花板上發獃。但是他不能明白地把形象描寫出來，於是從自己的背心上用手來探摸上面的肋骨了。

『肋骨這東西是同比牙琴的鍵子一樣的呀。』他說：『要使人類的身體不要傷損，首先非好好地知道這些不可。非借骸骨或活的肉體來細細的研究不可，亞紐塔給我檢一檢看。』

亞紐塔放下針線的工作，脫下上衣，把身體伸直了。克羅奇可夫同她面對面坐下來，皺着臉，開始數她的肋骨。

『哦！第一肋骨是用手觸不到的，因爲牠隱在肩胛骨下面……這一定是第二肋骨是不會錯的……這是第三，……這是第四，……哦！喂，爲什麼你把身體老在忸忸怩怩的動呀？』

『你的手指怪冷的。』

『那裏，這一點點兒……指尖冷是冰不死的呀。不要把身體彎曲了。這是第三肋骨了罷……那麼，這是第四了……你雖然這樣瘦，你的肋骨卻不很清楚哩……這是第二，這是第三……唉混混沌沌弄不清楚。非劃起線來不行……木炭筆在那裏呀？』

克羅奇可夫拿出木炭筆，在亞紐塔的胸上，照着肋骨的樣子畫了幾條的平行線了。『這樣可好了。這樣就很明瞭了……可是現在是打診了。站起來罷……』

亞紐塔站起來，把頭掉了轉去，克羅奇可夫開始打診了。他只在熱中着這件事，却沒有注意到亞紐塔的嘴唇和手指却凍得鉄青了。亞紐塔不住地打着寒慄。但是她又怕學生覺到了這個，因此而把他畫線或打診的工作停止，或者因此而把他的研究弄壞了。

『這樣纔明白了』。克羅奇可夫當打診好了的時候說：『不要把木炭抹去了，就這麽樣坐下來罷。因爲非再檢看一下不行。』

於是學生反覆地背誦着，又這裏那裏的立起來了。胸膛上劃着十字形的黑筋的亞紐塔，恰像被人刺了青一般樣子，冷得縮着身子，不住地慄抖着，一絲不動悲戚地坐着。她同平時一樣不說話。她平日儘是沉默着的，靜靜地只管耽思着的……。

從一個附有傢伙的房間又到別的房間，這樣轉着的這六七年中間，她認識了五個克羅奇可夫這樣的學生。現在他們都已經完成了他們的研究，走進他們自己的世界裏去了。並且當然像許多闊人所做的樣子，老早已經把她忘掉了。有一位現在在巴黎，有兩位現在做醫生了，第四個學生是美術家，第五個聽說已經要做大學教授了。克羅奇可夫就是第六個……他不久也可以完成他的研究，到社會中去的吧。他的前面有堂堂的未來是無可疑心的。克羅奇可夫也許有非常的榮達，但是，現在只可以說前途有希望，除此以外什麽都沒有了。克羅奇

可夫的地方現在沒有紙煙，也沒茶葉，只剩着四顆糖塊罷了，她非趕緊把刺繡弄成，把牠拿到托她做的婦人那裏去，可以得到二十五戈比（Kopeck），再去買紙煙茶葉不可了。

『可以進來嗎？』門口聽到了什麼人的聲音。

亞紐塔趕緊用羊毛的圍巾包纏了肩頭。畫家的佛奇索夫走了進來。

『我有件事情來同你商量了。』畫家對着克羅奇可夫，從垂在額角的捲髮下面，像野獸般，悶悶地亮着眼睛開口說道：『可不可以把你的年青的姑娘借給我兩個鐘頭，請求你。我現在正在那裏畫一張畫，非有Model不行。』

『啊，好的呀。』克羅奇可夫點了點頭。『亞紐塔，替他去走一趟罷。』

『我，忙得很，不能去哩。』亞紐塔低聲地說了。

『不懂話的笨人！不是爲了藝術嗎？又不是爲什麼無聊的事。你爲什麼不肯給他去呢？』

亞紐塔開始穿衣裳了。

『你在畫怎麼樣的畫呀？』克羅奇可夫問。

『愛神，好畫題吧。可是怎麼也不能畫得好，現在正用種種的Model在試着畫哩。昨天用了有綠色的脚的Model描寫過的。問她「爲什麼你的脚是綠色的呢？」他說：「襪子的顏色染下

來的。」可是你也仍舊在作你的研究嗎，熱心得很哩。』

『醫生的工作如果疎懶了研究就沒有用了。』

『哦，對不起，克羅奇可夫！但是說起你的生活完全像猪玀哩。多凶呀，這房間的樣子！』

『那又怎麼樣呢……可不是沒有法子的嗎？我從爸爸那裏一箇月只拿十二盧布Rouble的呢。這樣要過好的生活，可是做不到的呀。』

『那……也是的。』畫家好像要作嘔似的蹙皺着臉說：『但是，雖這麼說，非再過稍微好些的生活不可哩。……有教養的人有保持趣味(Taste)的義務，可不是嗎？並且這樣生活到底好不好只有上帝知道！床是沒有的，滿房間儘是廢物和塵埃……盆子裏剩着昨天的粥……哼哼！』

『哦，這樣說來也對的。』學生慌忙地說：『今天是因爲亞紐塔工作太忙，沒有整理的工夫了的緣故呀。』

亞紐塔同畫家出去了之後，克羅奇可夫躺在長椅子上，躺着溫習了。不久他恍恍惚惚地睡着了。一個鐘頭之後，他醒了轉來，把拳頭放在頭下面，沈入陰鬱的耽思之中。他憶起了

畫家所說的有教養的人要有保持趣味的義務的一句話來，現在對於自己的周圍的樣子，實在覺得是可恨而且要作惡了。他把自己心中所描寫的未來浮上眼前來了。自己的診察室裏來着病人，自己與生來是一個貴婦人的自己的妻一同在大的食堂內呷着茶；他把這些未來浮上眼前了。於是他看見浮着紙烟的殘骸的廢物桶子忍不住地覺得胸中作惡了。亞紐塔的醜陋的，沒檢束的，可憐的樣子也浮上眼前來了。……於是他決心無論有什麼事，也要同她分別了。

不久，亞紐塔從畫家那裏回來剛要脫外套的時候，他站了起來用煞像正眞的調子對他說道。

『喂，坐下來有話要告訴你。那就是這樣的一件事，我們非分別不可了。爲什麼嗎，我是怎麼也不能同你一道生活下去了的。』

亞紐塔因爲到畫家那裏去過，已經疲乏透了。因爲很久之間站着做 Model 的緣故，她的臉孔憔悴，兩頰削落，向前伸着的下頤好像比前更覺尖削了似的。她對學生的話並不作什麼答語。只把兩唇不住地顫抖起來罷了。

『我們終究在什麼時候非分手不可的。』學生說：『你是好孩子，是聰明人，你會懂得的罷……』

亞紐塔再穿上外套，儘管緊閉着口，把她的刺繡包在紙中，把針和線收集攏來了。當她看見了窗邊包着糖塊的紙包子的時候，她把那個拿來放在桌子的書籍的傍邊了。

『這是你的糖哩……』她以低聲說。因為要忍住眼淚把臉旋開了。

『為什麼哭呢！』克羅奇可夫說。他急促地在房間裏轉着圈子，說：『你真是古怪的女人，真的……你不是知道我們是非分手不可的嗎！我們不能儘管住在一道的。』

她把自己的東西都收集在一起，要向他告別，旋向了他這邊。他覺得她可憐了。

『再給她在這裏住一個星期吧。』他想。『實際上不要叫她立刻出去也可以的。要她在一個星期之內去吧。』他一面為了自己的柔弱而焦急，却粗暴的呼了。

『喂，你為什麼只顧兀立着呢。要去的話就去，如果不願去的，脫了外套再在這裏好了。在這裏也可以哩！』

亞紐塔仍然沉默着，輕輕地脫了外套。然後輕輕地把鼻子響着。呼了一口氣，再急促地走向平日常坐的窗邊的椅子那邊去了。

學生拿起了教科書，又在房間內轉着圈子了。『右肺由三部分成立……』他反覆着說！『上部於胸廓之內壁，達第四，第五肋骨……』

廊下不曉得是誰，在高聲地叫着：『谷力戈利——，滾點Samovar呀。』

詩一首

東山

初闖進人生的孩子，
好似從明亮底屋裏，
走上黑暗底深夜的街道。

你柔弱底身體，
會為你隱伏着的凹凸，
——疲憊——踉蹌——跌倒。

四圍的惡魔，向你招手，
有時對你獰視，有時對你巧笑；

你薄弱底力量，終抵不住它永久底煩擾。

在黑暗底深淵裏，你向下沉落，
那苦悶勇敢底掙扎呀，
只能引起他們獰惡底嘲笑。

不要回首罷，年青底孩子；
你的理想，你的希望，
已在那艱險底路上，早已失掉。

一九二九，九，十，夜半。

「西方前線平靜無事」

趙景深

德國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以西方前線平靜無事(In Westen nichts neues)轟動

一時，在我國亦已有兩種譯本：一種名為西線無戰事，洪深馬彥祥合譯，由北新書局經售；一種名為西方前線平靜無事，林疑今譯，林語堂校，在水沫書店出版，在雜誌報章上談到這部書的則有以下四篇：一，曼如的西部前線平靜無事，見六月一日的申報藝術界；二，孫春霆的一部震動全世界的小說：西方前線上平靜無事，見新文藝月刊創刊號；三，楊昌溪的德作家雷馬克小說在支加哥被禁止，見青春月刊創刊號；四，關於西部前線安靜無事，見現代小說第三卷第一期。又眞美善四卷五號文藝零訊第七十二條師鳩也做了一段小消息。我現在也將在英美雜誌上所見關於這本書的話，節譯下來，湊個熱鬧。

一

據昌溪說，這本小說在美國已被查禁；同時我知道這本書在奧國也遭查禁。(註一)據說奧國軍營裏的圖書館不准藏有此書，格來斯(Graz)的師長看過這本書以後，立刻就禁止他的士兵閱看。守衛軍長也在軍隊裏禁止這本書。

二

孟却斯德導報(註二)上說：

『有一天有一個衣服整潔的年輕人，頭髮梳得光光的，藍眼睛，日炙的皮膚，跑到書

店，要看最新出版的小說。自然，夥計就拿西方前線平靜無事給他看，還告訴他，在三個月間，這本驚人的傑作已經賣了五十萬部。他就說：「這並不足以證明它在藝術上的成功。」夥計又繼續稱頌這本書，但這年輕人却截住夥計的話說：「這部書是我作的。」

「雷馬克現在住在台弗斯（Davos），有人遇見他，與他談話，說他很是憂鬱。每天有信來感謝他的書，有的是重傷未愈，有的是受了綠氣毒，有的是驚怖未息，有的是瞎了眼睛——全都寫信來感謝他，他除了嚴肅以外，又能怎樣呢？他說：「我回家的時候，我的母親就死了，沒有母親，有家又有何用呢？我就當了運動特刊的編輯，來消去我的煩憂。」有人問他以前曾否寫過作品，他答道：

『「只寫了一點小東西，不值得提起的。我沒有名氣，謀生很為難。我與現代文化是落落難合的。我只感到我的孤立，有一天我開始寫作。已經有了材料，只須安排妥當就行。但我却把牠丟在抽屜裏許久，又做別的事情去了。這本書於我似乎是個性太強了。

『「我相信這是一個孤寂的成功。這成功使我驚奇，又使我發抖。這不但不能使我高興，反使我說不出的憂傷和無助。忽然我這樣一個無名小卒，竟成為趣味和好奇的中心。這很使我傷感，於是我就逃出柏林，跑到這兒台弗斯來了。」

『雷馬克躲避大衆熱烈的歡迎並不是想另外再做一本書。他是想藉此答覆一切來的信。

「我感到我應該回信給那些與我一同受苦的同伴們。我在做別的事情以前，要先答覆這樣許多的來信。

「『在這樣驚人的成功以後，要想再寫一本書是非常困難的。也許我將寫不出別的作品來。別人是以寫作品爲職業的，不知成千成萬，我又何必加在裏面湊熱鬧呢？』」

『雷馬克拒絕出版家不絕的要求。他微笑着說，他不懂政治，除了知道史垂斯曼(Stresemann)是外交總長以外。他不曾讀過巴比塞或是溫魯（Unruh）。他是在阿斯那白魯克(Osnabrück) 生長的，該地屬威斯特發里亞省 (Westphalia)；他是一個天主教徒。』上面這段話可以與師鳩所說參看。

三

據活時代(註三)說：

『德國（也許法國也是）普遍的現象是，只要有一點印刷的東西出版，就有權力可以引起大衆的驚奇和爭論。在最近數月，有好幾十萬德國人餓一般的讀雷馬克的西方前線平靜無事。六架印書機，十架裝訂機忙着這一部書。批評家對此書極有好感。威爾斯(H, G, Wells)

在德國議會裏稱讚這本書，一個挪威作家還提議諾貝爾和平獎金應該贈給雷馬克。

「雖然雷馬克應該享受這個榮譽，但却有許多小人國裏的人要想以造謠的繩子來扼死文學上的格里佛 (Gulliver)。出這本書的店裏還出一種名叫弗希起報的日刊，常討論懶惰者所織成的謊話。起初有一般不敢否認雷馬克的聲譽的人，造出一個傳說來。這一羣人證明雷馬克完全沒有這樣一個人，他只是烏爾斯坦印書館 (Ullstein Publishing firm) 所指定的一個神話中的人物，使他做那「世界大戰的荷馬」。……有人甚至於說書中人物缺乏宗教情感，足以證明惡毒的出版家有無神論的傾向。

「還有一羣毀謗者承認那本書是確有一個作者的，不過他的眞名是克雷馬 (Kramer)，不過他想隱瞞他是條頓人，便改成法國人的名字，把字母倒過來念，改末尾K為QUE便成為雷馬克 (Remarque)。弗希起報則辯護說，法國文人亨利·白勒 (Henri Beyle 1783—1842) 改名為斯丹達爾 (Stendhal) 也不曾出賣他的靈魂。為處理這一派批評家起見，弗希起報很坦白的說，雷馬克是眞名，並且他的祖先是來因省 (Rhineland) 人。」

此外還有人造謠，說雷馬克曾教人製造白蘭地酒的方法，因之涉及道德問題，輿論譁然。但弗希起報却幽默的答道，教人製酒總比對於一個無辜的人烹調有毒的謠言要好一些。

不過事實上有人確曾發現雷馬克在當教師時做過這樣的文章。還有軍隊裏的人寫信給各報編輯，說雷馬克老年加入軍隊，只是在戰線後掘壕溝，並未身赴前敵，決不會知道青年戰士的勇敢精神。恰巧雷馬克寫這書時，已經確實是五十五歲的老人了。弗希起報則說即使是幻想，其才力總是可驚的。

如果活時代或弗希起報所說是對的，那麼孫春霆和曼如兩先生所說雷馬克眞名爲克雷馬，也應該是得之於謠傳方面了。

四

有人在美國讀書人(註四)上批評這本書說，寫得非常乾淨而且有力，使人讀此書後，便覺以前未曾讀過其他戰爭小說。雷馬克並不拋書袋寫得非常活潑。他又說：『荷馬寫海倫之美，雷馬克則寫戰爭之恐怖』。可謂推崇備至。

附註：

(一)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Vol. V no. 52

(二)Manchester Guardian,

(三)Living age, august, 1929,

『西方前線平靜無事』

(四) The Bookman, July, 1929.

語絲

第五卷
第三十五期

他鄉人語

葉鼎洛著

實價七角半

本書上半部是小說，作者用細膩而感傷的筆法，刻劃着社會上的幾種人生，寂寞，失望，末路的悲哀，淡淡的寫出，而涵義無窮。下半部是遊記，寫風景，寫人物，寫異鄉的生活，都生動有致，且有幾段富于畫意和詩情的描寫文，於技巧上也是值得注意的。

◀目次▶

上部（小說）
故友
一個吃鴉片的人
南行
秋愁
阿巧
下部（散文）
他鄉人語
苦惱中的享樂
到溧陰去
鼓浪嶼

語絲　第五卷，第三五期

「路易斯僧」及恐怖與神祕派

小泉八雲講
侍桁譯

——英文學的畸人之七——

普通時常說，人只是更生長大了的兒童；並且一般人對於小說的內質的嗜好，仍然時常證明了這種觀察的眞實。成人歡喜驚懼的愉樂似兒童一樣；一個人能強有力地寫出刺動驚懼的意識的東西，至少在一時間內，大概要成爲一位成功底作者。無論如何，在驚懼中也像在其餘任何事物中有許多樣式；並且這些是隨着時代而變遷的。在十八世紀使人們覺着恐怕的小說，在十九世紀只是使人們大笑了；並且在二十世紀將要爲讀者創造出新型式的恐怖，也是有可能的。十八世紀在這一方面是極容易使人們歡喜——容易得幾乎使我們不能理解路易斯與他的一派的盛行了。但那是一個奇異底幻相；並且關於它若是無所提及，沒有英文學史是可以完全得了的。加之，它對於十九世紀的文學發生了很大底影響，所以它是很適當地合

於我們現在正從事着的這個問題。

屬於我們可以叫爲恐怖與神祕的文學，值得特殊注意的，約有六部書。稍稍重要的這一類的第一部書是哇爾波爾(Walpol)的「奧特蘭托的抵宅」『Castle Of Otranto』，一七六四年出版。第二部訴諸於這同類的幻想的文藝產品，是貝克佛德的「瓦塞克」，一七八三。其次是拉德克利夫太太(Mrs. Radcliff)的「屋多爾佛的神祕」『Mysteries of Udolpho』，一七九五。其次是麥蘇哥利高瑞路易斯(Matthew Gregory Lewis)的「僧人」『The monk』，——在同年出版。其次雪萊太太的「傅郎根施探」『Frankenstein』，一八一八年出版。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馬屠林(Maturin)的「漂泊者梅爾莫斯」『Melmcth, the Wanderer』，一八二〇年出版。當然，另外還有數百種，模造品等等，但是沒有一本是值得譚論的。馬屠林之後，這一類的文藝，在大衆間失了信用，直到布爾窩李屯的時代；他在他的「一篇奇異底故事」與「魅人者與被魅者」的傳奇中，給這種文學曾得到了最完璧最精鍊底形式。但是這些較晚底作品，它們的自身顯示出來的情感與樣式是變了很多了。

這一羣集中最特殊底人物是路易斯，他的名字與十八世紀文學變成爲密切底連結，不是因爲他的文藝底成功或因爲他是一個奇人，而是多因爲，他對於那些比他自己有更大底材幹

的人們上所發生的異常底影響，他幾乎同着當時的每一個文藝界名人都有很多底關係；並且曾最奇異地，影響了斯歌德，擺倫，及其他諸人的作品。

路易斯是一個大財富的繼承者，從在西印度的財產中得來的。在極早年，他的母親——一位美麗底而甯是簡單底婦人，同着她的丈夫爭吵了，並且與他分離開。她在她的獨居中能夠被她的兒子支持着，這位兒童是拒絕了與他父親同居，而決心於獻身他的全生涯使他母親幸福。那時他是一個極小底兒童，並且他的全生涯也總是成爲異樣地短小。但他有偉大底魄力與機智與精力；在十九歲的年紀，他便可以爲舞臺而寫一篇劇了，名爲「東印度人」『The East Indian』，這篇劇被承受了而且上演了。路易斯寫了這一篇劇或是其他的東西，只是爲幫助他的母親的生活；因爲她與她的丈夫離居後，她的入款的來源是被切斷了。路易斯堅苦地工作着，並且成功於支持這個家庭。在二十歲的時候，他寫了這篇怪異底故事，這使他在擺倫的詩中同樣是在文藝社會裏著名了，並且給他賺了這個「路易斯僧」的名號。以社會對於「惡德」的壓制的一種努力，來禁止這本書是沒有成功的；——它賣售得很廣，所以路易斯賺了很多底錢。他其次產生了一篇奇異底一幕劇，名叫『The Captive』。這書的幾部份，仍可以在老樣式的讀本與美辭的書裏尋得到。它曾在倫敦表演，作成很大底感動。他的父親一

死，他立刻便富了；他想使他父親安適而愉快的志望也滿足了。他旅行，讀書，任性發展了他所有的藝術底嗜好；並且幫助奢窩爾特斯歌德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他曾教訓過奢窩爾特斯歌德怎樣寫詩，這種事我們現在看來好像極不適當的；但奢窩爾特其後曾說過，「這位小人確實是曾作給了我許多好處」。藉着奢窩爾特斯歌德的助力與其他來源的援助，路易斯出了他的有名底「恐怖的故事」『Jales of Terror』：這本書包含着斯歌德的一些論怪異底題材的最精美底歌謠。路易斯在這一點上是取巧了：他看出當代的傾向，是對於恐怖與神祕歡喜的；所以他使用了他所有的精力爲着滿足這種趣味。他所寫的其他幾本書，如同『The Castle Spectre』，當作買賣的投機是完全成功的，但我們對於路易斯，與其說爲他自己的工作，不如說爲他對於旁人的工作的影響，有更多底理由應當感謝他。在義大利遇見了擺倫，雪萊與雪萊夫人，他提議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應當寫作某一類的一本怕人底小說。他們從了他的這種怪想；擺倫寫了一本散文小說名叫「吸血鬼」『The uampire』，現在這本書是稀少了；雪萊夫人也寫了一本書，那會變成爲世界古典的一種，曾幾乎翻譯到每一種語言去，並且它供給了數萬人直喻，比喻以及藝術底題材。我是說的「傅郎根施探」這本小說。若不是因爲路易斯，這本驚奇底小說永不會產生出來的。

但路易斯的生涯是短的。可以說他是成爲他自己的仁愛的一個犧牲者了。有一件事情若使他心裏惦念的，是那在西印度的他自己的奴隸們的境況：他願意以他個人的監督來替他自身確實一下，使那些人應享受善良底待遇；並且只爲這種目的每隔二三年他實行他的責任到西印度去一次。在當時那若是可能的話，他定是把他們解放了；但那在司法上是作不到的。一種怕人底熱病——熱帶的死熱病之一．在一八一八年在他的西印度旅行中捉捕了他；他在歸程的上陸之後，立刻便死了。以他作爲一個紳士與一個寬宏大量底朋友，社會與文學家們非常爲他懊悔；並且他的記憶是當代文學史中最溫雅的一個。

至於說到路易斯自身的作品，確實是在其中只能尋到極小底功績。他的散文工作是包含着瘋狂，幽靈，墳地，及奇怪底犯罪(內有血族通姦)等等的戲劇與小說，這些幻想的全部，是按着魏勃斯特與佛德的古英國劇文體寫了的，是這般錯綜起來能給讀者色慾與暗殺，驚愕與憐憫的一種混合，但那是更多於殘酷底，而少於藝術底。這是一件奇異底事實，在他的生活中幾乎不能作任何下賤與殘忍底事情的這個人，而在十九世紀文學中寫作出來最殘忍可厭底小說。他的詩是不比他的散文好得很多，無論從情調上看或是從手法上看。但詩與散文全是以一種極奇類的相當粗卑底愉快施與給英國大衆。那對於路易斯曾彷彿是極可怕的，現在

我們只能看着笑了；並且這便是英國人的頭腦在最近五六十年間有了很大進步的一個很好底證明。頭蓋與骨頭與血液與情慾底怪物現今不使任何人怕了；它們只是覺得可厭。但當我在童年的時候，人們仍然暗誦着路易斯的怕人底詩，並且在某種機遇上把它們朗讀出來。我特殊記憶住那有名底歌謠「勇者的阿龍周與美麗底伊莫根」『Alonzo the Brave and the Fair Imogene』的流行。對於幽靈是具有怎樣原始底觀念，人們才能歡喜像這樣底詩歌呀！——我誦說出那收尾的一節：——

當他們從那自墳墓中新裂出的頭蓋喝飲，
圍着他們跳舞的精靈已經露現；
他們的溶汁是血液，並且這怕人底節音，
他們吼叫：「祝勇者阿龍周的康健，
並他的配偶，這美麗底伊莫根！」

我們對於超自然底觀念，自從路易斯的時代已經十分改變了。不是他的文藝之作而寧是

他的個人底影響，反使他成爲一個高貴底人物。

我們已經提過了，雪萊夫人受着路易斯的影響，寫了「傅郎根施探」。這本書值得一種特殊底注意；它是英文學中出產的所有這一類書籍的最偉大底，雖然它僅僅是一位年方十六歲的姑娘的作品。

這本書的觀念的全部是不新的——但是，說起這種事來，沒有一種書，它裏邊的每一觀念全是新的。我只要把這一點說了罷：那中世紀的化學家已經談說並且寫了關於創造生命的可能，歌德在他的「浮士德」的第二部已經應用了這些中世紀的思想，他敍說一個化學家以化學造了一個小人——一個一寸法師，把牠保存在瓶子裏邊。就是在十九世紀，這一類的一些定理，曾經嚴重地討論過。我相信這一類的最後底嚴重討論，正是在達爾文的發見之前，在斯班塞的哲學出現之前，這些新發現使論這種問題的更遠底推論幾乎不可能了。是名爲「創造的痕跡」『The Vestiges of Creation』的這本書，——一般認爲是陳勃斯兄弟的工作，——發明出這種定理。那觀念是有些像這樣的：——假若我們能發明出組合人體的品質與成份的確實底比例，並且確實按着這人體的同樣底比例，把這些成份混合在一起，並且假定爲其他的力並不在中阻礙，這時的結果便將是人類中的這些成份的結晶。換一句話說，一個人

是可以用化學作得成的。這種定理是有趣味；但是今天我們只能對着它微笑了；因爲進化論哲學把這全般假設推翻了。

當於雪萊夫人坐下寫他的「傅郎根施探」的時候，她一定是關於這些古定理一點都不知道的，並且她也未有充分底智識足以預見「創造的痕跡」的作者的奇異底幻想。最彷彿的是，她思索她這篇小說全部計劃，沒有從旁的書籍得到任何暗示。關於化學，物理學與電氣沒有許多智識，而試驗寫這篇專門學術底小說，她是太聰明了，不然那一定是更要少有興趣；並且他只簡單地暗示某一個名叫傅郎根施探的博學底物理學家，以某種科學的驚奇底應用而成功地造出一個人性了。傅郎根施探想要創造出一個比從前世界裏所曾有的都更美麗，更聰敏，更強壯底人。但他只成功於造出一個怕人底怪物，怕得人都不堪與他見面。這個怪物倒確實是比任何自然底人都更強壯更活動；但看見了他是像夢魔一樣，傅郎根施探的自身都不能在他的房裏忍耐着他的創造品了。於是他命令他走開。這位怪物走了；但是隔了兩三年他又回來了，說些像這樣底話：「在世界裏我是孤獨的。沒有人願同着我說話。當我走出去時，所有的生物，就連狗，都怕地跑開了。我不能這樣孤獨地生活着；我必要有一個伴侶。你作出我來的；所以給我作一個妻子也是你的責任」傅郎根施探答應了給他作一個妻子，因爲他是

怕的。他都動手工作了，並且已經半完成那動物了。但於是這種思想來到了他的心裏：「假若我作出了這個，他們將會生兒童的——一個怪物的種族，人類的敵人，也許能夠毀壞了人類呢。所以我若是替這個動物作出一個妻子來，我是實行了最大底罪惡。我將不能這樣作的」。於是他把他半完成的創作，撕成碎片了。他幾乎還沒有撕完，那怪物已站在他的身旁了，向他說道：「我將要記住你——我將要在你的結婚之夜隨着你的」。於是他消滅了。許多年後，傅郎根施探結婚了；在他的婚夜這個怪物來了，把他的妻四分八裂地撕碎。爲替她復讎，傅郎根施探旅行了世界，追跡着這怪物，以便毀壞了他；但是他不能追得上他，在這樣企圖中他死了。這時這個怪物才初次感到後悔；並且自殺了。這是這篇小說的全部。假若你思索它，你將覺到裏邊不只是有一個，而是有許多驚奇底道德底教訓。它會供給了無數日常家庭的格言，暗示，直喻。這是一篇小說因爲這種理由永不會死了的。這篇小說的偉大道德底教訓，是指着人類動作的因果關係。一種錯誤引起了更多底錯誤；一種偉業或是愚行的結果，可以寬廣地寬廣地外延着，通貫了人生的全周圍，像拋石於水中所起的渦圈一樣。每一個人都應當讀這本書；並且它的價值，因爲是它以純正清楚底英語寫成的這種事實，對於你們也毫不低減。我想信在英國古典文學中沒有另外的例是產生於一位十六歲的婦人之手。

恐怖派所產生的作品，沒有另外的可以與這本書相比的了。但也有些是頗得一時的成功的；並且有一篇就是到了現在也還有人讚羨它。大概那是值得一提的只有的一本。它是被一位名叫賓利斯羅勃特馬屠林的所寫成，書名是「漂泊者梅爾莫斯」。那是敍述一個人以某種特殊底條件把他的靈魂賣給惡魔了的故事。我將不走入這本書的內境去，因爲這本書的高潔與奇異底幻想是比牠的文藝底功績更爲超羣；但是我們可以平安地叫它爲一篇極奇異極力強底小說。牠是出版於一八二五年；——那「傅郎根施探」是出版於一九一七年的，雖然在眞實底價值上牠是比「傅郎根施探」[illegible]低得很多，但假若尋不出另外的理由，只以它影響了偉大底法國作家巴爾紮克這一點，它也應當在英文學中被記憶住的。大概那篇驚異底小說「Peau d Chagrin」，一部份是因爲讀馬屠林的書而受感印了的。這本書大概是法國文學中僅有的作品可以與「傅郎根施探」的幻想相比，並且它也像「傅郎根施探」一般地以牠的教訓而不朽。一位馬屠林的現代偉大底讚羨者是羅塞蒂，這是那本「漂泊者梅爾莫斯」必具有功績的好證明。但仍然，我想你們與其讀馬屠林的書，不如讀那受了「漂泊者梅爾莫斯」的影響的另外一篇小說，是更爲有用。我是說羅勃特路易斯史蒂文生的「The Bottle Imp」那篇小說，它是收集在他的南海研究名爲「夜島趣譚」的一書中。在那裏你們可以得到所有的馬屠林的神秘的魅

力，而被一種不可比地更偉大底文藝底技巧所傳遞着。

這是一件奇異底事，十九世紀的初期，不只是在英國而是在任何處，產生了這一類小說的最特殊底羣集，在這種出產之後立刻便是長久底沉默。在像「傳郎根施探」的這樣底小說之外，德國於一八〇一年給了我們一本拉•莫持夫凱（La motte-Fouqué）的『Undine』，於一八一五年有喀密騷（Chamisso）的『Peter Schemihl』。前者，你們知道，是一篇水精與人類結婚的故事；後者是一個人失了他的影子的故事。或者至少是賣給於惡魔了而對他自己得到最不幸底結果。想到那三篇小說——英國的「傳郎根施探」與其他方纔所提的兩篇德國小說——曾變為不朽底作品，而同時另外無數底其他完全被人忘却了的這種事實，一個人必然地要得到這樣底結論，這一類的任何小說的永久價值，無論文寫得多麼巧妙，是在於它們內中所包含着的永久眞理的質份。上邊所提的三部小說，包含着三種普遍底眞理——神祕底教訓，因此世界永遠不會厭煩它們的。另外的，雖然是同樣地精巧，而落入於忘却之中，因為在它們的裏邊沒有包含着倫理底象徵與人性底眞理。

在大以後的英文學的浪漫時代，我們可以尋到這同一底事實以為證明。英國語言中最好底怪異小說，沒有任何例外，是布爾窩李呑的「魅人者與被魅者」。在英文中最好底超自然底

傳奇——恐怖的最高貴底傳奇——是這同一作家的「一篇奇異底故事」，這些小說是絕妙地寫成了的。它們具有完全無疵底文藝底功績。它們要它們的作家在奇異底園地裏費了多年的研究——中世紀的煉金術，煉金術的書籍，古代及其後的魔術，西洋與東洋的迷信等等。牠們確實是極偉大底書籍；但仍然它們有被忘却的危險，並且在另一兩個時代裏也許它們將要被忘却了罷。而在另一面，其後羅勃特路易斯史蒂文生所寫的一篇很短底簡單底題名『th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的小說，——幾乎已經翻譯成所有的各種文藝底語言了，已經供給許多各種民族的家常話題了，那彷彿是成爲了不變底古典。這篇小說定然是不能與布爾窩李乔的恐怖小說相比。但是布爾窩李乔的小說沒有包含着普遍底或是不朽底眞理；從它們中你們不能尋出任何論理底哲學。反而言之，史蒂文生的小說，雖是一個青年人的作品，給了我們一種久永底事實的新解釋，那事實是，一個人的天性不是一形的而是多形的，不是簡單的而是複雜的，不是單一的而是雙重的。當作一種教訓這篇小說是偉大；並且在所有的西方各國的大衆，已經認識了這種偉大。

雖然，關於文學中的教訓底小說與象徵底小說，我必不能忘了刻印給你們一個極重要底事實。沒有一個眞實底文學，將只是爲着一種道德底目的，而試驗着寫一部小說無，論何時

我是無論何處有人若是這樣試體着作了，那結果將總是失敗，我是完全無意義。偉大底作家，他曾寫了偉大底小說，包含看偉大底教訓，他不是試驗着要寫這種教訓的；他們並不是試驗着要作教訓者的姿勢；他們無意識地得到了他們的効果。偉大底眞理必是無意識地說出來。從任何作家我們都不能像從莎士比亞那樣地引出大量的道德底眞理；但莎士比亞不是爲說教的目的而寫作；他寫給某些人們，而不試驗着注意任何種的教條與主義寫出眞理來。這種事實彷彿是奇異的；但是偉大底批評家們現在全認識這一點了，便是你若想寫一篇偉大底小說，你必須只對於自然，對於事實，對於原樣底人生的眞理思索。所以，你若是熟思着人生的任何一種眞理，確實像你所見到的，像你所覺到的，那教訓將自然就會維護着它的自身了。因爲在所有的大眞理之中，有一種祕密底教訓，它不用你的幫助而會表現它的自身的。但是你若試驗着寫出一種教訓，你將幾乎一定是失敗的。在這裏藝術家必不能信他自身的力量的：他必須信自然與神們的。

捷克大詩人勃累什那逝世

趙景深

勃累什那（Otakar Brezina）是捷克現代三大詩人之一，生於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三日，已

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逝世。這個詩人在我國並不是陌生的，據我所知，至少也有七篇文章裏提到他，不過譯名沒有一個是相同的，今列舉如下：

一，勃累什那　見唐俟近代捷克文學概觀，小說月報十二卷十號。

二，勃萊昔納　見沈雁冰捷克斯拉夫對於腦貝爾獎金的熱心；小說月報十二卷五號。

三，勃元昔那　見沈雁冰捷克文壇最近狀況，小說月報十三卷六號。

四，勃以支那　見茅盾現代文藝雜論（世界書局出版）裏的現代捷克文學。

五，白息那　見鄭振鐸等的現代世界文學者略傳，小說月報十五卷五號。

六，普悉季納　見陳勺水捷克國的新興文學，樂羣一卷五號。

七，勃爾晉納　見崔眞吾捷克的近代文學，朝花旬刊一卷二期。

上表一以見譯名之紛紜，二以供讀者看此篇時參考之用。我姑且依唐俟釋作勃累什那。捷克的詩壇去年剛死去沙伐，（Antonin Sova, 1864-1928）（又譯作薩伐，沙佛，或梭華。）今年又死去勃累什那，三大詩人只剩下寫實主義者馬卡爾(J, S, machar. 1864-)(又譯作瑪加爾，馬哈，或瑪卡爾）了。大約他現在總不愁再有像勃累什那和沙伐這樣的神祕主義者來和他作對了罷？

勃累什那的詩與他同時代的詩人的詩不大相同，不但他那有力的哲理感興，透入的宗教精神，永久的追求神祕——這些與別人不同，就連藝術形式也與別人不同。他的藝術形式很完整，超乎沙伐與馬卡爾之上；無怪乎捷克的文學組合曾於一九二一年發出勸告給瑞典學會，希望這一年的諾貝爾獎金能夠給與勃累什那呢。雖然瑞典學會並未照辦，但也可見捷克國人對於勃累什那的崇敬，以及在捷克文壇的地位。

勃累什那已經有二十六年不曾出書，在雜誌上不發表作品也已經有了二十年。他雖然久已沉默，但他的強烈而且永存的精神却常在捷克國人的心中。知識階級和勞動階級，僧侶和文士，科學家和婦人，都到他所住的摩拉維亞(Moravia)的一個小城裏去拜訪他，以求安慰。

勃累什那的眞名是Václav Jebavý生於南波希米亞一個小城波卡特基 (Počátky)，離摩拉維亞的邊界不遠。那個小城在十五世紀就是宗教活動的搖籃，所以勃累什那也感染了宗教情緒，傾向於天主教。他在初小和高小畢業以後，便進摩拉維亞的一個中學，就在那時他對於繪畫和文學的興趣已很顯然。十六歲到二十歲是他預備作詩的期間，那時他談到捷克當代的詩與散文，已經很有見地。一八八七年他在傑羅所夫 (Jinošov) 當校長，後來又在諾伐來司(Mová Říše) 當校長，這兩個地方都離他的本城不遠，實在他畢生的生活都消磨在這一帶地

方，這位孤寂的鰥夫竟從來不曾離開摩拉維亞。他不曾到過倫敦，巴黎，柏林，紐約這些大城，也不曾見過大海和高山，但他却能夠成爲思想家和大詩人。這位鄉村校長自習的本領很大，能通好幾國文字，研究宗教以及有關神祕的學問，富於愛國心。一九〇一年他在傑羅美利斯（Jaroměřice）當高小教員，在那兒他活動了二十四年。近些年來，他竟得到無上的榮譽：捷克科學藝術學會舉他爲會員；布拉格（Prague）的加路林大學(CarolineUniversity)贈給他哲學博士的名譽學位；白爾羅(Brno)的馬沙克大學(Masaryk University)又請他教藝術哲學，他辭謝了；去年他做六十歲生日的時候，國家獎給他十萬克朗，他都拿來捐助窮苦文人救濟的基金；同年總統馬沙克到傑羅美利斯來，還親自訪問勃累什那。這時他已有重病，纏綿到今年方死。

他的第一本抒情詩集神祕的遠方(Mysterious Distances 一向譯作祕密的距離) 於一八九五年出版，無論在音調或是藝術上，都達到頹廢派和象徵派的極致，受了波特來耳和梅特林克極大的影響。他除了『爲過去憂傷，爲不可知焦慮』以外，還對於死有熱烈的願望，並且這位感傷的夢想者還渴求着神祕。接着他的西行 (Down in the West,1895) 出版，顯出他忍着痛苦，幻想着要尋求神祕。這時他的抒情詩已不是個人情緒，而成爲讚美詩和主禱文；一切的

印象都歸之於象徵的藝術；仔細推敲的韻律變而爲自由的音節，使批評家自然而然的憶起惠特曼和范爾哈倫來。地極來的風(Winds from the pole,1897)則是抱着樂觀，向天主教走去。後來他作造聖廟者(Builders of the Temple,1890)便完全爲天主教所克服，他所傳達出來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一切天主教徒的心情。最後的手兒(The Hands,1901)完成了他詩的工作，他把宇宙的一元論和社會的一致結合成爲整個的美。他的論文集泉水之音樂 (Music of the springs 1903) 可以窺見他的思想，藉以對於他的詩增進一番了解。

他是孚赫利基(Jaroslav Vrchlick)y 有力的後繼者；但他却比孚赫利基的藝術完美。他的想像得之於大自然，得之於禮拜儀式，得之於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得之於藝術，得之於田畝和葡萄園。

他的思想起初是悲觀的，後來信了天主教，便逐漸樂觀。佛教他也受了一些影響。他還經過一個泛神論的時期，最後却還是信仰現代人所久已棄絕的天主教。

參考： Chudoba:Otakar Březina (1921)

Laurence Hyde:Otakar Březina, A Czech mystic(1924)

Arne Novák:Otakar Březina(1929)

一九二九，一〇，三。

ENNUI

一七

ENNUI

林徽音

光也有了，天也有了，地也有了，甚至天空中也已被造了各樣的飛鳥，地面上各樣的走獸，可是，雖在才有，才被造的當初覺得到了一時的新奇，不久上帝又厭倦了。

這次上帝不知要造什麼才好，造什麼才能把他將消沉下去的心重新振發起來。其實說不知是不準確的，蓋上帝固已想到了要造什麼，而且那他所想要造的，他深知道，是確能慰藉他的寂聊的生活而舒展他的煩悶的情緒的，只是為了顧慮，為了顧慮，上帝至今還在猶豫着。原來他所想造的是一位陰性的上帝。猶豫復猶豫，終於他只好無奈地決定，尊嚴如上帝，要造一位陰性的究非所宜。於是，退了一步，上帝就照着自已的形像造了一個人。雖然沒有全然如願，上帝看到了那被造的同自己一式一樣的人心中也寬暢了許多。

現在已有了一個同自己的形像一樣的人，上帝覺到寂寞的時候就同他來偕游談心，並把自己所手創的形形色色的東西都指示給他看。這樣上帝倒也似乎並不怎樣介意於他那未達目的的願望了。

那被造的人的名字是亞當。

亞當在那上帝所置他在那里的伊甸園中很是自由自在。 他聽到空中種種飛鳥的種種歌唱，並看到地上種種走獸的種種跳躍，心中不勝喜悅。他尤愛那滿園開放着的各式各樣的花朵：他一回兒到嶺上去探探那清秀的白梅，一回兒又到池邊去賞賞那華貴的紅荷；那雅潔的菊花固常常欣受他的顧愛，那豔麗的桃花也未嘗不時時樂承他的讚歎。

可是一天一天地，飛鳥依舊那樣歌唱，走獸依舊那樣跳躍，花朵依舊那樣開放。是的，從他被造的那天起，至今他從沒看到過些微的改變，那在伊甸園中的一切。而且，雖說是種類繁多，他儘吃着菓子，似乎吃得也有些厭煩了。於是漸漸地在他的心中起了一種不知什麼抓又抓不着，捉又捉不住的心境，這使他立了想坐，坐了又想立，眞是百不舒服。

一日，他倚着一株紫丁香樹站着。他兩眼無目的地向前望着，兩手則在不自知地採着，折着一枝紫丁香的花和葉。

『……是的，我越過越覺得不是在我的身體上多造了一樣麽，就是在周圍的設備中還欠缺着或種東西，』他肯定地想，向自己的兩腿之間望了望。

「然而上帝不是全然同我一樣的嗎，怎麼他就從沒有過什麼不滿的表示來？」他近來常在細察着上帝的形體與情狀。

「我今天一定要問他一個究竟了，免得我……」他一面這樣決定，一面在從他站立的原位移動着想走的時候，在離他不遠的地方又看到有兩隻黃毛的走獸，一隻伏在又一隻的身上地在……由此他心中止不住怦怦着。

亞當的逐漸增長着的心中的不安，不用說，上帝是早就看到了的。而且上帝也很明白他的那種情況，因為那幾乎可以說就是上帝自己的，因此他非常顧憐他，總想給他些什麼安慰。

「給自己造一個陰性的果似有所不便。然而給亞當不是正好造一個嗎？」上帝反詰着自己。「而且，在他能得到滿足以外，我也可由此多一個淘伴。」

從要為亞當造一個配偶，上帝想起了那已有了配偶的飛鳥走獸等還沒有起過名，這天上帝便帶它們到了亞當的面前來。

上帝到的時候，亞當正在紫丁香樹下出神；待聽得了叫呀跳呀的嘈雜聲音，他才夢似地

醒悟過來。

『亞當，你在轉什麼念頭？』上帝走來執了亞當的手，微笑地問道。

『沒有，沒有什麼，』吱唔地說了，便把自己同上帝對視着的兩眼羞赧地移了開去而落在那前面的一羣生物上，見剛才所看見過的那兩隻黃毛的也在其中。在他又賭氣似地把他的視線移開時，竟發見其餘的也都是一對一對的，在你逗我撲地嬉戲着。他也無暇來自責其以前的忽略，只是覺得有些惱怒，雖然他不很明瞭他所在惱怒的目的物是什麼。接着他迅速地，本能地，望了望自己的左右，然後還沉沉地望了上帝一眼而在私自疑惑着：『上帝和我不知可不可以也算一對？』

『沒有什麼？』上帝用又一只手撫着亞當的肩頭，並依舊微笑地也旋回頭去望了望那一羣。『你看，亞當，』上帝不再追問下去，自然他是無須追問下去的，便言歸正題似地說：『我帶來了這一羣，要你給它們起名字。』

『給它們起名字？』

『是的。』

亞當突然捉到了一個啓示。

『給每一隻起一個名字呢，』他問道，『還是給每兩隻類似的合起一個名字？』

『給每兩隻類似的合起一個名字，因爲它們是一對：一隻雄的和一隻雌的。』

『怎麼，怎麼……？』

『怎麼？』上帝的臉上還是那樣的微笑。

『怎麼，那末，我，人，却沒有一隻雄的和一隻雌的的呢？』

『好，我也給你造一隻雌的。』

於是上帝也給亞當造了一隻雌的。不，並不是像造亞當般用塵土造的，爲要使得更顯親密，是上帝從亞當身上，當他睡着的時候，抽出一條肋骨，又取他的一點肉合起來的。那樣那隻雌的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被稱做女人。

『夏娃！』（是那個被稱做女人的名字）『來！來！快來！』

那以兩手枕在頭下而仰臥在地上望着那航行在天空的游雲的夏娃聽到亞當那樣奔來叫她，便坐了起來。

『什麼事——你「又是」這樣急？』想到了前天也是那樣急地被叫去後所作的事面上有些發燒。

『又是？唔，你這小壞坯子，』說着，一手攙了她起來，一手摘了摘她那轉紅的面頰。

『哪，我來叫你看那我對你說過的那一對。』

『哦，你急得這個樣子，原來來叫我看你的恩公。』

『豈止是我的，不也是「你的」恩公嗎，若說那一對是「恩公」的話？』向她䀹了䀹眼睛。

『算了，我可沒有呆立在紫丁香樹下無可奈何過，』說了，掙脫手要跑。

『別跑，』仍把她拉着，『我告訴你。那天是這樣的，那一對，』說時，他撳她的上身向前俯着，想磕到她的背上去。

夏娃終究脫身逃了。

亞當在後面一邊叫一邊追。

正碰到上帝在從對面走來。

『上帝你看亞當哪，』她撲到了上帝的懷中，『他在欺侮我。』

亞當也來到了跟前。

『你怎麼欺侮夏娃，亞當？』

亞當不回答上帝的問，只是頑皮地向着夏娃問道：『我欺侮你什麼？你說！你說！』

『你這樣』用兩手拉着自己的頸項使身前俯『撳我下來，當我狗。』

『不要緊的，乖乖要是你是狗，他就也是狗了，』上帝撫慰着夏娃。

『是呀，他還想……』

這樣的歡樂的歲月不知過了多久，歡樂的本身，亞當覺得、似乎一天淡似一天了。他現在覺得那祇是呆板，無味，甚至有時還討厭，『啊，這種日子我眞過怕了，』他自言自語道。『夏娃不知又到什麼地方去了，』他無聊地四周望了望，却見不到她一絲兒的蹤影，便這樣抱怨着，『到了這時候還不回來。』

接着他想到在夏娃初被創造的時候，他多麼歡喜，竟寸步都不能離開她，她也絕不會一走就是半天，像現在似地。就是在夏娃未被創造的以前，他以爲，他的日子過得比這時也還要好些。『要是她老這樣忽略我，爲甯可把她收回進我的身體。』這樣想着，他便撫摸着他的肋骨。

——呀，我不是還有很多的肋骨嗎？再抽出一條而再造一個夏娃豈不好呢？要造得更好看，更迷人，那我就會心滿意足了。……要是有一天，像上次般，我一覺醒來，看見左右有了兩個夏娃，唷，我不是又會說不出地驚喜了嗎？

『上帝，求你滿足我這慾望！』他不禁叫出了聲音。

『滿足你的什麼慾望？』夏娃已捏手捏脚地走到了他的身邊。

『哦，你嚇了我一跳。』

『什麼慾望呢？』

『什麼慾望嗎？』腦中在急轉着。『沒有別的，只望你早些回來。』

『喔，別說得好聽了，不是爲了你不理不保我，我才去走走的嗎？』雖似在門口，媚笑却在她的臉上輕舞。

『沒有的事，我的好「肋骨」，』不覺脫口說出了心中所想的；一把拉了她來。

『你的「肋骨」？我不要，我不要；』一手按在他的肩頭，一手從他的肋骨那里慢慢地移上去，直移到他的頸項，便順手把它挽着，同時以他那依舊媚笑着的臉向他的兩眼注視着，

『你有這樣多的肋骨呢。』

『那末，那末，我的好心肝，』把自己的嘴唇凑到了她的嘴脣上去。

這天，又因爲沒有話說，淸坐着可不好受，夏娃便離開了亞當信步走着。她一邊走一邊自然還在沉思。她想他與她之間總有些逐漸生疏，逐漸不自然起來，這樣的在一起，還不如彼此分手好得多。

『然而分手後又怎樣呢』？她繼續着想。『他也一個人，我也一個人；那個別說已親嘗過那孤獨滋味的他不敢再去嘗試，就是我只想到它也就覺得有些心悸。……要是上帝當初多造了幾個男人就好了，甚至多幾個女人也好。』

她不覺已走到了那禁菓的前面。

『爲什麼伊甸園中的別的菓子都可以吃，惟獨這棵樹上的菓子就不可以吃呢？』她凝視了一回，又在對那禁菓致她的疑問。『旣然吃了，甚至摸了，要死，那末上帝爲什麼要叫它生在這園中呢？……至於死……』

『夏娃姊姊，』蛇因爲眼看伊甸園中一無變化，沉悶已極，盡力在想造成些什麼際遇；現在看到了夏娃的那種情形，便暗喜地走了來『你好？』

『誰是你的姊姊？』思路被間斷了，不免稍露着惱意。

『喔唷，這麼兒。呀，怎麼幾天不見，你竟變得這樣消瘦？劃一，亞當哥哥呢？你怎麼一個人在這里？』

『你看，嘮嘮叨叨地這樣一大串！』

『別發氣，好姊姊。哦，多美的菓子啊！』彷彿初見到似地驚歎着；『聽說上帝不准你們吃它們，是眞的嗎？他倒沒有禁我吃，』隨手摘了一個吃着。

已有些不耐煩的夏娃，今天受了蛇的一激，更是氣憤，便一句話都不說地摘了一個就吃。

她臨走還摘了一個給亞當。

亞當想吃了那菓子即使不能比現狀好些，至少也能壞些，於是也吃了。

上帝見到他所手創的亞當和夏娃竟背了他的禁令吃那禁菓，越發覺到他創造他們的無聊，並覺到創造宇宙全是多事。他想毀壞那一切，可是他又想毀壞它們也沒有什麼意思。

『啊，我眞不知要怎麼辦，眞不知要怎麼辦才好，』上帝終於只有這樣沉吟着。

途中

梁遇春

今天是個瀟洒的秋天，飄着霧雨，我坐在電車裏，看到沿途店裏的夥計們差不多都是懶洋洋地在那裏談天，看報，喝茶——喝茶的尤其多，因爲今天實在有點冷起來了。還有些只是倚着櫃頭，望望天色。總之粉紛擾擾的十里洋場頓然現出閒暇悠然的氣概，高樓大廈的商店好像都化做三間兩舍的隱廬，裏面那班平常替老板掙錢，向主顧陪笑的夥計們也居然感到了生活餘裕的樂處，正在拉開扯散地過日，彷彿全是古之隱君子了。路上的行人也只是稀稀的幾個，連坐在電車裏面上銀行去辦事的洋鬼子們也燃着煙斗，無聊賴地看報上的廣告，平時的燥氣全消，這大概是那件雨衣的効力罷！到了北站，換上去西鄉的公共汽車，雨中的秋之田野是別有一種風味的。外面的濛濛細雨是看不見的，看得見的只是車窗上不斷地來臨的小雨點，全河面上錯雜得可喜的纖纖雨脚。此外還有粉般的小雨點從破了的玻璃窗進來，棲止在我的臉上。我雖然有些寒戰，但是受了雨水的洗禮，精神變成格外地清醒。已攖世網，醉生夢死久矣的我眞不容易有這麼清醒，這麼氣爽。再看外面的景色，既沒有像春天那嬌豔

得使人們感到牠的不能久留，也不像冬天那樣樹枯草死，好似世界是快毀滅了，却只是靜默默地，一層輕輕的雨霧若隱若現地蓋着，把大地美化了許多，我不禁微吟着鄉前輩姜白石的詩句，眞是「人生難得秋前雨。」忽然想到今天早上她皺着眉頭說道：「這樣淒風苦雨的天氣，你也得跑那麼遠的路程，這眞可厭呀！」我暗暗地微笑。她那裏曉得我正在憑窗賞玩沿途的風光呢？她或者以爲我現在必定是哭喪着臉，像個到刑場的死囚，萬不會想到我正流連着這葉尙未凋，草已添黃的秋景。同情是難得的，就是錯誤的同情也是無妨，所以我就讓她老是這樣可憐着我的僕僕風塵罷；并且有時我有什麼逆意的事情，臉上露出不豫的顏色，可以借路中的辛苦來遮掩，免得她一再追究，最後說出眞話，使她憑添了無數的愁緒。

其實我是個最喜歡在十丈紅塵裏奔走道路的人。我現在每天在路上的時間差不多總在兩點鐘以上，這是已經有好幾月了，我却一點也不生厭，天天走上電車，老是好像開始蜜月旅行一樣。電車上和道路上的人們彼此多半是不相識的，所以大家都不大拿出假面孔來。比不得講堂裏，宴會上，衙門裏的人們那樣彼此拚命地一味敷衍。公園，影戲院，遊戲場，館子裏面的來客個個都是眉花眼笑的，最少也裝出那麼樣子，墓地，法庭，醫院，藥店的主顧全是眉頭皺了幾十紋的，這兩下都未免太單調了，使我們感到人世的平庸無味，車子裏面和路

上的人們却具有萬般色相，你坐在車裏，只要你睜大眼睛不停地觀察了卅分鐘，你差不多可以在所見的人們臉上看出人世一切的苦樂感覺同人心的種種情調。你坐在位子上默默地鑑賞，同車的客人們老實地讓你從他們的形色舉止上去推測他們的生平同當下的心境，外面的行人一一現你眼前，你儘可恣意地瞧着，他們并不會曉得。而且他們是這麼不斷地接連走過，你很可以拿他們來彼此比較，這種普通人的行列的確是比什麼賽會都有趣得多，路上源源不絕的行人可說是上帝設計的賽會，當然勝過了我們佳節時紅紅綠綠的玩意兒了。并且在路途中我們的心境是最宜於靜觀的，最能吸收外界的刺激的。我們通常總是有事幹，正經事也好，歪事也好，我們的注意免不了特別集中在一點上，只有路途中，尤其走熟了的長路，在未到目的地以前，我們的方寸是悠然的，不專注於一物，却是無所不留神的。在匆匆忙忙的一生裏，我們此時纔得好好地看一看人生的眞況。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說起，途中是認識人生最方便的地方。車中，船上同人行道可說是人生博覽會的三張入場劵，可惜許多人把牠們當做廢紙，空走了一生的路。我們有一句古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所謂行萬里路自然是指走遍名山大川，通都大邑，但是我覺換一個解釋也是可以。一條的路你來往走了幾萬遍，湊成了萬里這個數目，你眞用了你的眼睛，你就可以算是懂得人生的人了。俗語說

遣「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我們不幸未得入泮，只好多走些路，來見見世面罷！對於人生有了淸澈的觀照，世上的榮辱禍福不足以擾亂內心的恬靜，我們的心靈因此可以獲到永久的自由，可見個個的路都是到自由的路，幷不限於羅素先生所欽定的；所怕的就是面壁參禪，目不窺路的人們，他們自甘淪落，不肯上路，的確是無法可辦。讀書是間接地去了解人生，走路是直接地去了解人生，一落言詮，便非眞諦，所以我覺得萬卷書可以擱開不念，萬里路非放步走去不可。

了解自然，更是非走路不可。但是我覺得有意的旅行到不如通常的走路那樣能與自然更見親密。旅行的人們心中只惦着他的目的地，精神是緊張的，實在不宜於豁然地接受自然的美景。幷且天下的風光是活的，幷不拘拘於一谷一溪，一洞一岩，旅行的人們所看的却多半是這些名聞四海的死景，人人莫名其妙地照例贊美的勝地。旅行的人們也只得依樣葫蘆一番，做了萬古不移的傳統的奴隸。這又何苦呢？幷且只有自己發現出的美景對着我們纔會有貼心的親切感覺，纔會感動了整個心靈，而這些好景却大抵是得之偶然的，絕不能強求。所以有時因公外出，在火車中所瞥見的田舍風光會深印在我們的心坎裏，而花了盤川，告了病假去賞玩的名勝到只是如煙如霧地浮動在記憶的海裏。今年的春天同秋天，我都去了一趟杭

州，每天不是坐在划子裏聽着舟子的調度，就是跑山，馴地聆着車夫的命令，一本薄薄的指南隱隱地含有無上的威權，等到把所謂勝景一一領略過了，重上火車，我的心好似去了重担，當我再繼續過着我通常的器械生活，天天自由地東瞧西看，再也不怕受了舟子，車夫，遊侶的責備，再也沒有什麼應該非看不可的東西，我真快樂得幾乎發狂。西冷的景色自然是漸漸鐵面地就消失得無影無跡。可惜消失得太慢，起先還做了我幾個噩夢的背境。當我夢到無私的車夫，帶我走着崎嶇難行的寶石山或者光滑不能住足的往龍井的石路，不管我怎樣求免，總是要迫我去看煙霞洞的煙霞同龍井的龍角。謝謝上帝。西湖已經不再浮現在我的夢中了。而我生平所最賞心的許多美景是從到西鄉的公共汽車的玻璃窗得來的。我坐在車裏，任牠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跳盪，看着老看不完的十八世紀長篇小說，有時閉着書隨便望一望外面天氣，忽然覺得青翠迎人，遍地散着香花，晴天現出不可描摹的藍色。我頓然感到春天已到大地，這時我真是神魂飛在九霄雲外了。再去細看一下。好景早已過去。剩下的是閘北汚穢的街道，明天再走到原地，一切雖然仍舊，總覺得有所不足。與昨天是不同的，於是乎那天的景色永留在我的心裏。甜蜜的東西看得太久了也會厭煩，真真的好景都該這樣一瞬即逝，永不重來。婚姻制度的最大毛病也就是在於日夕聚首，將一切好處都因爲太熟而化成壞

處了。此外在熱狂的夏天，風雪載途的冬季我也常常出乎意料地獲到不可名言的妙境，滋潤着我的心田。會心不遠，眞是陸放翁所謂的「何處樓台無月明。」自己培養有一個易感的心境，那麽走路的確是了解自然的捷徑。

「行」不單是可以使我們淸澈地了解人生同自然，牠自身又是帶有詩意的，最浪漫不過的。雨雪霏霏，楊柳依依，這些境界只有行人纔有福享受的。許多奇情逸事也都是靠着幾個人的漫遊而產生的。西遊記，鏡花緣，老殘遊記，Cervantes的「吉訶德先生」(Don Quixote)，Swift的「海外軒渠錄」(Gulliver's Travels)。Bunyar的「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Cowper的「癡漢騎馬歌」(John Gilpin)，Dickens的Pickwick Papers，Byron的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Fielding的Joseph Andrews，Gogols的Dead Souls 等不可一世的傑作沒有一個不是以「行」爲骨子的，所說的全是途中的一切。我覺得文學的浪漫題材在愛情以外，就要數到「行」了。陸放翁是個豪爽不羈的詩人，而他最出色的傑作却是那些紀行的七言。我們隨便抄下兩首，來代我們說出「行」的浪漫性罷！

劍南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南定樓遇急雨

行遍梁州到益州，今年又作度瀘遊，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人語朱離逢峒獠，棹歌款乃下吳州，天涯住穩歸心懶，登覽茫然卻欲愁。

因為「行」是這麼會勾起含有詩意的情緒的，所以我們從「行」可以得到極愉快的精神快樂，因此「行」是解悶銷愁的最好法子，將瀕自殺的失戀人常常能夠從漫遊得到安慰，我們有時心境染了淒迷的色調，散步一下，也可以解去不少的憂愁。Howthorne 仝 Edgar allen poe 最愛描狀一個心裏感到空虛的悲哀的人不停地在城裏的各條街道上回複地走了又走，以冀對於心靈的饑餓能夠暫時地忘卻。Dostoivsky的「罪與罰」裏的Raskolnikov犯了殺人罪之後，也是無目的到處亂走，彷彿走了一下，會減輕了他心中的重壓。甚至於有些人對於「行」具有絕大的趣味，把別的趣味一齊壓下了，Stevenson的「流浪漢之歌」就表現出這樣的一個人物，他在最後一段裏說道：「財富我不要，希望，愛情，知己的朋友，我也不要；我所要的只是上面的青天同腳下的道路」。

Wealth I ask not, hope nor love,
Nor a friend to know me;

All I ask, the heaven above
And the road below me.

R. L. Stevenson

Walt Whitman 也是一個歌頌行路的詩人，他的「大路之歌」眞是「行」的絕妙讚美詩，我就引他開頭的雄渾詩句來做這段的結束罷！

Afoot and light-hearted I take to the open road,
Healthy, free, the world before me,
The long brown path before me leading wherever I choose.

walt whitmanissog of the open Road

我們從搖籃到墳墓也不過是一條道路，當我們正寢以前，我們可說是老在途中。途中自然有許多的苦辛，然而四圍的風光和同路的旅人都是極有趣的，値得我們跋涉這程路來細細地鑒賞。除開這條悠長的道路外，我們幷沒有別的目的地，走完了這段征程，我們也走出了這個世界，重回到起點的地方了。科學家說我們就歸於毀滅了，再也不能重走上這段路途，主張靈魂不滅的人們以爲來日方長，這條路我們還能夠一再重走了幾千萬遍。將來的事，誰去管牠，也許這條路有一天也歸於毀滅。我們還是今天有路今天走罷，最要緊的是不要閉着

眼睛，草草一生，始終沒有看到了世界。

十八，十一，五。

五月之晚

式微

玉君走進麗亞飯店，好像在深山裏發現了明光，她的心略略安定，在桌邊坐後，才回頭一望門外，却還不見珂君進來，她的兩手還微微的發着抖，她的心是微微的有點恐惱：『不要逃！不要逃！不要怕羞！』這兩句話還在她耳邊響着，嗡嗡地響着。

珂君進來了，面色也稍有點變。脫却大衣，便在玉君的對座椅上坐了。

『我的心與四肢還在發抖！』

『梅特林克是寫得不錯的！』（這是指梅特林克的見雷阿與梅李藏特的戲中梅李藏特發抖的那一次）

『你眞樂禍呵！』——『說了些什麼？』

『他去口口樓吃晚飯，我說口口樓的中國飯不好的，他問我去什麼地方，我說這時候當然是去吃飯麼！』珂君說：『他的樣子眞的有點無賴似的！』

『你聽到他的話麼？「不要逃，不要逃，不要怕羞」！』——『他在取笑我們呢！我本想立定下來，大聲地叱問他：「不逃怎麼樣？」但一想這種人何必再與他計較，算了罷，我便自顧前走了！』

『自然他是在取笑我們，他那說話的樣子也是無賴的！你不見麼？』

『我倒沒有注意，不過，你聽．那說話的口氣，也是無賴的腔調！』

『他要這樣再鬧，於他眞沒有好處。』玉君說。

『他簡直是沒有受過西方教育的樣子，他們自己才是那樣的，却也用那樣眼光來看我，我眞不計較，隨他們的便，去造謠，去駡我，我都不理。』珂君說。

『他們把我們看得變態了！』

隔日的早上，玉君收到一封從城裏轉來的信，是石君的：說探得她已搬了家，請把地址告訴他，要來看她一次，决不再談舊事，只把帶來的東西交給她。她決定不理會。

近晚五時光景，她正在客廳裏練琴，蕙姊姊來了，這是難得的客人，自從她搬進這屋子，珂君送了她來的那時直到現在，並沒一個客人來過，並且也曾囑託了房東．凡是有客來一概謝絕．只是珂君及蕙姊除外。

她領蕙姊上樓到她自己的房裏談了一陣，到六時光景，蕙姊辭了，她再三留她再坐一回，伊終於因爲家事要走了，送到門外，她還上樓來，還沒立定，房東C夫人的喊聲說是有客，她開出門去一看，是石君，立在樓梯角，她驚嚇的把門關上，大聲地說：『C夫人哪！請你叫他把東西留下，拿一張卡片結我，算了，我不願見客！』

『妹妹，你開開門，請相信我，請放心，我不侵犯你就是了，只把東西交給你！』嗡嗡地在門口說着一大堆求懇的話。

『玉小姐，你就見一見罷，他說要把東西交你！』玉君還沒有回答。門外又是嗡嗡地說着懇求的話。

玉君動怒了，拍的將門開直，立在門口說道：『你來做什麼的？』

『我，我——讓我進來罷！』石君進室，便把門關上。

『讓牠開着，讓牠開直！』玉君命令的說。

『我只有幾句話要說，請你放心，說完就走！』

『你上當了，你們吵架，珂君是不愛你的，我統知道，本來我是把你讓給了他的，但他欺侮你，所以我來要你還到我那裏，我不願，我不允許他欺侮你，只叫他愛你，與我的愛你

沒有兩樣，但他不愛你，欺侮你，我不允許！』——『你可知道不？珂君與波蘭女子去住旅館，不是紫玫街，是另外開旅館。還在□□飯店與波蘭女子一起在那裏吃飯。他用的是爺括地皮的錢，——我們是自用心力而生活的！』

『你以爲他有錢麼？他們窮得很，他近來也寫文，用自己的錢。』玉君說。

『用什麽名字，何必告訴你呢？』

『音樂我也歡喜，然而珂君他頂多學到能拉別人的曲子，他能作曲不？』

『隨便他與那一個女子去住旅館，我都不知道，我都不必管，你這種人還明白什麽呢？天下自有事實在，波蘭女子，不要弄錯了罷，南瓜籐搭到豆棚裏，所謂珂君的女友我個個都認識，波蘭女子者是珂君的一個男友的事罷，吃飯者有之，是珂君的男友邀去的！』玉君連說連笑。『他的音樂倒不錯，作曲，他正學和聲學呢，學得不錯！』

『那麽這事是弄錯了！』——『但是他們都說珂君不正經的，他將來會討小老婆的，與他爺一樣。』

『讓他幾十幾百的小老婆都不關我的事！』

『他們說你住在□村時，珂君天天晚到何處住夜，有人去問房東，她說你已幾天不還來

了！人家見你從珂君那裏還出是早上七時。』

『是的，我是這樣一個壞女子，所以你走你的罷，你不要再來纏我！』玉君說，又接下去道：

『你相信好了！你相信「姜太公的話，最毒婦人心，」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要再來纏我罷！』

『珂君不是愛處女麼？你一定對他說了許多謊話！』

『謊話？』——『我對珂君什麼都公開，他對我也一樣。謊話？你去問他罷，我對他說了什麼謊話？』

『我去見他，他不在呵！』

『老實告訴你罷，告訴了你，你不再會來纏我了，珂君與我是親密過的，只有那一晚，我們擁抱了的！』——『至於我你的關係，不必我說謊話，多謝你早已去信對他詳說了，這封信我也見到。』

『謊話！』——『不止那一次，你到現在說出來了？擁抱？你不羞麼？』

『有什麼羞呢？他愛我，我也愛他，有什麼羞呢！？』——『老實對你講，我已把你看透了，你走你的罷，珂君再不是那樣不超脫的！呀喲！又何必對你說呢？』玉君想到石君不守

約，過分的侵犯她的肉體的往事，以爲這樣做時，珂君不再會愛她了，他以爲珂君與他一樣的崇拜貞操的。想到這些她忿怒了。

『話已夠了，你可以走了罷!?』玉君叱說：『告訴你，現在我絲毫不愛你，已不愛你，你們去罵，去出專號，我倒還佩服你們行爲一致到底，此刻來向我懇求討情，我只有卑視!』

『唉!你是受包圍了!』

『我背後沒有狐羣狗黨!』

『你現在如與我結婚，就是有過誤，也可抹飾掉了!你是勇敢的偉大的!』

『我不要偉大，也不要勇敢，我願意渺小，我不願抹飾過誤?過誤?哼!』玉君冷笑了。

『我勸你好走了罷，留一點詩意，我對你說，人間的感情，不過是一種好與壞的堆積及比較，一到太過意不去的時候，就是親子之情，也不能再免強。』

『我有什麼使你太過意不去了?我作了什麼罪惡?』

『你們自己明白，何必再說呢?』——『算了罷!』

『又是人家說的話?』

『人家?人家?』——『我不理會人家!總之一句，你們訣絕過我了，我收受訣絕，我也

訣絕你們！你是不愛我的，你親口對我的假姊說，還是誑話麼？』

『我認罪！我認罪！說那些話是不得已呵，都是假的，都爲試驗你而不得不那樣說的！』

『人是有血肉感情及人格的，我又不是一樣化學品，好給化學師實驗的！試驗的結果怎樣呢？勝利了罷：我愛他，他愛我，有什麽呢！你們得意了罷！？』

『妹妹，你眞變了，你變得那樣潑辣了！』

『事有所必然，理有所必至！我現在還沒有工夫理會那些，等我一二年後略有空閒，我着實還要一件一件地罵起來咧！那才是罵人家的罵咧！』

『你的面色都不好，你瘦了！』靜默了一歇，石君說。

『是的，不得意呵？』

『我呢？』

『你很好，像委員大老爺的樣子！』——『眞的，你何必出來呢？好好的在做事情，又是那樣好地方，又有林女士，她安慰你，哦！滬杭的二等車坐坐，看看風景。才適意呢！出來了做工作，天曉得！』——『你與林女士結婚，我就佩服你了！』

『伊是老太婆，誰去與伊結婚？』

『老太婆不是比老小姐三字更刻薄麼？但我是兩性的，也不能結婚呢！』玉君說完冷笑。

『到底珂君待你好不？說句眞心話！』

『眞的話，眞心的話：珂君對我好的，很好的！』玉君嚴厲正色的說：『現在你可以走了，你要知道的已經知道了！再不走，我要叫女房東了！』——『眞是很奇怪，隨便你怎樣說，我一點好感都沒有！』

『一句話：『你要記着；我是永遠愛你的，現在珂君就是愛你，你保得定他一輩子愛你麼？我是永遠愛你的，有一朝珂君不要你了，你可到我那裏來！』

『永遠！求遠？我聽得多了！』——『夠了！夠了！』

『以前的說不愛你都是假的，現在高先生他們都同情了，說我是可憐的，明白我的苦心了，知道珂君是用手段的！我出來的時候還問金先生，他說你出去好了，說你一時大概還不至於與珂君結婚！』

玉君大笑了，她想到石君竟想利用了高先生的名義來騙她，高先生是玉君所敬愛的師友，她最肯聽他的話。石君才這樣說的罷？却不知道高先生對玉君的友誼是仍舊很好的。

『金先生是與你滑稽滑稽的！』

『那麼你是一定要與珂君結婚的了？』

『不關你的事，也許。照你們說來，不是我們已結婚了麼？在口村珂君天天來我處過夜的，不是已經結婚了麼？』——『你的東西拏還去，我不收受的，就是強要放在這裏，我明天仍要送交人轉還你的。你是高雅的，我是下流女子，走罷，你不要再來了！』

『有一句話你要記着，我是永遠愛你的！請你答允我一個要求，在文字上安慰我？常常給我信。』——『珂君雖然是勝利了，但我永遠看不起他，永遠看不起他！』

『我沒有那些工夫。你知道我是死去過再活的人，我脾氣都變了，我的脾氣最壞的，什麼做美寫情書之類我都不會的了，而且我是一個不正經的女子，我勸你再不要有什麼念頭要與我交際，於你沒有好處。』

這時已八點鐘了，出得大門，玉君便自急速地去吃晚飯。『我要下鄉去了！再見呵！再見呵！』石君說。

玉君理也不理，自去了，她走到B夫人家，幾個同桌吃飯的中國學生都已吃完了，本來照常是七時半晚飯，這一天因爲那幾個中國學生要去看戲，特別提早了飯時，B夫人很奇怪她何以到了此刻才來？但拏着一份他們吃剩的東西給她，可是玉君爲懊惱所擾，一點也吃不

下。

夕陽從靑籐棚上斜照在飯桌上，高淡的奇麗的法國特有的雲霞輭輭的躺在碧空。她無心賞觀，草草的吃完，便辭了B夫人，他的耳際還響着石君的話，他的心腦裏滿着種種的感想。

一個人在愛情裏眞會發昏，她想，石君也是很自尊的，然而在她之前，他的生命好似不存在的！

人生是渺小的，然而人的感情却有着極大的權力：愛情也可以製造的，可是在玉君對於石君那是已經如水東流，不復能西歸了！其實石君現在對她的是否眞是愛？也是不可知，人間感情上的事是不過如此：玉君不再想到石君了，因爲石君所給於她的好感已經被惡感所超過，或者那些好感，在玉君方面已給了過量的報酬了；大概石君還沒有報酬相抵於玉君給她的好感，就是說玉君給他的好感還未被惡感所遮末。所以石君還要眷戀她？

感情上的一切本來談不到報酬，不過人在無形中自有心構，在那裏稱好感與惡感的堆積，是無形中的，人自己也都不能了然的。玉君自己也不了然何以對石君眞的一點同感都沒有，他對她說了許多好話，她只覺得統是虛僞而可笑的，她發現這是一個原因，就是她待石

君已盡過心，已緣了的了。

她想到『□村過夜，七時從珂君處出來？』眞是怎樣渾蛋的話？她耐不住幾句要罵了出來，但是她想，又何必呢？我們都並不看重貞操，就是有那樣的事也不要緊，只叫我們自己是負責的，何況我們並沒有那樣的事！事實終歸是事實！

世上的人統不理解我們也不要緊，我們就自己理解好了，況且還不至於沒有人理解我們呢！不理解的人是不必向他們去求理解的，理解的人是自能理解的，想到這裏她心頭輕鬆了，嘆了一口長氣。

她也不能自知，何以她對石君竟一點依戀都沒有了？珂君與她也曾有一個時間很隔膜的，去年的現在，珂君與她間還一點交際都沒有，彼此訣絕着的，然而他們倆還復好感，比先前更好了，以全個信心及生命致獻於忠信的友人！

感情上的一切眞難以言說，是這樣的：她與珂君的訣絕是陡然的，訣絕是不出於彼此的自願的，而石君却不同，石君與玉君彼此訣絕後，他們彼此在那裏分析反觀各人的缺點及作的惡誤，至少在玉君是曾用過了一番研究工夫的了，她有理知，她有了審決，感情是完全破裂了，永遠的永遠的不能再彌補起來了。

一九二九，六，三，晚完。

讀了『初夜權』之後

鄭師許

馥泉兄賜鑒：賜下初夜權，經已拜讀乙過，覺得這個問題，凡是研究民族史生殖崇拜思想發生史民俗學考古學的人，都有討論研究之必要，已將此意轉告中山大學風俗研究會主持諸君，如能出一專號，爲公開的研究，未始非學術上一種很有意義的工作。關於原書作家問題，弟亦懷疑卽是序者廢姓外骨，此點與尊意相同。關於粤東方面初夜權的風俗，可零零碎碎告訴足下。(一)八年前有一天與浙東人梁念萱君（前浦東中學國文教員）談及這個問題，他說有一本筆記，(大約在筆記小說大觀裏，但忘其名)。說廣東女子的處女膜部都有瘋性，做父母的人恐怕這種瘋性對於女壻有不利，所以在迎親之前，必雇鄉中無賴爲之執行初夜，謂之賣瘋，往往可出重價等語。當時梁君說完，帶有一種嘲諷口吻。弟當時不暇考證，只大略解釋『賣瘋』二字的誤會。因爲廣東地處南海，濕熱交蒸，有一種痲瘋之症，痲瘋卽古所謂大癩，係一種帶有梅毒性之傳染病，如果父母染有此疾，其子女必遺傳有此種惡疾，其痛苦異常，往往於夜靜更闌，候於鄉中要道，勾引客途孤寂之男子，將這種痲瘋轉給該男子身

上，俗名『賣瘋』，無重價出賣，亦與處女膜的初夜執行，截爲兩事，恐怕該筆記作者傳聞失實，誤爲此言。當時弟未閱讀該筆記書，實屬異常魯莽，兄可否找該書一查。(二)民俗某期(似爲故事專號)有一故事，說有姊弟二人，路經某處，弟先姊後，離十餘丈遠，其前大樹下有一賣瘋婦，強姦其弟，姊遙見之，情急異常，念祖宗血食，乃急前行，強迫其弟與之性交，以便將其瘋毒，吸收淨盡，因處女膜有此本領也。此文記憶不清，請兄一查該誌。(三)廣州人對於處女膜之崇拜，極其厲害，所以有『食猪』風俗。猪與朱同音，即是執行初夜的血蹟之謂。凡女子出嫁，是晚即由夫婿執行，次晨拿到家廟(即祖宗神堂)在全族人面前，公開檢驗，如確有處女血蹟，即由男家送上燒猪四五頭給其岳父母分餉女家全族，視爲極體面之事。如果該女子偶不留意，以前已和別人發生性交，那天男女兩家大起爭論，將該女子送回母家，索回茶禮，俗話叫做『無猪食』，鄰里不齒。有因年少時勞働過甚，或自高跌下，以至處膜破裂，蒙不白之寃，亦往往有的。近年以來，多由西醫檢驗，在報紙上發表，亦常有其事。(四)如初夜權所講由父母或親屬執行初夜權，在廣東已無所聞，大約進化已久，已逐漸脫離初民儀式呢？以上各點，是弟所能供給足下的。如能於再版時，印入跋尾，或可引起他人發表意見。

弟鄭政許十一月四日。

中華郵政局立券的報紙

語絲

第五卷
第三十六期

他們的口號

目　次

自序

啞鐘的破碎

蛻化

寒宵

秋之汐

李守章著　　實價七角半

作者說『空喊着未來的口號，而忘掉現實，是空想的革命底浪漫主義。』所以作者是一面注重文學的技巧，一面又是忠於眞實的。他在本書的四篇小說中，深刻地表現着許多的跋涉者，爲了醉心於他們的信仰掙扎着，有的從長梯上失墜了，有的在長途裏落後起來，有力的還在繼續跋涉。是表現時代的傑作！是革命文學的希有的成功作品！

民間童話集

民間文藝是民衆眞情的流露，是不加藻飾的樸素的作品，全世界偉大的詩歌，偉大的小說戲曲，具有不朽價值者，大都是取材於它的。這個寶藏，在中國還很少人去開掘。今關于故事一部份經林蘭搜輯後，蔚爲巨觀，已出版者有下列十種，不獨是研究民俗學者的祕寶，凡欣賞文藝，關心民衆教育及民衆文學的，都不會輕忽看過的。

（如購全部）（照價七五折）

書名	實價
呆女婿故事	實價四角半
新仔婿故事	實價四角
巧舌婦故事	實價四角
列代名人趣事	實價四角
徐文長故事集	實價四角
民間趣事新集（上）	實價四角
民間趣事新集（中）	實價四角
民間趣事新集（下）	實價四角
呂洞賓故事	實價三角
朱元璋故事	實價三角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語絲　第五卷，第三六期

美學：表現的科學

Benedetto Croce著
林語堂譯

"Die Aesthetik als Wissenschaft des Ausdrucks"

一，論藝術標準與材料選擇

因此之故一切探討藝術的目標或是作用都是無意義的，倘是將藝術當藝術論：因為立一目標，就含有選擇意義，這又是陷了與那種主張藝術的內容，須經選擇的學說相同的錯誤，而略變形式而已。凡言對於印象Eindruecke及感想施行選擇，就已假定這些印象與感想，已成了表現 Ausdruecke：因為在流動的未成現實的之中，無從施行選擇。選擇就是指意志作用，要這個，不要那個；而要供去取之時『這個』與『那個』須先在我們目前表現出來。實際的(選擇)之來在於理論的（心中所已表現）之後，非在理論的之前：表現是自由的神感。

事實上藝術家於一天自覺有某種題材胚胎胸中，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只感覺產期將至，卻也不能作主。縱使藝術家要與天然之衝動相背而馳，縱使他要自由審擇材料、縱使他天生是一個香豔詩人(Anakreon即咏酒色的詩人)，卻決意要去吟詠Atriden與Herades(即歌頌武功)，將見曲調全非，扞格不入，自覺其誤：因爲他將發覺所吟唱者仍是Venus與Amor(即戀愛)，雖極力與此衝動制抗，終也無補於事。

二，論藝術在實際上的不負責

所以題材或是內容不得在實際的或是倫理的觀點有所褒貶。在藝術批評家說某種題材「選得不好」時，若非此語全無意義，便實際上並非嘗議『題目的選錯』(這便成一句荒謬話)乃是嘗議他處置排比這題目的方法，是嘗議那不成功的表現，因爲含有扞格不順之處。倘使同此批評家對於一些藝術上認爲無疵的作品，還要表示不滿於其題目或其內容，斥爲不合藝術；那末，如果其表現委實無疵，只好勸告那些批評家，別來干涉藝術家，因爲藝術家所能受的神感，也只能憑着所得印象爲限，只好請批評家去改造那環圍藝術家的自然或社會，使

他們不至於再得這種印象。一切醜惡能從世上消滅時，一個天下有道福樂的國度能建立時，藝術家也就無壞的與絕望的情感，可以表現，而自身安心樂業於昇平世界，做太平天下的善民了。但是醜惡，悲愁，恥辱之事一天在環繞逼迫藝術家，這類的表現也就一天不能停止，一旦發爲文章，評論那事實是非都已無補於事了。我們此地所講，是純由美學上的觀點，尤其是從純粹的美學上的批評觀點而言。

我們此地姑且不講專重題目的選擇的批評家，給與藝術的害處，這害處一半由於在藝術家心目中引起的偏見，一半由於所引起創作的衝動與批評的要求中的衝突。自然，却也有時主張選擇的批評家，似乎也有益處，幫助藝術家有自知之明，能認淸眞正自己的印象，及自己的神感，覺悟時代與自己天性所指定的工作。但是就使在這種有益之時，主張選擇的批評家，也不過是贊助已經隱伏的表現，使能形成而已。他自以爲是母親，其實不過是產婆而已。

三，論藝術的獨立之不可能

內容選擇，使『藝術獨立』論可以成立，也是『爲藝術而藝術』那句格言的唯一合理的意義。藝術是獨立的，不但對於科學，並且對於物用與道德都是如此。大家不必因此掛慮，怕浮豔或是沉晦的藝術，從此得了護符。因爲眞正浮豔與沉晦的，都是未嘗得到滿意充分的表現所致：浮豔與沉晦都是體裁(美的表現)的結果；是由於材料的操縱未能自如，非由於材料的物質上的美惡不同。

(以上節譯原書第六章)

四，論藝術的特徵

常人每好臚舉藝術的特徵。從我們已經討論的結果，關於此點，我們已經承認藝術的功用是精神的活動，又是理論的活動，又是特殊的理論的活動(即觀感的或是直覺的活動)。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承認，所有那些種種繁複褒貶美術的名詞，唯一的意義，也無過是把美學上的功用的，類統的，特殊的，及個別的，徵象重述一遍。屬於第一種的(即類統的)徵象，(或是更好說那些同義字)上文已經說到，如『純一』『一貫』以及『簡單』『卓異』等等是；屬於第二類的，如『得眞』『清晰』等是；屬於第三類的，如『生氣』，『活潑』『靈動』『具體』『箇別』——特

性』是。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同樣的名詞，但是這些在學術上都未能發明新義。對於表現自身的分析，已於上文被我們搜盡無遺了。

五，論表現並無分類

但是從另一方面講，我們還應該討論表現有無不同的種類或程度的問題。因為我們在普通精神的活動，已經分為二層，每層中又各分為二，所以沒有什麼邏輯上的理由，何以不可於美學上的活動中，即於表現中，也分出二類。

沒有什麼邏輯上的理由——所以這發問是應該的。但是問題的答案是：並沒有這種分類。這是一種自省及自覺的問題。我們無論如何窮究屬於美學上的進行程序，也永遠未能發見這些進行程序中有何理論上的不同，更不能將這美學上的程序分出第一第二兩層。

這個便就是說，表現的分類是不可能的。有多少表現現象就是多少個別物，除了都是表現以外，沒有一樣相同。且借用一句學堂裏的話，我們可以說，表現是一種不能同時成為統類(Genus)的一種分系(Spezies)。

表現或是其內容是絕對不同的；每個內容，都是與其餘一切的不同，因為生活中沒有兩見的事；由於這內容的繼續不停的轉變，美學上的表現也隨而迥別，所謂表現也不過是印象的美學上的結合而已。

六，論翻譯之不可能

由此還可得一種結論，就是翻譯之不可能；如果所謂翻譯，竟然是指可以把一種表現（即辭句）翻成他種表現（辭句），猶如將一瓶中的流質倒注於他瓶。我們可以將已經賦有美學上的體裁，再作論理上的闡揚發揮；但是我們不能將已有美學上的體裁的，化為另一同樣美學上的體裁。所以凡翻譯，不是遜弱，就是失真；表現只有一個，就是原文的，那另一個總有多少遺憾，就是不是真正的表現；不然便是另造一個新的表現，把原有的表現與譯者自己的辭句溶為一爐；如此就的確有兩個表現，但是這兩個的內容卻不相同。『求雅而失信，求信而失雅』正是譯者所處的難境。凡非美的翻譯，如字字對譯，句句對譯，及辭費冗長的譯文，只能算做原文的註疏。

七，對於修辭學統類的批評

那個要將表現體裁分類的學說，在文學上，稱之爲『修辭學或修辭學統類論』(Theoric des Schmucks oder der rhetorischen Kategorien) 但是不僅文章而已，在別種的藝術上，也曾立了這種的分類；就如於圖畫及雕刻，也有所謂『寫實的』及『象徵的』體裁。

所有這些區別，如『寫實的』與『象徵的』，『典雅的』與『粗陋的』，『客觀的』與『主觀的』，『古典的』與『浪漫的』，『質直的』與『華麗的』，『如字解的』與『譬況的』，以及譬況之十四分類及一切的『文章筆法』，以至於『贅詞』(Pleonismus)，『減字』(Ellipse)，『倒置』(Inversion)，『重疊』(Widerholung)，『同義字』(Synonymew)。『同音字』(Homongmen)等等名稱，在美學上及美學的批評上的學術價值是等於零，是絕對消極的。這些名詞中，這些區別中，沒有一種可以找到一個相當的美學上的界說。所有人家想替他定下的界說，不是顯見得不通，就是空洞無物。可以代表這種界說的，如最普通的『譬況』(Metapher)的界說，叫做『用來代替此地本來應用的一個字』。好，既有了那別的本來應用的別字，爲什麼人家偏要拿

那不對的字來用呢？既然有更短更好的路可走，爲什麼人家偏要走那條更長更繞蹊的路呢？也許此地本來應用的字實在並非應用，而那『譬況之詞』，才是正經應用的，與那別字原有分別。其餘一切的統類名稱，都是如此，例如那普通名詞叫做『修辭的潤飾』。我們可以質問，這個潤飾與那表現（所潤飾之語）有什麼關係呢？或者是外表的關係，那末就實不相蒙，與那表現是永遠分離的。內涵的罷？那末，或者其作用不在表現，而只傷損了表現；不然就是成爲表現之一部分，既是表現之部分，就是表現自身之一要素，不得與其他分子區別，而又非僅僅爲文字上的『潤飾』而已。

以上所講的名詞，除了在我們初聽見這些名詞的學堂課室外，普通一定沒人使用——或者只是牽強附會，不得要領將他用在美學的精細討論，或者只是當開玩笑，或含謔意——不然就是1.用做表示美學概念的同義字或通用詞語，2.用來表示反美學的，3.用來表示純粹邏輯上的意義：全非指其最重要的美學上的或文學上的意義。

八，統類名稱所表示美學上的程序

表現的體裁並無分類；但是我們可以分出成功的表現，與半成功或失敗的表現，分出完成的與未完成的，沉著雅健的與未臻絕境的。以上所提起的及同類的字，常有人用來表示成功的，及各種不成功的表現體裁。但是這種用法全屬武斷而又參差不齊，因爲常看見同一個字，有時用來稱贊成功的表現，有時又用來表示做不成功的作品。

請舉一個例。有時一人立在兩張畫圖之前，一張全然看不出什麽得意得神之筆，只是呆板的白描自然景物，另一張圖，果然氣韻生動，但是所畫並非世上所有事物；有時這位先生要稱第一張圖爲『寫實的』第二張圖爲『象徵的』。反而言之，一人可以稱一張極有神氣日常生活的圖畫爲『寫實的』，而稱另一張表示毫無生氣的寓言畫爲『象徵的』。這字『象徵的』在第一個例是指『藝術的』，在第二個例，是指『不藝術的』，這是顯而易見的。『寫實的』在第一個例，也是指『不藝術的』，在第二個例，是指『不藝術的』。所奇者，果有一種人『像煞有個事』的要同人強辯，說眞的藝術的體裁是象徵派，而寫實派是不藝術的，一面又有一些人，同樣的熱烈主張，唯有寫實派是藝術的，象徵派才是不藝術的。我們不得不依各方所指的意義，認爲兩方都是有理。

關於『古典派』與『浪漫派』的大辯論，也常是只在這雙關字義上盤纏。有時人家用『古典

派』來表示藝術上完成的，用『浪漫派』來表示配合不當而不完成的作品；有時又用『古典派』來表示無生氣及矯飾的作品，而以『浪漫派』來表示自然生動靈活精力彌滿的作品。

『作風』(Stil)一字也是這樣雜用。有時人家說，每個作家應有自己的作風；照這樣講，所謂『作風』實等於表現的形式。有時人家又說律例書或數學教科書的體裁『質直無文』(Stil-os)；這便又陷入一種錯誤，把表現分為二種，潤飾的與不潤飾的。倘使『作風』只等於形式(Form)，那末，就使律例書及數學教科書也有他的『作風』。有時甚至聽見批評家譬議某人，說他過於矯飾作態(Stilisieren)，說他過於修飾(in stil machen)。這所謂『Stil』顯然不是指普通的體式，又不是指一種特殊的體式，而只是指華而不實的堆砌字句，只是指不藝術的一特種形式。……

九，論塾師啓蒙的修辭學

有些人承認這些修辭學名詞的不妥，但是還要保留一樣，就是這些名詞在塾師啓蒙教授文學時的用處。我們自認不[illegible]白，何以誤解與錯亂能幫助頭腦清晰思路通達，或是何以這

樣把學科的原則，顛倒錯亂，有何用處。話雖如此，這個問題，無妨留給教育家去解決。可是在學堂裏，還有另一理由，不得不提到這些修辭學名稱，就是可以叫學生把他們拋棄。倘使我們不時刻向這些過去的錯誤挑戰，我們不會容易避去這些錯誤，也就不能保存眞理，使常新鮮靈動。倘是我們不談到這些名詞，並附以相當的批評，就這些名詞未能絕跡，就如現在已被一些文字學家認爲新的「心理學的」發明。

一〇，論表現之相彷彿

依上文說來，我們彷彿有意抹殺一些表現(藝術作品)的互相類似處。自然藝術作品有相類似之處，正猶如個人與個人也有類似之點，不過這些類似之點，萬萬不能用抽象的界說包括起來。這種近似之點，並與意象上的同異區別無干。這些不過是常人所謂同一家人相貌的相似，所以互相彷彿，是起因於那些作品形成時同處有相似的歷史背景，或者起因於這些作品的作者靈性上的相近。

一一，論繙譯的比較可能

因爲有這些類似之點，所以繙譯是相對的可能的。這並不是說能把原文複製出來（Reproduction)（因爲這是永遠辦不到的），但是算爲創製（Production）一種新的，與原文多少相似的，表現。好的繙譯，只能算爲庶幾的嘗試，自有他藝術作品獨立的價値，而可以獨立存在。

（以上節譯原書第九章）

一二，論『美』爲表現的價値或即是表現自身

關於美學上，及知識上倫理上經濟上的價値高下，常人談話中，每用種種名詞，如『美麗』『得眞』『佳好』『有益』『適當』『公正』『準確』及相反的字如『醜惡』『失實』『無益』『有害』『不妥』『不確』『不精』等。在平常說話用來，這些名詞的用法，漫無界限，或指此類，或指彼類的程序。比方『美』字不但用來表示一種成功的表現，並且用來表示學術上的眞理，以及倫理上的行爲，甚至於指有益的行爲，或者直指凡使身心暢快的事物；所以我們也用『精神的

美」『倫理的美』『肉感的美』(Gestig schoen, sittlich schoen, sinnlich schoen)。有多少哲學家，尤其是有多少美學家，想要窮求這些至複雜用法的究竟，只弄得目眩頭昏，因爲他們自然陷入於這荊棘蔽徑，無路可通的『詞林』裏的迷途。我們在上文中，極力避免用這『美』字來表示成功的表現。現在已經經過詳細的聲明，沒有誤會的危險，而且在另一方面明明白白的叫我們認識，在普通用法及哲學用法，都是傾於將這『美』字的用法，限於『美學上的價值』，所以我們可以下一界說，說美就是成功的表現，或簡單說，就是表現，因爲未成功的表現，本來算不得爲表現。

(以上節譯原書第十章)

O.Henry的短篇小說

大杰

一

生前被人稱爲「美國的莫泊桑」(Yankee Manpassant)到死後幾年才暴露他的眞名(W. S. Porter)的短篇小說家哦亨利(O. Henry)不僅在美國的文壇，佔有獨特的地位，就是在世界文藝的舞台上，他也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數年前美國文藝雜編的世界書報評論社(The

Literary Digest International Book review.）用讀者投票的辦法，將全世界自一九〇〇年來的作品，交讀者自由判斷，選出最著名的十種。投票者計有世界書報評論社的讀者一千七百五十三人，結果威爾士以歷史大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得五六三票而列第一，哦亨利以短篇小說得二八六票而得到世界十大作家的第七名，如蕭伯納，如佛朗士，如鄧南遮，……等等都失敗了。我們雖不能用這種統計，來決定一個作家在這個時代是如何地受一般人注意的事，我們不是因此就可以知道了嗎？至少，是可以代表美國青年的心理罷。

『在全英語界，承認哦亨利是近代小說中一個最偉大的作家的時代來了。』Canada的作家兼批評字的S. Leacock氏，在文藝論集裏（Essays and Literary Studies），對於哦亨利可驚的天才，這樣推獎而驚歎地說。就是史米司（Alphons Smith）也說過哦亨利比起伊爾文(Irving），比起亞倫坡（poe）比起哈特（Bret Harte）來，在美國的文壇上，佔有獨特的地位。伊爾文是以浪漫主義的手筆，對於口碑傳說，吹入以新的生命，亞倫坡以他驚人的奇才，確定他短篇作家的地位，哈特是以方言，使他的作品，生出濃厚的地方色彩來，哦亨利呢！是超越時間與地方，在他的短篇裏，深刻而又眞實地表現出不變不死的最普遍的人間

性。

就是在作品的形式上說，與他們也有不同之點，通觀他的全集十三卷，沒有一個長篇，亞倫坡是有詩的，霍桑是有長篇的。在美國的作家中，像哦亨利完全盡力於短篇的作家，恐怕只有A. Bierce，然而他不過是一個浪漫的怪異的作者，從Popularity說來，到底沒有誰比得上哦亨利的罷。

在哦亨利的作品裏，如初期的"The Duplicity of Hargraves" "Roads of desting"，也是一萬字以上，然而他最好的東西，還是兩三千字的短篇。這些最短的東西，雖說都是他為報紙的星期副刊寫的，可是可以說這都是最上的形式最高的文學本能的傑作。在最短的篇幅裏，比旁人數百頁的長篇，他更能將人生，社會，愛情種種的醜惡，虛僞，怪異的場面，滑稽而又嚴肅，嘻笑而又印象深的描寫得淋漓盡致了。他那種緊張，他作品裏所特有的那種最後的緊張，與讀名家的長篇大作同樣，能引起讀者強烈的興奮或是刺激。

本來，短篇小說這東西，在美國的文學史上，是放着異樣的光彩的。由亞倫坡，霍桑以來，經過哈特(Bret Harte)到傑克·倫敦，哦亨利，可以說是由開花結實而到了紅熟的時期了。尤其是以短篇小說終始的哦亨利，脫了以前諸作家的傳統，而獨成一格。他的短篇，說

是代表一九〇〇年代的有永久性的藝術的事，也不是無理罷。

有人說，專做短篇，是不能顯出藝術的偉大來的，莫泊桑罷，然而他有許多極好的長篇，契訶夫罷，他也有許多有名的戲劇。威爾士也說，「短篇乃是青年人做的事。」這些話雖說有相當的道理，不過短篇仍有牠特有的好處，也仍有牠特有的藝術。要寫短篇小說易，要寫好短篇小說難，在長篇裏，可自由自在地表現作家的精力與技能，因內容複雜的關係，也容易打動讀者的心，要在寥寥兩三千字裏，要把怒罵嘻笑哀樂仇恨人生各方面的感情，各方面的爭鬭，用極精巧極動人極緊張的筆寫得非常動人的事，不是很難嗎？中國五古七古容易做好，絕句難精的事，不是個明顯的例嗎？可是哦亨利就有這驚人的能力，在兩三千字，盡量地表現他的天才了。

看了他的二十年後罷，（After twenty years），那是一篇長不過兩千字的小說。我讀了以後，爲他這種構想法驚奇了。『是這樣寫的嗎？』我不禁叫喊起來。然而他在這一篇裏，給我追懷主人翁的過去和設想他未來的餘味，是非常濃厚的。二十年的人生，也是一個相當的長期罷，若是借着佛勞貝爾寫馬丹波哇利的手法來寫的時候，誰知道要寫成幾千百萬字呢？在哦亨利的兩千字裏，我們知道那兩個男子，在社會中二十年是過着如何的生活。把

尋求富貴，把尋求功名，都當做一個夢，一筆鈎銷了。結局的那個急變，使讀者啞然緊張同時也可以看出作者當時也是如何地在那一點着力的了。

這個結尾的急變，一般人都認爲是哦亨利短篇中的一個特色，稱爲"Surprise," "a quick turn," "unexpectedness" 已能使讀者有時微笑，有時下淚的強烈的力量。如二十年後裏那個朋友的被捕，如最後的落葉裏那個老畫家的死，如義賊裏那個假醫生的慷慨，都明顯地有力地現出這個急變 (a quick turn) 來。有些批評家，說他這種技巧，不過是一種手術，是一種戲劇的效果，放在小說裏，來這樣非難他的。然而有些人特別讚美他，說這正是他成爲短篇作家的一個特點。如 Leacock 氏，如 Smith 氏，就都是讚賞不置的呀！

在他的短篇裏，還有一個不得不注意的特點，就是他的文體。我覺得他的文體，是以寫Essay的筆法，去寫小說的。無論那個字，都用得精到，簡潔。在他每一篇裏，我們都可看出他用字時候的苦心。近代作家中，H. James的用字用語，世人評爲是過加雕琢(Fastidioms)的作家：我想，哦亨利在這一點，恐也怕不弱於傑姆士罷。無論一句什麼樣的粗話，一件什麼樣的粗事，一到他那靈活的筆尖上，就現出潑刺的生氣。在他的筆下，無數的俚語 (Slang) 的自由使用，使他的作品，更現出自然的活潑潑的生氣來。關於這一點，他的藝術是完全脫

了古人的傳統，不許旁人模倣的而自成一家。後來因爲有人非難他用俚語寫小說，到了晚年，他決計不用俚語而執筆了，可是因無情的死神，使他未完的原稿埋在桌上的塵埃中了。全集中有夢（The dream）的斷篇，就是這未寫完的遺稿。總之，十五歲就沒有進學校，中年爲生活壓迫奔走各處的他，竟能寫出那樣的文章來，不是很可驚歎嗎？

他並不像某種作家，專在字句上用雕琢的工夫，他是依着精巧適當簡潔的英語，對於什麼事都有一種巧妙的敍述，在文句的背後，藏有驚人的想像力和對於人間性深深的洞察與同情。在他的筆下，有各種各樣的人生，有各種各樣的社會，這種人生，這種社會，在湯麥司·哈代的短篇裏，是找不到一個這樣的場面的。有的是做過去的美夢的官僚。有的是威風凜凜的傘人家的小姐做自己老婆的車夫，有的是可憐的書記，有的是奇怪的工人，有的是怪模怪樣的警察，有的是不三不四的畫家，有的是漂亮的女店員，有的是竊盜兼來的博士，……這種材料，這種正是近代人，近代生活底下的各種好材料，都在哦亨利的筆下表現了。我覺得這才是適合這個時代適合這個社會的作家。日本一個教授說，在最近十年來的日本短篇界，像在美國同樣，都有哦亨利的靈魂的出沒。關於這一點，正像明治文學對於莫泊桑的關係同樣。在明治文學史上，無論善惡，田山花袋的棉被，岩野泡鳴的耽溺及其他作家的長

短篇，多少受了莫泊桑的影響的事是無疑的，多少可以說受了莫泊桑代表的法國自然主義文學的感化。與這種刺激影響同樣，哦亨利在日本最近的文壇，也投有多少的暗影了。中國的文壇，不僅談不到什麼影響，他的作品譯到中國去的，有幾篇呢？（新月上面有胡適之譯的一篇戒酒，長風上面，有楊毓溥譯的最後的落葉）。或者因為我長在國外，和國內的出版界接觸的機會太少，沒有注意到罷。但是無論如何，哦亨利與中國文壇沒有發生絲毫關係的事，想不是過甚其辭。

雖然在他的文章裏，充滿了Humor，然而他不單是一個普通的Humorist。他是Humorist以上的藝術家，與能寫好的burlesque，能寫好的喜劇，能寫好的romance，能寫好的domes—ticales 同樣，在他的humor的筆下，滿了深的神祕，深的悲哀，深的人間苦，同時還可看出一種Humor的嚴肅來。如運命之路(Roads of destiny)，由Supernatural，和mystic這一點說來，較之霍桑，還有什麼弱色嗎？再如"The furnished room"那一篇，可以說哦亨利單是一個Humorist嗎？在他以後的作品裏，也充滿着很厚的情感，Leacock氏說他的小說的結構，有的連莫泊桑都是望塵莫及的，這樣的讚賞他。確實在他的小說裏，時常表現描寫喜劇和悲劇兩方面都很成功的技能。總之，他的作品，能使讀者發笑，同時呢，又能使讀者入於

夢幻的神秘之境。這樣的作家，單是一個Humorist嗎？

我在前面說過，哦亨利在世的時候，有人稱他爲美國的莫泊桑，但是，他不承認，憤怒地說：

"I have been called the American De Maupassant, well, Inaver wrote a filthy word in my life, and I don't like to be compared to a filthy writer"——我被稱爲「美國的莫泊桑」，但是在我一生，從沒有寫過一個像他那樣卑猥的字，我不願意同那樣卑猥的作家相比。

雖說他自己是這樣憤怒的說，然而他的短篇，受莫泊桑的影響的事，是很明顯的。史米司說，無論他怎樣辯護，他寫小說的手法和結構是學莫泊桑的。不過，這於一個作家的偉大，並沒有關係。世人不是也批評莫泊桑寫小說的手法，是受亞倫坡影響的嗎。但是，這於莫泊桑的藝術，有什麼關係呢？

不過，哦亨利與莫泊桑相互的關係雖是很深，然而倆人不同之點是很大的。莫泊桑是十九世紀寫實主義卽是自然主義的作者，與左拉，佛羅貝爾同樣，生育於科學思想的搖籃，他們認爲最可尊貴的東西，卽是人生的眞實。以科學者的態度，解剖人生，批評人生，試驗人

生。哦亨利多少帶有點浪漫派的風味，他常在街的巷角，去尋求冒險，在公園的椅上去尋求浪漫司。華麗的紐約，在他是當作二十世紀巴克打特，街上的警察，提皮箱假冒醫生的義賊，在他寫來，都成爲一種昔日的俠盜了。因此在他所表示的人生，並不是不是眞實的人生，不過在這種人生中，另含有一種溫情的浪漫的風味。

本來，他們倆個所住的世界，就全然不同。雖說時代只相隔十年，（莫泊桑死於一九〇三年，卽哦亨利以作家的生活而入紐約的翌年——然而時代給與他們的環境完全兩樣。一個是以頹廢的世紀末期的法蘭西爲背景，一個是以新世紀初期生氣勃勃的美國爲對象，倆人對於人生對於藝術的態度不同的事，也是當然的罷。試將哦亨利的"The Pendulum"和莫泊桑的"The Artist"比看的時候，就可完全看出這兩個作家的不同之點了。

關於哦亨利與莫泊桑的關係，早稻田大學教授佐久間原氏，有幾句很有趣味的批評，他說：

——哦亨利短篇中結尾的急變，（A quick turn）被人稱爲是他形式上的一個特長。可是，在莫泊桑的短篇裏，早就有這種東西了。譬如他那有名的頸鍊(The necklace)，正是一個好例。在這篇中結尾那個 Surprise ，或是因爲大冷酷的暴露了現實，也曾遭過人們的非

難。然而，意外的這種手法，洽與哦亨利很大的影響了。若眞是這樣的時候，那末可以說，由亞倫坡影響到莫泊桑的短篇手法，再由法國又傳到美國來了罷。但是，正如莫泊桑有獨自的世界有獨自的藝術那樣，哦亨利也是有獨自的世界與藝術的。

所以，雖說哦亨利自己極力地嘲笑莫泊桑，然而他們仍有很深的關係，實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他的作風，不僅支配一九〇〇年代，就是在他死後的十年來，美國的短篇界，受他的影響仍是很大。巴德氏(F. L. Pattee)感歎的說：

"The ghost of O. Henry flits now over even the Standard magazines, and it all but dominates some of the more Popular journals"。

由此，可想見他的作風，是如何風靡一世的了。

二

現在，我想簡單地談一點哦亨利的生活了。

哦亨利是他的筆名，本名是潘脫 (W. S. Porter) 於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一日，生於美國 North Carolina省，Guilford郡的 Greensboro 鎮裏。關於他的生地，現在多少有點異論，這是依照哦亨利的傳記者史米司氏(他是 Uirginia 大學的英文學教授。)的話，比較可靠。

父親是一個怪脾氣的醫生，他四歲的時候，母親就死了。不得不靠祖母養育。長大一點，就在姑母李娜(miss Lina)所辦的私立小學裏讀書。他從七歲到十五歲，就在這學校裏，這就是他學校教育的全部。從那學校出來，他不幸的生活開始了。

他的職業的開始，是到他叔父的藥店去當夥計，在那裏很得人心，有暇，他歡喜作畫讀書。他在藥店裏過了三四年，所得的成績，是知道了病人的苦痛，和醫藥的知識。在他後來創作，常常利用這種經驗和知識。在"At arms with morphens," "Let me feel your Fulse"這些小說裏，全是寫他當日的體驗。

哦亨利生來身體就很弱，不久因爲患了胸病，比以前體子更壞了。恰巧那時，何爾醫生叫他同路到Texas去，換一換環境，他聽了很高興，就跟他走了。在那裏又過了兩年Cowboy的生活，幸而何爾醫生的一家人，待他都很親切，他在那裏還可自由地讀點書。

一八八四年三月，他離開牧場，到首府Austin去。閒居了許久，後來在書店裏找了一個位置，一直做了兩年，以後又轉到土地登記所做了四年事。像種麻一樣誰也免不了的戀愛的一幕劇，哦亨利也罹了這種病了，可以說是他在 Austin 最可記念的一回事。十七歲的少女羅基(miss A. E. Roach) 在禮拜堂和他認識，因而愛因而結婚了，那正是一八八七年七月的

事，哦亨利還是二十五歲的青年。也就在這一年，他開始寫小說，並且還得到稿費了。他和羅基女士，是很相愛的，在他有名的短篇『The gift of magi』中的女主人公推娜，就是描寫他那美貌年青的妻的面影。

一八九一年他担任第一國民銀行的賬員的職務。至九四年辭職，移住Houston市。當時出版一種滾石雜誌（The rolling stone），可是這雜誌剛出到一年就停刊了。

在那時，忽然因為他在銀行裏有一千元的賬目不清，被告發了。奧司丁的審判廳傳他如期到案，到了那天，他本打算出席的，可是，坐在火車裏，不知怎的變了心，一直奔到南美去，在那裏過了兩年多飄泊流離的生活。

九七年二月，他得到夫人病重的信，連同忙到奧斯丁去。一到家，他自己就向審判廳自首了，請他們審判，可是要到翌年二月才可以宣判，在那一年中，可憐的夫人，得在死前，能和丈夫見一面，總算是一件幸事。

翌年宣判的結果，於他大不利，判了五年徒刑，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就入獄了。

有許多人說他沒罪，入獄是冤枉的。但是，他為什麼臨到審判的時候，要逃到南美去呢？關於這個問題，有種種的議論。我們也無法去管他。但是，我們得注意的，是他的入

獄，是給他走入文藝生活的一個大關鍵。假使他那次不入獄，他到底是以店員終身，是以流浪人終身，還是以通信員終身，有誰知道呢？他在從前，雖也寫詩作畫，然而發現自己的天分，決計將一生捧給文藝之路的，那確是在獄中的決心。他在獄中因為勤於作事，成績很好，刑期減成三年，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宣告釋放，而踏入自由的天地了。

他在獄中最關心的一件事，是他寄養在祖母那裏一個女兒。一面把自己入獄的事，要瞞着這孩子，同時又常常想寄點東西給她而又苦於無錢。於是促着他寫小說了。他以前做過通信員也有許多經驗，知道短篇小說，在當時的美國，是最流行的東西。他在獄裏是醫生的助手很得人心。因此，倚着閒暇，寫了十幾篇小說，用哦亨利的筆名，寄往雜誌去，得了意外的好許。一九〇一年他出獄的時候，哦亨利已名燥一時，同傑克，倫敦已為美國文壇的寵兒了。倫敦最初的小說"The man on trail"於一八九九年一月發表"The Cuerland monthly"一九〇三年發表野的呼聲"The call of the wild"一躍而確定他在文壇上的地位，哦亨利差不多與他同時，實是一件有趣味的事。

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獄後，他回到亡妻的故鄉Pitsburg去，和女兒同住，寫了一些小說，翌年夏，移居紐約，一直住到一九一〇年六月三日，死在那裏。在紐約八年，什麼

地方也沒有去，安靜的過着作家的生活。有人說哦亨利的愛紐約，正與狄更司愛倫敦相同。

他的創作的衝動，一九〇四——〇五這兩年，最爲熾烈。兩年中，共寫了一百一十五篇。大半都發表在"New york world"上，聽說每一篇的稿費，是一百元美金。他的小說大都是兩三千字，以三千字拿兩百元中國錢，比起中國作家的三千字拿九塊錢來，是雲泥之差了。他的短篇集"The four million"，是此期的代表集，裏面好的東西很多，接着就是"The Trimmed Lamp""The Uoice of the city""strictly Business"，這些都是他紐約生活的Souvenir。

從一〇年他死後，書店裏替他發行全集，每年發行兩卷。書本比雜誌更能銷，聽說他的書已經銷到一百二十萬部了。無論這數目確不確，總之在美國文壇的諸作家像他這樣子的是很少罷。

他在文壇上活動的時間很短，前後不過八九年就死去了。在這短的期間，於他個人的藝術，有那樣的成就，於美國的文壇，有那大的影響，已是很可驚的了。他的身體本來很弱，到一九〇四〇五年以後，更衰弱下去，至一〇年的春天，病狀已入沉重的狀態，就在那年六月三日，在紐約第三十四街病院中的一室，在燈火的光明裏死去了。他臨死的時候，向周圍的人說：『請扭亮燈光罷，我不高興在黑暗中回家去呢！』

——Turns up the lights; I don't want to go home in the dark。

哦亨利死後所留給世人的著作，共十三卷，約二百七十篇。今依照發行的年日，列在下面，做個參考。

1. Cabbages and King

小說十九篇，一九〇四年出版。

2. The four million

小說二五篇，一九〇六年出版。

3. The Trimmed lamp

小說二六篇，一九〇七年出版。

4. heart of the west

小說十九篇，一九〇七年出版。

5. The voice of the city

小說二十五篇，一九〇八年出版。

6. The gentle Grafter

十四篇，一九〇八年出版。

7. Roads of Destiny

十八篇，一九〇九年出版。

8. Options

十六篇，一九〇九年出版。

9. Strictly Business

二十三篇，一九一〇年出版。

10. Whirligigs

二十四篇，一九一〇年出版。

11. Sixes and sevens

二十三篇，一九一一年出版。

12. Rolling Stone

此册集合作者初期新聞記者的雜稿，共二十五篇。一九一三年出版。

13. Waifs and Strays

雜論十二篇，一九一七年出版。

★　★　★　★

十二十三兩卷，作者死後才出版。前者收集作者初期的作品，卷頭附有H. P. Steger氏的追悼文。後者爲補遺集，收有長短十二篇。著者死後，各地雜誌有"Everybody's magazine", "Ainslee's magazing"; "Hamptcn's magazine;" "The bookma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aw") 追悼他的批評他的文字，都收集在裏面。所以研究哦亨利的人，這是一卷必讀的書。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日於日本海邊

芷姬之死

匈畫

自己要無可奈何地跑到這裏來，本已經覺得夠淒苦的了，不料偏又遇到了這種無可奈何的事，令自己一個人靜坐着時不禁幾乎沉悶無聊得拍案叫呼起來。

我本也可以無須到這裏來，然而故鄉裏的人們都在那裏迫着我幾非有我到這裏來不可之勢；故鄉裏一間幾乎可以說自己一手創辦的學校裏幾個所謂同事，因爲教員人數既多，薪水

自然減少，於是無時不露着愁我不離去那裏的臉；家人因爲可以有數百元的收入，遂又竭力要我來。家人的意見，雖不免於勢利，見錢連我這個肺病的人的性命也可不顧了，學校裏那幾個所謂同事也實在未免陰刻可惡，然而故鄉無論如何是住不下去的了，縱令勉強住下去時也未必見得有趣。於是我便在二月初頭拖了懶懶的無可奈何的心情帶着一張綿胎，一個舊籐篋，淸零零地奔到這裏來。

這是一所新創的鄉辦公立小學，與我鄉不過相隔約莫七八里路，如果回去至多只需一個鐘頭便可到家，所以每逢星期我也的確要時常回去，雖然明知這裏的人對這早已肚裏嘰哩咕嚕過了，然而爲着寂寞與無聊，似乎無時不有着一種東西在自己背後趕迫住的樣子，惴惴地躊躅一陣之後，到底又要回去。在監督着，探刺着的眼光裏，露顯着不好面孔的情景中，還要冒險般的抱着惴惴的心一回捱一回的回去，的確不免於是一種辛苦艱難的事業，蹭蹬委實是蹭蹬透頂的了，可是捱着捱着，到現在已經不過還有三個星期便要放暑假了，且趁還未暑假之前寫下一點自己這半年來的遭遇與心情，聊留痕跡罷。

還記得到這裏來的那一日的天氣是非常晴朗，太陽光照得人溫熱和暖。我家隣舍的一個女孩兒阿遺替我担着簡單的行李只顧向前一步一步的走去，穿過兩個山凹，再繞一個山嘴，

目的地看看將到了，我的心便加倍地淒苦愁煩起來，一如自己係因為三百銀兩被賣到這裏來做婢僕的人的一樣心情，只覺得周圍的人們之冷酷與無情，自己煩苦無告的悲憤，同時又得怨嘆自己命該如此。

祠堂做校址的學校已經在望。一入校門只見裏頭什麼也還沒有修理過。奔到自己眼裏來的惟有荒頹，雜亂，不便，同時幾個所謂將來的同事也都聞聲從兩邊巡廊裏鑽了出來。

「呵呵，來了麽，怎麽到得這樣遲？」似乎同時一齊這樣說。

「係囉係囉，因為有事去了幾日香港，所以到得遲了，——阿蓮，你便將行李暫時叠齊放到這裏來吧。」我一面回答他們一面指點阿蓮按置行李。同時也趁勢認清了幾個所謂同事。

為頭的一個矮仔，看來至多不過我肩頭般高，圓面圓圓，朦着兩眼用了休息姿勢交着臂立在那裏，年紀約莫廿歲左右，大約是一個老漬罷。右邊是一個瘦冷臉，看人是欲看不看的樣子，中年年紀。其他一個柑果臉，一個灰白色煙油闊臉，都已五十左右。還有一個駝背戴着眼鏡的刀板臉聳在後面。

阿蓮……我覺得不捨，彷彿有她在這裏多一刻，自己便可多一刻的安慰，似乎以為

還未曾和自己的故鄉完全離絕；現在她要回去了，連這一點空微的安慰也要消失了，不禁又斗然的悲感起來。給了一個雙毫說是送她買吃，送她出門，看她頭也不回一直去了，到轉角處不復能夠看見為止，我才輕輕噓了一口氣回轉進來。是一種欲哭的心情。然而日間在人面前我又怎麼能夠哭呢？只見得八年前初離故鄉到廣州去入學，一個人住在旅館裏用被蒙頭哭了兩夜的事那種心情才與此頗相彷彿，不過此刻年紀到底已經大了一點，雖然悲哀來時，是不免於偷偷下淚的吧，但究竟感情不若先前之那麼容易觸動，一發不可制，哭得那麼稚氣了。雖然比較起來，現在還多了一層無形的壓迫的力向自己追趕着。

承他們指引，費去約莫半點鐘的功夫，我便在北邊巡廊下與矮仔兩人一起住了下來。

兩個星期之後，我便將幾個所謂同事們的性格完全看清；統是與我不對的。

那個矮仔我近來一見到他便覺得頭痛。他那種螃蟹般一棹一棹的行路的态勢；洗一次面總要三四刻鐘，有時令我等得不耐煩；學生有什麼事要去問他時，往往半刻鐘也還未曾開口回答，令人以為他是不曾聽到或睡着，凡此等等，都令我看了從心底裏生出憎惡氣悶的感情，他又時常說他不能多吃東西，以示其斯文，譬如講到吃粥，他就說，他最多也不過一碗起，兩碗止，但有一次吃粥，我却數着他已經吃了六碗了，還似乎有未夠之意。其他什麼也

都大抵如此。有一次談起天氣悶熱，他就指了我說，他還不將綿胎收埋，意思是想指出我的壞處以顯其好。但從我看來，我的牀上雖然疊着綿胎，如果覺得熱不將牠拉去就沒有什麼相干；他雖然沒有綿胎，——他是一直如此的，但褥仔是有的，而且還將大氈氈着牀，至今還沒有除去，比起我之沒有收埋綿胎，未必有多大高明。

眼鏡與瘦冷臉架子雖沒有擺得那麼可觀，可是他們畢竟都是一類；有幾次我因爲學校的事情問他們意見如何，他們都似欲答不答的樣子；後來雖然忍不住還問過他們幾次，也都一律碰了同樣的釘子；自此之後，就非遇到忍無可忍或非問他們不可的事，如要求他們乞支薪水之類，就不復向他們再出聲息，當作啞巴。

況且那矮仔又時常將我斟下未飲的茶拿去好比他自己斟下的那般自然地飲了。我覺得這是侮辱，幾乎想且偸了吐些唾沫下去也看他可飲。又況且這裏連想得一張自然一點看書的檯子也沒有，似這種吃飯兼讀書的檯子，彎折了腰也還未能閱完幾頁書，一看這張檯我便覺到氣悶悲憤。

當初的一點希望完全消灰了。我覺得無極的厭惡與憎恨。這雖爲誤信理想之過，然亦實在太無聊了。

從前我還想勉強敎盡一年再走，現在則彷彿幾乎連一日也過不下去的樣子，沉悶寂寞厭煩到心裏好比一壺將沸的滾水，渾渾沌沌，每日計算着苦惱着時候之不知怎樣過得這麼難。上課還未到兩個月，「學校辦得太壞」，「太放棄」，「一任學生胡行亂爲」，「學生下劣頑梗」等等不良聲氣都起來了，而且意思還似乎這些不好的責任應該完全由我來負的樣子。我覺得凜然，同時又怕他們扣留我的薪水，於是到處小心，表面上又要勉強顯出勤於校務的樣子，遇了校董或什麼，還要加倍嚴謹管轄學生與殷勤來敷衍，雖然心底裏感到火滾般鬱悶，然而有什麼法子呢。

雖在這樣的沉悶無聊危苦的環境中掙扎着過着焦苦的日子，然而我却認爲更有着無聊鬱悶的事在。

離現在轉瞬已經兩個星期了，星期一的淸晨，我起來坐到飯檯兼書檯前還不會洗面，那柑果臉進來了，我照例與他招呼一聲「早晨」後，緊接着他突然說：

「芷姬昨夜死了，你知道麼？」

「怎麼？芷姬死了？」我驚異得似乎心臟中了毒。又彷彿不相信自己日日見面的人一日不見便會這麼快的突然死去。但又明明知道他是不會說謊，芷姬是的確死去的了。不禁驚呆

了好久才說出聲來。

「是，死了，」說是昨日一日流鼻血流過日，不曾間止，到昨夜便死去了。」他搖搖頭說，「好好一個女兒，這麼快便死去了，誰料到呢？聽說「睡夢」說是她的叔公嫌芷姬的媽薄待了他的女兒，所以來將芷姬握死的」。

「流鼻血死的麼？」我竭力制止自己慢慢地說。

「不是！聽說是在校裏與幾個女生因相反撞穿鼻梁之後起的。這十來日便已行行企企。不想吃飯了，可是抵死的捱，不肯開聲。她的母親又醜，還罵她悉吃。前幾天她的父親寄銀暖福，又硬要她送雞肉去她的姑母，到姑母家時她便已經不能再行了。星期六也還上課，昨日一日便倒了樣，鼻血也是滾滾的流個不止，聽說是鼻什麼，一種非常危險的病，到那裏去請一個專科醫生，剛巧又不在，她的母親只是哭得死去活來，唉，也是不中用的了。終於便在昨夜死掉了。今年學校也真衰，新新創辦，死了一個男生還不久，又要死女生了，而且還在同一個月裏。雖然死生有命，學校的担負也未免太重了。」說到這裏，他一面說一面出去了。我也才噓了一口氣。

芷姬是這裏的一個四年級的女生。我初到這裏來第一次看見她一個閃進講堂，便使我覺

得非常之驚詫奇異，不料這裏却有着這般美麗活潑而可愛的女孩，心裏不禁感到一種微茫的歡喜。

她是一個面頰圓白兩邊有個酒窩小雀兒般活躍的人。行路不時連跳帶走。或者有人看去以爲輕佻亦未可知，但我却覺得是可愛。

她的衣服是大抵不値錢的竹紗之類。有時白竹紗蓋粉紅毛織底衣，有時黑竹紗蓋白竹紗底衣，但底衣的袖總長出外衣一寸左近露在外面很是耀眼，令人看去只覺得又美麗又調盤。不知道的人看去，誰不說她至少也已經有十五六歲，然而有一次我去上她們一級的課，一個全級最幼小的學生站起來說：

「書哥，芷姬打我，我去可水，到學堂門口無意間碰她一下她便摑掌我。他說完復坐下去。

「是麼，芷姬？」我說，「你是眞的這樣打她麼？那你太過不對了。同學間一些無意的過失，你也不能寬恕他麼？看來你也年紀不小，至少也有十五六歲了，怎麽……」

「那裏呢，她還不過十三歲。」總有不少的學生相爭般說。

我看見她的臉紅了起來。

「才十三歲的麼，那算是會大的了，以後不要這麼躁暴了，聽見麼，芷姬？」我接着說下去。

她紅着臉表示答應曰「唔。」

我微微感到欣慰，欣慰新新知道她這麼大了還不過十三歲，似乎發現了奇蹟；但同時又有點負疚，覺得不應責說她，令她不安。雖然她那時羞紅着臉的情形是多麼可愛。

奇怪的倒是從此之後她才逐漸與我親密起來。亦可說是不打不成相識麼？

我在她一級擔的是算術唱歌兩科，在未責說她之前，不特她於算術方面遇到什麼難題或不明的地方，她永不敢來問，全是靠她的女同學問了回去她才間接轉問她們；便是唱歌時候，她的聲音也輕微到令人幾乎無法聽到。但經此事之次日，她却拿着一條小數雜題來問我怎樣做？這還算是和她第一次的問答，她的態度舉措自然不免有點慌亂，初時臉上也微微紅了一陣，回想起來，便是我當時因這突如其來的問話也何嘗不覺得微微地心跳，可是竭力制止才得緩慢地假鎮定回答了她。

「是這樣算法不是呢，畫哥？」她第二次拿了那雜題的得數站到我的面前依然低着頭瞄眼問。

我將她手上的石板接過來看閱。

「三小數點八元加六小數點六元得幾多？又用一五小數點六二元去減得幾多？你怎麼算得這個答數。」

他微笑看着我不答。

我向她詳細解說明白後，又替她將答數做妥，她才回到她的坐位去。

從此之後，她遇到課程上一切什麼不解的地方便都大抵問我，連並非我所擔任的課程也在內。然而我倒覺得欣幸。凡遇到她有所問難，便格外詳細替她解釋，竭忠盡智，和氣微笑，希望不要令她從自己得到惡感才好。

這算是自己顛苦中一點安慰。地獄裏一時間的天堂。

她是女學生中很肯用功的一個。有一朝下課放學之後，我回到寢室兼教務處裏飲完一杯茶，打算過去廚房那邊洗手，聽見四年級教室裏似乎還有人在，於是順便入去一看，卻見她仍然埋頭在鈔着黑板上的什麼，見我入去，抬起頭來微笑：

「蕾哥。」

「係囉，怎麼還不回去食飯？」

「未鈔起，鈔起才去未遲。」

我想說我替你鈔，你囘去食飯罷，但我不敢。我站到她的書檯旁邊去看着她低頭忙着鈔寫的情形：嫩白的頸項，兩邊的酒窩，粉紅帶汗的面頰，想，如果能夠親吻啊！但立刻便又轉到，日後能夠得她的人是幸福的。看她似乎有點侷促，我說，

「食飯囘來再鈔罷。」

「嘻嘻。」

我囘出來之後覺得爽快。

在有些人的眼裏看來，或不免要得到鄙屑罷？但我此刻還能怕什麼呢。他已經慘苦地死去，我也決再不復在這裏教下去了，我惟覺有着無限的悼念，哀傷，寂寞，悲憤，團爲一塊粘着在心裏，而且彷彿要永不能排除的樣子。

雖然同時心裏又似乎放下了一件什麼東西。

知道她死的消息的早餐後，一個婦人出來叫那與芷姬同位的女生囘去。

「大約因爲與芷姬同位，芷姬死了，所以出來叫喚囘去，買對寶燭去送她的罷。」柑果臉見了說。

我聽了想起她從前的活潑美麗，死前在流着鼻血掙扎，恐慌，暈絕，此刻之蒼白着臉躺在地上以及那女生向她面前去燒燭的情形，幾乎不禁流下淚來。

我想去看一看永別的她。但我不敢。

我不信這樣的活潑美麗的女孩在這樣的年齡便會死去。但同時却又明明白白地知道她是的確死掉了。

此後關於她往日的一切言笑舉動，便只能藏在我們與她相識的人的心裏，她的父母的心裏了；此後半年或幾久，她的母親每次提念起時，大抵還是不免於下淚罷。

我覺得當時全校都似乎突然罩上了憂鬱悶寂的氣氛。從前幾個女生聚在一起的時候，便可聽見談談笑笑的聲音，但那天却變為非常之靜寂，看她們一動也不想動，似乎給什麼嚇住了一般。尤其是與死者同位的那個女生，呆呆的舉措總不能自然，令人看了生出一種恐慌的寂寞來。

同時我也愁怕自己要露出不自然的態度來。於是留心隨時地故裝作瀟洒無事的樣子，希望藉此可以遮蓋去自己內頭的哀傷與寂寞。

自後每逢上課點名至芷姬二字，便迅速地跳過了，總覺得有一般難堪的感情湧上來。

前一次那個男生死時，關於我的聲氣便已似乎非常之壞，彷彿說是完全由我疏於管理所致；這一次則幾乎說是等於我害了芷姬！也罷，無論如何我也決計下學期不復教下去了，雖然回家又要照例聽到伯父因爭屋而發的諷罵與母親無理的碎言，然而也終於要回去了！我願意復仇！

一九二九年六月

夜的幻

匈牙利繆塞女士著
晴眉譯

是漆黑可怕的陰暗彌漫的夜。祇有西方蒼白的薄明，在微光之中，我看見橫在堂下的世界。薄明中有一個大都會，灰色的煙突從夜的深淵之中聳立着，伸出爪般的手指抓摑着空氣。睡眠充滿着深街，沈默像牆壁一樣包着街。

這時，可怕的物音衝破靜寂響起來——風暴的狂海在怒吼呢。是像打雷似的聲音。看時，在街的東方，湧起了廣而深的海，帶着泡沫的波濤捲攏來，開始震撼市街的城壁。

我在夢中問：「這海是甚麼——像就要吞掉這市街的海是甚麼。」於是，不知從甚麼地方有莫名其妙的聲音答道。「這是被饑餓呵責的幼小的小孩們所流的淚海。無論怎樣的牆壁，

怎樣的提防都不能堰塞這海的。」

看着看着，波濤就堀崩了街壁，家屋和巨大的烟突彷彿就要紛紛潰落一般的動搖。

可是，市街依然在睡着，還沒有覺着危險呢。

於是又立刻從北方，有瘦瘠衰慘的人羣，作成無限的行列走進來。石一般的沈默，做着悲哀的面孔，他們近來了。各個的手拿着燒得通紅的炬火，街上漆黑的空間，齊齊燒起深紅的顏色。

「這些人們是誰呢？」我問。於是，不知從甚麼地方有聲音答。

「這是所有被奪了生活的窮人們的希望和心願的影子。凡觸着他們所拿的炬火的，無論甚麼都要燒起來的。」

看着看着，他們從海波打破的洞口侵入街中來了。呵呵，看呀！觸着炬火的焰的，宮殿和城都鉋屑似的起焰了，變成鳶色的，死人似的灰而倒下來了。

可是，雖然這樣，市街依然睡着，不知道危險。

這時，從遙遙的遠方，聞到不知其數的人們的足音，武器的聲響，斧頭鉞刀的聲音。看時，不知幾萬的羣衆，正向[illegible]街漸漸走近來。從進軍而來的他們的背後，開始射着曦微的

曙光。

可是，市街上依舊在深眠之中，不知道危險。

「這武裝起來的羣衆是甚麼呢？」我問。

於是，不知從什麼地方的聲音答道。「那是受了不正當壓迫的人們奮激的思想。求正義的要求喲。無論甚麼東西都不能抗這羣衆和這武器的。」

看着看着，羣衆侵入市街了。海的響和武器的聲瀰漫空氣，燃着的炬火高高地燒起，市街震顫着醒來，眺望着在滅亡中的自己的樣子。

我遮上眼睛，因爲開眼看的力都沒有了。

靜寂立刻再來臨，但這不是夜的難受的靜寂，而是天明時快樂而平和的靜寂了。從這靜寂之中，聞到辟拍地火花跳躍的聲音，斧頭的響亮，鐮刀的響亮，和歡樂的歌的調子。

我開眼看了。

太陽的光滿滿的，繁茂的綠樹的果實和五穀瀰漫的，廣大的平野展開在我的面前。以前建着市街的場所，幾千的人在輕快的工作，看着看着繩子就做成功了。海輝着靜穩而和平的光，辟拍地打着海岸。

廣大的歡喜充滿我的心。我大聲地叫道。

「是那些人們在創造着新世界的呵！」

於是，我在自己的聲中醒來了。

風雨

晉豪

鉛灰色的陰沉沉的蒼穹，薄霧似的浮雲底壘障，在下面像流水似地向西推移。一陣細微一陣粗巨的雨水，淅淅刷刷地傾斜着飄蕩下來。一陣輕緩一陣狂暴的東風，直搖振得河岸邊的樹木，仰首掙扎，「剎拉拉拉」地呼喊着裂帛似地慘痛的哀鳴。熙和強烈的太陽底光輝，不知隱蔽于何處；周圍是籠罩着一個慘淡灰暗的穹籠。柔轉美妙的黃鶯底歌聲，不知止息在那裏，間或有一二隻小鳥兒底「唧唧」的微音，也就頃刻在暴風呼號和細雨淅刷底窸聲之中，無影無跡地沉沒了。那鮮媚華麗的花卉，屈膝俯首，戰慄着她們纖弱的柔條，在那風雨底威權之下，準備着受牠們嚴酷的刑罰，和殘虐的殺戮。周圍除了風聲雨聲和草木底戰慄聲而外，一切都靜寂得像沉睡着，埋葬着的一般。偶而有一聲二聲的人語，可是立即就斷絃般匆匆消

逝，反更顯出這殘酷的空氣中，除掉一翻暴裂的吼聲而外，只有一 如死的冰寂。

我無語獨坐房中，愁眺着這遭刼的萬象，悽聽着這慘裂的悲號。陣陣的呼呼的狂風，直吹蕩着我底稚嫩的心顆。片片的淅淅的雨點，直敲擊着我底脆弱的胸懷。呵，我底心顆像一條柔絲，懸在半空，隨風飄揚，前途是這樣地渺茫，我不免感到生命倏忽的衰愁。呵，我底胸懷像一片薄膜，緊緊地張佈着，一經雨水的敲擊，瞬息破裂，使我覺得生活慘痛的悲傷。

哦！這細雨，這狂風，正應和着我中心起伏的悲哀。我這孤寂的靈魂，寄居于這煩囂的世塵，常覺凄然的隱痛。今天，人聲靜寂，只聞得風聲雨聲，我這全部的身軀，好像已經遺棄了這世界。我只伴着行害底浮影，單身孑然，獨遨遊在那寥寂的沙漠中。哦！那裏，沒有我底親友，沒有我底仇敵，只有我這孤單單的寥擐的心情。那裏，沒有飛鳥底影蹤，沒有行人底痕跡，只有我這寂寞凄戚的浪子，在死沉沉地蠕動。我彷徨，我徘徊；哦，我願飛旋的颶風在我底跟前捲起，黃沙底波濤猛烈地向我潮湧似地撲來，將我這孤寂的身軀深深掩埋，好使我這哀愁的心胸，得到了最後的安息。

青年底感情，熱烈如熊熊的火焰；青年底心靈，活潑如跳躍的鳥雀；青年底生命，榮華蓬勃，好像初春的花卉。可是我，哦！我底熱烈的感情已經冰冷；我底活潑的心靈已經死

滅；我底榮華蓬勃的生命，乾枯已如秋末冬初的蘆葦？世人給與我的是冷漠，恨毒的看視；繞着我底周圍的是殘酷陰險的冰荒；我所接觸的是裂心的慘痛；我所看見的是刺目的齷齪；我所聞得的是血腥的惡臭；我所聽着的是振耳的暴人底慘笑，和弱者底哀鳴！

呵，我沒有伴侶，我只有仇敵；我沒有快樂，我只有詛咒；我沒有幸福，我只有寂寞的哀愁！

我在這冰荒中，我在這沙漠裏，孤寂凄慘，獨自徘徊着。天公沉着臉，發出同情的嘆息，爲我泣啜；流下他點滴的淚水，投懷于我底身上。我像隨着細雨，埋葬於河心；我像隨着細雨，埋葬於黃土的墓坟！

風在呼號，雨在點滴，雲在推移，樹在戰慄；此外一切，靜靜地，寂寂地。我在這慘淡的景況中，轉着無窮的幻想，生着無窮的遐思……

八，十三日，一九二九于浦南

動盪中的新俄農村

李偉森譯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是一部驚人的新俄農村的寫照。作者欣都士在引言裏說，他到蘇俄，不是去謁見要人，不是去研究理論或問題，不是去搜求兇殘的事跡，不是去窺探第三國際的計謀與策略，那只是步他人的後塵而已。他到新俄去的目的，是去聽聽民衆的話——占着俄國最大多數的農民的話。他們有着生動而有意義的故事，他們說出全部歷史中未曾說過的事，他們雖無組織，雖然愚蠢，但其權力竟使政府承認私有財產的法律地位，撤消僱傭勞動的禁令，減低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政府對他着着讓步，這些事實不是很值得注意的嗎？革命對于農民有些什麼影響，將他們的舊生活改變了嗎？將他對於政府，社會，生活，宗教等舊觀念排除了嗎？革命使他們更加愉快，更有知識嗎？或者只不過加上一道桎梏，一場新的災難呢？這些問題不是很值得研究的嗎？作者便是從這一方面去觀察，有着驚人的成績的。而文字的優美而有趣味，簡直像契訶夫的小說，有使讀者非一口氣讀完不肯掩卷的魔力。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語絲

第五卷
第三十七期

語絲　第五卷，第三七期

美學：表現的科學

Benedetto Croce著
林語堂譯

"Die Aesthetik als Wissenschaft des Ausdrucks"

一三，論各藝的專門之學

藝術家表現時所使用的專門知識，可以分出多少門類，這些門類叫做「各藝的專科」。(Kunstlehre 藝術的專門學識)。因此有建築學，講明機器的原則，各種建築材料的重量及抵抗力，石灰與石膏的調和法等等；有雕刻學，講明雕斲各種石質所應用的工具，如何鎔銅，如何使用鑿刀雕鑿銅質，如何依石膏模型複製，如何保存模型原料的濕氣等；有圖畫學，講明各種水畫，油畫，調色渲染的技術，人身之尺度配合，配景法的原則等；有演講學，指導人家如何發聲，如何練習聲音，及關於摹擬手勢的門法等；餘如教音樂唱歌的各種門法，不

勝枚舉。這種的說明，在各國書籍都是汗牛充棟。並且因爲，準確的說，何者爲有益，何者爲無用，甚難決擇，所以這種書籍每流爲百科全書，包羅萬有。 Vitruv 在他的『建築學』(de Architectura) 一書，要求建築師應該知道文學，圖畫，幾何，算術，光學，歷史，自然哲學，及倫理，法律，醫學，天文，音樂等。所有的知識都是好的，有用的！學你的藝術，然後把他們丟開腦後。

自然這種的經驗的類書，不能成爲科學。這種的知識，是從最不同的科學及專門學術摭拾得來，他們的科學的及哲學的原理，也是藏在這些科學及專門學術裏頭。要構成那一藝術的專門學，就是將本來至賾至繁的事物條理，貫通聯合起來：這就是把所湊合的各部分開起來，再做一個新組合。倘使我們要把建築，圖畫，音樂的指南，寫得有科學的體裁形式，就除了剩下一些機器學，光學，聲學的普通原理以外，別無他物；再不然，如單從各科學中有關於美術的部分摘錄出來，再集合成爲一新科學，那末就是放棄各藝的範圍，而走上美學的範圍，這美學，却只有普通的美學一種。凡是有科學眼光兼有哲學旨趣的人，編過教科書及專科指南的人，都要感覺如此。

但是有人還要夢想着，以爲可有各分藝的美學，這就是把物質方面，與美學方面，誤混

的極點；這些人想要解決這些問題：如什麼是各藝術的界限？我們使用彩色與使用聲音所能做到的是怎樣？單色的白描與彩畫各有何止境？圖畫與音樂，圖畫與雕塑，詩文與音樂之間，界限何在？

用科學的話講起來，這就等於要問：美學的的表現與聲音學有什麼關連？美學的表現與光學有什麼關連？云云——但是美學的程序，既然與物質的程序沒有關連，沒有比接，那末，美學的程序，又何能與某特種的物質程序(如光學，聲學的現象)有什麼關連與比接呢？

一四，論藝術的分類

所謂各種『藝術』，沒有美學上的界限，因為要有界限，須先有美學上的存在，而我們却已證明，這些藝術的分類，純是出乎經驗的根據而已。這一層道理，也告訴我們，凡要作美學上的分類，都是一種荒謬的舉動。既然沒有界限，就各藝術的範圍，不易斷定，所以分類也就無從下手。多少卷帙浩繁的藝術分類藝術統系論著，儘可以付之一炬，未見有何損失。

藝術分類是如何的不可能，也可以由分類者所不得不用的奇異方法，而得證明。第一

種，最常聽見的分類，就是分爲『目治』『耳治』及『幻想』的藝術，彷彿耳，目，及幻想都是並列的東西，在論理上是可以平等互換的！又有人分爲『時間』的與『空間』的藝術，『靜』的與『動』的藝術，一如『時間』『空間』『靜』『動』等字便能斷定美學上的種式，而能與藝術自身會有什麼關係。另外有人開着玩笑，將藝術分爲『古典的』與『浪漫的』或分爲『東方的』『古典的』與『浪漫的』，殊不知道不過是將指歷史上事實的簡單名詞，加上學術觀念的價値而已，不然就是又來作徒勞無補的美學上體裁的分類，對於這點，上文已經交代淸楚了。或者有人這樣的分法：『從一面看得見的藝術』如圖畫，及『從各方面看得見的藝術』如雕塑——擬人說夢的種種天地間絕無僅有的異說。這些不過是遊戲而已，雖然有時也是有名的哲學家的遊戲。……

一五，論藝術關係說

還有藝術關係說與藝術分限說，也處於相同位置。人家定了各分藝之後，接着就問：那一種藝術是最『偉大』（"die maechtigste" 最雄偉的）？而且，在多種藝術連合並用之時，豈不是應有更加雄偉的效力？關於這一點我們毫不知道。我們只由歷來經驗知道，某種美術上

的意象，須用某種物質的方法表現出來，別種的美術上的意象，又須用別種的方法。有一種戲劇，只供書本上閱讀，可以發生效力，又有他種，却須經過朗誦，或是借助於佈景的設備。有某種藝術的意念，要得到充分的表現，須借助於文字，歌唱，樂器，顏色，建築，及演員；同時也有別種，只須數筆的輪廓或是幾行鉛筆畫線已能完事。但是如果說朗誦，或是佈景，或是其餘上文所說的各種湊合起來，會比鉛筆或是鋼筆的幾行畫線更爲『雄壯』，這便不對：每個程序，或是每一類的程序，都有他特別的目標，而在目標各各不同之時，我們不能拿各種工具的力量來互相較量。

一六，論發表的動作與物用及道德的關係

唯有把眞正的美學上的動作與實用的發表動作嚴格分開清楚，我們才有希望解決那些關於藝術與用處及藝術與道德的煩難問題。

我們已經指明藝術自身對於用處及道德（就是對於各式的實際行動）純然獨立，不爲所制。若是沒有這個獨立性，藝術內部的價値就談不到，而且我們絕對不能形容，缺了這美學

的活動為必要的前提時，還能有什麼美學。

　但是這獨立性，是藝術家匠心或天機與會的獨立，或是心靈上表現的獨立，若由此並主張發表或傳佈的實際動作（為美學上程序所可有可無的結果）也是同樣的獨立，那便錯了。若將藝術二字，指藝術之發表（Veraeusserlichung ，譯者按此指物質界實際動作與美學界之『表現』der aesthetische Ausdruck 嚴別），用處與道德立刻就有干涉之權利，與家主對於家中物具的權利相同。

　實際上，我們並不虛想，把我們心中無數的表現與意念發表出來，結晶出來；我們並不將我們的想念，或是幻想，逐一說出寫出，或是印行，或給畫出來，公之於衆。在我們心中形成着或是至少醞釀着的無數意念中，我們選擇一下。而我們這選擇的標準却是受了我們生活中的經濟方面倫理方面所限制。

　而且就使我們已把我們的感念結晶出來，我們還可以作一度的商量，是否應把他發表，並在何時何地，用何方法，及向何人發表。這些問題都屬於功用及倫理的標準範圍。

　在這些標準中，所謂『審擇』『趣味』『道德風化』『教育』『通俗』都有點存在理由；這些標準，加於藝術自身，却一點沒有存在理由，所以在純粹美學上我們已經擯棄不談。每種錯

誤，必有任何一種理由。主張乖錯的美學信條的人，都是注目於那些在經濟倫理生活上與美學上程序有關的一些實際程序。

至於關於發表刊行美學的作品，有人還是主張最大的自由，也是對的：我們自己也是這樣主張。但是主張自由與釐定界限（卽使是極渺遠的界限）倒底還是倫理的問題。倘是有人援引那最高原則，那美學的基礎（Fundamentum aesthetices）卽藝術之獨立，來掩護不道德的投機者的滑頭漁利的計畫，發表悠謬怪誕的言論，一味投好於讀者的不健全的嗜好，或是借爲口實，主張對於在公衆場所賣春畫者應發給照會，這才是幼稚可笑之至。後者應屬於警察的治權，前者也應憑道德人心去判決。對於藝術作品的美學上評判與對於藝術家人格的倫理上的評判，毫無關係；並且也無關於那些防止利用藝術做不正用途的章程法律，此種用途與藝術本身無關，因爲藝術本身，只是純粹理論上的觀感而已。（以上節譯原書第十五章）

一七，論美學上的評判同於美學上的創作

比方現在，美學上的心理程序及其發表，已經全部完成，眼前就有一個美的表現，是用

某種物質保存着：那末，來評判這樣一個表現是什麼意義呢？『在我們心中印證出來創造者之神景』("Ihn in uns reproduzieren 藝術批評家幾乎異口同聲的回答，而這答案也是極佳。我們試詳細體會這麼一個程序，依這目標將他有系統的說明一下。

某甲正求一種印象的表現 (Ausdruck des Eindrucks)，這種印象他正在感覺，或是從前曾經感覺，但是還未將他表現出來。他明知有這種的表現(詞句等)，但是遍求種種字句，總不能達其目的。他試用某M的結構，覺得不妥，不能恰到好處，未臻絕境，以爲醜惡，遂不要他；再試用某N的結構，也得同樣效果，他或者看未清楚，或者全未看到(要處)。那佳句總是來不到手。再經過多少次嘗試，有時將近目的，有時又差得很遠，一天忽然尋到這確當的表現（而且彷彿這表現是不費思力水到渠成的）而豁達光明了(Lux facta est 光明誕生)。他此刻一時享受美的快感。醜惡的及其不愉快的感覺是不成功而未能超越困難的美學上的動作；美的是那勝利的表現的動作。

我們取這文字上的例，因爲這最容易去複驗，因爲就使我們不能人人繪畫，至少人人總會說話。但是現在有某乙要來『評判』這個表現，斷定他是美是惡，他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置身於某甲之地，而借用某甲所表現出來的物質上的表記，重新領略這同一個程序。倘是甲

看得清楚，那末乙處於甲的地位，也會看得清楚，而遂感覺那表現的美。倘是甲看不清楚，乙也看不清楚，而要同甲一樣感覺那表現是多少醜惡。

一八，論評判不能互相歧異

我們知道，還有兩種的情形，尚未討論：就是甲看清楚而乙懵懂，或是甲懵懂而乙看得清楚。從哲學的上面講，這兩種的設想都是不可能的。表現感興的動作，既然是一種動作，不是一種逢場作戲而已(Spiel der Laune)，乃是一種精神上的需要。一個美學上的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就是好的答案(按即謂恰到好處之表現)。自然事實似乎與我們的理論相反。作家所認爲『美麗』的，別的批評家却認爲『醜陋』；作家所認爲滿意不完善的作品。却被批評家認爲『美麗』與『完善』。但是這不過等於說，兩方面之間，有一個不是。或是作家，或是批評家，或者一次作家不是，一次批評家不是。事實上，作家對於他心中的經過，並不每次十分清楚的盤查一下。我們的草率，倉皇，惰性，及理論上的成見常叫我們自己稱道，並且自己相信，我們的作品是美的，倘是一經沉靜思慮之下，就要認爲不美，而與事實相符；正如可

憐的 Don Quixote 將他的紙糊頭盔，修補好了，再用力將劍一戳，要試他一試，才頓然醒悟。有時由於同樣的，或相反但是同類的原因，使作家意見錯亂，使他賤視他的好作品，或是將他神機臨到一氣呵成的好作品，反要斲傷改竄。同樣的，批評家有時也受倉皇，草率，惰性，理論上的成見，私人之愛憎及同類的動機所支配，以美者爲惡，惡者爲美；若能一旦摒除這些成見，也就能認出其美惡，而不必留給更細謹，更憑良心，更不感情用事的後代，去主持他所不肯主持的公道。

一九，論天才與鑒賞力之相同

從以上的討論，那個認識美的評判的動作與創作美的動作是相同的。其不同處，不是在其動作本身，而是在其環境情況之不同；一個是美的創作（Produktion），一個是美的印證(Reproduktion 即重新表現)。評判的動作名爲鑒賞力 (Geschmack 指『識』英文作 "taste")，創作的動作名爲天才(Genie 指『才』英文作"genius")：所以天才(才)與鑒賞力(識)是相同的。常聽人家說一種話，使我們略爲窺到這天才與鑑賞力之相同，如有人說：批評家也應當

多少是個藝術家，而藝術家也應當多少是個批評家，或是說有一種主動的鑑賞力（能創作的），有一種被動的鑑賞力（能印證的）。自然也常聽人家說起相反的話。比方有人說到無天才之鑑賞力(Geschmack ohne Genie『有識無才』)或是無鑑賞力之天才(Genie ohne Geschmack『有才無識』)，譯者按：Genie指才，卽才略，關於文章之氣骨，Geschmack指識，卽識見，關於文章的用字遣辭，排比配合，以才勝者，鋒發韻流，以文勝者，工整秀麗，如『文情並茂』，『工力悉敵』等語，『文』『工』是指Geschmack，『力』『情』是指Genie)。這種的話，實只是指程度深淺之差別而已，否則毫無意義。所謂『無鑑賞力之天才』實指那些握得精要而略於皮毛的作品；所謂『無天才之鑑賞力』也是指那些專事修飾，却沒有才力足以幹旋使成規模偉大的作品。這類的話，自然還有不少。但是這種把天才與鑑賞力，藝術的創作與印證，認爲根本不同的假定，將使此(藝術的)傳達與評判陷於不可解。一人對於未曾身歷其境的東西，怎樣會下評判呢？由某種動作發生出來的東西，怎樣能由他種動作去批評呢？也許批評家只是一個小天才，而藝術家是大天才，前者只有十人的膂力，後者有百夫的膂力，前者須借助後者之力才能達到某種高度：但是力有高下而原性則非相同不可。要批評Dante，我們須達到他的詩境：據經驗自然我們不是Dante，而Dante也不是我們；但是在玩賞與評判之一剎

美

學

那，我們的精神完全與他合一，而在這一剎那間 Dante 是與我們合一。有這相同的可能，所以我們渺小之靈魂才能成爲偉大的魂靈的回響，而同他們在虛性的普遍中共成偉大。

二〇，他種動作與此相符之例

我們可以附帶說明，我們所說關於美學上的評判的話，也可以適用於他種動作及各種的批評。凡學術上的，經濟上的，及倫理上的批評，也是經過同樣的程序。此方講倫理的批評：只有爲那作某項決擇的人設身處地，才能斷定那決擇是否合於倫理。不然就那項行爲既爲我們所未了解，又何從去下批評。犯兇殺罪的人，也許是個梟獍，但是也許是個英雄：就使爲維持治安起見，所正法者是梟獍或是英雄，都無關係，但是要從倫理方面評判事端的人，却不能不分別是非；要下這倫理上的評判，就不能不設身處地，想像那行兇者心理上的經過，才能明白當時案上的倫理方面，不僅是法律方面，的眞相。有時我們也講到『是非之心』講到『倫理上的聰明善斷』(der Sittliche Takt)，這個聰明善斷，就是指所謂『倫理的感覺』(das Sittliche Bewusstsein)，就是良心之動作。

二一，對於絕對論與相對論的批評

以上關於美學上的評判或印證的解釋，對於絕對論(Absolutismus)與相對論，(Relativismus)都能得一公平的了解。絕對論主張有絕對的美惡的鑑別，相對論却否認這種的鑑別。

絕對論者美惡可以判別的主張是對的，但是他們所持的理由根據是錯的。他們以為美是一種寄托於藝術動作之外，是一種的意象，一種藝術家所要表現的典型，批評家據這典型去下評判，合則美，不合則惡。但是藝術中却沒有意象與典型(Begriffe und Modelle)：我們聲明每個作品有他自己的典型，只能依其自身評判，這就是聲明世上沒有客觀的美的典型，無論這些典型是知識上的觀念，或是什麼玄學上所虛擬的『象』(Ideen)。

照這個道理，主張相反的相對論者是完全對的，可算是一種進步。但是反對論者又持之過激，或者所持的理由乖謬。他們所謂『見仁見智，不可相強』(原文，『關於美惡的鑑別，無從辯起』)是說同一表現，或認為美暢流麗，或認為令人作嘔，都隨各人情性，無從致辯。但是我們知道這愉快與不愉快是機體上的感覺；所以相對論者誤把印象(Eindruck)認為表現

(Ausdruck)，而昧於美學上程序的眞相。

正當的解決，應該一面擯棄相對論，或是心理論（Psychologismus）及絕對論，而一面承認美惡的標準，雖是絕對，但是這個絕對性，非寄托於理想界的理智的絕對性乃是幻想力的本能的絕對性。我們承認每項眞正完美的表現動作爲美，而承認每項錯踪牴牾疏略不備的表現動作爲醜惡。

（以上節譯原書第十六章）

二二，論美術史上及文學史上沒有一貫的進步

所以在文學史上與藝術史上，如在他種的史上，『進步』的標準是所不能缺少的。我們要洞澈某種藝術作品的眞相，只能認淸作家所求解決的藝術問題（卽其命意）而去查明他的解決是否成功，成功到若何程度，不成功到若何程度。但是在文學史上及藝術史上，進步的標準，却與科學史上的進步，形式大不相同，正如藝術程序與科學程序性質之大不相同。

在科學的歷史，我們可以劃出一條進步或退步的直線。科學是屬于普通觀念，科學的問題可以用一個偉大的統系，或舉一個問題，來包括其餘，在這統系之間，再分等級及彼此關

理。這個眞理或是知識的性質，會耗了一切思想家的精神魄力：印度與希臘哲學家，回教與耶教的哲學家，剪短髮的與包頭巾的頭腦，戴假髮的與戴黑便帽的頭腦（如Heine所說）；並且還要耗了天下後世的多少精神魄力。但是藝術却是直覺，而直覺是個性，個性却天地間一種只有一個。所以要把人類的藝術創作，歸入一個進步及退步的直線上，是謬妄的做法。

藝術作品的歷史，形成一個進步的圈線，但是在這圈線上，每個有他自己的問題，而且只對于這個問題有所謂進步可言。倘使有許多人在同一材料用功夫，但是未能獨臻絕境，只能略近目標，我們說，這有進步了，再來了一個人能巧得天然，成爲絕藝，我們就說，這是已臻絕境了（「圈線已成了」）；而那進步也就截止，像文藝復興時代，用騎士義俠的材料來做詩的進步，從Pulci起到Ariost爲止境。Ariost之後，再有人要來玩弄這些詩料，最多不過是摹做效颦，或遠不逮前，或走極端，無論如何總是遜色於前，而成爲衰退現象，如Ariost之繼起者。到了再另起一圈線（派別），才又有進步：例如Cervantes比先前更加顯然自覺的出以諷刺格調（按：諷刺中世紀的騎士義俠材料）。所以你看十六世紀之末，意大利文學的衰退，還有什麼原因？就是沒有東西可說了，只能在已經用過千遍萬回的材料上盤纏，或是趨於波詭誕異而已。倘使那時代的意大利作家，能自覺其衰退，而把那裏退頹喪表現出來，他們就不

流為頹喪，而能在那時潛伏的新文學運動提前出來。若是材料不同時，也就沒有進步的圈線：Shakespeare不能算為比Dante進步，或是Goethe比 Shakespeare 進步：最多不過是說，Dante 比起中世紀的寫夢境者進步，Shakespeare 比以利沙伯時代的戲劇家進步，寫Werther及Faust前半部的Goethe比『狂飆』時代的作家進步罷了。甚至於野蠻民族的藝術，以藝術論，並不亞於文明人的藝術，只要他們能將野人的印象充分的表現出來。

二三，與這條科例相牴觸的各種謬說

對於這條文學史上及美學史上的殊特的進步標準，常有人牴觸，而且現在還有不少這樣的人；有一種人說意大利藝術胚胎於Giotto 而昌明於Raffael與 Tizian，實則Giotto自有他的獨到處，在經營他心中的情感材料，已盡人事之可能，完美無憾。自然他不能像 Raffael 的描畫身體，也不會像Tizian 的渲染配色，但 Raffael及 Tizian便能畫『聖佛蘭西與貧窮的結婚』(誓身貧乏)『聖佛蘭西之死』嗎？（按Giotto名畫為在Assisi二十八幅關於聖佛蘭西生平事蹟的壁畫）。一方面固然未能注意於文藝復興時代（即Raeffel 時代）所崇拜及研究的皓體豐肌之

美，而另一方面對於十三世紀的人(即Goth時人)所感覺的一種纖研秀麗纏綿淒楚之致，也覺意味蕭然。兩者既然缺乏共通之點，又何從去較量高下呢？

同一樣的錯誤，如美術史上有名的分類，分美術史爲三期，第一叫做東方時期，爲體裁與意境不合，而偏重體裁的時期，第二叫做古典時期，爲體裁與意境融和並重時期，第三叫做浪漫時期，爲體裁與意境的融和重新破壞而偏重意境時期。或者如另一種分類，第一東方美術，爲體裁未備的美術，第二古典的，體裁美備的美術，第三浪漫的或近代的，爲體裁與內涵並備的美術。我們明白，這『古典』與『浪漫』名詞，於許多意義之外，還指歷史上進步及退步的時期，而這進步與退步，却是對於不知什麼『人類的美術標準』而言。

我們可以照以下方式立定科學史與美術及文學分別的界限：科學是全人類在幾百千年中共同經營的一個整理的作品(Kunstwerk)；所以科學有一貫的進境：而其餘的作品却各有各的問題，各有各的境域。我們同時可以想到人類實際動作的歷史上相同或互異的例：在這歷史上，人類的共同理想(即精神的自由解放)，使人類共同的文化史得以成立，而一方另有個別的目標，不過是純粹經濟上的活動，總是破碎不全，限於個人的。現且不必去詳細說明。

二四，「進步」二字在美術界上的又一意義

所以照這樣講，人類沒有美學上的進步。所謂美學上的進步，並不是指眞正的美學上的進步，乃指我們歷史知識的逐漸增加豐富，幫助我們同情了解古今中外各地各族的藝術成績，而開拓我們的胸懷。比如我們只將十八世紀與現代一比較就覺得相差甚遠，十八世紀的人，總不能脫離自身的見解，去體會其餘，而我們現代人，却同時能欣賞希臘，羅馬，及東羅馬帝國的藝術——而且對於這些比前人更加眞正的了解體會——推而至於中世紀的，亞拉伯的，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及十八世紀 Barock(藝術派別名，重華麗粧飾)的藝術，同時又深入研究埃及，巴比倫，Etruskisch(羅馬立國以前之意大利族名)，甚至於有史以前的藝術。野人與文明人的不同，決不在於賦稟能力，因野人一樣有語言，心知，宗教，風俗，而且也是一個完備的人：所不同者，不過是文明人的思想動作，能貫穿支配地球上的一較大部分。我們不能確說我們比起 Perikles(希臘文化昌明時代之雅典王)時代的人精神上優勝。但是又誰能否認，我們心靈比他們豐富？不但多有希臘人自己的國粹，並且多有許多民族許多時代的寶藏，此外還有現代人自己的收獲。

此外，美學上的進步還有第二種同是不甚適當的意義，就是指文明人同野蠻人或半開化民族比較起來，精神上比較複雜，比較纖細，這可由他們的藝術作品看出來。這個進步，是在於社會普通的複雜情狀，而不在於藝術的動作自身，在於藝術的動作自身，用什麼題材，是毫無關係的。

美學上的進步，還有第三種意義，就是指一代的創作，比他代較多豐富的美感，較少疎漏不全頹喪的作品。依這個意義，我們可以講在十三世紀之末及十五世紀之末，有一種美學上的進步，一種藝術的復興。

以上就是我們在文學及美術史上所應牢記的最要幾點。（以上節譯原書第十七章）

眼

金子洋文著
沈端先譯

一

午前十一點鐘光景。

「今天不幹了！」照相店的主人這樣說着，回到了自己房裏。吩咐他的妻子，叫她拿出酒

來。

「爲什麼？」我望着他蒼白而緊張了的臉色，這樣的問。

「方纔，看見了一雙討厭的眼睛！我叫他稍微抬起頭來，那個客人便像吃驚一般的望着屋頂。大約因爲光線的原故，那雙眼睛，正和那時候的那人的完全一樣！隔了十年之後，又令我想起了那時候的討厭的戰爭來了。」

一直等他妻子拿酒出來，他總是一聲不響，我也祇好無言地望着。外面漂漾着的冷暗的陽光，使我覺得不安起來。

二

——他所講的說話，一字不改的抄在下面。

這是晴朗的晚上。

映在眼簾裏的，是廣漠的雪野，和照着蒼白色月光的天空。這種眺望，在正在打仗的他的心靈裏面，引起了甜蜜而柔和的感情。但是，他不能欣賞這種歡喜。在他身上，負着一種使命。他的心裏，充滿了陰暗悲慘而嚴肅的感情。

因爲食糧缺乏，所以前天晚上決定了槍斃三十個俘虜。這是長官一句說話決定了的事情。二十個兵士倍着十個俘虜，分做三組向着不同的途經出發。

「到那裏去？」俘虜問。

「到隣村去。」回答非常的客氣。

路上，兵士們大家說笑，但是俘虜們却是一個都沒有笑聲。

三十個人的皮鞋聲音，在雪上響着。這種聲響，對於人們給了一種異樣的不安。人們不看美麗的天空，也不再行談笑。在兵士中間，也怕再說謊了。

不知走了幾哩，在他，好像是狠短的時間。

突然，沉默被打破了。在離開三尺光景的前方，他聽見了一種拖長了「啊」字尾音的呻吟。一個俘虜跪在雪上，喊出了上帝的名字。

行列立刻潰澈起來，呼喚上帝的名字的那種悲痛的聲音，從十個俘虜嘴裏喊了出來。這種，狠可憐地都是人類最後的悲鳴！

「放！放！」

一瞬之後，他從後面聽到了很狠狽的軍曹的命令。槍聲響了，白烟忽然的湧了起來。十

個染着血的尸骸，剩下了呼喚上帝的聲音，橫臥在雪地上面。

在那個可怕的瞬間，他看見了自己所打死的那個俘虜的，兩手伸向美麗的天空而在那裏呼喚上帝的那雙悲痛的眼睛。

二一，一一，四。

五月的夢

式微

這是耶穌升天節的午後，瑟君幽靜地倚在藤端椅裏，聽着遠遠的一陣闖破寥寂的，進城的電車聲，戛的一聲停住了，又戛的一聲輾動地前進了，有如海濤的餘音，頻頻地送她入夢。

春來了的太陽，和暖而嬌豔的照遍了這小小的園子，五月的鈴蘭盛開着，白的，茄色的花朵與芬芳，在風中飄搖着。呀，熱情的五月，愛的季候！

車聲過去了，一陣小鳥啾啾相呼應的聲音，抬起頭來，却不見牠們的影迹，牠們是躲在花叢裏，陽光照到屋子裏了，室內陡然的是出了異樣的光明，然而為光明所遮不起的却是澈然的寂寞，像春水一樣的靈[illegible]漾於小小的屋子裏，

瑟君自到這村中來，還不過五天，可是一種寥寂與淒愁滿盈了她的心，時間對於淒愁的人是慢長的，五天的光陰，好像已經過了五年，想起巴黎好似一個遠夢，一個另一世界，在遼遠的彼方，她是好像被遺棄在別的又一個世界裏，只有單調與淒愁，與寂寞！

在巴黎，她的心境並不是常常好的，然而因爲有柳君，兩個人在一天裏至少是見到兩次，午飯與晚飯的時候，每遇星期日，有時是瑟君，有時是柳君，彼此過從，大家消磨着無聊的光陰，兩個人一見到便像貓與狗，——這是不限定的，有時瑟君做狗，有時柳君做貓，有時則又反之。——他們兩個人苦中作樂地儘量的說笑話：在爲這些笑話有時便吵架，有時便大笑，有時柳君一天不說話，有時瑟君忽然不去吃飯了，……他們兩個人居然造成了一個安靜而又熱鬧的他們的小世界。

瑟君在搬來的第一天晚上，晚飯後還寓時，一個人走在村中不平的小路上，陡然感到一種日暮的旅愁，也是一種不習慣，在巴黎，柳君是常常送她還寓的，她好像是一個剛離了母親的奶的小囡，她感得什麽都不慣適，還到寓居，她倚在椅裏，自己也不能明白是什麽原因的哭了起來，她感到什麽都不慣適，但她又說不出是那一樣不好來……

柳君，像她自己的哥哥一樣，她像他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但大家說他們倆是一對愛

人，並且他就要做她的丈夫了！丈夫，想起來這是何等可怕而又何等可以親暱的一個名字呀！她也願意有一個丈夫像他：他使她覺得可以親暱，但又使她敬畏，不過，他對她怎樣呢？她配做他的妻麼？

他們有時互相鼓勵着，有時又互相督責着，有時吵架了，——爲了一點小小的笑話。只是幾小時頂多的不高興，他們倆又回心轉意，溫柔地和好如初了！誰也沒有力量：連上帝也沒有力量把他們的心分離了起來。

那是一個星期三的晚間，柳君買得幾部好書：有一本是瑟君所最愛的(Pelléas et Mélisande)「貝雷阿與梅李桑特」梅特林克的劇，有着七色的畫，柳君以七百法郎的價值將牠買了來。

瑟君出柳君的寓是九時半，她手裏拏了幾本法文戲劇，是柳君託她代寄給他的一個好友，在里昂生着病的。

這是新雨後，街道上半濕，行人稀少，偶然從街頭的咖啡館裏傳出一兩聲笑語，有如空谷仙音。天空繁星燦然，夜風吹來，陣陣的感到清爽。

忽然從對面像旋風一般的轉過了一個黑影：『妹妹，妹妹，你到捨地方去？』瑟君沒有回

顯，頭遼遠的舉望天空，迅速的前走了。

『妹妹，姊妹，你不認識我了麽？』——『你路上好麽？你身體好麽？姆媽好麽？哥哥有信麽？』絲君趕上前一把拉住了她，問。『妹妹，寸心千古，你忘了麽？』接着又問。

『是的，我不認識你，你是誰？』——『走開！走開！』瑟君說，又自管前走了。

『妹妹呵，你這樣冷酷，你這樣殘忍！』——『說幾句話又何妨呢？』絲君又趕上了說。

『話已說完了，在雪湖的時候早已說完了！沒話了！』瑟君飛步跑了，絲君趕上去，又一把拉住了：『妹妹，我有一句話問你！』

『說來！』瑟君大聲地叱說。

『你究與柳君要好不？』

瑟君一聽這話，便忍不住的大聲笑了出來。

『啫！妹妹，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瑟君抬起頭來，只見絲君的兄及其好友從對面的旁路走過來了！

『瑟小姐，好？』絲君的兄走近脫了帽說：『我們來了已一星期了！』

『哦！』

正在這當兒，後一步的絲君的好友，也走上前來了，他脫下帽說：『瑟先生，好罷？』深深的還鞠了一躬，瑟君也無暇用想，只是念到古語所謂：『仇人相見，分外眼明。』他們對她之恨入於骨髓，不知他們的心中作若何的念？

瑟君還沒有工夫答語，絲君雖然已放了拉住她的肩臂的手，却又來問她拏的是什麼書，這裏面恰有一本小小的畫冊，是柳君在舊書堆上用了七十五個生丁買來的，開首有一張小小的畫着一個小孩子手裏拏了香腸，"Camarade" 一隻狗跟住了他，他便退到門脚邊。瑟君眞愛了這一張。便向柳君要了來。絲君正見了這畫冊面的幾個字，便伸手來奪，一邊問道：『這是什麼？』同時，絲君的女友又向瑟君說道：

『坐火車來的麼？那時候天氣正冷呵！』

『車裏倒不冷，很暖和的！』

『你住在什麼地方呵？』絲君的兄問：『同了到我們那裏去玩嘍!?』

絲君又來搶她拏了的畫冊及書：『不要動，這是要寄給一個生病的朋友的。』

『誰呵？』絲君又來搶，瑟君逃了，在旁邊，絲君竟又一把拉住了她：『禮貌點，再這樣，我就生氣。』瑟君說。

『你不給我看，我也要生氣呢！』絲君說。

『你生氣好了！我倒願意你生氣！』瑟君說完，便往她的寓居大門逃進，絲君又追了上來，直到樓角邊。直到樓角邊，他又將她拉住了。『妹妹，妹妹，我有句話問你，你與柳君要好不？』——『人家都說你與柳君已定了結婚的日期？』

『妹妹，妹妹，讓我認個罪！讓我認個罪！』絲君逼上一步！竟要擁吻她了，瑟君將面返身向了壁，已經到了盡處，沒可逃了。她喊道：『夠了！夠了！』她又奪身向樓梯下逃，絲君攔住了，她急得就把一本書拋下，絲君俯首去拾，瑟君乘間遂奪到了寓屋門口，急迫的按了三下電鈴：開出門來了！哦！這眞是一個救命的上帝，一個天使呀！

是房東的女瑠拐脚，『晚安呀，小姐！』瑟君沒有答應，便逃了進門。

『趕快關門！趕快關門！』瑟君用法語說。

『讓我進來罷，先生，我有幾句話要對她說。』

瑟君已經逃進自己的房間，將房門關上，又鎖起了。她也沒有脫外衣，放下書，坐在椅裏，心是鹿鹿的跳着，好像是心肺都倒置了，她頭昏，她焦急恐怖着，

忽然三下門聲，她跳了起來，『誰？』她問，她的話聲都發抖了。

『是我』！拐脚在門外，悅和的允聲，『那位先生已走了！』瑟君才敢開出門去。

『這一本書，喏！那位先生說是你掉下的！』瑟君接了牠。

『你嚇得怕了麼？』

『是的！』瑟君允了一聲，便將門關上了。

瑟君坐在椅上，心總是鹿鹿的跳，她看那畫册的一角已被搶而奪縐了，幸而"Camarade"還沒有撕破。她呆坐了好一刻，也沒有心緒作功課，便脫衣上牀睡了。可是她的心還是不平靜的恐怖地跳着，她眞覺得這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大驚嚇！從來所不曾有過的。請想，對於一個心靈全然漠不相識的男子，不要說是愛情，連感情也絲毫沒有的忽然要求強吻，這對於她是何等的難堪呢？誰有拏吻來復仇的麼？誰有拏吻來表示憎惡的麼？

瑟君睡在牀上，久久不能入睡，她想起過去的一切，深深地悵惘，又回憶剛才絲君的阿哥對她說這句話：『到我們那裏去玩嘍！？』還像在北京時的那樣對她謙恭，對她和愛的神色，她是一隻「香佛手」以前絲君曾這樣的給了她一個別號，是的，她是一隻「香佛手」，他們恨不能把她抱了去。她想到他們是曾經如何地好待了她，她也好待他們過的，然而這些都已過去了！已經很遠很遠，好像在別一個生命裏。這種相待的好處已經被惡處所埋淹得一絲也不

留了，

人與人間的關係之厚薄，原不過感情的好壞的比較及稱量，這雖然是無形的，然而却是顯然的，人是感情的動物，終究敵不過感情的堆積及驅使。

愛情是可以製造的，她相信，對於一個漠不相識的人，加以恩惠，便可築造起好感及愛來，就是父母兄弟間的親愛雖然半出自天生，半出自環境及機會，可是，也不過大家彼此憐惜體貼的，疾病相扶，危難相救，好感的堆積而已，一到了真是太過意不去了的時候，那說是兄弟，那說是父母，也要變成了漠然的不相關者。所以這是很易證明的：世上也有許多像仇敵似的子女對於父母，或父母對於子女，他們間，在旁人看去或許覺得他們都是好人，都不是頂惡的，然而在他們間却不相愛，却仇恨着，這是因爲連他們自己也都說不出所以然來的，日漸逐積的他們間製造惡處已過了他們間相待的好處了之故呀。

這一年多來，絲君他們所給於她的不過是逼迫，積毀與不理解的種種不近情的行爲，她只從他們這些行爲裏產生了怨恨與憎惡，與不信仰，對他們是沒情，他們以前對她的好處，都彼他們自己後來待她的惡處抵過了，淹沒了！

想到柳君，她對他也並不是絕對的愛好，她對於他以前有一個時候的負心也略有怨忿，

然而她恕諒他了，有如柳君恕諒她的一樣。他們現在所維持着的是人間的愛，是人生的愛。

她想了一陣，落了幾滴辛酸的眼淚，一歇靜默中，聽窗外瀟瀟的下起雨來了，好大的淒寂的雨聲，當落在鉛的屋簷上，釘釘的作着響。

她想着一對經過了世途艱苦的中年夫婦，他們應當不再與年青的夫婦們那樣地不知珍惜愛情，把他們的幸福在微微的苦痛的爐子上烤着，直到他們的生命之油乾涸為止。他們的生命已經有限，他們攜手相扶同履這困苦的人生道，他們是相愛的。這樣的事實在人世並不多，或者竟是沒有，然而這一種思想在一個多情的女孩的心腦裏，却是苦痛的。

瑟君時常感到孤寂，可是一想到死，便萬念澈然了：死是一個安息，一個平和，一個安靜，一個沉默，一個勝於一切的最大的愛之結束：好比一對和好的夫婦，妻不幸夭亡了，為丈夫者因為生活或是事業之故不能不再結婚，伊拋下一切，孤魂獨去了！反之，也一樣。

不知什麼時候，瑟君才入了睡，及至一翻身，醒了過來，摸了小桌上的表一看，還只六時，晨光已開始從窗帷透入，他的心又跳了，她好似赴敵的怯弱的軍人，她好似落了難。

此後她竟不敢一人出入，柳君便護送了她。

次日的晚間，她收到了一封信：

『妹妹，有一句話忘記告訴你，……』

隔日又收到了一封，共有兩張：一稱「女士」一則仍稱「妹妹」。

『我現在所要知道的，柳君待你好不？你愛柳君不？……』『倘然眞的如此，自然使我覺得人事的空虛！』還有一點恐嚇瑟君的意思。而另一紙稱「妹妹」的却又這樣寫着：『爲了我們雪湖的深情，爲了我們兩位母親，請你來一次，來談一次，不要怕，我决捨不得傷害我的愛人的。』

瑟君看完這封信，眞的笑了起來，男子的技倆，就不過是那些：甜言蜜語來欺騙，哀求訴苦利用女子易感多情的缺點可憐了他，或以不然將怎樣對付他所猜測的她的情人爲恐嚇，或以將以前通過的情書來發表，破壞名譽爲要逼，但瑟君却是不怕的，那些行爲，在中國社會上她見的也很多，如什麼自稱新英雄主義的情波記作者的某藝術家等一類。

瑟君在收到這信之前，已有一信寫寄給絲君的好友，請轉言的，那信是非常乾脆：

『所以請先生轉言，因爲覺得先生是最適合的。』

『我對他已盡過心，我現在是自由的，絕對的自由的。我要與誰談愛就愛，我的婚姻問題及一切沒有使何人能干涉我。』

『他們決絕我，我也決絕他們。』——『本來大家未始不可以有點友誼，無而大家相罵，卑視，吵鬧，這是事實。又何苦呢？人與人的交接本爲大家分得些彼此的快樂。所以友誼也不必有了。』

『我以爲人間感情上的事，無論鬧到怎樣地步，總要維持點詩意！那就是自由，坦白，尊重各人的人格，』——『這是最後的話，最後的態度，完結。就來覆信，也恕不回答了。』

這信去了，又立刻來了一封回信，却不是絲君的好友寫的，是絲君的：

『我承認我把愛人來試驗是我的錯誤，……將愛人丟在遠處，我也知道是危險的，而且不寄錢給她，於理也不合。……妹妹，你來，我一句也不罵你了，我只要向你流着熱淚。……我現在正需要你的同情與可憐呵！』

瑟君收到這封信，也着實覺得絲君是可憐的，而然，可憐他的不過是他受人愚弄，如今竟如他所料的懺悔了！然而，已經遲了！她能可憐他，然而他報酬她給他的可憐及同情却只是欺侮，這已輕是過去的事實。

她沉沉地想到去年今時的落磊流難的時日，提到經濟難免臭，然而他——絲君——之失信不寄錢她是爲經濟壓迫麼？他們以她爲「最毒婦人心」的女子呢。她並不是一樣化學的原料

可以給科學家試驗的，一個人，是有血肉感情的，不能與血肉及感情及人格開玩笑。

她想到這世上早已不該有她存在了，如果柳君與絲君是一樣的人，柳君是還有些人的感情呀！她入死出生，出生入死地到如今，回想到去年的今時，世上早該沒有她的存在了！她已經腐化了的死屍，或者她已經是一個女修士了，絲君還向那裏去叫『妹妹』稱『愛人』呢？向一個腐化了的死屍，或是向一個不見人面的女修士呢？瑟君想到這裏，她的心是酸痛了！

村中晚禱的鐘聲清澈而幽靜的送了來，才把瑟君的如夢一般的沉想打斷了，街頭傳過一陣陣婦女小孩的微輕的笑語，都是可以想見他們懷着了祝福的情緒還到他們的家裏。

夕陽淡淡的斜斜的掛在天邊，彩霞一抹，襯托着長空，良夜又開始了，『好夢呀！』瑟君立起來，靠近窗欄，淒愴而惆悵的情緒，想着。

一九二九，五，二〇，晚完。

讀林譯『西部前線平靜無事』以後

周伯涵

『有一本書叫作 Im Westen nichts Neues. 是現在轟動全球的戰事小說，成功的偉大作品很可以看看，你何妨買它一本呢！』這是四月間一位朋友向我說的。後來接連着在雜誌月刊

和報紙上，又看見許多關於這本書的論文和介紹。為好奇心所衝動的我，終於在暑假期內買到一本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德文原本而開始誦讀了。用六點多鐘的時間一氣把它讀完之後，我立刻想起德國München城啤酒的滋味來了。我以為德國人的作品的確是像他們的Münchener啤酒醇厚的味兒，絕對不是淡茶一般的美國作品所能比擬的，這本書買得很滿意，三塊錢花得真值得，當初曾經如此想過。夏季過去，秋天來了，這部書譯成中文將要出版的預告，也跟着同時在報紙上出現。是多麽可喜的一件事呀！素來不努力的中國翻譯界居然也會有這樣的成績，我又這般想過。終於在前幾天我的朋友T.先生把一本水沫書店出版林疑今先生譯的本子送我給看了。

翻譯這件事本來不甚好辦，信、達、雅三字都要做到談何容易，稍不留心極會弄出笑話來的。一個人誰沒有忽略的地方，和見識不到之處，所以任何一個翻譯家，錯誤二字終是不能全免的。因為如此要翻一本書，對於原文固然是不消說至少要有十分的了解，一方面是還須二十四分的細心。原文尚不能十分明瞭，又不肯下仔細工夫，那就萬萬不能勸纔了。我看過林先生所譯的書，感覺到他對於以上兩層都沒有作得盡善盡美，但是還沒有替他作義務校對的意思。拿書給我看的T.先生，起初是他頗有此種雅意，後來另外又有一位先生也表示贊

成，於是乎我幾不揣鄙陋，勉強打起精神寫了以後的幾句話：

(一)第一章七頁第十二三兩行原文是——

Tjaden und Müller haben ein paar Waschschüsseln aufgetrieben und...

在德文裏Schüssel這個字有碗，鉢，盆，盂幾種意義，但不是浴盆。浴盆是叫做Badewanne的，Waschen是洗濯，Waschüssel說它是洗衣服或什物的盆都可以，却不能當作別的東西。譯者因為誤解，在譯本第一章三頁第九行裏譯作——

第牙頓和歷勒爾找到兩隻浴盆……

(二)第一章七頁第十六行原文為——

Er ist und bleibt ein magerer Hering.

此處的Hering是靑魚，mager是瘦，但是在譯本的第一章四頁第二三兩行裏誤譯成——

第牙頓瘦得像根鈀子似地。

Harke或者Egge都是代表鈀子的德國字，無論如何不能和Hering混亂，不用說又是誤解了。

(三)第一章二十一頁第四五兩行原文作——

dass er nach vier Wochen Tornistertragen schon Plattfüsse bekam.

譯文第一章二十頁第十七行和廿一頁第一行譯出語句乃是——

一經四禮拜的負包袋，他的脚就腫了。

上半句雖然不好，還可以勉強講得過去，下半句可就荒謬得可憐了。因爲譯文所說的「脚腫」，是從Plattfüsse這個字譯出的，Plattfüss(此係單數字)的來源，又是根據Platt平而造成的。凡是骨質脆弱的人，常有這種現像，脚底平得和一塊板差不多，脚心完全沒有。此處實在是說脚底平了不是腫；然而我們的譯者林先生的神經過於敏銳了些，以爲背着很重的包裹而身體又不強健的人，跑過四個禮拜的遠路，他的脚由磨擦過甚而生熱，生熱而發炎，發炎中國說法不是腫了嗎？

（四）第二章廿八頁廿一行原文如左——

Er galt als der Scharfste Schinder des Kasernenhofes,...

Schinder 是一個罵人的字，凡是脾氣不好喜歡咆哮和虐待他人者，都彼他的對方用這個字來稱呼，含有不敬之意，與紀律聲名四字毫不相干。因爲不明Schinder 的本意，所以譯文第二章三十頁第十四行譯的是——

在軍營裏他有紀律最嚴的聲名，……

（五）第二章三十四頁第七八兩行原文乃——

"Du kannst 'meine Schnürschuhe für Müller mitnehmen,"

右邊一句話可譯作——

『你可以把我的靴子給摩勒爾帶了去。』

Schnüren 是繩線一類的東西，細帶當然也可以說。Schnurschuhe 是一種長統皮鞋，用鞋帶而不用鈕扣的，通容點叫它做靴也無不可。譯文中却多出「鑲花邊的」四個令人莫明其妙的字來，那一句是——

你可以將我鑲花邊的靴子帶給摩勒爾。

見譯本第二章三十七頁第十三四兩行。

（六）第三章四十頁第十行原文爲——

Der verzieht das Gesicht.

譯本第三章四十六頁第五行譯作——

他扮一扮面孔。

verziehen這個字是代表一種動作，大概有牽，扯和拉的意思，面孔上的肌肉發生這種動作大多是表示不高興和失望的樣子，「扮一扮面孔」。這句話大概不能算為準確的譯語，並且還有點杜撰。

(七)第三章四十頁第十九行原文是——

Katczinsky pfeift fachmännisch.

用口唇吹哨德文通用pfeifen這個字，即中國小說上常用的「胡哨」是也。fachmännisch 是根據Fachmann專家這個名詞而成的形容詞pfeift fachmännisch就是說哨子吹得很好，已經有專門家的程度了。譯本第三章四十六頁第七八兩行譯成一句絕妙而不可言的好句子，叫做——

嘉德哼熟識的吹嘯。

這句話照德文原意譯得固然是已經不對；因為裏面沒有哼字，再就中文方面講，更加是「麵杖吹火一竅不通」，而且一個人一張嘴同時既要哼，又須吹，末了還得嘯那裏能夠來得及呢。

(八)第四章五十五頁第四五兩行原文作——

unter dessen Schutz wir uns wohlfühlen.

譯文第四章六十四頁第三四兩行譯爲——

在這幕蓋之下，我們覺得是擠做一團。

這句話似乎應當譯作——

在這幕的掩護之下我們覺得舒適。

不知譯者怎樣把舒適二字誤解，糊裏糊塗的就把他們給擠作一團了。舒適德文字爲 Wohlfühlen。

（九）第四章五十五頁第六行原文如左——

und gibt mir Feuer.

此處乃是一句極簡單的話，譯出來是——

並且給我火。

火字在德文裏是 Feuer，這句的火字是說火柴因爲給火的人，先前曾經給過受火者一枝煙，（見原文上句（但是譯文神妙得很，竟會是——

然後有一點光亮。

見譯本第四章六十四頁第五行。

(十)第五章七十九頁第一二兩行原文——

Es ist beschwerlich, die einzelne Laus zu toten, wenn man hunderte hat.

Ungiziefer 和 Laus 是蝨子一類的東西，然而不是木虱。譯文第五章九十六頁第一二兩行譯文——

一個人有數百隻木虱的時候，一隻一隻來弄殺實是椿極討厭的事。

我以爲這兒須要把木字除去，不然人身上那裏會長出木虱呢！討厭二字不能代表原文中 beschwerlich 的字義，因爲它的本義是含有困難和麻煩兩種解釋的。

(十一)第五章七十九頁第七行原文是——

Es knackt, und sie sind erledigt.

譯文第五章九十六頁第五六兩行譯作——

克喇地一聲，牠們都被壓死了。

這句是承原文上句，說有許多蝨子被人丟入燒熱的皮鞋油盒蓋子裏，在一聲爆炸聲中，它們都完結了，都死了。erledigen 這個動詞字義是完結二字，不知譯者用什麽東西來把它們壓死，我却不明白！

（十二）第六章一百零二頁第二三兩行原文乃——

Auf dem Wege passieren wir eine zerschossene Schule, etwas

凡是炮火所轟毀的，都可以說zerschossene，沒有其他意義，但不過譯文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神譯是——

在路上的時候，我們經過一間炮彈學校。

passieren 是經過，Schule 是學校，zerschossen 是被轟壞：都是很容易明白的；但不知爲何竟有此妙文？見譯本第六章一百卄五頁第二三兩行。

（十三）第七章一百四十頁第七八兩行原文爲——

seine grosse Schnauze hat er verloren, seit er im Graben war.

譯文第七章一百七十二頁第五六兩行譯爲——

從他在戰壕以後，他將他的自傲態度弄掉了。

Schnauze 的原意是嘴，可是只限於獸類的，如若用到人身上去，那就不是好話而罵人了。gross 是大。grosse Schnauze 是用來罵喜歡亂說而好罵人者的常用名詞，把它弄掉了，就是不貧嘴不罵人了，並不是什麽自傲態度。

(十四)第八章一百九十二頁第十九二十兩行原文是——

...wie kranke Stöche,...

Störche是Storch「鸛」字的多數寫法，譯文第八章二百三十九頁第四行譯成——

……像是食蟲的鶴……

應當譯作——

……猶如病鸛……

(十五)第九章一百九十九頁第三行原文作——

Geschütze,

譯文第九章二百四十七頁第二行誤譯作——

槍。

此處須作「炮」方是。

(十六)第十章二百三十一頁第一行原文乃——

"Schwein gehabt"

譯文第十章二百八十八頁第十四行譯爲——

【猪】

譯者因爲不知道這口『猪』的來歷，和它的用處，所以就失去原意，單單譯成「猪」字，不曉得德國人有句成語叫做——

Schwein bringt Glück!

意思是說：猪是能夠招來幸福的，所以凡事如若碰着好幸運都說一聲——

Schwein gehabt.

譯成中文是『有猪』也就是說，有福，有幸運，碰得巧，不知這個的當然不能夠明瞭一切了。

(十七)第十一章二百八十四頁第五行原文如左——

Er zeigt auf Kat. "Er ist ja tot."

此處該譯爲——

他指着嘉德。『他是死了。』

譯文第十一章三百五十八第十七行是——

。

他背着嘉德，『他已經死僵得像木頭了。』

表面平靜無事』以後

「指」字誤「背」字。「僵得像木頭等」原文內無此意。

(十八)第十二章二百八十六頁九與十兩行原文——

Weil ich etwas Gas geschluckt habe.

譯文第十二章三百六十一頁第七行譯作——

因爲我吞了一塊毒氣；

氣體居然能以一塊一塊的吞下去，眞是新聞一件。etwas是一些或者少許。

以上是我在譯本全部十二章書裏面隨便找出來的幾個錯處，作爲例子，其餘牽強附會不妥當的地方，我也寫不了那麼許多，總而言之，聰明一點的人，只要看過這幾個樣子，大概也就能夠明白一切了。寫到此處本來應當截止的了，但是因爲看見報上此書二版出書的廣告，不得不再以義務校對的資格，向林先生進一點忠告。請他把譯本平心靜氣，詳詳細細大加修改一番，然後再繼續出版，若是永遠照現在的本子印下去，不但對不起德國的雷馬克，更加對不住國內一班花一元一角現大洋去買這本書的人。

最後我還要說句老實話，眞正譯得好的書，即使不投機，將來也不愁沒銷路，不請名人作序，也不會減少了它的價值和無人看，只要翻譯者心細胆小不忘記自己的責任，將來一定

會有很好結果的。

（校對所用德文本爲一九廿九年出版551—575千本）。

一九二九，十一，在吳淞同濟大學。

隨感錄

一　老大家的「砲聲」

冰禪

在友人處看見第九期的樂羣月刊，在國外看見國內的刊物，常抱着一種欣喜，順便就看到陳勺水先生譯的幾篇文字。聽說陳先生是文學界的「老大家」，於日文有二十年老資格，保險毫無錯誤，又是某種的權威，精通幾國的文字，這當然是非拜讀不可的。然而僅僅看到所譯藏原惟人氏俄國文學尖端要素一篇短文中，就使我覺得有三點奇怪：第一，原文簡潔明白的文字，被陳先生畫蛇添足，弄得冗長不堪，這大概是陳先生當了幾年教授，所以譯文也變成「講義」了；其次是人名照日文板譯，弄成刁鑽古怪，日本人用他們假名拼外國名字，已經不容易懂，陳先生再又從假名譯成漢字，結果就是牛頭不對馬嘴了。讀者只要將陳先生譯的

幾個人名看看，恐怕不能不頭痛罷。我想懂得幾國文字的陳先生最好費點氣力，將原名或英文名字寫出，不然介紹也有點等於不介紹了。然而就是這還不值得奇怪的，因爲近來從日文譯的書，許多就是從日文硬譯出來，決不能單怪陳先生；但是一看到「靜寂的砲聲」這個書名，就眞不能不令我伸舌頭了！砲聲而能靜寂，這眞是陳先生的發明。我一看藏原氏原文才恍然於陳先生致誤的由來了。原文譯作「静カナドン」，「ドン」讀作「董」，原有砲聲及午砲的意思，但此的ドン，係俄國的一條河名，地理上作 Don，中國地理書上似乎有人譯作頓河或屯河，這小說本係描寫頓河岸哥薩克民族生活的，原書名正可譯作「寂靜的頓河」，不意陳先生把一條河弄成大砲，於是砲聲也「靜寂」；大概這砲聲比蚊虫聲音還要小罷。其實「ドン」在日文中還有桒碗，衣兜，鈍重，噸，等義，陳先生何不譯成靜寂的桒碗呢？同時看見有方炎武君同一譯文在北新十七號上，譯作「靜物」，大概是懷疑這Don未必是砲，所以很虛心，而陳先生却悍然要砲聲寂靜了。本來翻譯的錯誤是常有的事，值不得多說，不過自負不凡的陳先生其翻譯不可信如此，不能不令人驚異了。今春看見陳先生論世界左派文壇，把死了骨頭都爛了的傑克倫敦，說他現在怎樣怎樣，叫死人復活。從前起死回生，現在又要河變成砲。只翻一二頁就是如此，其他連篇的大譯可信託到了怎樣的程度眞不能不使人懷疑了。我因而

想到，甚矣，譯事之難也；而更覺得「學有專攻」，老大家未必就般般會件件通，馬克斯無妨不懂文學；其次也覺得錯誤未見得人人能免，正無妨虛心謙遜一點，自吹包管一點錯誤也沒有馬上就露出破綻實在難乎爲情。

二　又是關於男女理髮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六日，瀋陽某報載：

省市中小各校奉教育廳令現均飭令學生凡男生不准剪女髮作鴨尾式而女生亦不准剪男髮作光頭式或平分式以示區別違則驅逐出校云(原文一字不易)

前幾年，北方某大學文科有學生理髮不許『向前直披』及『頂上簇聳』之佈告，當時語絲曾廣爲宣揚，今遼寧教育廳又有限制剪『鴨尾』『光頭』『平分』諸式之明令，眞是盛德有隣，後先輝映，烏可以不紀？

『髮式』，小事一端，然而頗蒙一般屠夫之垂注。猶憶在某一種屠夫的宰制下，剪髮的女子，固然全是亂黨，砍了；即男子，剪某式的，也是亂黨，砍了。——這是由『髮式』而可以認出牠們的敵人，髮式之時義大矣哉！

降而至於某大學文科的佈告，則不過想『登大雅之堂』；現在遼甯教廳的命令，亦不過要示男女之別，而其罰則，則僅僅驅逐出校了事，較諸屠夫們之鋼刀一揮，萬頭齊落之豪概，瞠乎後矣！

再說，女子剪髮，是曾目爲大逆不道，懸爲厲禁的；而今，卽舊的大本營也已翻然改圖，與以默認，——雖然尚不准剪『光頭式』與『平分式』，亦算退讓到一萬步了。

勒令男子拖辮子的事，似乎一時將不可能，卽勒令女子蓄髮，目下也尚未看見。一切反進化的勢力，都要一步步退入牠們的墳塋，關於理髮的種種，只是一幅局部的縮影而已。

譯註自修英文叢刊

△為自修英文者的祕寶

△為研究西洋文學的捷徑

叢刊之一

英漢對照 **屠介涅夫散文詩** 白棣 清野 同譯

屠介涅夫是俄國近代三大文豪之一，不獨長于小說，散文詩也是很有名的，此集是他晚年作品，一生的體驗與思索都凝集在這短小精鍊深沈偉大的小冊中，怪不得 Stoaulevich 說：「我不希望讀者一口氣讀完這許多散文詩，希望每天讀一篇，那麼可以從中得到什麼東西，深深的刻在讀者的腦際吧。」其價值之偉大可以想見了。

本叢刊之特色

一　精選近代西洋各國短篇小說，戲曲，詩歌，散文，文人尺牘，名家演說……等，以代表近代文學精神為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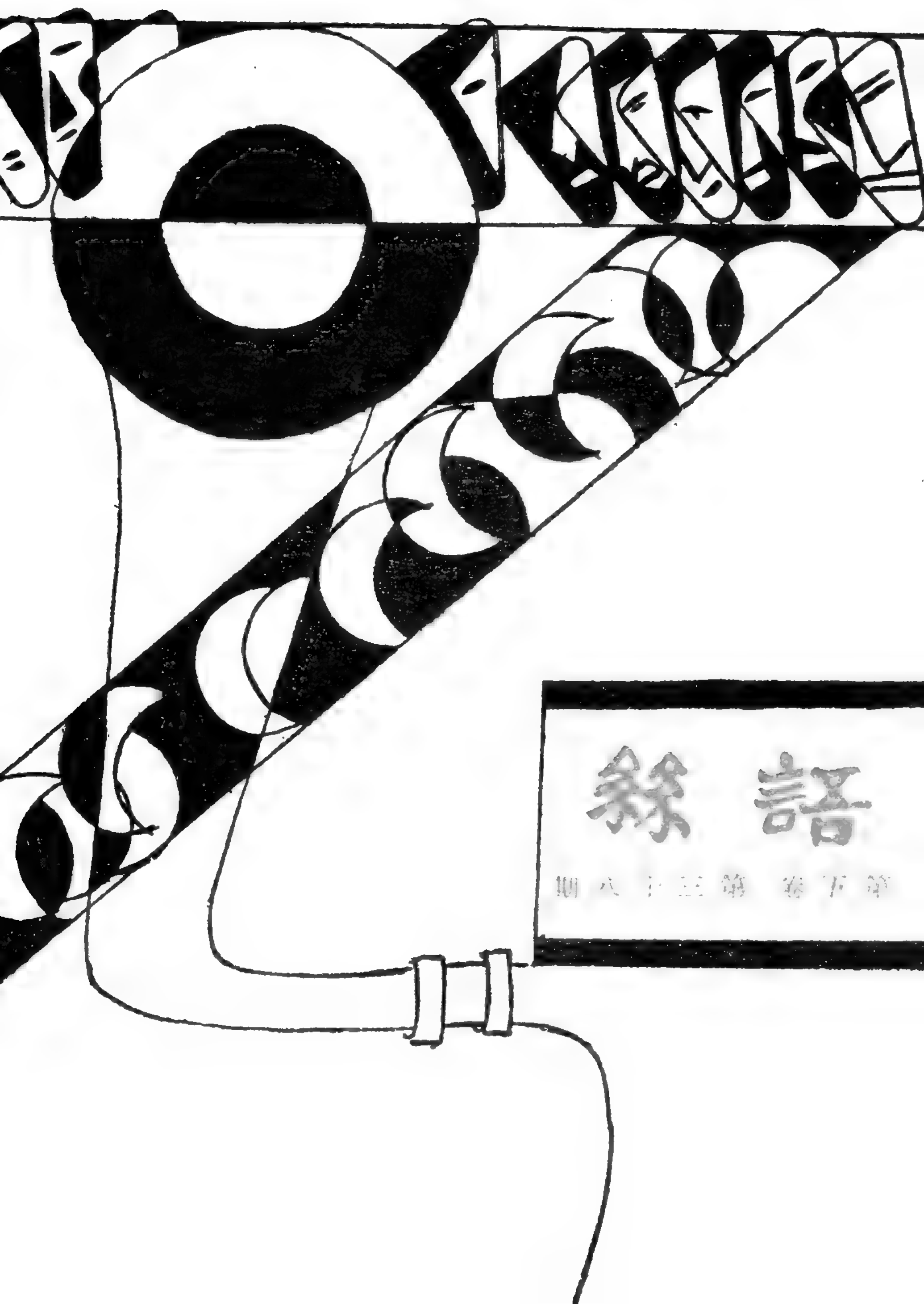
二　聘請專家翻譯兼加註釋，務求精確詳盡，一目瞭然。

三　英漢對照，使讀者有互相參證之便。

四　熟語成句，解釋詳明，使讀者打破一切文字上之困難。

五　裝訂精美，價格低廉，人人可購，人人喜讀。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語絲
第五卷 第三十八冊

經濟學說史

(Gide et Rist)　許楚生譯

著者是歐洲經濟學界最享盛名的兩位學者。他們這本書是從十八世紀之末，法國重農學派的經濟學說講起，一直到最近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的經濟學爲止，把百餘年來歐洲社會之變遷，思想界之更動，從經濟的出發點，條分縷晰的講明起來，使人讀了他們這本書，不獨於各家經濟學說有一個簡明扼要的認識，並且於歐洲社會的變革能得一個極清楚的判辨，爲學社會科學的人及關心政治社會改革的人所不可不讀的一本書。全書凡八十餘萬言。是早經英，德，俄，意十數國語言翻譯過，而並且得到過很大的聲譽的，譯者是根據原書最近改正新版譯述的。書分上下兩卷，不日出版。

語絲　第五卷，第三八期

Thomas Lovell Beddoes

——英文學的畸人之八——

小泉八雲講
侍桁譯

在過去的幾年間，一個以前極少知名的作家，突然變成爲新底超羣者。在他的生涯中，他沒有發表過着名底東西；他死後，他的文書收集起來，編纂了，並且付印了，但是幾乎沒有惹起任何注意。其後，主要地因爲詩人羅勃特布朗甯，用一種新方法強迫着使大衆注意了，所以現在命令着我們的興趣。

貝多斯是十九世紀初期的一個最奇異底文藝家，他是生於一八〇三年；並且他是出於文藝底家系——因爲他的母親是那偉大底女小說作家馬麗亞藹支窩斯(Maria Edgeworth)的姊妹。他的父親是一個醫學者。貝多斯入了牛津大學；但是很長久底時間他不知道他將來應從事什麼職業。他的嗜好是向着文學的；但是在這一方面他開始懷疑起來他自己的才幹，所以

最終決定於研究醫學，他到德國去，變成奇異地愛慕德國風俗，語言與生活的方式，並且除去短少底訪問外永不再回英國。在他所有的習慣，思想與應接的態度中，他變成異常德國底，因此傳說着就是他自己的朋友們也曾再三地誤認他爲德國人。但更使人奇異的是，他具有驚奇底成功寫了德文詩。

世界確實彷彿是向他微笑了；他繼續地得到高名，認識了許多學者底朋友，幾乎凡是他所希望的地位都能得到，但仍然一種對於生命的完全底厭惡來到他的心裏了：沒有方法可以治癒他；並且就是到了今天那原因也不爲人十分地理解。我們只知道，當他正在一個死體上施行解剖手術的時候，他不意地割了他自己，其後他在很長久底時間內帶着血毒地臥在床上；並且就在這次病中，他決心於自殺。在右腿的膝下部，他割了他自己——大概是想使他自己流血到死。但是他的朋友們發現了這種意外；所以非常小心地看護着他，並且他們監視着以防止他再要謀害。但無論如何，他的腿是必要割斷的了——壞疽已經併發了。腿切斷了貝多斯並未致死；但是當他方能持着拐杖離開了病院，他便走到一家藥店去，並且以他是一個醫生的權力，他能買了多量的名爲「矢毒」的怕人底南美洲的毒藥。回到病院中，他吞了那藥品。第二天他被發現死在床上了，身旁遺有一封信——一封極哲學底信，向他的朋友們告

別，但是所有關於他的煩擾與他自殺的原因完全沒有提。實在講，這封信讀着確像是一封論醫學事業的種種材料的普通底信。他死後，檢察他的文書，發現出來他曾經作了——只是爲娛樂他自己——一些極驚異底文學作品的這種事實。詩人羅勃特布朗甯與其他有教養的人們對於這些遺品發生了興趣；並且在不多年之前，在戈斯教授的編輯下，成爲兩卷地發行了他的著作。這兩卷書在十九世紀文學中給了貝多斯一種幾乎無比底地位。貝多斯的主要作品是一篇戲劇，名爲「死的嘲笑書」。當作一篇劇底文章看，它是有很多缺點的；但是散在其中的抒情詩是具有特殊創造底美；還有這一類的其他作品也是存在於旁的形式中。當貝多斯是不美麗的時候，至少他也是驚奇地感印人；並且他在冷嘲底與恐怖底一類詩中——在古怪與猙惡中——特別地優秀。

這些恐怖底詩總是要成爲珍品的；大概他們將得着一個地位是像艾得迦波的一些詩同樣地大膽。但貝多斯在詩中所以能要求於極高底地位者，甯可說是因爲他的特殊地優雅與纖細底詩歌。這些中的兩篇我想很可以引用過來；因爲也就是在這種時刻他的作品是能得到大衆的注意，並且他的詩節中的一些，可以比成打的批評都能更多地表白出他的自身於你們。

一般地承認他的抒情詩裏最美麗底是那篇名爲「夢的叫賣」的。

假若有夢來出賣，
　你將選何種的購買？
有些是價值一個報死的葬鐘；
　有些是一口高高底嘆聲，
那只能從生命的新鮮底王冠，
覆落下一片薔薇葉。
假若有夢來出賣，
訴說那憂愁與歡快，
並且叫賣人還响着那鐘聲，
　你將選何種的來買？

一所莊園，孤獨而寂寞，
　近旁便有陰處，

朦朧陰影下，甯靜我的哀愁，
直到我死歿。
從生命的新鮮底榮冠，
我極願，震落下一些寶珠。
假若夢是隨心地領有，
這最能醫治我的哀愁，
這是我所要買購。

比這些詩歌的微妙——這是使它們有名的——更不弱的，是它們中的魅人底哲學。你們不能太字句地理解這些詩歌。讓我們甯可假設這裏所說的夢是歡快——歡快只是在最深刻底意義時才是夢的，因爲所有的愉樂全是易變的，並且妄想是像我們寢睡中的幻覺。但妄想在它們的種種點上是極愉快底東西。設想我們能夠購買它們。我們若肯付代價時，我們可以買到許多東西。至於那些夢，我們只能以生命的代價買得到它們的，在我們未看到它們之前我們必須要死的。但是有許多旁的東西，我們可以很便宜地取得到——只要我們付極小痛苦的

代價。這位詩人說，生命只留給它這樣底希望——願意到一塊極寂靜底地方去居住，遠離開人間，而接近於自然，在那裏他可以夢想着直到他死時。就是到了那時，他仍不能完全地幸福。但假若他能領有了這種願望，那將能最好地醫治了他的痛苦。第二詩節第二行中的"Bowers"(陰處)這個字，不是本字的古意義，——那是當作「婦人室」講的，而是現代底意義——夏時中在樹葉下一塊安息的陰處。

這下面的一首短小底戀歌——滿充着火花與閃光的字句，是多麼優美呀。

我愛過你多少次呢，親愛的？
告訴我那有多少思索
在大氣中
新到的年裏，——
「永常」的最後底花片
顯露了它雪白而黑色的時間，
我愛你這樣多底次數啊，親愛的。

我更愛你多少次呢？
告訴我那有多少珠兒
　在銀鍊中
晚雨裏，——
從渦蕩底本體解繫
貫穿了銀星的眼目。
這樣多底次數啊，我更愛你！

「永常」在這裏所代表的，如「花片」美麗地暗示着，是當作年與日的驟雨或落雪；在這篇描像中，你們能夠以「黑色」或是黑時間來代表雪白底日子的陰影——如同一片雪花當着下落中負着它的陰影隨着它。第二詩節裏以銀珠的比喻來代表落雨的線，是越法更美妙了。「從渦蕩底本體解繫」，當然，是指着這種事實的，——所有的雨之泉源確實地是在於海。雨的線穿過了星星或是遊星的光，能夠極好地提醒了詩人那種從針孔穿過絲的効果。你必須要注

意到所有這些想像是奇異而且新鮮；這種「奇妙」的特質在貝多斯的全作品中，充溢着。只是在現今，對於這位詩人的鑑賞漸漸增長起來；但是不久之後，極像是你們將要時常看到有人引用他的話，到那時你們會覺得對於他的這點點底注意沒有什麼後悔的了。

笑

魯彥譯

保加利亞耐米羅夫作

他靜默而且不動的坐在石上，把肘靠在膝上，支着頭。他的旁邊有一個鐵製的十字架；他的週圍，在萎黃的草地中央。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十字架從野草，野花和樹木中伸了出來，靜默地打着瞌睡。陰黑的天空高處飛着長鏈似的雁群，從那邊，從大理石上面的一株大梅樹那邊，帶來了雀兒的叫聲，從遠遠的或處飛來了一種幾乎聽不見的羊群的鳴聲。

他總是這樣的靜默而且不動的坐在石上，可以看得見他那支着頭的多毛的粗筋的手，一部分的前額和濃密的異色的眉毛。

安靜而且沉寂，在許多熟睡的墳墓的中央。

★　★　★

在這個躺在寬大的岩山間的又濘泥又汚穢的村鎮裏，每年初秋有一個敲着尖利的鼓聲的馬戲班來到。馬戲班裏有一個專門使觀衆發笑的丑角。馬戲班未到時，全鎮就快活起來。鎮上有些人還記得，沒有幾年以前，正是這一個馬戲班，也是這一個丑角，曾經在這裏葬了一個女演員。但因爲這事情不算很重大，大家已不再講起了。現在大家所講的是關於那個丑角，他能這樣神奇地使人發笑，他甚至從觀衆的眼裏擠出了眼淚。

這裏有一個墓地，在這個墓地的南邊有一個高豎着鐵製的十字架的墳墓。一些濃密的野草差不多伸到了鐵栅欄的尖頂，野草的上面顯露着十字架的上部分，那上面有幾個幾乎看不清楚的模糊的字母：伊材林娜。

於是立刻就使人明白，在這個墳墓裏休息着的是一個叫做伊材林娜的女人。但這個叫做伊材林娜的很像沒有一個親戚在這裏，因此她的墳墓常爲野草和荆棘所掩蔽着。但牠每年中有一次却改換牠的服裝。到了初秋的時候，有一個灰白了頭髮，戴着灰色的小帽的人到這裏來，走進栅欄，細心地拔去了所有的野草和荆棘。於是泥土變成了新鮮而且鬆軟，墳墓變得非常的新，好像牠的居客是一個新的一樣。隨後這個人站起來，凝視着那名字。他高長，非常瘦削，棕紅色。他的鬍髭剃得很光滑，因爲他的面上起了縐紋，下顎有點前伸，因此他很

像一個老年的女人。憑他的黑色的，火一般的眼睛和美麗而正直的鼻子，可以推測出他從前是一個美麗的人。

他呆木得像一個釘住着的雕像，望着那名字；他的面上顯着凝思的神情，他的眼睛變得深沉而且憂傷的模糊。

橫過七年的堅實的生活的鏈子，他看見了一副玫瑰色的圓面孔，披着假髮似的灰白色的鬈髮，一對安靜的藍色的眼睛，長的睫毛，顯露着有點稀疏的白色的牙齒的微笑。隨後他看見她穿着緊身的衣服，騎在黑馬佐利身上，聽見她的孩子似的叫聲：「阿來夷，阿來夷，呵潑耳雅，呵潑耳雅，呵潑耳雅！……」於是佐利和伊材林娜便在圜場中狂風暴雨般飛馳起來。佐利急喘着氣，伊材林娜的鞭聲和驕傲的不息的「阿來夷，阿來夷」融流着。他站在後台，在紅幕的隙間窺看；他的心恐懼得撞了起來，神經緊張起來，頭痛了起來……最後佐利停下來，帶着伊材林娜離開了圜場，伊材林娜遠遠的對觀衆送着吻。

就是這樣的沉入在美麗而恐怖的過去，他坐倒在石上，把肘靠在膝上，支着頭，默想着伊材林娜。

為什麼伊材林娜不愛這個活潑而美麗的男子，只有上帝知道。在整整的四年中，自從她

來到這個馬戲班裏以後，他堅決地等待着她的恩寵，他甚至沒有一刻不幻想着，他每天都看見她在他的身邊，他顯然是很滿意的，因此他極其耐心地等待着她的愛，但雖然這樣，伊材林娜從來不曾對他微笑過。她只愛惜自己的美和青春，喜歡那些求情的事，願意生活在馬背上，如同一個眞正的天眞的孩子一般。只有那一個西班牙的耍球的魔術家常用他的冷淡的神氣使她興奮，但這雖使她比較的注意他，也不過是因爲好奇罷了。

伊材林娜的日子就是這樣的過去着。她沒有估計這個丑角的痛苦，他的非常的溫柔一點沒有被她所注意。甚至這事實，他們倆同是馬戲班裏數國人中僅有的那威人，也沒有觸動她的感覺。然而有一天晚上，他對她說了。這事情發生在後台，當他照着舊式的樣本塗着丑角的面孔，預備上台的時候。那些演技的人都在圍場裏，她穿着藍色的衣服，坐在椅子上，隨便的放射着她的天眞的眼光。

他站到她面前，面上塗着粉，頭上戴着可笑的帽子，感動地說了起來。他訴說他的苦惱，他的十年中從這裏飄泊到那裏所感覺的孤獨，他的無邊的痛苦，他的愛。於是那種熱烈的欲望，在每一個愛着女人和痛苦着的人的胸中所鼎沸着的，在他的靈魂裏發光了。

但當她毫不關心地聽着他的時候，她的面孔忽然變得快樂了，她開始大聲的笑了起來。

「你說，你說，」她叫着說，露着天真的微笑。

「這使你快樂嗎？」他痛苦地問。

「你很能使人快樂……看看你的面孔吧，牠是什麼樣的可笑呵。」

他沒有發氣，只在自己的面前揮了一揮手，走進圓場去，那裏的觀衆帶着快樂的笑聲迎接着他。

他們從這裏飄泊到那裏，重覆着他們的艱苦的日子。他不息地對她揭露出自己的愛衷，但伊材林娜永久是這樣的固執，不愛他。

但一天晚上，發生了預感的奇蹟。那匹太敏活的馬佐利，當牠帶着伊材林娜在場中疾馳的時候，很像是精力爆發了，用着全力飛跑起來。他，不息地在隙洞裏望着的，看出伊材林娜失了鎮定，在馬上幌搖了。這時他從後台跑了出來，已不能救那危險，佐利已經把美麗的騎者擲到地上了。

他用他的兩手搶了她，把她像孩子似的抱了回去，但她已半生半死，她的頭往後拖着，她的一隻手的關節流着血。他把她從這裏抱到那裏，跑着，恐怖地高聲的哼着，搖着手。

第二天夜間她在醫院裏睜開了眼睛。他站在她旁邊。

他看着她的蠟一樣白的將死的戰慄的面孔，看着她的急促地疼痛地跳動着的胸脯，聽着警告着不久卽將斷氣的短促的呼吸……

伊材林娜快要死了……在可怕的痛苦中浮游着，爲藍色的圓圈所圍繞着的眼睛，漸漸失了光，變得奇怪的，玻璃的一樣，額上起了皺紋，兩唇糢糊地低語着。

他跪在床邊，也糢糊地低語着。他的面孔在祈禱。他知道伊材林娜卽將死去，知道地上的一切都將隨着死去。

她微微動了一動，她的眼光凝集在他身上。無力的微笑使她的面孔發出光來，她的嘴唇低聲的說着：

「你還愛着我呵……」

他戰慄了起來。她用力掙扎着，伸出手來。他的兩手搶了她的手，嘴唇緊緊地吻着。

他請求她說出他盤整的四年中想思地想聽見的話。她告訴他說，現在，當她躺在垂死的床上，沒有誰希望在她身上失去時間的時候，當她看見他的靈魂中的痛苦的光的時候，當無邊的悲哀主宰了他的眼睛的時候，她的心中只感到了他的愛。

於是在這頃刻間，悲哀離開了他的面孔，牠露出了驕傲的神情，額上發起光來，嘴唇戰

慄着，在眉毛的上面顯現了偉大的思想的縐紋。

他撫摩着伊材林娜的蠟一般的小手，吻着，他的整個的血液裏感覺到了他的富有。在他看起來，她現在不會死了，因爲死是不能戰勝愛的；她不會死，因爲上帝知道他是怎樣的愛她，免得他毀壞他的幸福。

他看見她的痛苦也漸漸平靜了起來。她從垂死的痛苦的幕中望着他，愛撫着他的長久地被侮辱的靈魂。

「伊材林娜，伊材林娜，」他低聲的說，「我們是飄泊者，伊材林娜。我們從這裏到那裏，遠離了我們神聖的祖國，飄泊着去使人們快樂，使人們驚異，免得我們餓死，凍死。我們到處做着異地的賓客；人們的愛沒有加到我們的身上，因此我們什麽也沒有，在這世上絕對地什麽也沒有。這就是我爲什麽這樣的希望着你，我的親愛的伊材林娜。」

黎明時，她噓出了最後的一口氣。他站在死屍的旁邊。他的眼睛橫過思想的肉體望着她，在低垂的眉毛下發着尖銳的光。沒有憂傷侵擾他的心，也沒有眼淚從他的靈魂裏湧出來，只有沸滾的愛情的火焰燃燒着他的胸懷，愛比永久還長久，彷彿比上帝還有力。這就是他的不幸的整個的恐怖。

伊材林娜顯得雪一樣的白，僵硬的躺在死床上。雖然她的胸裏已斷了呼吸，但他的嘴唇還在繼續地對她低語。

他對她說，人生在他沒有意義了，但他要活下去想念她。他將再從這裏到那裏的飄泊，他將重覆着他數年來重覆着的生活，他將繼持着他的生活去想念她。他不願意死去，因爲墳墓裏是黑暗的，那裏沒有伊材林娜。

人家埋葬了伊材林娜。這一天裏佐利可怕的嘶號着，搖着牠的美麗的頭，蹬着牠的強有力的蹄子，在牠周圍掘着地。牠的叫聲飛到很遠的地方，也非常的可怕而且感人。

馬戲班重又從這裏到那裏去；往常的日子又一一開始了。尖利的鑼鼓聲又響了起來，四處飛着；年靑的意大利人演着可怕的蹤跳；西班牙人和平常一樣的冷淡地丟着他的球；兩個騎者在場中繼續着狂風暴雨般的飛馳；——都和從前一樣，彷彿不曾發生過什麼事情。

他的丑角的才能愈加長進起來，帶着加倍的經驗，使觀衆發着笑。但在他的眉毛中間起了兩條深刻的皺紋，他的前額陰黑了。他的眼光嚴厲而尖銳的凝注着，現出這樣的神情：好像他在想着完全於他的生活無關的事情。他靜默着，只在他走到觀衆面前，纔張開嘴唇來。

每天晚上，他重覆着他的表現，他用白粉塗着面孔，用紅粉搽着鼻子，在前額上畫了一

個十字架，嘴邊塗了兩條長的紅線，好像張大着嘴在微笑，隨後穿上一件大鈕扣的白衣，戴上長的可笑的帽子，走到觀衆面前去。

他忍着笑，開始講了起來，有一天他怎樣的走到剃頭店裏去，却誤入了女人的浴室裏：「王召我去吃午飯……」但笑脹破了他的肚子，他盡着所有的力笑了起來，隨後他想止住笑，而笑又來到了。於是他便用他整個的靈魂笑了起來。他大笑着，搖擺着，按着肚子，笑總是止不住，從他的胸裏強烈地湧了出來。觀衆起初發出快樂的叫聲，隨後全場就起了雷似的笑聲。數百個觀衆的面孔起了紅色，皺摺起來，每一個的嘴都大大的張開了，眼睛裏充滿了眼淚，頭和手的攢動以及昏亂的叫聲擾亂了平常的次序，全場紊亂了。

隨後他請求他們讓他回去，明天晚上再繼續講故事，因爲他希望安靜一點。

於是在擾攘的叫聲和掌聲中，他回到了後台，坐倒椅上去休息，隨後他洗了一洗面孔，去睡了。

在街上，沒有誰能夠猜到，這一個低低地戴着小帽，豎着可怕地兇惡的眉毛的人就是那個統治着數百個觀衆，用他的笑聲迷醉他們的魔術家丑角。

他從這一個馬戲班轉到那一個馬戲班，每年叫他加入的馬戲班到那個最能賺錢的鎮上

去。那些奏技的人們不曉得他爲什麼這樣固執地邀他們，都隨着他來到了他的第二祖國。在這裏，他感覺到了愛與恨，喜悅與憎惡。

一到這地方，他就祕密地跑到墓地裏，掃淸了伊材林娜的墳墓。拔去了野草，鬆散了泥土之後，墳墓便變成了新的，他的記憶也變成了新的。那些記憶離開了情感與思想的厚的面幕，淸楚地顯現了出來，彷彿那事情是在昨天纔發生一樣。他看見她坐在佐利的溫柔的膝上，狂風暴雨般飛跑着，勝利地安靜而且微笑，他又看見她手枕着頭睡熟着，他又看見她臨時的情形，隨後便來到了醫院裏的美麗而可怕的圖畫。

這種種從他的想像中過去後，他便開始低語起來，彷彿他相信她在聽着他的話。

「你覺得怎樣，伊材林娜？好嗎？很好嗎？謝謝你……」隨後他慢慢地繞着墳墓，用手巾拭去了十字架上的灰塵，加上說：

「世界一點沒有改變呢，伊材林娜。人們仍是這樣，如同你丟開他們的時候，就是在我後面，他們也仍會這樣的。我現在比從前笑得更好了……你喜歡這樣嗎？不嗎？呵，伊材林娜，怎麼辦呢？你知道，我是爲你而活着的。」

隨後他低下頭，默想着站了許久。

「我今年也只能在這裏躭擱一個星期……你願意更長久一點嗎？呵，我病了，我的太陽，我在這裏完全笑得病了。」

說完了這話，他又低聲的說一聲「再會吧」，便離開了墳墓。

到了晚上，故事又照樣的重覆了起來。但在這裏，在伊材林娜的骨頭和精靈所居住着的地方，他不安地而且不能睡眠地過了六夜，第七夜便發生了在別的地方不常發生的事情。

當他用胸中吹出的氣笑着的時候，久已萌芽的憎惡的情感便從他的靈魂的深處，從喉嚨裏，從舌頭裏湧了出來。這情感漸漸大了起來。充滿了他的靈魂，迸發在昏亂的輕蔑的笑聲裏。他望着那些皺摺的面孔和那些討厭地張大着的嘴，愈加強烈地笑着，因爲他的面孔化了裝，掩住了眞正的面貌，觀衆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他們只是在昏亂的痙攣中叫着，搖蕩着，流着眼淚望着他，他在觀衆的身上噴着可怕的笑聲，笑聲裏沸滾着輕蔑，憎惡，咒咀和狠毒。他笑着，他的連現在也沒有一顆明亮的火星的整個的過去，他的從青春到現在充滿着無間斷的笑聲的所有無窮盡的日子，現在都冒着火光在他面前顯露了出來，在他的興奮的靈魂裏充滿了他獨自所聽見的叫聲。他咒咀着他的日子，哭着他的悲哀的生活。在這輕蔑的情感裏，他看見那些所有的觀衆在怎樣張大了嘴，形成了一個千首的妖怪，這妖怪在用千百個綠

色的眼睛吮吸着他的靈魂的最後的生動的精液。

於是他盡着最後的力量蜆搖到後台，撲倒在椅子上。但在這裏也繼續着笑聲。牠已自然地從他的胸裏湧了出來，無法而且無力的湧着。他仰着頭，沉陷在痛苦的病中，空氣迅速地流出了他的胸口，無窮的眼淚從他的眼裏流出來，融化着臉上濃硬的粉。

第二天，當一切都已預備好可以走路的時候，他到伊材林娜那裏去告別了。

他朝着靜默的十字架微笑着，低聲的說了起來：

「我要走了，伊材林娜。昨天又和往年一樣的，我對觀衆發氣了。請你原諒我的不是，但想一想我一年中只能看見你一次，想一想這是多麼的苦惱吧！」

隨後他繞着墳墓，拔去了野草，拭去了十字架上的灰塵，沉思地微笑着。將近午間，他低下頭，舉起帽子，低聲的說：

「再會吧，伊材林娜，我們明年再見吧。」

於是他走了。他的低垂的頭回過來了好幾次，最後便隱沒在山崗的背後。

★　★　★

就是這樣的，他不動地坐在石上，眼光凝視着遠處。右邊，在一株乾枯的樹旁，這時來

了一匹吃草的紅馬，緩慢地蜺着尾巴。在這山峽的後背顯露着救火會的塔和工廠的煙囪。

他望着馬，對牠微笑着，彷彿想到了什麼，隨後他的眼光轉向遠處望去。他的瘦削的露骨的面孔許久許久地露着呆木的神色，彷彿在某一處天邊重現了一種很久很久所幻想着的什麼似的……但是眼光帶着睡眠的無力又離開了那裏，他的面孔重又變成了和平時一樣的陰暗而且神祕。在這荒涼的墓地的沉寂中有一種東西比幻影更其有力，因此幻想和夢一樣的透明而且容易消滅……爲什麼要幻想呢？

從某處的兵營中吹來了號角的聲音，山崗背後飛馳着一個騎兵，塵埃像雲似的在他後面捲着。如同每天一樣的沉默，長的送葬的隊伍走進了墓地的門，緩緩地在小徑上走着，走向一個新的墳墓去。

耐米羅夫(Dobri Nemirov)於一八八二年生於Rnscuk，爲現在保加利亞代表作家之一。他是一個寫實主義者，心理分析者，也是一個深懂女人的靈魂的作家。在世界語「保加利亞文選」中，耐米羅夫的作品只有這一篇，但在所有的作品中不能不說這是最動人的一篇了。

譯者附記。

東京的最後幾葉

無痕

（五）

「這回可是眞的像要走了！喂！××！你的好朋友已來找過你了！她說：今天下午或是晚上再回來送你；這是昨晚她要我告訴你的，現在她去看她的弟弟去了」。

『呀！那不是要害她由這里到福島再回來多跑一次了嗎？眞是不湊巧，那末她一定是沒接到我給她去的信：不然，她不會由京都跑到這里來了。我曾說要到她那里轉一轉方回去的呢」。

我暫時放下了手裏正包紮着的書籍，心裏感着抱歉的情緒，眼望着剛進來的T回答她的話。她也睜圓了那雙桂圓核似地小眼睛向我丶着，一面隨便伏身便坐在疊上又向我問道：

××！你能夠在國內替我留心到一點事作嗎？你回去究竟打算做什麼事呢？

『最近曾接到一位朋友的來信說？上干某中學要請一位音樂教師，你如願意，我可以介紹。怎末樣；你看這條件還可以麼」？

我一面說着便從一束舊信中抽出了一封信來遞給她。她略看了一看便笑着說道：

「我不想作這種無聊的事，如果是哪里請我去作校長倒還可以」！

「那末你不是正可以去嗎？你還沒看清楚嗎？那信末不是還注有一行說；『湖南某女中學要請一位能任校長或主任的人材』嗎？

我隨手將信又攤開在她面前指出那一行小字來給她看。她祗是搖頭着說：

「我想的也不是這種事，我看還是我們自己來開辦一個藝術大學罷」！

「我不敢讚此；而且我覺得國內的大學是太多了；中小學却又似乎是太少了」。

「總之，我并不想到什麼無名的學校裏去幹教書的事，起碼也要是個數一數二的學校裏要我去，而且我總在想能夠佔個校長地位方滿足我的慾望。……之喂！你難道就穿了這身衣服上車嗎」？

「我不穿這衣服穿甚麼呢？旅行的時間有好衣服也還不是去替人做擦布，況且我也沒有什麼好衣服可以出風頭」。

我說了這話看她似乎很無聊似地，心裏雖有點覺得抱歉不能多應酬她；手中却又不知不覺地在幹我自己的工作了，她起身向外走去，又回頭說道：

「晚上我們車站再見罷」！

「何必客氣呢」？

我口裏這樣説着，說裏還是覺得有點對不起她，但是我的時間和精神已不容我不這樣作。這有什麼法子呢！人事是祇能這樣敷悆的。不敷悆時別人就會怪你驕慢了。社會上的許多事，都是要這樣去學習得來的。阿！我現在自己已直覺的感得有，不得不學習這門功課的必要了。

午後正在洗澡，已聽得門口有人在問我在不在家，沒等下女來叫已知道是自福島回來的L，忙着好衣服走出浴室跑上樓來，L正坐在隔壁H的房裏替我在一縫個要寄給西京的L的舊衣包。她倚壁坐在太陽光線中，雖然這時天氣已差不多嚴冬，她依然還着了那件我們初次會面時她所着的舊呢夾袍，臉上滿浮了她平時具有的溫和微笑，態度從容的向我說道：

「我特地跑來留你到我那里去玩幾天再走，我是難得有空的；你也是忙人，此後的會面又不知在幾時，你聽我的話到我那里去玩幾天罷」！

「我又何嘗不想到你那裏去呢，但是你已來了，我想就這樣譚譚算了罷！勞人傷財的還跑甚麼呢！而且你也太累了，倒是在這里多休息一天回去的好」。

她見我這樣說時臉上稍現了躊躕的樣子，略停了一會兒方說：「那末再同到神田去買一次書籍畫片罷」！我很快的應許了她，便急急忙忙收拾好一切同出了宿舍。

在電車中她向我微笑着說：

「我差不多已成了鄉下人，今天穿了這很厚的太衣，眞是太熱了；但在京都却早已下過雪，那方面眞的很冷呢！昨天一跑到此地已知穿了牠是太熱了。

「你在那裏很忙罷！怎地到這時方來呢，不是早已放假了嗎」？

「久居鄉僻，沒等放假，就想跑來看你了。哪里！前天才放假呀」！

我一面聽着她那細微恬靜的說話聲音，一面心下想着，若是祇聽見她的談話和態度，眞的不會使人料到她是一位游歷了幾國的理學研究家。她這種親昵和肥的外觀表現，倒有點像個藝術學者。

到了目的地，我祇是愁着袋裏的錢要用盡，僅只選了幾張畫片預備回去送人用。她却選了一大堆，又買了些別的書籍，兩人的脅下都夾了很重的紙片和書籍，又跑到三越去買了一個甑子，是替她弟弟預備的過冬用的壓脚被。走出了三越沿路還買了點零星雜用東西。到了電車站上，她忽然笑起來說：

「這氈子爲什麼不叫三越的店員送到寄宿舍去呢？爲什麼要累累贅贅地自己來拿呢？眞是太笨了」。

她一面說着就想再回到三越去，我急忙拉住她說：

「現在已走到車站上，車一來便可以上車了，這時如再折回三越，你想是該多麼喫虧，這一段路倒不是要比由指個谷町電車站到宿舍還遠得多麼？如果那模樣做了，回去給她們知道，可就握不住她們的嘴要笑你是理學博士的計算法了呢」。

「哈哈！哈哈！……眞的太不合算了嗎」？

「一直在電車中我還在笑她的算法，她自己也覺得這失算越想越可笑了，末了她却怪起我爲什麼也沒想到那時叫店員送去的事來了。可是眞冤枉，我又哪里想得到在出了三越以後她又會再買上那麼許多累贅東西呢」？

（六）

在那樣黑暗的廚房裏，圍了一圈人，吵叫開飯，只聽見一個山東口音的廚子，口裏夾七雜八的用着中日合璧的話在答應；「就來，就得了，這里是三人的！那裏是二人的」！一路追

隨了這喧吵的聲音，我也拿了碗筷走到食堂裏去。L又特意買了些肉，親自炒了油奐絲來，亦坐在一起會餐，可是大家都喫得極忙亂，這是受了下女說自動車巳來了的影響。

我的身子巳坐在自動車中，耳中還應接不及的都是許多「再會！再會」！的聲音，車輪巳在展動了！我祗是毫無意識地望着經過的路傍那些店面招牌和電燈。心想，「這總算是眞巳走了，走了！原來我也會有一次這樣怕旅行的情境的表現。這眞可以使我自已又覺悟了一樁缺點」。車行的非常快，風也就從閉不嚴的窗縫裏直冒了進來。坐在我左邊的L問我有沒有帶手套，我舉起右手來給她看，同時又說道：

「這不是你方纔送我的一副嗎？那副舊的早巳被我收進手提箱裏去，本來巳不想帶，因爲你給我的新的沒處放，只好暫時且套在手上，却想不到這時正好用着牠，這可眞值得重重的謝謝你這臨別贈品了。」H坐在對面瞇細了眼睛笑望着我右面的Y說：

「怎地不作聲呀？她終於還不是走了！還不是給我猜着了，她是要回到上海去看她的朋友去的」！

「Y也祗報以微笑，却並沒開口大家都沉默着約過了廿分鐘；忽然我感覺得一陣頭暈，登時眼前一片燈光耀來，方又回復了平時的呼吸。

（七）

人生大舞台的幕，接連不斷地老是揭不完，捲起了一幕，又現出了一幕；纔過去一場，又來了一場？我對於這各種各樣的幕景，看得有時覺得是頭昏眼花；有時却又感覺着興味濃厚。「噢！這一幕又成了過去了，此後的開始呢」？我現在就如戲院中的座客正逢着了休息時的情緒一樣，睡在船艙裏的氈子上，兩眼望了脚邊放着的茶具，毫無注意的只是這樣糊裏糊塗的想。

忽然間大風來了，呼呼地直從稍遠的那方一個圓窗孔裏吹了進來。睡在我傍邊的一位L夫人用手招呼着剛走進來的日本茶房說：「喂！你把那扇窗去關一關」什麼？本來已開在那裏，爲什麼還要開？「哼！我叫你去關你就去關好了！還要多說什麼？哼！你們這種下等人又要想欺我們中華民國人嗎？眞是可惡！到了上海，你不要再想我給你一個酒錢」。『我聽不懂你的日本話，我去叫了中國茶房來能』！臨走出去時他又笑了笑望着她說：「我懂了！你是要關窗，但却說錯了要開窗，你倒又說了一大堆話，我們不會欺人的，你放心！哈哈」！

這茶房末了的幾句話一說出，引得全艙的人都哄笑了，我也禁不住看了她一眼心下想

道，這裏面老是人聲嘈雜的還不如走到上層去吸點海風。剛一想到就拿了圍巾跑出艙來，扶了梯子走到上面；恰巧欄杆傍邊僅只有兩三個人。我心裏先覺得清楚了許多，再加上冷風一陣陣地吹來，頭腦越覺清明了。海面是鏡一般的平，並沒有多大的浪花。天空也祇有幾片粉紅色的薄雲正在游行。雲的形像就如幾個半身側面的人影子似地，慢慢地聚攏了連成一片大旗似地；又拉長了漸漸地變成了一條腰帶。不知怎地，當時我的腦中又展開了前晚在東京驛的一幕來了。在L和H她們的背後遠遠地在月台上站着兩位日本女子，兩位中國男子，遙遙地依稀看得見她們的微笑，可是就是在緊傍着車窗的H她們也很沉默的沒有一個人開口。忽然間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什麼地方來的一片雄壯的歌聲，鬧得所有的人都慌了起來，我趕着再向車窗口去看時，已看不見一個認識的人，祇有那許多許多的五光十色的大小旗幟，和一排排的人頭，費了許多氣力時間去探望打聽，結果方知是他們所謂大帝國的人民在歡送他們被徵送到我國來的兵隊。他們的隊伍歌聲已停止，我再想探出頭去我　她們的影蹤時，車輪已向前展動了。「呀！五光十色的旗幟，一排排的人頭，這時候的神氣，眞是雄壯極了。以後呢？以後也許不久就如今日這般被送者一樣地去作犧牲品罷」？我這時候糢糢糊糊地腦中又起了這一個念頭。

論智識販賣所的夥計

梁遇春

「每門學問的天生仇敵是那門的教授。」——威廉·詹姆士

智識販賣所的夥計大約可分三種：第一種是著書立說，多半不大甘心老在這沒有多大出息的店裏混飯，想到衙門中顯顯身手的大學教授；第二種是安分守己，一聲不則，隨緣消歲月的中學教員；第三種是整天在店裏當苦工，每月十幾塊工錢有時還要給教育廳長先挪去，用做招待星期講演的學者（那就是比他們高兩級的著書立說的教授，）的小學教員。他們的苦樂雖也各各不同，他們却帶有個共同的色彩。好像錢莊裏的夥計總是現出一付勢利面孔，旅館裏的茶房沒有一個不是帶不道德的神氣，理髮匠老是愛修飾，做了下流社會裏的花花公子，以及個個汽車夫都使我們感到他們家裏必定有個姘頭。同樣地，教書匠具有一種獨有的色彩，那正同殺手臉上的橫肉一樣，做了他們終身的烙印。

糖餅店裏的夥計必定不喜歡食糖餅，布店的夥計穿的常是那價廉物不美的料子，「賣扇婆婆手遮日」是世界裏最普通的事情，所以智識販賣所的夥計是最不喜歡智識，失掉了求知慾望的人們。這也難怪他們，整天弄着那些東西，靠着那些東西來自己吃飯，養活妻子，不

管你高興不高興，每天總得把這些東西照例地說了幾十分鐘或者幾點鐘，今年教書復明年，春恨秋愁無暇管，他們怎麼不會討厭智識呢？就說牠是個絕代佳人，這樣子天天在一塊，一連十幾年老是同你卿卿我我，也會使你覺得膩了。所以對于智識，他們失丟了孩童都具有的那種好奇心。他們向來是不大買書的，充其量不過把圖書館的大本書籍搬十幾本囘家，擱在書架上讓灰塵，蠹魚同蜘蛛來嘗味，他們自己也忘却曾經借了圖書館的書，有時甚至于把這些書籍的名字開在黑板上，說這是他們班上的學生必須參考的書，害得老實的學生們到圖書館找書找不到，還急得要死；不過等到他們自己高据在講台之上的時節，也早忘却了當年情事，同樣慷慨地騰出家裏的書架替學校書庫省些地方了。他們天天把這些智識排在攤上，在他們眼裏這些智識好像是當混沌初開、乾坤始定之時，就已存在人間了，他們簡直沒有想到這些智識是古時富有好奇心的學者不惜萬千的艱苦，虎穴探子般從「自然」手裏奪來的。他們既看不到古昔學者的熱狂，對於智識本身又因爲太熟悉了生出厭倦的心情，所以他們老覺得智識是冰冷冷的，絕不會自己還想去探求這些凍手的東西了。學生的好奇心也是他們所不能了解的，所以在求眞理這齣的捉迷藏戲裏他們不能做學生們的眞正領袖，帶着他們狂歡地馳跑，有時却還免不了澆些冷水，截住了靑年們的興頭，願上帝赦着他們罷，阿門。然而他們

一度也做過學生，也懷過熱烈的夢想，許身于文藝或者科學之神，曾幾何時，熱血沸騰的心早停着不動，換來了這個二目無光的冷淡臉孔，隱在白亞士後面，并且不能原諒年青人的狂熱，可見親身經驗是天下裏最沒用的事，不然人們也不曾一代一代老兜同一的愚蠢圈子了。他們最喜歡那些把筆記寫得整整齊齊，伏貼貼地聽講的學生，最恨的是信口胡問的後生小子，他們立刻露出不豫的顏色，彷彿這有違乎敬師之道。法郎士在「伊壁鳩魯園」「The garden of Epicurus 裏有一段譏笑學者的文字，可以說是這班夥計們的最好寫眞。他說：「同學者們稍稍接觸一下就夠使我們看到他們是人類裏最沒有好奇心的。幾年前偶然在歐洲某大城裏，我去參觀那裏的博物院，在一個保管的學者的領導之下，他把裏面所搜集的化石很驕傲地，很愉快地講述給我聽。他給我許多很有價值的智識，一直講到鮮新世的岩層。但是我們一走到那個發現了人類最初遺痕的地層的陳列櫃旁邊，他的頭忽然轉向別的地方去了；對於我的問題他答道這是在他所管的陳列櫃之外。我知道魯莽了。誰也不該向一個學者問到不在他所管的陳列櫃之內的宇宙祕密。他對於牠們沒有感到興趣。」叫他們去鼓舞起學生求知的興趣，眞是等於找個失戀過的人去向年青人說出戀愛的福音，那的確是再滑稽也沒有的事。不過我們忽略過去，沒有下一個仔細的觀察，否則我們用不着看陸克，賈波林的片子，只須走

到學校裏去，想一想他們幹的實在是怎麼一回事，再看一看他們那種愼重其事的樣子，我們必定要笑得肚子疼起來了。

他們不止不肯自備了斧斤去求智識，你們若使把什麼新智識呈獻他們面前，他們是連保也不保的，這還算好呢，也許還要惡罵你們一陣，說是不懂得天高地厚，信口胡談。原來他們對於任何一門智識都組織有一個四平八穩的系統，整天在那裏按章分段，提綱絜領地說出許多大大小小的系統來。你看他們的教科書，那是他們的聖經，是前有總論，後有結論的。他們費盡苦心把前人所發現的智識編成這樣一個天羅地網，煉就了這個法寶，預備他們終身之用，同子孫百世之業。若使你點破了這法寶，使他們變成爲無棒可弄的猴子，那不是窮極的事嗎？從前人們嘲笑煩瑣學派的學者說道：當他們看到自然界裏有一種現象同亞里士多德書中所說的相反，他們甯可相信自己的眼看錯了，却不肯說亞里士多德所講的話是不對的。智識販賣所的夥計對於他們的系統所取的盲從固執的態度也是一樣的。聽說美國某大學有一位經濟思想史的教授，他所教的經濟思潮是截至一八九〇年爲止的，此後所發表的經濟學說他是毫不置問的，彷彿一八九〇後宇宙已經毀滅了，這是因爲他是在那年升做教授了，他也是在那年把他的思想鑄成了一篇隻字不能移的講義了。記得從前在北平時候，有一位同鄉

在一個專門學校電氣科讀書，他常對我說他先生所定的教科書都是在外國已經絕版了的，這是因為當這幾位教授十幾年前在美國過青燈黃卷生涯時是用這幾本書，他們不敢忘本，所以仍然捧着這本書走上十幾年後中國的大學講台。前年我聽到我這位同鄉畢業後也在一個專門學校教書，我暗想這本教科書恐怕要三代同堂了。這一半是慣性使然。在這販賣所裏跑走幾年之後，多半已經暮氣騰騰，更那裏找得到一股精力，翻個斛斗，將所知道的智識拿來受過新陳代謝的洗禮呢！一半是由於自衛本能，他們覺得他們這一套的智識是他們的惟一壁壘，若使有一方樹起降旛，歡迎新智識進來，他們只怕將來喧賓奪主，他們所懂的東西要全軍覆沒了，那麽甚至於影響到他們在店裏的地位。人們一碰到有切身利害的事情時，多半是只瞧利害，不顧是非的，這已變成為一種不自覺的習慣。學術界的權威者對於新學說總是不厭極端詆毀，他們有時還是不自知有什麽卑下的動機，只覺得對於新的東西有一種說不出的厭惡，也是因為這是不自覺的。惟其是不自覺的，所以是更可怕的。總之，他們已經同智識的活氣告別了，只抱個死沉沉的空架子，他們對於新發現是麻木不仁了，只知道倚老賣老地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白至使他們的血管變硬了，這又那裏是他們自己的罪過呢？

笛卡兒哲學的出發點是「我懷疑，所以我存在」；智識販賣所的夥計們的哲學的出發點

是「我肯定，所以我存在。」他們是以肯定爲生的，從走上講台一直到鈴聲响時，他們所說的全是十三分肯定的話，學生以爲他們該是無所不知的，他們亦以全知全能自豪。「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所謂好爲人師就是喜歡擺出我是什麼都懂得的神氣，對着別人說出十三分肯定的話。這種虛榮的根性是誰也有的，這班夥計們却天天都有機會來發揮這個低能的習氣，難怪他們都染上了誇大狂，不可一世地以正統正宗自命，覺得普天之下只有一條道理，那又是在他掌握之中的。這個色彩差不多是自三家村教讀先生以至于教思想史的教授所共有的。懷疑的精神早已風流雲散，月去星移了，剩下來的是一片慘淡無光，陰氣森森的眞理。Schiller說過：「只有錯誤纔是活的，智識却是死的。」那麼難怪智識販賣所裏的夥計是這麼死沉沉的。他們以販賣智識這塊招牌到處招搖，却先將智識的源泉——懷疑的精神——一筆勾銷，這是看見母雞生了金雞子，就把母雞殺死的辦法。他們不止自己這麼武斷一切，幷且把學生心中一些存疑的神聖火焰也弄熄了，這簡直是屠殺嬰兒。人們天天嘆道天才沒有出世，其實是有許多天才遭了這班夥計們的毒箭。我不相信學了文學概論，小說作法等課的人們還能夠寫出好小說來。英國一位詩人說道，我們一生的光陰常消磨在兩件事情上面，第一是在學校裏學到許多無謂的東西，第二是走出校門後把這些東西一一設法棄掉。最可惜的就是許多

人剛把這些垃圾棄盡，還我海闊天空時候，却壽終正寢了。

因此，我所最敬重的是那班常常告假，不大到店裏來的夥計們。他們的害處大概比較會少點罷！

終一

飽話半打(有序)

秋後，同居的朋友都分散了，全院只剩了我一個人。每天除了掃落葉，做飯，看報以外，別無他事。委實的，所謂家常便飯，柴米油鹽醬醋茶諸事，我知道的很清楚了；我儼然如同一個主婦——男扮的主婦。

譬如罷，我告訴你們：家常便飯，就是首先要清淡素淨的意思，無須到「便宜坊」去買鴨子；也無須到「稻香村」去買金華火腿，炒黃瓜片，加一豆腐湯足矣。此外，如柴，自然要乾的，免得生不着。如米，自然要多淘一淘，煮出飯來才好喫。如油，裏邊千萬不要落進水星子，否則炒菜時要炸得不休，自己喫苦子……又譬如燜飯罷，要時刻留神，不然就落下一大塊焦鍋疤。粥將開時，也必須迅速地揭開蓋子，以免沫子漫出來……等等，等等。

一天的三分之一，幾乎都是立在爐前和鍋邊，我哼不出詩，我念不到文章，我也夢想不到巴黎，夢想不到盧森堡公園，夢想不到萊蒙湖畔……

我喫的是家常便飯，肚子裏自然沒什麼魚，什麼肉；也沒有油滴滴的肥鴨子，也沒有紅鮮鮮的火腿。晚餐，僅只是拚命地喝粥；因爲貪喫一點小菜的原故，肚子喫得漲了，還要用粥湯來冲刷鹹得難耐的口齒，於是，我的肚裏也好像沸騰了似的，要漫了似的，幾點鐘幾點鐘地不舒服；有時甚至於自己對着燈講起胡話來，時而搖頭，時而晃腿，時而濡筆寫了出來——這些東西的下生，推究其故，則不外喫多了粥要漫溢的迫使罷了。和人家的漫話或自謙而稱爲漫話的漫話，實在不敢媲美，謹依實際的來源，名之爲飽話；其數六，恰半打也。

十月二十三日

（一）逆

中國的逆，大約是太多了，也許數不清數目，道不出名子來。他的特徵，就是賡續的，不斷的，或者叫他是連串的也可以。

我們住所的附近，有一個機關，幾年前我曾看見許多「老鄉」們，手裏拿着紙或薄布一類的小旗子，上邊寫着討逆軍第×師第×旅第×團第×營……招兵……

那個機關的門外，也是高高揭揚着一塊像輓聯似的白布，寫着：

「討逆軍第×師第×旅第……辦公處。」

光陰從來過得是怕人的，幾個月的中間，那塊白布，早已被風雨打得像一塊抹桌子的殘布了，看不出字來；生人也就不知道這里到底是作什麽的了。像我，自然是知道這里是討逆的辦公處；因爲那塊白布上的黑字，不知在我眼裏映過多少次了。

自然，我慶祝着，中國的逆，也像風雨過後了；天下是澄清的，甯靜的……

但，爲證明了我今日的定理，那個機關的門外，不久就換了一塊簇新的木牌，上邊依然寫着，而且更清楚了？

「討逆軍第…………辦公處。」

木牌上似乎還油過一次，惟恐黑字之易湮沒消蝕。

這樣的事實，明明告訴我，中國的逆，誠然大不易消！

最近，我走過那機關門外的時候，雖然冷靜多了，但門外依然掛着一個很熱鬧的牌子：

國民革命軍討逆軍第…………留守處。

牌子是木製的，也好像油過似的。

甚矣哉逆之不易消也!!

假如我記憶不錯時，我記得當年吳將軍在北京，某處曾掛過一個討逆軍司令部的牌子。後來張大元帥又把那塊「討逆……」的牌子，拿出來掛了一回，只是地方更動了一下。

由此，我所謂中國之逆，是連串的，翻餅式的，亦明矣！

(二)　帽子

我自己的一頂帽子，已經四五年不曾換了。生人有的就笑嘻嘻地說：

『這帽子不大時興了。』我如果把他的話變得斯文一點的，就是：

『足下之冠，已落伍矣。』

其實，我不在乎。

朋友們呢，有的不客氣地說：

『你這帽子完全像賣野藥的。』

『你戴了它，我就想起「楊槍五」(?)來。』

『誰是楊槍五(?)?』我連被打趣了還不知道是誰地問。

『楊槍五(?)麼?……哈……哈……哈……』接着是他們支不住腰地大笑。

一定地，我的帽子是很難看，這年頭，什麼一不時興便糟了！

我也知道戴一頂新帽子好，不過無論如何我是喜歡戴舊帽，穿舊鞋；因爲那個才合我的適，幷且覺得舒怛。

我記得今年的夏季草帽，都興得五顏六色了，也許罷，歐戰後顏料又便宜了，什麼東西都是著點「色」才好看——不，才打眼。

所以，這年頭，「時尚」是不得不講些，不過有一部分人是苦了。譬如我現在有錢能買一頂新帽子，第一個是樣子問題來了：

——是反邊呢？是平邊呢？

——是中折呢？是「打鳥」呢？

第二是顏色問題，這似乎更困難一些了：

——綠的？不行不行，那是罵人的。

——黑的？不妥不妥，人家要笑我是裝藝術家。

——赭的？赭的倒可以，不過太好褪色了，三天兩天過後，保不定人家又說落伍了。

——灰的？我根本不喜歡灰色，一個人的頭上，蒙着灰色是不甚好看的。

——那末赤色的？啊，更不安，頭要隨着它遭殃！這年頭雖有不少青年喜歡大紅顏色，但商人總是膽小的，他們倒大做其紅的坤鞋，紅的圍腰，紅的手套……只是不敢做一頂紅的帽子。

——白的？沒有，那成了孝子了……

想來想去，還是毫無結果。仍舊戴着這頂舊點的帽子吧，朋友們看見了它，倒還有為它笑得直不起腰來的哩。

（三）　南京

自從遷都以後，北京似乎變得蕭條多了——雖然有一部分的人，如油漆匠，他們忙着去塗換北京的「京」字；如鑄字工，他們日夜趕鑄着北平的「平」字，則不在此例——真的，北京自從改了一個屁字(P)——如去年語絲上某先生的簡稱——似乎是蕭條得多了。東里貼着「此房招租」，西里貼着「吉房出售」。許多商舖，有關門大吉的；有清理帳目的；有擇日開市的……真是指不勝屈了。但有些商人，他們也似乎有些「天才」，這種「天才」，只可惜作了一次馬後砲。去年冬天，我曾見過幾家商店，大門緊扃，而門外卻貼着一個耀武揚威的紅紙條兒，上寫：

「本店現已移往南京，請賜顧諸君注意。」

奇了，不知道叫人注意他們是因賠本而關門，還是叫人注意他們因賣買興隆而遷往國都之所在——南京——也！

自然，不只作生意的，無論作什麼，他們的對象總是「人」。過去北京的歷史，以月餅一例而論罷，我記得很久很久以前，是講究滿洲翻毛月餅的。後來，南式月餅流行了；後來，廣東月餅膾炙人口；後來，奉天月餅暢銷於世。……今年呢，山西月餅盛極一時了。

我所知道南京的名物是板鴨和小肚，但今年又知道一樣了，在一家賣酒的飯館裏，大書特書着。

「南京螃蟹。」

探其代價，則每個三毛四毛五毛……不等，比市上買的每斤價錢還貴出一倍兩倍三倍不止！

我審究其故，大概得着這麼一個結論：

蟹，橫行物也；不遠千里而來。可謂稀奇而又不易，又何況是從南京呢!?

（四）口頭廣告

夏天，C君曾告訴我一件小事，這件小事他也是間接聽來的。

底下，就是一位主人公說的話，主人公係女性，某校高材(?)生。

『我前天去北海，在假山石的後邊，一座小亭裏獨自休息着；不久，兩個男子也進了亭子，坐在另一邊的欄杆上。自然，他們的眼睛不只看景緻……

『那兩個男子後來接談了，幷沒有什麼怕人聽見的樣子：

「你的小說集怎麼還沒有出版呢？」某甲問。

「聽誰說的？……」某乙彷彿很客氣地不加可否。

中間，停了一會。

「眞的，我還忘了問你，今天這樣好的天氣，光線這麼充足，你怎麼不把畫架畫布帶出來寫生呢？」某乙復問某甲。

………………

『後來我離開他們了，不知他們還說了些什麼。他們的話，眞是讓我笑在心裏了。』女主人公把這段經歷說完，顯着有些自得的模樣。

據C說，女主人公幷不是什麼美人，甚至於是連一個普通人都看不上眼的。

『她的話我不相信呢，』C君接着提出他的意見了：

『像她那付玉顏，誰能去愛她？她看不起人家，我想人家也許是故意地拿她開心。人家的意思，就是問：能寫的爲什麽不把這樣的人物裝進小說去；能畫的爲什麽不把這樣的人物畫下來……』

C君的話，似乎又未免過火一點了。

在我，對於他們三位——兩男一女——的「坦白」的態度，倒着實有些佩服！

這年頭，誰知道你是文學家？誰知道你是藝術家？誰知道你是美人呢？假如沒有人代你大吹大擂大登廣告，那眞是「一個火山的噴口，誰也不來過問」了！

現在，我告訴你們，有了有了，你們看了上邊的那件小事，你們可以知道了：廣告，自己也可以登的，要巧妙地登在口頭！

願意人家知道你的，鑑賞你的，盍興乎一試！

（五）偶聞二則

A：建設大事

大約是去年的冬天，有一個朋友去南京觀光回來，他很好談吐，他一個一個地報告南京

的行政公署來：

『某委員會，一等建築物也，外交部，二等建築物也，某處，三等建築物也，某處某處，四等五等建築物也……』

『一切都是建設中吧？』

『是的是的，譬如馬路罷，正修築着。』

『已成的呢？』

『我臨來的時候，已經完成一條了。』

『很好罷？』

『是的，非常地寬闊！』

『有多長呢？』

『嗯……也和寬度差不多罷。』

依幾何上的定例，寬與長相等故，此馬路爲Square形。

應用，如畫兩對角線，在其交點上立一偉人銅像，則拜望銅像的人，必不致爭前恐後，

因皆等距離也。

B：奠基禮

北平郊外某大學，大約是麵包消耗量最多的一個大學了，他們有兩輛(？)蒸籠似的Taxi頗爲城裏人所注目。

今夏又添蓋兩所洋樓——一所是什麽館，一所是學生寄宿舍。校長在行過奠基禮，演說道：

「……希望我們這個寄宿舍裏，將來也要產生像雪萊……那般人……」

最好再立一個劇場，以便莎士比亞等大文豪源源而出——我想提議了！

(六) 現代戀愛素描

A，時：春夏秋冬，一年三百六十日，白天，晚間，夜裏。

B，地：春天大都在公園；夏天大都在山地；秋天大都在郊野，冬天在家裏，劇場電影院亦可。在公園裏則西餐館前，松柏蔭下，在山地則流水淙淙處，平滑的岩石上。郊外則莫過於草地。家裏則隨便，但最好的是在二人沙發上。劇場與電影院，坐在Box裏頂妙了……

C，對話——

男：哦！…………

女：喲！…………

男：妹妹。

女：哥哥。

——沉默一會，男女互視。

男：你愛我麽？（哭喪着臉地。）

女：我愛你（玩弄手帕。）

男：（安心介）：

女：你愛我麽？（斜着頸子。）

男：我愛你！（精神亢進地。）

女：（不語，羞介。）

——沉默着，男女互倚。

男：你眞愛我麽？

女：我眞愛你！你也眞愛我麼？

男：我當然是眞愛你，愛極了你了！我永遠地愛着你，直到海枯石爛……

女：(抬着睫毛，注目地望他。)

男：你呢？你恐怕不能永遠地愛我吧？女子，逢到比第一個更愛她的男子，她便另去愛第二個了……

女：嗐，你的話恐怕說顚倒了吧？我是永遠地愛你！

——又復沉默下去了，都彷彿千言萬語，也道不盡此刻的心情。

男：萬一再有旁人愛你呢！比我還愛你？

女：(呆了一會。)不能的，絕不可能的！像我這樣的女子，誰也不愛的……(喟然地)就恐怕將來別個女子再愛上你罷了！

男：不會的，唉，像我這樣的男子，誰也不愛的……(飢喝般地望着她。)

——幕——

完

英國詩歌選

英漢對照
并加註解

梁遇春選譯

你們喜歡讀英國詩歌嗎？你們又覺得有許多難懂的地方，想找一個眞懂得英詩，又是具有耐心的人來替你們一一字字地解釋嗎？

你們想對于英國詩歌的演進有個具體的概念嗎？你們想多讀些會親切地感動你們的心靈的當代詩歌嗎？

你們要看到中國詩裏所無，外國詩裏所特有的種種形式，境界同情調嗎？你們打算拿外國詩歌來做創造中國新詩的參攷嗎？

那麼，請你們讀這本英漢對照，幷加詳註的英國詩歌選。

全書包含有一百幾十首的詩歌，自古代民歌起一直到當代的詩人止，中間以十九世紀的浪漫派同當代詩人佔的篇幅爲最多。裏面所選的是具了種種不同的色彩的，沈雄悲壯，有的柔情如水，有的是熱烈的戀歌，有的是詛咒愛情，有的用簡單的詞句說出宇宙中的頂大神祕，有的淒涼地哭着人世的空虛，有的是現出一片純潔的童心，有的是借個世路已慣的老人的口吻，此外沉醉于「自然」之中所發的讚美歌聲同爲着不幸人兒而痛哭的同情的淚花……讀起來的確能夠對于英國詩歌有個深切的了解。

欲增進自己英文程度的青年們讀到這本書，只覺得一身浸在詩情之中，絲毫不感到攻讀外國文字時所常有的枯燥無聊，一定會捨不得放下。

英漢對照

英美獨幕劇選

顧仲彝譯註

這是學生自修英文最有益最有趣的書，也是研究歐美戲劇最方便的入門。內容包括五篇歐美最著名的獨幕劇：

（一）Moliere; The Jealousy of Le Barbouille 莫利哀的鮑浦伊的嫉妒。

（二）T. Galsworthy: The First and the Last 高華爾綏的最先與最後。

（三）Helburn: Enter the Hero 赫爾般的英雄進來了。

（四）A. A. Milne: The Boy Comes Home 密倫的回家的孩子。

（五）Dunsany: The Golden Doon 丹色尼的金色的惡運。

這五本戲代表五種不同的獨幕劇。莫利哀的輕盈玲瓏，代表法國喜劇的一種；高爾華綏的是一篇深切的悲劇，看了不能不嘆人情的苛酷；赫爾般的又是一種悲喜兼有，想入非非的濃烈作品，但從淺笑裏見到人生根本的悲哀；密倫的代表英國雅淡而美於詞令的作風；丹色尼的是新浪漫派的產品，與別家格調完全不同，神秘簡樸，但含意却極深。

顧仲彝先生擅長翻譯，他能把原意委婉達出，使讀者與原文對讀時，眞像清水裏的倒影，纖微畢現，且最重要的功用，念了這種翻譯文字，於英語及翻譯法都有極大的裨益。

英漢對照

英國小品文選

梁遇春譯註

小品文（Essay）是中國文壇上新開的一朶小花，可惜英美小品文的譯本太少，所以青年們寫起小寫文不能像寫短篇小說那樣有良好的成績。幷且小品文的妙處全在那種拈花微笑的境界同靈活輕鬆的文筆，想去欣賞，讀者的外國文程度一定要比較好點纔行。這本小品文選的目的就是想增加一般學生對於西洋小品文的鑑賞能力，將來自己寫出小品文，也能夠像她們那樣可喜。

這本集子裏選有從十八世紀起到現在止二十位英國小品文名家（一半是當代的文人），每人都有一篇的代表作品，讀者很可以看出英國小品文的演進同目前的趨勢。

小品文最注重的是風格，所以這二十篇全是流利可誦的絕妙散文，想增進自己英文程度的人們很可以將牠們拿來爛讀。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語絲
第五卷 第三十九期

昨日之花

劉大杰著
實價七角

這，這是一本衝破沉悶的混亂的今日中國文壇傑作。在充滿着浪漫的戀愛小說和空呼口號的革命文學的中國文壇，這是幾篇能深一層的寫出時代病和和人間苦的精心結構的作品。作者底人生觀，在本書裏，有一個大大的轉變，也可以說，作者的藝術和思想，在昨日之花裏，很成熟地表現了。愛好文藝小說的人們，不要忘記了這本書。

衝出雲圍的月亮

蔣光慈著
實價八角

蔣先生在中國文壇上底地位，無容再來介紹了。本書爲蔣先生最近的傑作，敘述我們的時代有三種傾向，而以一個流落在上海的女黨人作爲通篇的線索。其結構的謹嚴，筆勢的雄偉，描寫的深刻，實爲中國文壇上所僅見。革命的青年，不可不人手一篇也。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語絲　第五卷，第三九期

英美的左傾文學

士驥譯

——日本北村喜人著——

此篇小論文，祇止於記述四五個英美的普魯萊塔利亞作家——嚴格說，即含有若干普魯萊塔利亞的傾向的作家。

可能的話想依底下的順序一論英美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即由使此種文學生長發展起來的社會諸條件以至此種文學的活動已活躍到如何程度的現狀，及各個作家的地位及特質。雖理應如此論述，不幸我沒有充分的材料。

沒有充分的材料的理由，不一定是由於我的不努力，英美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是全無現於表面上的活動的，因而連充分的材料也得不到。或許還是說無所謂普魯萊塔利亞文學來的適切罷。

不必說，美和英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前者表示出了資本主義的爛熟期，反之，後者已可看到資本主義衰微的徵候。但兩者都用合理化的政策來阻止着左翼運動的進行，因而無產運動都是右翼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因此就造不起能作普魯萊塔利亞文藝運動的活潑的活動的社會基礎。勞農俄國的文學的活動，差不多大部已集中於普魯萊塔利亞文學，德國的左翼文藝，也呈活潑的生氣，在日本，也因數年來勞働運動的加速度的長成，給關於普魯萊塔利亞的文學的爭論以活氣，使作品的創作活動也興了起來，而英美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的活動，比較起來不得不說很落後了。

在這點上，也可說英美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尚未具有可成爲問題的對象的完全的狀態。但勞働運動中的左翼分子的活躍和未組織的大衆結合了而生出來的社會情勢的變化，我們可預想其必會使普魯萊塔利亞文學長成起來的能。

在英國文學中我們是知道有社會主義的傾向(有時僅止於改良主義的程度)的老大作家的一羣的。即蕭伯訥，韋爾斯，千史脫頓，高爾斯華綏等等。但這些就算可作爲使新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之花開放起來的一塊泥土，欲創作和指導它，則已不免過於是微温的存在了。那麽新時代的作家中有可代替他們的人嗎？我們能從年青的作家中尋到底下的名字。即杜格萊

史・哥爾特林，孟洛，女流作家蘭貝卡・魏斯脫，以及愛爾蘭的文學者賴姆・福萊脫，約翰沃開西等。

歐戰在人們心胸中強烈的種下了帝國主義的戰爭的慘禍和不合理。大戰正酣之際，反對它的氣運就已起於各處。至此，就算不是爲階級的利害而戰的明確的意志，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色彩很濃的作品却出現了。在於此種傾向下的作品，有哥爾特林的戲曲爲自由的戰及孟洛的長篇戲曲謠言。

爲自由的戰，是深恐被英國禁止上演而把草稿寄給在瑞士的某新聞記者使之翻譯的。劇的事件是講一九一八年夏天的事件的。是大戰延長了而前途是不能預想的暗淡的時代的空氣。哥爾特林在此劇的序文中說道：『在某種國家，普魯萊塔利亞運動已取了一種形態了，但在別的國家這是帶着非常不同的性質的。俄的布爾雪維克，愛爾蘭的獨立運動，德的史巴爾達卡史團、英美的勞働運動，雖然受到了戰爭的四年間的惡影響，仍因了尚未失去人性及理想的男女而漸次恢復了原氣。生命及愛的種子，又向爲物質主義而受凍，爲資本家的貪婪而成爲無力的世界播下去了。……』

他的思想是急進化的，但一方仍可看到其有人道主義的地方。但在保守的英國有如此的

作家，已值得注意了。

孟洛也是不能純粹稱為普魯萊塔利亞的作家的罷。但他的為戰後的新時代的作家，由謊言的一篇就可證明。帝國主義戰爭的計略，已被他用活潑的筆致來在謊言一篇中描寫出了。大資本家的對立惹起了國際間的戰爭，由政治家，外交官，實業家等多數的人物登了場，被大資本家所操縱着。個人的生活及運命，是被踏下而不顧的。有的，祇是資本家的無慈悲的要求。

蘭貝卡、魏斯脫立於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論寫的很不錯。在時代意識很強的幾篇小說之外，最近又在論文集奇妙的必要中說明自己的藝術觀，論述到現代的英國作家。其中論到最近被世間視為問題的尤利西士的作者瓊衣史的地方，很有才氣橫溢之處。當生在什麼地方上演之際，適作者愛命史、脫托爾萊爾親到倫敦，她馬上去和他會見，後來就在美國的讀書人雜誌每號寫着英國文壇的通信，十分活動。但從她的創作及評論中所感到的是急進化的小資產階級的智識級階的傾向，也是不可否定的。

舉愛爾蘭的約翰、沃開西及賴姆、沃福萊脫為普魯萊塔利亞作家，恐是要生異論的罷。但兩人却都是接近愛爾蘭文學的新時代的作家而立於第一線的。

沃開西是一個日間工人，是從在街上或工廠中做工的經歷爬上來的，所以生來是一個無產階級者。當然他連讀和寫都不會的。祇靠了父親遺傳給他的一箱書而用功起來的。在把第一次寫好的戲劇拿到格雷夫人的地方去的時候，因字寫的十分壞，是一本不能卒讀的草稿。格雷夫人爲他改正了。他謄寫過的時候費了一年光陰。最後終於成功的，是義勇兵之影。立即就上演的。

他和爲愛爾蘭的民族詩人的夏芝的象徵的神祕主義，是有明晰的對照的作風的。他所描寫的，是杜白林的小弄堂，是奔走於愛爾蘭獨立運動的革命鬥士，是集團生活。其爲普魯萊塔利亞文學的意識水平線雖低，到底還可算是普魯萊塔利亞作家的一個的。

福萊脫今年是三十二歲，寫過五長篇及許多短篇，在小說家的名聲上，有集於沃開西之處；也有劣於沃開西之處。正如可在刺客間諜等題名上窺到的，他所描寫的是因二十鎊錢而叛了同志去引渡給警官的男子的話及革命家的心理等。他的作品中是沒有教養的高尚性及知的纖細的，他特有十分大衆的作風。像他那樣的在左傾傾向下的作家，確使我們感到未來。

★　★　★　★

現在要把輪廓的介紹之筆移到美國文學去了。

用一句話來說，則現代的美國文學是布爾喬亞的文學，它早已脫去了西歐及英國的文學的模倣而在創造美國獨自的文學了。且其關於美國生活的批評及閃着向美國生活的新的方面的希望，也是應得注意的。但這也是從十分小資產的自由主義的角度觀察的。例如紅作家辛克蘭、魯維司，及色荷特、安特生都是如此的。像安特生，在其幾篇小說中，是以同情來描寫貧苦人的生活的，但決不是用普魯萊塔利亞的意識來寫的。

可是在此種情勢之下美國文學仍從深底有新文學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的抬頭，是事實。在此種傾向下的作家，有烏布吞、辛克萊，福洛以特、台兒，詩人方面的卡爾、孫特巴利，韋悅愛兒、林琪，洛勃脫、福洛史脫等名。

烏布吞、辛克萊，是美國所有的世界的普魯萊塔利亞作家，這裏也似乎是不必再介紹的了。依他說，則一切藝術是「宣傳」，他的作品是階級爭鬥的一武器。初期的他，是一個自稱的天才，他的對於社會惡毒的憤激，也有一些是空想的。但因了他一捉住機會便去和工人接近，調查其勞働狀態，或視察煤礦罷工，他的社會主義的作家的視野因得廣大，批評辛辣了起來。在不少的暴露小說中解剖、批評現代美國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機構，又在論文集拜金藝術黃金寫字等中縱橫的論述到世界文學及作家。在演劇方面，也親自組織過普魯萊塔利亞

劇團，寫有幾本戲曲，但其戲曲和小說及評論比較起來，則相差很遠。

在十五年間繼續喊着辛克萊爲美國的最傑出的批評家的，是福洛以特•台兒。他是養育於貧苦的家庭中的。所以自早就從事勞働。如此的年青時的體驗，活潑的描寫於使他出名的不知世間之中。他的加入文筆生活，始於到芝加哥去作晚郵報的文藝記者的時候，現在在作美國共產主義者的文藝雜誌新羣的編輯。

「批評家的他，是持有趣味，眼光，廣汎的讀書力，研究作家的意想的熟練的。他是知道普通文士所缺少的二個分野——近代心理學及革命的經濟學的。因而他能容易的理解及判斷他人所弄不清的問題。

「但由做「人」看來，祇此還是不夠維持生活的。福洛以特是被人知道爲小說家而藉此過生活的。這位富於感受性的藝術家，備受到世間的艱苦，而想有以補救。但他若能正確的描寫自己的心的狀態的，那麼我是會用了和個人的和他談話時同一的興味來追隨在他的後面的罷。」

以上是辛克萊對於年青的福洛以特•台兒的觀察。他和愛爾蘭的沃福萊脫兩人，總算是聊可副我們的期待的新作家罷。

上面稍稍講到過的安特生及戲曲家友琴・沃尼爾，在描寫工人生活上是有優秀之筆致的。安特生常描寫到工人，尤其是放浪的工人，對他們表示着溫和的同情，但因缺少新的明確的意識，最近的作品中未免帶有黑暗的憂鬱的色彩。在沃尼爾方面，則其初期的作品多是織進了他的體驗之物，所以海上工人——水手及火夫，是活生生的描寫着的。最近，他的戲曲的構造更來的巧妙了，所寫到的是小資產階級，表現出了一種象徵的傾向。

他們兩人，都表現出了布爾喬亞文學的新的最高點，倘若作者在意台沃勞琪方面仍不轉換，則可說現在已踏進了沒落的第一步了。

至於現代美國詩人方面，則很少有可寫的。但其中如社會主義詩人孫特巴克，則不僅是一個持有新傾向的詩人，也是美國詩壇上被評價的最高的一人。他生長於貧苦之家，從事過各種勞働，他的詩是用自由詩的形式，混入工人的俚諂，用強大的韻律來歌唱勞働，生活，產業都市芝加哥。

我是民衆，是大衆，是羣集，是集團。

你不知道這世界的一切是我所手創的嗎？

我是工人，是發明者，是製造出世上的衣服及食物的人。

我是看守着歷史的潮流的看客。

（我是民衆的一節。一九一六）

他一方面歌唱民衆的狀態，集團之力，勞働的榮耀，同時也歌唱芝加哥湖的自然——浮於湖上的舟，風，霧，波等等。

霧

霧流於小猫的脚下。

它停住了下望海港

及獸蹲着的市街，

然後又向對邊流去。（一九一六年）

除了孫特巴克之外，若歌唱農民生活的洛勃脫·福洛史脫，有德謨克拉西詩風的韋脫愛兒·林琪，也是美國所產生的新詩人。

『林琪是值得尊敬的男子，』辛克萊說。他是決不度放浪的生活而弄汚自己的名字的。他把自己的詩讀給聽衆聽，藉此得到貧苦的生活費而度質朴的日子。在他的詩中，言語的使用，比霍脫曼更是自由，大胆，和民衆的，他巧妙的用進了俗語而創出了音樂的韻律。






如上所述，英美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至今尚未成爲一種藝術運動而表現於社會表面，也未表示出有生氣的活動。但階級對立的尖銳化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情勢的變化，是必能促進此種文藝運動的罷。此種時期來了之後，我們才能以之爲社會現象的一種，及文學史上的一個波浪而評論普魯萊塔利亞文學運動。

泥濘

適夷

三個晝夜的三千里路程的奔波，到了這數年來夢寐憧憬的東京了。撑着了風塵勞頓的病體，也不禁自行失笑了：

——到來幹麼呢？

說是太陽出來的國，說是櫻花的都城，但是我所遇到的卻不是太陽，也不是櫻花，而是這連綿無盡的秋的淫霖，而是這滿街道的蹋足的泥濘。

大概因爲沒曾寫了震動了小市民的時代三部作，也沒曾找到了一個新的愛人，因此雖然

是一樣的跨蹦了東海，也不見北歐的命運女神來向我招手，東京呀，在我所見到的依然是渺茫的一片。祇驚醒了我的倦眼的，是宏麗的飽爾喬的功績，在一條曹娥江的鉄橋造了十幾年也造不成的故鄉出來的我，對於眼前的一切，自然不能不覺得是可驚地了。

在脫却了鞋子爬進鴿子籠一般的房間中，在拖了疙瘩躑躅在町巷裏那樣的生活，所謂異國的情調，也深深地吹上了寂寞的旅懷，但是一看見染着愁苦的顏色的勞働者之面，却同頭上的靑空同樣地，依舊是在祖國所熟悉的。時代的創痛，緊緊地裹住了我的心，要到什麼地方才能躱避開去呢？

年來飽經流浪的悲愁的這個頹敗了的身體，對於生命的尋求已然是失了心念，但卽使願望着要個退遯的角隅，度去這未盡的天年，也竟是不可或得，這痛苦的鞭策不得不使我邁着疲乏了的兩腿又流浪到異國來了。天天的坐在太太米上，憑着紙窗張望着慘悽的雨空，生活是陷入於死一般的寂靜，像是特地來準備作一個異國之鬼的，眞覺得自己的滑稽了。

但縱使是死一般的寂靜，也是不可多得的，所謂朋友的也碰到了幾個了，僑寓者的生活情況，也聽見了一點了，可是發生的是什麼感想呢，只不過想把自己的耳管緊緊掩住吧了。自然有許多正懷着浩邁的壯志；有許多正作着赤熱的奔馳，而頹敗了的自己的眼裏也只看見

一羣的鬼混而已。

鬼混，想着這個名詞又不禁苦笑了。社會只使我們靑年這樣地鬼混着，不許作一些靑年樣的堂堂正正的事的呢。說是國內是無處讀書，但跑到了外國來不是一樣嗎？在日本，說是倒了一個封建的田中內閣，而思想的暴壓却還是變本加厲。儘有許多大學校在那裏開張着門戶，但所聽得到的講義，是不是那些教授們自己相信得過的東西呢？說是在蓬勃着的出版界吧，自己多少是有些被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誘騙了來的，然而實情是怎樣呢，幾種社會科學的月刊，每期是在出版的一日被禁賣的，許多書店的門口，特地派着便衣警察在站崗，所不同的，不過不像我們那些有權勢的動不動就蠻幹吧了。然而在這樣的狀况底下，你要研究些什麼，還成爲可能的嗎？

這樣地貿貿然的跑了來的自己，不過好似特地來送田中義一的喪，特地來接第三內親王的生，此外呢，更有什麼？

對於一切東西都是小型的日本已經感了奇怪，而看了日本人奇怪的頭腦，大概因爲自己是做了十八年的所謂共和政體下的公民的緣故吧，更感得不可思議的神祕。是電氣化了每一個的鄉村了，是整個的建立在資本經濟上面的社會了，而對於天皇生了一個女兒，不但每一

張報都發了幾次號外，而且每一條街上的電氣店門口，還站滿聽慶典報告的無線電話的市民，甚至接連十幾天，天天報上整版的記載着慶祝盛典呢。

人民是這樣的關心着天皇，而天皇對於人民，却也關懷得可以。聽說全個東京至少有全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上是由天皇特地爲人民而豢養着的便衣偵探。今年九一，日本勞働者第一次非法的大示威，在舉行的一小時以前，所有的指揮人物，全部被拘捕，而勞働者畢竟也不是中國的勞働者，在預定時間的一小時以後，又重新組織了在銀座街頭舉起了他們的旗幟。然而天皇的忠臣們更越過了示威者的人數，他們也一樣的混在示威者的隊中參加了活動，結果是幾乎全部的受了打擊。

而且經了這次的變故，全東京的勞働者指導團體，都遭了搜索，又幾乎是一網打盡了。參加了這次行動的中國一部分留學生，結果也在十月三日的清晨五時，全部檢舉了。我來得還不算遲，算是有幸運地作了一次天皇的貴賓。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

到了東京後的五天，因着天雨和無伴，終於在下宿中困守着。十月一日一個人冒險地去上了一次街頭，第二天來了朋友U，又跑了一個下午，看了上海城隍廟一般的淺草寺，坐了地底的鐵道，完全是劉老老進大觀園地玩了個暢快。直到天黑了，便在U的寓中留宿，與U

同寓的W，他在日本已有了二年多的歷史，聽說便衣偵探不但時時來訪問，而且差不多已特在門口設崗了的，家屋抄査也受過了一次，結果是沒有所得。

大家談着今古，直到夜深才入睡，那知第二天的黎明，三個人還在席地高臥，突然地來了五六個人，被迫着起了床，環待了一小時，看他們把整個的家屋抄得翻天倒地了，結果是提了一大包書，跟着到警署去。

「看書是犯罪的，」這條法律算是中外一律的製定了。W君是正犯，接着就被送到警察廳去，我們兩個連嫌疑都沒被指派，只是怕漏風，於是被留置了。雖然在國內連拘留的經驗也沒會有過，但進了清潔得像醫院一樣的所謂留置場，却覺得資本主義的國家畢竟是不同了。在鉄門外邊坐着，幾乎疑心是叫我們特地來參觀的，看了些蒼白的囚人的臉，聽了些鏗鏘的鉄鎖的聲音，使剛在驚訝於鮑爾喬的聖蹟的我，明白了他們是甚樣地建立了這宏麗的宮殿的。——這樣三小時過去了。於是被檢去了身上的零物，送進鐵門中了。

人在鐵門中的時候，完全不是那門外所擔怕的心，一樣的白漆的牆，一樣的四疊半的席子，默然的蹲坐了。帶了幾個家中破產下來的錢，特地到東京來住下宿的我，想不到還有這不化錢的機會呢。照例的，同命運的是勞働者與學生，因爲不會說話，大家點頭一笑作了招

呼。窗雖然是高了些，光線也還好。用指甲刻在木壁上已被加了一度新漆的前囚者的遺言，也看見了一句。譯成中文是：

「以民衆之旗，包戰士之屍骸！」

接着並不甚壞的午飯也送來了，裝在紅漆的木匣中，一樣的是日本式又香又白的飯，加着一碟在上海小販的嘴裏叫做蝦仁豆腐乾的那樣菜。於是也吃了一些，接着還送來了開水和抹紙，舒全得連電鈴也不必按的。

那位看守的蓄了小鬍子的警察，似乎也和我們感得同樣的無聊，他不時的找囚人們談話，我們所感得痛苦的，祇是坐着須有一定的姿勢，活動一下便得受到干涉。這樣的捧着兩膝像高臥隴中的諸葛孔明般的抱膝長吟的姿勢，大概是日本留置場中的禮貌，幸而昨夜剛聽W君說過，還不致弄得動輒得咎。日本真也不愧是禮儀之邦哩。

和我們對室的是一位女性，她只有一個人一室，那情形真老練極了。她的門上也不加鎖，便溺是自己出來，又自己閉上的，而且她的姿勢也特別優越的不受檢舉，老在靠着壁上瞌睡。這室裏上半天還是一個半老婦人，現在已出去了，換來了一個年青的，態度都一樣的鎮定而內行，不禁想起了藤森成吉的那篇戲劇「光明與黑暗」中的玉之井裏的人物，而感到法

之國裏的可笑的法了。(註)不過那種法還在被我們的學者胡適之先生想思得幾乎被通緝呢。

看守的警察答應我們下午面會(大概是審問吧)的，但下午四點多鐘，雨的天空漸漸發黑了，還是什麼消息也沒有。幸而柵門外掛着一隻鐘，我可以不致作無懷葛天之民，更幸的囚中的時間比囚外的時間還過得快。終於有人來點到了我們的名字，又終於送我們來的那位偵探又帶我們走出了留置場。不，我的囚室不是留置場，還是特別的一間，和對面女性的那一間一樣的，叫作「保護室」，可憐國內有多多少少的大人物大富豪，日日夜夜擔心着生命財產的危險，倒沒福受天皇這樣周密的保護呢。

好，現在是離開了保護了，進來時坐過的應接室裏，一位不知什麼銜頭的先生很客氣的對我們叮嚀了一番，自然沒有一個迂獃頭再會質問自己到底為什麼要受十二小時的保護的理由了，像來自動輒得咎的國家之中的我們這種人，便走出了；呼吸十二小時未曾呼吸的自由的空氣。

然而，空氣果真是自由的嗎？無論囚中和囚外，在這世界上，尤其是在日本，完全無形中有着天皇忠臣們的鐵手在掌握着的，如果不被抓握，那祇為了你是不值得抓握而已，連走到街上，都還隱約地似乎感得有人在後面跟着的，潦倒到了現在這樣田地的自己，居然還有

被囚禁一下子的資格，這不能不感謝天皇的榮寵了。

自然，W君是沒有音問的，而且在同一下宿內熟識的F和K，也在同樣的時候被捕了。是的，今天是支那學生的大檢舉，怪不得我們被拘的幾小時內，接連的來了幾個中國學生的，我和U的猜想是不幸而中了。

離開這可紀念的日子，又是一星期多了，不必說我還是照例的過我的生活，唯一的新希望是把「外太苦西」弄得像樣一點，可以每天和送水送飯的下女們應付一下。而WFK不必說還是什麼消息都沒有的，而且天天還聽着中國學生被捕的消息。也有些人是到公使館去請願交涉，結果公使館正等着他，也請他不必再爲奔走而受同樣的處理了。中國國家主義者在東京的確很活躍的，國慶那天還發了大幅的傳單，報告他們現在公開了黨名，要準備大革命了。但在中國人間似乎還行不大通，我們的外交官，是正在眉飛目舞做這筆勝利外交，誰說現在中國國際的地位不已提高了呢？

說是國慶到東京後的幾天，我却很擔心的，我曾預先給一位朋友說了，這一天一定須要往外面走走，如果還老躲着不出門，定會被日本人的居停恥笑的，說是支那人的國慶日，支那人還沒響沒動的，不太笑話嗎？那位朋友笑我太多心了，日本人那裏還會管你支那的什麼

國慶不國慶呢。果然這一天是什麽也沒有的過去了，東京的天空，特別裝了悲苦的鬼臉，同寓的乙說他連頭也不敢望天空看，這樣的情緒確也感到了，日本人的報上果然什麽也沒提起的，他們的報，似乎老在忙着報告皇女誕生的盛典，此外是不很注意的，更無論什麽支那事件了，這也是出國後的恩典之一，因此在國內每天像受刑般的看報的一項工作，算是解放了。

下午天下雨了，自然還是躲在房裏過去了這一天的。在東京的留學生，在這一天是舉行了祝典的，幾天前在靑年會見了佈告，說是假座在時事新報社的五層樓開會，而且歡迎僑胞們踴躍參加，據說有的學校裏貼出的佈告，甚至語氣中帶着不參加便是反動派的話。所以要五層樓者，據說也有原因的，原因是怕有人鬧台，每年的國慶日是要打出一個落花流水來的，今年大概不會有人鬧，要鬧的人不是全都關起來了嗎？雖然如此，却也不得不暫時反動一下，沒有去參加的，原因自然爲了天雨，路遠，又怕跑五層樓，而更大的，還在因爲在國內見得太多了，不得不讓這對可憐的眼睛，暫時休息一下呢。

同居的另一位L，還報告了我，有人要在這一天去打公使館，打的原因，據他說是爲了這次一百餘中國學生的被捕，是公使館作了祟，但這位L先生似乎多少有點神經，他的話是

否可靠，也不一定，有一次他告訴我們，他在一家洋服店裏看了一會衣服。那個店裏的人問他這樣看着幹麼？意思是疑他是一個偷兒，於是他發了憤說：

「你疑我是一個偷兒吧。不對，我是中國留學生，在這兒外國語學校念書，研究的是荷蘭語和西班牙語，如果你疑心我，我可以給你說，你會那一國的外國語，我可以跟你談。」

結果是那個日本人荷蘭話西班牙話都不會說，他就覺得很可笑，得意地回來告訴了我們。而且這位先生有兩怕，一怕共產黨，一怕國家主義，共產黨既已被捕了，他只擔心了國家主義者，同寓的幾個中國人，他老告訴我們，說定是國家主義者吧，有時還疑他們在房裏開軍事會議，嚇得什麼似的。

果然，國慶日現在過去了，也不聞有什麼動靜，大概公使館一定沒有人去打。反動分子說不定正在挨日本警察的打，國家主義者是忙着散發了公開黨名的傳單，其餘的自然是正開慶祝大會的正統派了，還有什麼人會去打呢？

所有東京的留學生大概是分做三類，一類正蹲坐在日本警察署的留置場了，罪名已經定實，自然不必多贅。第二類是活劇派，這派裏正動反動的都有，他們的職務是鬧些活劇給異國同胞解解頤，第三類就是自己樣的鬼混派，連居停主婦也覺得奇怪起來，到底這許多支[illegible]

的學生，到日本來幹麽的呢？

眞的，這個問題委實太可怕了！到頭還是埋下頭來讀我的外太苦西吧。可憐來了快有半月了，說得比較流暢些的，還只有一句「伊苦拉台死街」，而把袋中的幾張老頭票，一張一張地送進日本人的手荷包裏去。

時代已經佈置了我沒落的命運，人間已無處安着這遍滿了瘡痍的身子。終不由我不拖着一雙疲憊的腿踐踏着東京街上的泥濘而躑躅。

十，十一夜午

濟慈的三封信

石民譯

記得周作人先生曾經在語絲上寫過一篇論及尺牘的文章，那大意是說這種東西較別的文章——詩文，小說，劇曲之類——更能鮮明地顯出作者的面目。實在地，這在文學中是有特別趣味的東西。就拿我們近代爲大家所稱爲「薄命詩人」的蘇曼殊先生來說罷，在我就覺得特別地喜歡他的尺牘。閑話休提。近來承書局的照顧，要我輯譯一部英國文人尺牘選（英漢對照）；我對於這工作，因爲上說的緣故，感覺得頗有興味，雖則在譯文上總有不能愜意的地

方。下面就是選譯濟慈的三封信，且在這裏預先發表一下罷——老實說，這是頗有廣告作用的。

一　致彭加明·白萊

英浮萊黎，七月十八日，一八一八年

親愛的白萊，——

前回你在倫敦時，我本有機會可以見到你的那僅有的一天，我本想莫錯過了——但鬼使神差，竟使你相左。現在，我已寫信與萊絡慈，要他告訴我你將在蘇白蘭的什麼地方——這樣我纔不致於憶念你。而這裏，白萊，我要說幾句話兒，抱着一種安靜的清醒的心情（這在我很是不可多得的）來寫，心想這些話可以從此免除你對于我的無限的憂慮罷，因爲你本不應担憂，而我竟令你如此，則簡直是該打的。我平日對于一切事情總是弄到極端，所以只要我有一點小小的懊惱的時候，則這懊惱在五分鐘後就成爲索佛克利斯的悲劇的主題哩。那麼在那種情態中，如果我寫信給什麼朋友，我就很少有冷靜的心境，以至于寫出一些話來令他感傷，卽使在當時也許我寫出滑稽的話來而笑着。你前回的來信使我很覺得抱歉：我竟曾令你那麼難過。我很知道我自己的性情：我相信以後還要屢次地以那種老調寫信給你哩；如今

你就明白了那些話裏面之可信的限度罷。你應當原諒那種胡思亂想。我知道我是禁不住那種胡思亂想的。

我很抱歉：你覺因我不繼續到小布列登地方逛而覺得難過。但我想我曾經逛過，只要是能夠的話，因爲還有書要讀而且有事要想哩。因爲這個緣故，除了到温特瓦斯普萊斯之外，我就不會到過別處，因爲那是相隔很近的。況且，我的身體常常是這麼樣，不得不謹愼着，不要去冒夜風。還有一層，我要對你明說，我不能喜歡應酬，無論人少或人多。我確知我們的「佳人」之流只爲着我來的緣故而樂意我來；但我確知我總帶有一種爲她們所沒有的煩惱。如果在任何時候我覺致感覺得我的脾氣來了，我就甚至于避却一種已經約定的訪會。我確知我對于女人沒有一種適當的感情——此刻我正極力想合理的對于她們，但是我辦不到。這是因爲她們墮落得這樣遠而不合於我幼稚的幻想嗎？當我是學生的時候，我覺得一個漂亮的女子就是一個純潔的女神：我的心是一個温柔的小巢，把她們中的某一位藏在那裏面，雖則她不知道。我沒有權利于她們的實相之外更期望什麼。我以前覺得她們是天人，高出男子之上。現在我明白她們和他們是一樣的——比起來是偉大的其實是很渺小。予人輕蔑，除了用言語和行爲之外，還有許多方法的。一個人，如果是温和的受人輕蔑，便不願對他人懷着一

種輕蔑之意。我本不願在一個女子之前作種種輕蔑之想。同她在一起，我就起了一種惡念，如果不見面，這惡念是不會有的。這不是咄咄怪事嗎？——在男人隊裏的時候，我並沒有懷想頭，沒有惱恨，沒有抑鬱；我覺得毫無拘束的說話或不說話；我能夠聽着人說，而每人的話我都能夠明白；我的手插在我的衣袋裏，我絕不感到任何疑忌，而且是安然的。如果我是在女人隊裏，我就有了一些壞想頭，有了惱恨，有了抑鬱；我不能說話，亦不能沉默；我滿懷疑忌，以至于忽忽若無所聞；我便急忙的走開了。你一定是惘然的，而把這種孤僻歸之於我少年時代以來的那種失望。然而，抱着這種心情，無論在男人叢中，或一人獨處，或同一二友在一塊，我個人倒是頗適意的。雖則懷着這種心情，請相信我，我絕不以為有不同的心情和趣向的男子們都比我自己更為近視。我從來不會比慶賀我哥子的結婚更為快慰的，而且我將同樣慶賀我的任何友人的結婚。我應當絕對地克服這種心情——但是用什麼方法呢？唯一的方法是去尋出這病的根源來，然後「哼着氣兒以斬釘截鐵的力量」去醫治它。這是一件難事，因為這種固執的偏見總由于許多種情感糾結的錯綜而產生的，要分解這種種情感就得很費工夫，而要保持它們不再糾纏就得很費心力。關於這，我本可以說一大篇，但我想姑止于此，希望心意更好些而且更高明些的時候再說——而足以自慰的是：我並非說某個人的壞

話，因為，究竟說來，我對于婦女輩其實還有較好的想頭，並不止于揣想她們是關心着這位身長五呎的約翰濟慈先生是否喜歡她們。你本來似乎很想知道我在這種事情上的心情；不要以為這是討厭的罷，我的好朋友——這是我的願望。

二　致萊洛爾慈

温桀斯特，八月廿五日，一八一九年

親愛的萊洛爾慈，——

由這次郵班我寫了一封信給萊斯，他可以告訴你我們為什麼離開了向克林，和我們怎樣地喜歡這個地方。度着這樣單調的生活的我，實在沒有別的話可說，除非要我給你述說一些煩亂之感和白晝的惡夢。你絕不會見得我以此為苦哩，因為我一切的思想與情感（這都是屬利己性的，私人的胡想而已）一天一天地繼續着使我更麻木了。我一天一天地更相信優美的著作，與優美的行為差不多，是人世間的頭等事業；故「失掉的樂園，」成為更偉大的奇蹟也。我愈知道我的苦心將來可以成就何種作品，則我的心使愈增長驕傲和堅決。我覺得以我的能力儘可以成為一個為大家所喜歡的作家。我又覺得以我的能力儘可以鄙棄俗衆的那種害人的捧場。我自已的生存（這，我自知其實有）于我是更覺有親切意味的；而他人則只是現形

爲男爲女，存在于世間的一羣影子罷了。心靈本身就是一個天地，而且在它自己的界域中就儘有活動的對象。我已經認識而仿彿成爲我自己的一部分的那些人，我不能沒有他們；但是說到其他的人們，他們于我只是如彌爾登所寫的那些「海歐拿吉」一樣的幻象而已。我想，如果我的心是一種自由的，健全的，結實的機構，而且我的肺臟是牛一般的強壯，能以不受損傷地担受着激烈的思想和情感而無困怠，則我儘可以很孤獨地過我的生活，即使這延長到八個年頭。但我覺得我的身體太孱弱了，不能支持我到這種田地；我總是不得不阻礙我自己，而倏倏無成。

要我勉強用一種較適合的款式寫信給你，那可是一種空想。我除了我自己就無話可說，而且除了我所感着的我又能夠說什麼呢？如果你有什麼理由來惋惜我這種激動的心情，則我可要糾正你的感想：我告訴你，這種情形是最合于詩的——而詩便是我的苦心之對象，我的生活之目的也。原諒我沒有寫滿這整葉紙；信札之類在我是很討厭的了；下次我離倫敦的時候，我將請求不要寫信來麻煩我。心心相印，長毋相忘，而同時無須乎寫信：這是我所能想及的最大的恩惠了。

三　致阿彌特基・蒲勞

拿布列斯，〔註一〕十一月一日。一八二〇年

親愛的蒲勞，

我們昨天是准予上岸了。在這「入港驗疫期」中，我的身體很受了壞空氣和蟄閉的房艙的苦害，更甚於在整個的海行期中所受的。新鮮空氣使我清爽一點了；我希望我今早晨是暢適的足以給你寫一封簡短的平心靜氣的信；——如果這可以說是一封信的話，在這裏我惟恐說及我所要盡情傾吐的那些話哩。如今我既已說到這裏了，我只得再往下說一點；——也許這足以抒解那種壓着我的悲苦之重負罷、我相信我從此將不和她〔註二〕再見了；這，一想起來，就會要我的命。親愛的蒲勞呀，當我康健的時候，我本可以得到她，那麼我就不會病了。我能硬着心腸去死——我不能硬着心腸別離她啊。呵，天呀！天呀！天呀！我存着在我的箱子裏而令我念及她的那些東西，一件件都是劍一般的刺着我的心哩。她放在我的旅行帽中的那塊絲帕，簡直灼着我的頭哪。關于她，我的幻想是太鮮明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這人世間簡直沒有什麼事是有充分興趣的足以使我暫時忘却她。這是我在國內時的情形：那時我是囚徒似的住在韓特的家裏，整天是把眼睛死死地望着漢斯德——回想當時，不能不爲之戰慄。後來倒有與她再見的好希望了——現在呢！——唉，但願我能夠被在她埋的

住所的附近呵！我怕寫信給她——怕收到她的來信——看見她親手寫的字就會使我心碎——甚至聽到關于她的任何消息，看見寫出她的名字，都是使我受不住的。親愛的蒲勞呀，教我怎麼辦呢？我能於何處尋求慰藉和安適呢？卽使我僥倖痊好，這種苦情也會害殺我哩。實在地，自從我抱病以來，住在你家裏和住在堪梯西鎮的時候，這種燒熱症就是不絕的糟蹋着我。如來信（這，你會馬上寫來的吧，）請寄羅馬（留局待取）——如果她安好，請記下這麼一個記號十；如果——

請爲我致意于他們大家。我要力圖忍耐地担受我種種的苦惱。像我這樣的一個病夫，本不應當有這麼些苦惱來担受的。請寫一個簡短的信給我的妹妹，說你聽到了我的消息。塞浮是很安好的。如果我的身體好些，我願請求你到羅馬來。我想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給我一點安慰呵。關於喬治有什麼消息麼？唉，如果我或我的哥子曾經有過幸運的事情呵：——那麼我倒可以希望着，——但絕望之苦迫着我的心，如同一種習慣了。親愛的蒲勞，看我的分上，永遠地照顧她罷。關于拿不列斯，我是無話可說；我對于我這四周的千百種新奇之景，簡直感不着什麼興趣哩。我生怕寫信給她。我到很願她知道我並未忘却她。唉，蒲勞，我有的是一團火炭在我的腔子裏。人的心竟會包藏着而且忍受着如許多苦惱。這眞使我詫異

呵。難道我生來是爲着這種宿孽嗎？上帝保佑她，以及她的母親，和我的妹妹，以及喬治，和她的妻，和你，以及大家；………

[註一] 在意大利。濟慈往那兒去是爲的養病，但翌年即死于羅馬。

[註二] Miss Fanne Brawne——因爲他的貧病而致于折散的他的愛人。

海涅詩一首

若斯譯

我站在那兒，黯然凝想，

凝視着她的淸麗的肖像，

直到那可愛的姿容，在我目前，

神祕地，成了活的模樣。

在她的嘴唇上浮動着
神妙的，甜美的一片微笑，
她的眼光透過悲愁的淚兒，
對着我，正溫柔地閃耀。

這其間，我禁不住我的淚兒，
一點點，流下我的面際——
唉，我眞個不能相信啊，
我竟已永遠地失掉了你。



附言：前詩譯稿，承譯者給我看過，因爲海涅的Book of Songs（英譯）中的詩我是

讀過一些的，而且也曾從那裏面譯過幾首來。在那詩集裏，所寫的大部不外少年的情懷，殊不少「哀感頑豔」之作；然而我自己的心情卻似乎有點「老」了。這回重翻該詩集，偶然讀到幾首，頗有「什匿克」的諷刺意味，使我們可以約略地看到這詩人的另一面目。順便就譯了一首短短的附在這裏，聊博——一粲？

這下面就是——

哦，如果你和我作了正式的夫妻，
他們將怎樣地羨慕你呀，親愛的！
因爲你便可以過着最享福的生活，
萬事如意，並不用做什麼，親愛的。

即使你常常喜歡多嘴，喜歡生氣，
當然，我可以遷就你呵，親愛的；
但是，如果我的詩你竟不說好，

那我就要提出離婚哪，親愛的。

好，就這樣一塊兒寄給語絲能。——石民

兩杯珈琲

林徽音

甲和乙在安琪兒珈琲室中。

…………

…………

乙　你既然依舊不肯把那所以告訴我，說句無賴的話，你剛才爲什麼又要拉我到這里來呢？

甲　這，本來並不是爲你，祇是爲了我自己。

乙　你就這樣自私嗎？

甲　似乎可不用這樣大驚小怪。——密斯——密斯——

乙　密斯王。

甲　密斯王，請再來兩杯珈琲。

乙　然而我不信你竟這樣自私。

甲　謝謝你的好意。可是——

乙　可是？

甲　可是「自私」是並不以一個人的信或不信爲轉移的——我不只指我一個人，誰都一樣。

乙　你不是意思在說我也自私嗎？

甲　諱言是無用的。

乙　拿證據來。

甲　你好像沒有了解我。

乙　沒有了解你？

甲　沒有，我敢說。你要知道，我所說的自私，雖不能一定說是美德，然而至少也並不像一般人所以爲的那麼壞。

乙　這樣的嗎。

甲　是的，要是沒有自私，根本就沒有宇宙，沒有人類，自然更沒有你和我了，因爲上帝的所以會創造這一切只是根於他的自私。

乙　你在講神學？

甲　這是神學嗎？好，我就講「人學」。

乙　人學又怎講？

甲　人學嗎？——謝謝你，密斯王。你要糖嗎，乙？

乙　我自己來。

甲　這珈琲的確不錯，

乙　密斯王也可以。

甲　我也有同感。

乙　她眞是個「安琪兒」。

甲　哦，眞是個安琪兒。

乙　可是講下去呀。

甲　講什麽？

乙　講什麽人學啊。

乙　哦，人學。我說，人學，就是這樣！孩子們的被創造全然沒有受到它們的主造者的預先的設計，而，正如上帝的創造萬物一樣，也只是根於他們的自私。

甲　我自己的自私？

乙　我不要聽你的這種妙論——還是講講你自己的自私吧。

乙　你不是說你的所以要我到這里來是出於你的自私嗎？

甲　哦，你記心眞好。不錯，因爲我覺得空虛，須要個把人，才來找了你；因爲這里有你所說的還可以的密斯王，才又到了這里來。

乙　老實說，你對於密斯王的見解怎樣？

甲　你已着了她的迷了吧？

乙　不，只是……你且先回答了我看。

甲　我愛她的一對眼睛，因爲它們很像騷麗紅的。

乙　什麽麗紅？她又是誰？

甲　哦，我說，我只是說，她的一對眼睛很迷人。

乙　不，我要你告訴什麼麗紅。

甲　你這人總愛尋根究底。

乙　只要你知道就好。

甲　騷，馬字旁一個——

乙　哦，我知道了。好香豔的一個名字呀！她是誰？

甲　一個唱戲的。

乙　在什麼地方？

甲　N城。

乙　哦，就是那你去了又這樣快離開的地方。

甲　是的。

乙　你本預定了至少要去一個學期的，究竟爲什麼這樣快就離開了N城？

甲　你又回到了老問題。

乙　這才是言歸正傳哩。

甲　本來講講也可以，而且甚至很想把它對你講講的時間也有過，只是你儘釘着問，倒使我覺得有些奇貨可居了。

乙　正是一樣，爲了你要故意居奇，我方這樣釘着問的；本來，你的事總是你的，我何苦——

甲　好，我講就是，可是從什麼地方講起呢。

乙　從Once upon a time 講起。

甲　唔，我看還是從我到了N城以後講起吧。我到的時候，丙已把我的鐘點排就，而且課也已開了兩天了。我每星期二十點鐘，並不很忙；其實我倒甯可忙些的，免得依舊天天要爲怎樣消磨我的時間來煩擾着自己。

我們的一間校外宿舍一起住着七八個人，其中除了丙以外我都是初見。課餘的唯一消遣可以說就是打馬將，我也勉強打了兩次。然而我是不喜歡打馬將的，你知道，因爲我覺得它太是命運的，不能從中得到多量的刺激；而且一打至少就是八圈，我卻至多只有打兩圈的精神——與其打馬將，我是甯願打不專憑命運的撲克的。第三次我拒絕了。嗣後要是丙沒有人局還好，還可有一個人談談，否則我就只有獨自閒坐。現在我相信，所謂轉換轉換空氣，也

是枉然的，自欺的事情，因爲什麼地方的「空氣」都是一樣。

一天，丙又入局了，而且他問都不問我一聲。其實，我知道，卽使問了我，我也不會去打的。可是，由於他的不問，我心中起了一種要報復誰似的情緒，便重復穿上了那已卸下了的衣服，不知所之地出了門。

N城雖說是K省的省城，設備却還不如江蘇的一個小城：電燈是暗的，水是黃的，街道是崎嶇的，除了偶或見到一二架轎子以外又沒有代步的東西。至於公衆的娛樂地方那更說不到了，要末只有雅片室和番攤館，那內戰的軍費所由出的雅片室和番攤館。

雖然，那地方也有兩家戲館，一家唱桂林戲，一家唱廣東戲。我旣出來了，總得到一個地方去，便找到了那個廣東戲館。所謂戲館，只是一個用蘆席蓋起的所在。可是辦法却很好，是對號入座的，沒有像上海戲館的種種麻煩。位子是以風花雪月什麼排下去的，我的是月字，就是第四排，十二號。台已開了，我被領到了我的位子後，見台上那值台的正在換桌帷，一看上面繡着燦爛奪目的『騷麗紅』三字——

乙　哦，騷麗紅！

甲　正如引起你的注意一樣，它也引起了我的注意；雖然我知道廣東人有以『阿騷』爲乳

名的，如此堂堂地被採用着我却還未之前聞。於是我息心靜氣地等着那豔膩的名字的所有者的顯現。不一回，她出台了。她確可無愧於它，我向你擔保。

乙　你的眼光自然不會錯。

甲　說也奇怪，她出台後的她的視線老是向着我這方面射來，我自然不敢相信她是在瞟我，我便望我前後左右的人，却又見不到一個似可接受她那種青睞的人物。在這樣射來的視線儘擴增起來的時候，我的心逐漸起了反應，終究我剝着紅瓜子的手也停止了。

雖然她未見得就是「落花」，我却決不是「流水」，因此第二天的午時我就親自去預購了那當晚的月字十二號的票——我本可購雪字的，或者甚至花字的位子，只是爲了或種許含神祕意味的原由，我依舊購了那原位。這晚騷麗紅從台上習慣地望過來的時候，見我又在那裏似乎怔了一怔，而接着把那趕速地移了去的目光又趕速地移了過來，由此我覺有些陶然了。

此後我接連去看，而且都購的是月字十二號的票，漸漸地在注意我的不只騷麗紅了。我的被注意，在那少見多怪的N城，說來似乎也並不希奇，因爲在看戲的大都是些穿中山裝的「同志」們，穿長幾及膝的短衫的——N城是沒有穿長衫的——先生們，穿紅紅綠綠的從旗袍到衫袴的太太小姐們，却幾乎看不到別一個穿西裝的——卽使偶或有一兩個，也是出之做中

山裝者之手，看上去總覺有什麼不妥貼的地方，令人生不快之感。再則，我的接連坐着原位也有引人注意的可能。

在這些別的注意我的人的中間，我也注意到一個人，就是那位值台的先生。——我們過呷些什麼吧，密斯王已來望了兩次哩。

乙　別多心——我們是熟的。

甲　不錯，你們是熟的。

乙　別打岔，還是請繼續講下去。

甲　那位值台的先生——他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兩太陽穴貼着那鳳姐兒所慣貼的黑色的兩小方方塊。他常在嬌柔地整理着他的黑香雲紗或白紡綢的衫袴，也常在嫵媚地掠着他那披到前額來的頭髮。有時他搶着人家嘴上的紙煙而作勢地奔避着，其實人家却沒有追他的意思；有時他又沉思地含情地側坐着。

乙　不是正合你的胃口嗎？

甲　「別打岔！」

乙　從此你雙方並進呢，還是竟舍彼就此？

甲　你眞是個無賴。說到進，我正是欲進無門。我想求助於丙；他是已到了N城兩年的，你知道，當地的情形自然比較熟悉，或者有什麼路道也未可知。可是我總不願意眞這樣辦，好像我在祕密企圖着什麼，在成功的以前不願把它洩漏出來，徒惹人笑——雖然他也問過我『總有什麼「追求」吧，你這樣天天去？』他確是還不知道的；而且也沒有別一個人知道；除了當事者以外。

大約已過了四五天了吧，一天早晨我在一家廣東酒樓喝茶。正在我鑑賞着N城的特產：小頭細腿的男子們和厚嘴唇的女子們的時候，見走進了那位值台的先生，東張西望地好像在找人。

乙　你的心跳得很急了吧？

甲　不錯，我無須隱瞞，我的心確是跳得很急，只是並不是你的意思。他一見我，想招呼，可是終究收回了他那射向我的視線而動情地走了過去。他走過了，我想我可不可以從他着手，接着便自己決定了『可』，所以在他找不到人，回出來的時候，我便硬着頭皮站了起來，他也像素識似地應了我的迎候。

在入坐的以前，他問了我的尊姓大名；在K省，答這種問彷彿是一個人的應盡的義務；

何況這次又是我自己去招他來的呢？我便答了他；他也告訴了我他的，他叫劉桂南。

『甲先生貴省？』劉桂南看我的樣子大概就猜我不會是K省人，現在聽了我的口音知道我甚至也不是廣東人，於是這作了他坐定後的第一個問題。他說的是夾廣東音的普通話，這我能聽得懂，他也能聽懂我的，我答了他後，他接着微笑地問道：

『甲先生你大約來了不久吧，倒能聽廣東戲？』

『聽不大明白，』我承認。

『聽不大明白？你却已接連聽了好多天呢！』他笑了一笑又似驚奇又似譏諷似地說。

『因為沒有什麽別的地方可去的，隨便到那里去坐坐，』我還沒有直捷地說出本意來的勇氣。

『是這樣的嗎？劉一，你看騷麗紅姑娘怎樣？』他似乎在得意地表示着他不是好歎的。

於是我們的談話便集中在騷麗紅的身上了。終究，他答應領我去看她。

騷麗紅住在N飯店，離那家酒樓不遠；我們到的時候，她才在起身。名字雖然叫得堂皇，而且這在N城也的確是最高等的了，這家所謂飯店還不如上海的三四等旅館。騷麗紅所住的一間只有一張很平常的木床，床前放着一張桌子，其餘箱呀籠呀堆

得甚是擁擠。人除了她自己之外還有一個十二三歲的「買仔」。

劉桂南並不正式把我介紹給她，只是在對她嘰哩咕嚕地說些什麽。在他說的時候，騷麗紅笑望着我；說完了，她便對我說：

『哦，甲先生，請裏面坐。』

她說的也是夾廣東音的普通話，她穿的是一身黑拷紗衫袴，赤足穿着一雙棗紅絲絨的拖鞋。頭髮還沒有剪去，蓬鬆地打着一條辮子。雖才起身，一對眼睛依舊像沒有睡醒似的。常喜歡把兩手反接在那頭略側着的頸後。

乙　我能想像到那是一位多麽迷人的尤物。

甲　劉桂南還不走，我覺得沒有什麽可說的，就說請他們吃飯。騷麗紅說，『不，就在我這里吃便飯，』她便關照添了兩客。飯後，大概爲快開台了吧！不像上海，N城的戲館是天天有日戲的——劉桂南先走了。

『你今天月字十二號的票已買好了沒有？』騷麗紅打趣似地問道——劉桂南走後她也似覺得輕鬆得多了。

『我昨天就買好了，』我說着從口袋中把它取了出來給她看。是的，現在我每在隔宿便買

好了翌日的票，免得當天多跑一趟路。

『你喜歡聽誰的戲，竟這樣每晚去？』她不解似地問道。

『還不是你的，騷姑娘？』我反詰着。

『怪難聽的，騷……』她說時用一只袖口按住了她的嘴笑着。

『那末麗紅姑娘好不好？』我說。

『你眞地喜歡聽我的戲嗎？我可不信，』她搖着頭說。

『你不信？哦，你不信得也對，因爲雖然我也喜歡聽你的戲，却更喜歡看你的人，尤其你那對眼睛，』我說時不覺用手指了指那我所說到的。

『你怎麼不同你太太一起去看戲呢？』她似乎在爲我的「太太」不平。

『我太太？要是我有太太，也許我不會每晚上劇場了，』我老實說。

『你住在那里？』她問道。

『M橋，』我答道。

『不是離戲館很遠嗎？』她驚異着。

『是的，很遠——我也想住到這里來，』我說時望了望她的面色，便接着說道：『只不知

這里有空屋沒有？』

『大概有的吧。美香，』她旋回去對那女孩說，『你去問茶房探有空屋否。』

那天下午的兩課眞不容易過去；直盼到天黑卽趕到了那戲館去。到了，見幾乎一個看客都還沒有，於是便想起了要八點鐘才開台。——你笑吧，在你固然有可笑的理由；別說你，就是我已在現在也覺到當時的好笑；可是在那時我竟會那樣糊塗來。——既領悟了這，我便折到我的旅館，自然也可說是騷麗紅的旅館去；到門前，正見她在出來。

『哦，騷，哦，麗紅姑娘！』我驚呼道。

接着我告訴她我已去了戲館來，她聽了也是笑，並說：『這樣早去，幹嗎？』

她沒有要我陪她去，我也不便自請。她走了，我只好到我房中去坐了一回。

那晚的戲，我自然更沒有心緒看，而且，更討厭的，劉桂南常似含意義地從台上望着我微笑。

乙　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竟討厭起媒公來了。

甲　戲一完，我就回到了旅館。隔不久，騷麗紅來了；又隔不久，劉桂南也來了——原來他想那晚我一定會去看騷麗紅的，便也追了去；到了，便從美香得知了那我所另開的房

間。他是直衝進來的，門又開得那麼用力，我們不免一驚，而望到他的面孔又見他似有不愉之色。於是接着來的是沉默。終究打破那沉默的還是這做主人的我。

『啊，你來了。請坐，』我對劉桂南說。

他自己從檯上取了一支紙煙抽着，而他那火柴的『擦』的一聲却寬弛了房中不少的緊張。雜亂地談了一回，騷麗紅說很倦，先告辭走了。那我希望他早走一步好一步的劉桂南却似很有精神的樣子，東一言西一語他只不肯走。現在見騷麗紅也給他逼走了，我心中更是氣他，因此不大去答他的話。然而他却並不覺到掃興，依舊不停地閒扯着。

後來，在欲言又止了一回，終究抽足了一口紙煙後，他說道：

『你一個人不嫌冷靜嗎？』

那句話似乎對我很熟識，我隨卽想起了那是旅館的茶房們所常對我說的話，因此我想他也許還有什麼路道，只是我沒有領受它的意思，便說：

『哦，也慣了。』

那時他在弄那床上的磁枕，聽到了我的話便側過頭斜過眼來說：『我陪你睡不好嗎？』

他說時的那對斜視來的眼睛眞含着無限的神祕。

乙 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隃了。

甲 要是你，眞是得其所哉了；可是我，却沒有那種胃口。所以我對他說：

『多謝了——我睡慣一個人的，這里又沒有別的床。』

被拒絕後，他很是氣憤，一句話不說就走了。幾乎他一走出，騷麗紅就走了進來。見到我有些惶惑，她便解釋說她叫美香看好的：等劉桂南一走她就來了。

她便在我的房中就着。她還告訴我她是從廣州來的，到N城搭班一個月，是她丈夫的姑妹黃金仔，一個已搭了該班三四個月的唱小生的坤角，介紹的。劉桂南便是黃金仔的什麼親戚。因爲那戲班所住的旅館中她抵N城時沒有空屋，而且也貪淸靜些，她便獨自住在N飯店。她同她丈夫結婚後，那還是第一次的別離。她丈夫在廣州搭班；因爲黃金仔的電報催得急，不等到她丈夫的合同期滿，她便先走了。她還有一個兩歲的小孩，她很愛她，說悔沒有把他帶在一起。可是在天將明的以前，她囘到了她自己的房中去。

在早晨十點鐘光景，我睡得正濃，給碰門聲鬧醒了，起來一看見是美香。她說她的主人要我馬上去。我去了，騷麗紅告訴我剛才黃金仔來過的，說聽她的口氣好像已知道了騷麗紅昨晚的事。她還說這大概是劉桂南從中搗的鬼。她的樣子很有些急。我請她一起來上海，她

又捨不得她的兒子。末了她說，『等等再商量。』

在我課畢回到旅館的時候，美香送來了一個條子！『我要愛你，不過我不能愛你；請你也不要愛我。』我看了卽到騷麗紅的房間去，可是美香說她來了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沒有去看戲。待約莫戲已畢，騷麗紅已回來後，我去看她，可是她還沒有回來。待第二次再去時，那出來應門的是騷麗紅自己。她說黃金仔在她的房中，請我不要進去，隱約可從她那迷人的眼中看得到淚痕。我便退走了。第二天早晨，正在我想再去看她的時候，美香又送來了一個條子。『請不要來看我。若然你肯保全我，請你離開這里。』

我知道，就是我去看她也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爲她的胆旣這樣小，又那麼愛她的兒子，因此我如了她的請，沒有去看她。

而且雖然她所說的『這里』大概是指的N飯店，可是我却沒有再就在N城的寬容。我便離開了那裏。

這就是我所以這樣快就離開了N城。

乙 哦，原來如此。

甲 不錯，本來沒有什麽。——啊，密斯王，請來一杯白蘭地。乙，你要不要？

隨感錄

三　「獨逸」

無名

在廣益書局出版的曼殊小叢書第一册上，看到時孟隣先生的斷鴻零雁記新序，有下面一段妙文：

余校讎是書既竣，發見舊刊本錯訛處，今略舉一例：

廣益本第十四章第四節。文云：

『其句度雅麗逈非獨逸法蘭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語』

柳亞子將此書收入曼殊全集第三卷八八頁。標點作：

『其句度雅麗，逈非獨逸法蘭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語。』

將「獨逸」二字當作國名，實屬荒乎其唐！應校正如下：

『其句度雅麗獨逸，逈非法蘭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語。』

同時，我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源上，發現了下面的一則：

（獨逸）卽德意志國，日本譯爲獨逸，又略稱曰獨。

照時孟隣先生講起來，這位辭源的編輯者，也眞是「荒乎其唐」了。

北新半月刊

第三卷　第十五號

民國十八年八月十六日

歐洲局勢的新變化…………龔彬
日本政局的新變化…………郭真
反日運動與中外貿易…………龔彬
新故的卡本特…………秋原
慾…………沉櫻
革命的女兒（美國雷德作）…………朝露譯
散文詩
（一）生死曲…………L. L. Arnun
（二）我彳亍在空虛裏…………光人
（三）古碑的命運…………張直覺
我們的犯罪…………彭家煌
書評
（一）讀陳豹隱譯河上肇「經濟學大綱」…………黃自平
（二）皮格達諾夫底「社會意識學」…………方元造

語絲週刊第五卷　第廿七期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六出版

編輯者　語絲社

發行者　語絲社

代售處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定價

每週一冊	本埠大洋六分 外埠連郵七分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半年念六冊	一元五角	半年八角
全年五十二冊	全年二元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奔流

二卷四號

目錄

青春的頌讚……石心譯

波蘭 Adam Mickiewicz 詩

現代歐洲藝術及文學底諸流派……雪峯譯

匈牙利 I. Matsa 論文

他底美麗的妻……柔石譯

奧國 Hermann Bahr 作小說

詩 三篇……李白英作

死屍 小說……羅西作

走快點，美利堅，走快點！……劉穆譯

美國 Michael Gold 作

詩 四篇……白莽作

蚊市 獨幕劇……楊騷作

炸彈與征鳥……白薇作

小說 (24—26)

語絲週刊第五卷第廿八期

一九二九年九月廿三出版

編輯者 語絲社

發行者 語絲社

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定價

每週一冊	本埠大洋六分 外埠連郵七分
半年念六冊	一元五角
全年五十二冊	二元八角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語絲週刊第五卷　第廿九期

一九二九年九月三十出版

編輯者　語絲社

發行者　語絲社

代售處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定價		
每週一冊	本埠大洋六分 外埠連郵七分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半年念六冊	一元五角	半年八角
全年五十二冊	二元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語絲週刊第五卷第三十期

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出版

編輯者　語絲社

發行者　語絲社

代售處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定價

每週一冊	本埠大洋六分　外埠連郵七分
半年念六冊	一元五角
全年五十二冊	二元八角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語絲週刊第五卷　第三十一期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出版

編輯者　語絲社

發行者　語絲社

代售處　北新書局（上海四馬路）

定價

每週一冊	本埠大洋六分 外埠連郵七分	
半年念六冊	一元五角	國內日本郵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全年五十二冊	二元八角	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語絲週刊第五卷　第三十二期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

編輯者　語絲社

發行者　語絲社

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定價	
每週一冊	本埠大洋六分 外埠連郵七分
半年念六冊	一元五角
全年五十二冊	二元八角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illegible]角

北新半月刊

第三卷　第十八號

民國十八年十月一日

中東路問題與世界和平……郭真
阿富汗的反革命……高希聖
日本財閥政治之解剖……陳慶雄
現代經濟組織之基礎……何孝怡譯
現代美國的文學……方天白譯
印象主義的批評（英國王爾德作）……林語堂譯
藝術與商人（美國辛克萊作）……王熙譯
戰鬥（美國傑克倫敦作）……夏萊蒂譯
村中（比利時衞哈林作）……高達譯
孩子的夢……舟子
紫竹林中的煩悶……若斯
史君……筱逗
矛盾……柳杞生
埃及的事故一臠……蘇拯譯
無聊的旅行……蘇讀餘

語絲週刊第五卷　第三十三期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版

編輯者　語絲社

發行者　語絲社

代售處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定價		
每週一冊	本埠大洋六分 外埠連郵七分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半年念六冊	一元五角	半年八角
全年五十二冊	二元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語絲週刊第五卷　第三十四期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出版

編輯者　語絲社

發行者　語絲社

代售處　北新書局（上海四馬路）

定價

每週一冊	半年念六冊	全年五十二冊
本埠大洋六分 外埠連郵七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八角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最近世界經濟的傾向……何孝怡

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外貿易觀……郭眞

英俄國際的變遷……高希聖

從文化學點研究教師心理……鄭一岑

美國文壇漸進主義……方炎武譯

安達西……趙景深譯

阿金的淚（美國傑克倫作）……章鐵民譯

一個新聞記者……牡英

小品

一，醉……查士元

二，寄——……若斯

詩

一，流浪者……章依

二，你要莫有——有個疑竇……陳伯吹

讀者的園地

一，午睡……安思

二，壓迫……龍海冠

語絲週刊第五卷　第三十五期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

編輯者　語絲社

發行者　語絲社

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定價

每週一冊	半年念六冊	全年五十二冊
本埠大洋六分 外埠連郵七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八角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半年八角　全年一九五角

北新半月刊

第三卷 第二十一號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新進作家特號——

弁言……（編者）老太（滿紅）『伏爾加船夫』……（侶倫）遇合……（嶺梅女士）詩二首……（露）在飯廳裏……（李同愈）一個病人……（陸豫初）對母親說……（辛未）兩年之後（獨幕劇）……（君羊）仲寬先生……（陶然）世界的沈默（小品）……（李日英）詩二首……（葉蒼岑）覺悟……（白雲飛）在黑暗中……（白啓雲）筵席上的鬼（詩）……（盧心齋）夜奔……（江紀生）馮七……（式微）選舉……（賀玉波）失竊……（曹曉風）詩二首……（楚雲）黑影……（邵宗漢）討論會……（舞天）詩二首（汪蔚明）灰跡（小品）……（陳適）夜的澳門（小品）……（張知子）我歸來了（小品）……（吳仲雲）手帕的自述（小品）……（王振秀）隨筆二則……（湯英）通信……（伯琳）

語絲週刊第五卷 第三十六期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

編輯者 語絲社

發行者 語絲社

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定價

每週一冊	本埠大洋六分 外埠連郵七分
半年念六冊	一元五角
全年五十二冊	二元八角

國內日本郵費在內 歐美另加郵費 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語絲週刊第五卷 第三十七期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廿五日出版

編輯者 語絲社

發行者 語絲社

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定價

每週一冊	本埠大洋六分 外埠連郵七分
半年念六冊	一元五角
全年五十二冊	二元八角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語絲週刊第五卷　第三十八期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編輯者　語絲社

發行者　語絲社

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定價

每週一冊	本埠大洋六分 外埠連郵七分
半年念六冊	一元五角
全年五十二冊	二元八角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語絲週刊第五卷　第三十九期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出版

編輯者　語絲社

發行者　語絲社

代售處　北新書局（上海四馬路）

定價		
每週一冊	本埠大洋六分 外埠連郵七分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
半年念六冊	一元五角	半年八角
全年五十二冊	二元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